

儒

藏



精華編一〇六冊
經部四書類

儒藏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一〇六/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301-11824-5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75430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〇六)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責任編輯: 謝丹雲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24-5/B·0510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0.75 印張 553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儒藏》精華編第一〇六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孫欽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藏》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為《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為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〇六冊

經部 四書類

論語之屬

論語正義〔清〕劉寶楠 劉恭冕

.....

論語正義

〔清〕劉寶楠 撰

〔清〕劉恭冕 補

劉宗永 校點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敘	一
凡例	一
論語正義卷一	一
學而第一	一
論語正義卷二	二九
爲政第二	二九
論語正義卷三	六〇
八佾第三	六〇
論語正義卷四	八七
八佾第三	八七
論語正義卷五	一〇九
里仁第四	一〇九

論語正義卷六	一二六
公冶長第五	一二六
論語正義卷七	一六二
雍也第六	一六二
論語正義卷八	一九五
述而第七	一九五
論語正義卷九	二二三
泰伯第八	二二三
論語正義卷十	二四八
子罕第九	二四八
論語正義卷十一	二八三
鄉黨第十	二八三
論語正義卷十二	三〇三
鄉黨第十	三〇三
論語正義卷十三	三一九
鄉黨第十	三一九
論語正義卷十四	三四四

先進第十一	三四四
論語正義卷十五	三八一
顏淵第十二	三八一
論語正義卷十六	四〇六
子路第十三	四〇六
論語正義卷十七	四三五
憲問第十四	四三五
論語正義卷十八	四七九
衛靈公第十五	四七九
論語正義卷十九	五〇六
季氏第十六	五〇六
論語正義卷二十	五二七
陽貨第十七	五二七
論語正義卷二十一	五五七
微子第十八	五五七
論語正義卷二十二	五七八

子張第十九	五七八
論語正義卷二十三	五九一
堯曰第二十	五九一
論語正義卷二十四	六〇四
論語序	六〇四
附錄	六二二
鄭玄《論語序》逸文	六二二
後敘	六二六

校點說明

劉寶楠（一七九一—一八五五），字楚楨，號念樓，江蘇寶應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進士。劉寶楠早年問學於其叔父劉台拱，為諸生時，與儀徵劉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劉寶楠與劉文淇、梅植之、包慎言、柳興恩、陳立等相約各治一經，他發策得《論語》。劉恭冕《論語正義後敘》云：「先為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為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後因官事繁忙未成其業，而由其子劉恭冕繼續完成。一般認為，前十七卷是劉寶楠獨自撰寫的，後七卷則是劉恭冕完成的。也有人認為劉恭冕所續為卷七《雍也》篇以後，而全書也都經劉恭冕增訂過。除《論語正義》外，劉寶楠還著有《釋穀》、《漢石

例》等。

劉恭冕（一八二四—一八八三），字叔俛，號勉齋。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舉人。曾主講湖北經心書院。除續撰完成《論語正義》外，還撰有《論語正義補》、《何休論語注訓述》等。

劉寶楠、劉恭冕《論語正義》二十四卷，在《論語》注釋和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徐世昌《清儒學案》稱：「有清一代治《論語》學者，蓋以劉氏為集大成矣。」

《論語正義》除疏釋何晏《論語集解》外，又全面輯錄已佚的東漢鄭玄《論語注》並加以疏釋。引申經文，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於注義之備者則據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以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書中各章的疏解，常常有破舊注而自為新說者。作者充分而全面地吸收了前人尤其是清人的相關研究成果，有參考價值的加以吸收，有疑問的則加辯駁。據校點者初步統計，全書共引用一百二十六位清代學者的二百零七

種著作，可謂博採衆家之長。該書突出發揚了乾嘉時期重考據的樸實學風，在注釋經文時偏重於文字訓詁與史實考訂，尤其是對古代名物典章、風俗禮儀、歷史事件以及人名、地名的注釋考證。同時，作者也沒有忽視對經文義理的闡釋。當然，《論語正義》過分強調字詞的訓釋與名物的考證，時常失之煩瑣。

一般認為《論語正義》初刻於清代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筆者經過考證，以為當在同治八年。翻刻本和排印本則有光緒十四年《皇清經解續編》本、民國《四部備要》本、《萬有文庫》本和《諸子集成》本等數種。《皇清經解續編》本對初刻本的錯誤有所校正。清人孫詒讓所校《論語正義》共有校記四十餘條，藏浙江大學圖書館（一九八七年齊魯書社出版雪克輯點《籀廬遺著輯存》中的《籀廬讀書錄》僅輯錄了三十條）；此外又有劉文興抄錄的孫詒讓、汪宗沂《論語正義校記》一卷，藏南京圖書館，其中孫校二十一條，汪校十五條，側重於內容上的補注補

疏。本次校點以同治八年初刻本為底本，以《皇清經解續編》本（簡稱「《經解續編》本」）為對校本，悉數吸收孫詒讓前一種四十餘條校記（簡稱「孫校」），在後一種校記中僅選擇了一條汪宗沂的。另外，中華書局於一九九〇年排印了高流水點校的《論語正義》，本次校點參考了其中的他校成果。本書他校主要參考書目及版本如下：「十三經」採用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二十四史」採用中華書局點校本；《墨子》、《管子》、《莊子》、《荀子》、《新語》、《春秋繁露》、《鹽鐵論》、《白虎通》均採用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國語》、《戰國策》、《山海經》、《釋名》、《易緯乾鑿度》、《易緯坤鑿度》、《孔子家語》、《廣雅》、《經典釋文》、《丹鉛錄》均採用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其他，《晏子春秋》用《四部叢刊》影明活字本，《呂氏春秋》用上海古籍出版社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本，《韓詩外傳》用中華書局許維通《韓詩外傳集釋》本，《獨斷》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庫全書》本；《說文解字》用中華書

局影印本。校點初稿承蒙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陳新先生審閱，改正了不少錯誤。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李暢然先生對本書的校點也多有指正。在此一併致謝。

校點者 劉宗永

敘

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踏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嗣楚楨先生成進士，宰畿輔，草未就，授哲嗣叔俛明經續成之，爲若干卷，而楚楨先生旋下世。既從明經假讀竟，乃敘而論之曰：漢世《論語》有《齊論》、《魯論》，篇次小殊，說亦略異。孝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蓋與《古尚書》、《逸禮》皆有文無說。張禹兼通《齊》、《魯》，爲《張侯論》，而《齊》、《魯》師法

敘

淆。鄭康成就《魯論》篇第考《齊》、《古》，爲之注，而三家師說亦不可究矣。何平叔等作《集解》，名爲集諸家之善，其不安者頗爲改易，而去取多乖，義蘊輒略。然師授淵源雖汨沒無考，其漢時經師單詞隻義，猶賴焉存。惜皇、邢二疏未能發明，末學膚淺，於微言大義，既無窺竊，於典章訓詁、名物象數，復多蓋闕，厥用慨焉。楚楨先生先德本東林耆彥，躬行力踐，世守勿替。從父端臨公著《論語駢枝》，精深諦確，雅爲通人所重。先生少從端臨公受學，長益旁搜博覽，又得通敏若明經者爲之拾遺補闕，繼承先業，故其疏《論語》也，章比句櫛，疏通知遠，萃秦漢以來迄國朝儒先舊說，衷以己意，實事求是。其最有功經訓者，如謂「有子言禮之用」章，是發明中庸之說。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於予」之義。告子游、子夏問孝，是言士

之孝。「乘桴浮海」、「居九夷」，是指今高麗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夫子教門弟子之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指所得之簡策言。「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脩慝、辨惑」，是魯行雩祭，樊遲舉雩禱之辭以問。「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責善，兄弟不可責善。謂「伯魚爲《周南》、《召南》」，是伯魚受室後，示以閨門之戒。「四海困窮」，是指洪水之災，堯舉舜敷治之。凡此，皆先聖賢之旨，沈霾二千餘載，一旦始發其蘊。至《八佾》、《鄉黨》二篇所說禮制，皆至詳確，以視江、孫、邵、郝、焦氏諸疏義，蓋有過之無不及已。立於《公羊》疏，勿勿四十年，近甫輯成稟本七十餘卷，復橐筆遊楚、越，疏漏淺謬，卒未覈正。歲月如逝，寫定無期。追維先哲，悔慙何已。屠維大荒落余月

句容後學陳立識於浙江節署之受祜堂。

凡例

○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予有亂臣十人」，以子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譜加，殊爲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釋文》本、唐石經證合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

○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箸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

○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

○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

○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著述益多，尤宜擇取。

○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著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舍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

○引諸儒說，皆舉所著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著《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著《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著《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論語正義卷一

寶應劉寶楠學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案：古人以漆書竹簡約當一篇，即爲編列，以韋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當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脫。「弟」字下云：「韋束之次弟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韋束之次言，「第」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契》云：「稱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集解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

《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舊題，而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凡十六章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即《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蓋昔章句家所記之數。統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較《釋文》少六章。然《釋文》先進《篇》二十三章，依《集解》宜爲二十四章。《衛靈》篇四十九章，依《集解》實爲四十三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離合錯誤，各記當篇之下。至後世分析移併之故，言人人殊，既由臆造，則皆略焉。又趙岐言：「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敘，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聯貫，

翟氏灝《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茲失。既非理所可取，則皆刪佚，不敢更著其說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正義曰：「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邢疏引《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校定作「從口乙，象口气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敦，覺悟也。从教从門。門，尚矇也。白聲。學，篆文敦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後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職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即謂此也。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為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而日中晷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時。《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立，舞《象》。』並是就身中為時也。二就年中為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為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詩·蓼莪》鄭箋云：『之，猶是也。』此常訓。『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皇本凡「說」皆作「悅」。《說文》有「說」無「悅」，「悅」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稱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有然也。

「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爲語助。○注「子者」至「說懌」○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與此注義同。言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誦習」者，《說文》：「誦，諷也。」「諷，誦也。」《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誦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誦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縵、博依、雜服、興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己》注：「習，學也。」下章「傳不習乎」，訓義亦同。「學不廢業」者，廢者，棄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簡冊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說懌」者，《說文》新附：「懌，說也。」注重言以曉人。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

曰：「同門曰朋。」正義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

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即《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隸釋》載漢《婁壽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遐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彖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

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處一師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當夫子時，學校已廢，仕焉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開門授業。洙泗之間，必別有講肄之所，而非爲舊時家塾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注】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不愠」者，鄭注云：「愠，怒也。」《詩·縣》正義引《說文》同。「君子」者，《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子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又《論語》下篇：「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爲學，上達於天，爲天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生進德脩業之大，咸括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也，

知也，「誨人不倦」，朋來也，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知不愠也，惟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其言列諸篇首。○注「愠怒」至「不怒」○正義曰：《詩·縣》傳：「愠，悲也。」悲、怒義同。皇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之也。」此即正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矜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偏，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臂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焦氏就注說證之。實則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愠即稱君子。此注所云，不與經旨應也。」

有子曰：【注】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

①「十」上，據《後漢書》何焯校本脫「時有博士」四字。

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正義

曰：阮氏元《論語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彊，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案：曾子不可彊，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觀曾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尚，而於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曾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沒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閔子騫、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記，而孔子弟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其為人」者，《尚書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爲，作也。」並常訓。《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此文不言友言弟者，友是兄弟相愛好，此則專指爲人弟者，不兼兄言也。《賈子·道術》云：「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悌」即「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高麗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說文》：「犯，侵也。」「鮮」

者，鄭注云：「鮮，寡也。」此本《爾雅·釋詁》。《說文》：

「𩚑，是少也。」「𩚑」，正字。「鮮，魚名，出貉國」，段借字。時世教衰，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

「作亂」者，《爾雅·釋言》：「作，爲也。」《左宣十二年傳》：

「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爲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爲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卿大夫多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遂至接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駰《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

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少，不多也。」「上」者，謂凡在己上者。蔡邕《獨斷》：「上者，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總舉之辭。「恭順」者，《說文》：「恭，肅也。」《釋名·釋言語》：「順，循也。循其理也。」注以犯上則非恭順，故人能孝弟，必恭順於上也。丘光庭《兼明書》以「犯上」爲「干犯君上之法令」，亦此注義所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呂氏春秋·孝行覽》注：「務，猶求也。」「本立而道生」者，李賢《後漢·郎顗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物之理，皆人所由行，故亦曰道。《漢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通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傳》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爲古逸《詩》。愚謂「務本」二

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誤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爲本根之所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爲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爲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彊仁者也。下篇「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子貢問爲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爲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兼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末自不足貴也。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①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基」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一在下，象其根。注訓「基」者，《說文》：「基，牆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猶廣也。訓「生」爲成，此引申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兼有

衆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

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正義曰：《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詩·雨無正》：「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左傳》載師曠善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烝民》詩：「令儀令色。」彼文言「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以巧言令色爲甚佞，則不仁可知。然夫子猶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曾子立事》云：「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好」，音義相近。《詩·雨無正》箋：「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即《詩》云：「好言自口」也。《爾

①「夫」，據《呂氏春秋》當作「故」。

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氣也。」《齊語》韋昭解：「顏，眉目之間。」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為一晝夜，故一晝夜即名日。《周髀算經》注：「從旦至旦為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

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躬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為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為，助也。」《左襄四年傳》：「咨難為謀。」《魯語》：「咨事為謀。」《毛詩·四牡》傳：①「咨事之難易為謀。」用內、外傳義也。《周語》：「忠者，文之實也。」楊倞《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為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共學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受，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脛也。」②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己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申之義也。皇本「交」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曾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

① 「四牡」，據《詩》傳當為「皇皇者華」。
② 「脛」上，據《說文》脫「交」字。

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如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稱顏子好學。今曾子三省，既以忠信自勵，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曾子立事》篇：「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行也。」此正曾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兼知行，故《論語》祇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臧氏庸輯鄭注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益明，故從之。」如臧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假借爲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曾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曾氏之言，即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墮棄師說，與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揚

雄所謂「饒饒之學，各習其師」。此即《魯論》義也。」案：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故既取臧說，兼資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曾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鄆，春秋時爲莒所滅。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見《世本》。巫生皐，皐生皙，皙即曾點，曾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雪履齋筆記》：「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循《論語補疏》：「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二說皆從《集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

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正義曰：「道，皇本作「導」。「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也。」「乘」，本作「棄」。《說文》云：「棄，覆也。從人桀。」覆者，加乎其上的名。故人所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棄，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太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支从正，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政教即敬信諸端。注言此者，明「敬事」云云，即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

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①「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②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里者三也。」③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曰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

①「年」上，據孫校當脫「二」字。

②「公侯」至「井百」，孫校：「《公羊》疏引鄭氏說不標《論語》注，疑不足據。」「井十」亦非「井百」之誤。」

③「里」，據皇疏當作「步」。

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共賦法一乘成也。^①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即是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申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

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申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轆轤。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

①「共」，據皇疏當作「兵」。

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詰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鶚《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

「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芻焚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

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

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敬事而信」，【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注】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注】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正義曰：「事」謂政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貌。別一義。本字作「恣」，「惠也。從心无聲」。今經典皆段「愛」爲「恣」。「使」者，令也，教也。「民」者，《說文》：「民，衆氓也。從古文之象。」《書·多士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刑》注及《詩·靈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

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敬」作「欽」，後放此。○注「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說文》：「敬，肅也。從支苟。」《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慎」者，「慎」亦肅警意也。下篇「執事敬」、「事思敬」，訓並同。《荀子·議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教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彖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奢，張也；侈，汰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國以民爲本」者，注以「愛人」，「人」指民言。避下句「民」字，故言「人」耳。《穀梁

恒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爲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爲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群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爲大臣、群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邢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

①「四」上，據《穀梁傳》脫「十」字。

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啟塞，從時」是也。」案：邢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禍亟，日事徵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注】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爲弟爲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子，後生也。」《大射儀》注：「弟子，其少者也。」「人則孝，出則弟」者，《禮·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人」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又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傳，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

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漓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詩·民勞》箋：「謹猶慎也。」謹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浮貌。」引申爲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汜愛」。《說文》：「汜，濫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也。」君子尊賢而容衆，故於衆人，使弟子汎愛之，所以養治其血氣，而導以善厚之教。又使之親近仁者，令有所觀感也。《大戴禮·保傅》云：「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亦言教太子當孩提時宜近正人，即此教弟子親仁之意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皇疏云：「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迹也。」《說文》：「餘，饒也。」凌氏鳴喈《論語解義》：「有餘力，謂童子精力有餘

也。《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古教幼學之法。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是學幼儀既畢，仍令學文也。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誼，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謹，非教術所能偏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法異也。○注「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凡文皆古人所遺，故言「遺文」。馬以弟子所學，別有一書，如《弟子職》之類，後或失傳，故祇言「古之遺文」而已。鄭注云：「文，道藝也。」《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是「藝」爲六藝也。藝所以載道，故注「道藝」連文，其義與馬氏並通也。

子夏曰：「賢，易色。」【注】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注】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正義曰：《周官·太宰》鄭注

云：「賢，有善行也。」「賢，賢者，謂於人之賢者賢之，猶言親親、長長也。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陳氏祖范《經說》：「管氏同《四書紀聞》略同。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何休注：「易怠，猶輕情也。」是「易」有輕略之義。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氏念孫《疏證》引之云：「《論語》「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此訓亦通。「事父母能竭其力」者，《曲禮記》：「生曰父曰母。」《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父舉杖。」母，牧也。从女，象褻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又云：「竭，負舉也。」負舉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辨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曾子大孝》云：

①「經說」，據《四庫全書總目》當作「經咫」。

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稽留君事也。「雖曰未學」者，《廣雅·釋詁》：「雖，詞也。」當時多世卿，廢選舉之務，雖不學亦得出仕，故有未學已事君也。「吾必謂之學」者，《廣雅·釋詁》：「謂，說也。」子夏以此人所行，於人倫大端無所違失，與已學無異，故云「必謂之學」。「必謂」者，深信之辭。《春秋繁露·玉杯》篇：「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董子所言正與此文義同。○注「子夏」至「則善」○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是衛邑，稱國者，或本爲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爲衛人，與鄭《目

錄》合。孔穎達《禮記·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贈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舉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爲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爲魏人耳。「言此好色之心好賢」者，^①此以「易」爲更易，義涉迂曲，今所不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正義曰：稱「君子」者，言凡已仕未仕有君師之責者也。「不重」者，《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是言君子貴重也。《禮·玉藻》云：『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並言人當重慎之事。「則不威」者，言無威儀也。《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是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衛北宮文子曰：「有

①「此」，據上注文當作「以」。

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下篇夫子語子張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並言君子有威儀之事。不威由於不重，故言行輕薄之士，必不能遠暴慢鄙倍。雖厲聲色，綦刑罰，人莫畏之矣。○注「孔曰」至「義理」○正義曰：鄭注《曲禮》云：「固，謂不達於理也。」注《祭義》云：「固，猶質陋也。」皆蔽塞之義。下篇夫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言不學之蔽，而可知人之成德達材必皆由學矣。《中論·治學》篇：「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實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是其義也。「一曰」以下，以《集解》別存一義，非仍前所注之人。下皆放此。《說文》：「重，厚也。」「敦」亦訓厚，故注以「敦重」連

文。《詩·天保》傳：「固，堅也。」亦常訓。此以不重不威之人，雖知所學，不能堅固，無由深造之以道，而識其義理也。所以然者，以此人學若堅固，必能篤行，其容貌、顏色、辭氣必不至輕惰若此矣。今不能敦重，無威嚴，故知其學不能堅固也。義與前異，亦略通。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釋文》云：「母音無，本亦作無。」宋刊九經本亦作「毋」。《說文》：「毋，止之詞也。」「毋，止也。」「無」即「毋」，隸省。《儀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注並云古文「毋」爲「無」，然則「毋」、「無」亦今古文異。《廣雅·釋言》：「如，均也。」「己」即我之別稱。《說文》：「己，承戊，象人腹。」是「己」本象人形，故人得自稱「己」。《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于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祇言「不如己」而已。《呂氏春秋·驕恣》篇引仲虺曰：「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群書治要》引《中論》曰：「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

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慎也，亦無日矣。」又《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諸文並足發明此言之旨。「過則勿憚改」者，《周官·調人》注：「過，無本意也。」《詩·東山》箋：「勿，無也。」《說文》：「改，更也。」並常訓。言人行事，有非意之過，即當改之，不可畏難，復依前行之也。《曾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又下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皆言人有過當速改也。皇疏載一說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驕恣》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證「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為結友過誤，或漢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既知誤交，何難即改，似不足為君子慮也。○注「主親也憚難也」○正義曰：「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皇疏云：「以忠信為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韋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說文》：「憚，忌難也。從心單聲。一曰難也。」

「難」就事言，「忌難」謂人忌畏之。《詩·雲漢》箋「憚，猶畏也」，是也。此注同許後義，亦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注】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慎，誠也。」《說文》：「慎，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書其所以。」鄭注：「老死曰終。」《禮記·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對文異稱。《檀弓》又云：「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二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慎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逐也。」《詩·鴛鴦》箋：「遠，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間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為「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

①「曾子」，據《禮記·檀弓》當為「子思」。

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傳》二十八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曾子諷在位者，但能慎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又《祭統》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注「慎終」至「厚也」○正義曰：《祭統》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是喪當盡哀，祭當盡敬，然此文「慎終」不止以盡哀言。《禮·雜記》云：「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敬與「謹」同，即此文所云「慎」也。言「君」者，以曾子言「民德」，民是對君之稱。蓋化民成俗，必由在上者有以導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正義曰：「問於子貢」者，《說文》：「問，訊也。」《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隸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凡「子貢」皆作「子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子貢名賜，字當作「贛」。凡作「貢」，皆是省借，作「贛」則譌體也。「夫子至於是邦」者，夫子即孔子。夫者，人所指名也。子者，孳也，人之別稱也。皇疏云：「禮，身經爲大夫者，得稱爲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爲夫子也。」「必聞其政」者，^①《字林》：「至，到也。」《廣雅·釋言》：「是，此也。」《說文》：「挹，國也。從邑丰聲。」《周官·大宰》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若散言亦通稱也。「必聞其政」者，《說文》：

① 「必聞其政者」，據下文當爲衍文。

「聞，知聞也。」下篇云：「政者，正也。」時人君有大政事，皆就夫子諮度之，故言「必聞其政」也。「求之與，抑與之與」者，《穀梁定元年傳》：「求者，請也。」「抑」者，更端之辭。漢石經「抑與」作「意予」。案：《周語》「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下》作「意人」。又《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則「抑」、「意」音近義同，故二文互用。「與」，猶言告也。石經作「予」，亦通用字。下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足」，可證也。「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說文》：「溫，仁也。」「溫，水名。」義別。經典悉段「溫」爲「溫」。《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燕燕》箋：「溫，謂顏色和也。」下篇「子溫而厲」，是「溫」指貌言。《說文》云：「溫，善也。」今隸變爲「良」。《賈子·道術》篇：「安柔不苟謂之良。」良謂心之善也。《爾雅·釋詁》：「恭，敬也。」《說文》：「恭，肅也。」又：「儉，約也。」《易·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左襄十三年傳》：「讓者，禮之主也。」《說文》：「讓，推也。」「讓，相責讓也。」凡「謙讓」、「揖讓」字當作「讓」，今經典亦假「讓」爲「讓」。又《說文·彳部》：「得，行有所得也。」《論衡·知實》篇引此文解之云：「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但其

迹有似於求而得之，故子貢就其求之言，以明其得聞之故。明夫子得聞政，是人君與之，非夫子求之矣。吳氏嘉賓《論語說》：「君所自擅者謂之政，常不欲使人與聞之，況遠臣乎？溫良恭儉讓，是誠於不干人之政也。誠於不干人之政，則人人之國，無有疑且忌焉者，其視聖人如己之素所師保，安忍不以告焉？今之人求以聞人之政，不知其身且將不之保，《韓非·說難》是已。」「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其諸，辭也。」《說文》：「異，分也。」夫子原不是求，此假言即以夫子得之爲求，亦與人異也。宋石經避諱，凡「讓」字作「遜」。皇本作「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注「子禽」至「名賜」○正義曰：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即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諱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籍，不當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

今人表《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枨、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弃疾、工尹商陽、齊禽敖餓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枨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案：臧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弟子傳》：「原亢籍，少孔子四十歲。」又云：「端木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皇疏本「陳亢也」句下有「字子禽也」四字，「名賜」句下有「字子貢也」四字，於文爲複，當是皇所增。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注】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正義曰：《爾雅·釋詁》：「在，存也。」《說文》同。又「觀，諦視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毛詩序》：「在心爲志。」《廣雅·釋詁》：「志，意也。」《說文》：「物，終也。殯，物或從殯。」今字作「殯」，隸體小變。「殯，沈也。」別一義，蓋假借也。《禮·坊記》注：「行，

猶事也。」《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解「周曰年」云：「取禾一熟。」義本《說文》。汪氏中《釋三九》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紂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啟商，基開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案：汪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興宗傳》：「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道。

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義矣。《禮·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其父之道，可謂孝矣。」弛過敬美，正是「擇善而從」。即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不改父臣與政為難能，亦是因獻子之臣與政本不須改，而莊子能繼父業，所以為孝。若父之道有所未善，而相承不變，世濟其惡，又安足貴乎？「可」者，深許之辭。《說文》：「可，肯也。」○注「父在」至「其行」○正義曰：鄭注云：「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此偽孔所襲。《韓詩外傳》：「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是「父在，子不得自專」也。「庶幾於其善道」，謂但觀其志有善道，無行事可見也。朱子《或問》引范祖禹說，以「人子於父在時，觀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觀父之行而繼述之。」與鄭、孔注義異。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極取范說，曰：「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為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為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為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

為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案：范說亦通。但論孝即是觀人，既觀其行，而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以孝許之。鄭、孔義本不誤，故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注「孝子」至「之道」○正義曰：注以三年是居喪之期，故云「在喪」也。宋氏翔鳳《發微》說：「按：《七略》：『《春秋經》十一卷。』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漢書·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皆以三年就居喪言，與此注同。「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者，謂人子居喪，猶若父存時，己仍為子。若《曲禮》言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墜」。皆若父存，不敢遽當室也。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恒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尚未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正義曰：《禮·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管子·心術》篇：「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禮。」《方言》：「用，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禮主於讓，故以和爲用。《燕義》云：「和寧，禮之用也。」是也。《說文》：「穌，調也。讀與味同。」盍，味也。「和，相應也。」二義略近，今經傳通作「和」。《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韋昭《晉語》注：「貴，重也。」高誘《呂氏春秋·尊師》注：「貴，尚也。」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爲貴。皇、邢疏以「和」爲樂，非也。《樂記》云：「禮勝則離。」鄭注：「離，謂析居不和也。」又《易·繫辭傳》：「履以和行。」虞翻注：「禮之用，和爲貴，故以和行。」和是言禮非謂樂，審矣。《論衡·四諱》篇：「死亡謂之先。」《爾雅·釋詁》：「王，君也。」戴氏望《論語注》云：「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詩·殷其雷》傳：「斯，此也。」《周官·大司徒》注：「美，善也。」並常訓。禮有威儀文物，故以「美」言之。「小大」指人言。下篇「君子無小大」，《詩·泂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以「小大」指人之證。《爾雅·釋詁》：「由，自也。」「自」與「從」同。

《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是言人小大皆有禮也。「有所不行」者，謂人但循禮，不知用和，故不可行，所謂「禮勝則離」者也。《檀弓》云：「品節斯之謂禮。」皇疏云：「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兩義自爲引申。嘉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即用中也。「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倒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云：「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樂」謂和

樂，即此義也。漢石經「亦不行也」，「不」下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注】

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注】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正義曰：「信近於義，言可復」者，《說文》：「近，附也。」「誼，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二字義別，今經傳通作「義」。《禮·中庸記》云：「義者，宜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言制之以合宜也。《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硜硜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恭近於

禮，遠恥辱」者，《廣雅·釋詁》：「遠，離也。」《說文》：「恥，辱也。」「辱，恥也。」《表記》云：「恭以遠恥。」亦謂恭近於禮，以行之也。否則，雖恭敬於人，不能中禮，或爲人所輕侮，而不免恥辱。下篇云「恭而無禮則勞」，亦此意也。皇本「宗」下有「敬」字。○注「義不」至「近義」○正義曰：邢疏云：「義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案：注以近義是由復言後觀之，蓋知其人言可反覆，曉其近於義也。下注「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義同。○注「因親」至「宗敬」○正義曰：《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說文》：「宗，尊祖廟也。」「宗」有尊訓。此言「宗敬」者，引申之義。《曾子立事》云「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觀其所親愛之是非，則知其人賢不肖。若所親不失其親，則此人之賢可知，故亦可宗敬也。桂氏馥《群經義證》解此注云：①《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

①「桂氏馥」，據下文當爲「武氏億」。

親。是姻得爲親」。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肖女爲妻。邢、皇二疏俱失孔悋。」今案：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婚姻之義，於注本得兼之。皇、邢疏依注爲訓，未爲失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注】孔曰：

「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請問其是非。」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安貧力學也。「食無求飽」者，《禮記·曲禮》注：「食，飯屬也。《說文》：「飽，厭也。」厭者，足也。《禮記·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庶人食力無數。」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消饔。」注：「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彼言禮食之事，君子不當求飽。故此言家貧者食無求飽，爲君子也。「居無求安」者，《說文》：「厖，處也。從尸几。尸得几而安

也。」「居，蹲也。」二字義別。今經傳皆段「居」爲「厖」。《爾雅·釋詁》：「安，定止也。」「無求飽」，「無求安」，若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者也。「就有道而正焉」者，《學記》：「就賢體遠。」注：「就，謂躬下之。」《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焉」，「也已」，助語之辭。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注「敏疾」至「是非」○正義曰：《說文》：「敏，疾也。」「敏於事」，謂疾勤於事，不懈倦也。下篇「訥於言而敏於行」，訓同。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斯行之」，夫子以教冉有，是亦貴疾速可知。《說文》：「正，是也。」「《周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注：「正，猶聽也。」「邢疏：「言學業有所未覺，①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也。」②

① 「覺」，邢疏原作「曉」。

② 「也」上，邢疏原有「是」字。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說文》：「貧，財分少也。」又：「調，諛也。諂，調或從色。」皇疏引范甯曰：「不以正道求人爲諂也。」《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人財多，當無不備也。「驕」者，馬高六尺之名。人自高大，故亦稱「驕」。皇疏：「富厚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是爲驕也。」何如者，何似也。「未若」，猶言未如。《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是二字義同。皇本、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唐石經「道」字旁注。陳氏鱣《論語古訓》云：「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據本蓋《魯論》，故無「道」字。」今案：作「樂道」，自是《古論》。《漢書·王莽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下篇「回也

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矣」，皆不言「樂道」而義自可通，故鄭不從《古》以校《魯》也。至孔注是後人僞撰，陳君援孔注以證《史記》，稍誤。《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是樂道好禮爲人所難能，故無諂無驕者不能及之也。○注「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正義曰：鄭以「樂」即樂道，與《古論》同。《呂氏春秋·慎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注】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注】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正義曰：「《詩》云者，《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

① 「慎大覽」，據《呂氏春秋》當作「慎人篇」。《慎人》篇屬《孝行覽》。

② 「如」，《呂氏春秋》原文作「爲」。「節」，原文作「序」。

爲詩。《書·微子》馬注：「云，言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衛詩·淇澳》篇文。《說文》：「切，剋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摩」，云：「一本作磨。」《說文》：「礪，礪也。」意「摩」、「磨」即「礪」之異體。鄭此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寶者，貴也。《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又《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本《禮記·大學》篇文。先從叔丹徒君《論語駢枝》據《爾雅》釋此文云：「蓋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謹案：《毛詩》傳云：「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又《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告」者，《廣雅·釋詁》：「告，教也。」往來猶言前後也。子貢聞一知二，故能告往知來。皇本「謂」下、「來者」下均有「也」字。○注「往告之以貧而

樂道」○正義曰：此句下當有「富而好禮」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正義曰：《說文》：「患，憂也。」人不己知，己無所失，

無可患也。己不知人，則於人之賢者，不能親之用之，人之不賢者，不能遠之退之，所失甚巨，故當患。《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亂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是言不知人之當患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足利本亦作「患己不知人也」。《釋文》云：「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臧氏琳《經義雜記》：「古本作『患不知也』，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語意同。『人』字，淺人所加。」案：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己無能知』，即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爲俗妄加無疑。

餘姚朱衍緒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

實應劉寶楠學

爲政第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包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說文》：「譬，諭也。」《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辟」與「譬」同。鄭注云：「北極謂之北辰。」此本《爾雅·釋天》文。李巡曰：「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天中即天心。天體圓，此爲最高處，名赤道極。稱北極者，對南極言之。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①中國在赤道北，祇見北極，故舉爲言也。《楚辭·天問》：「斡維焉繫？」天極

- 焉加，稱「天極」。《周髀算經》稱「北極樞」。《呂氏春秋·有始覽》稱「天樞」，^②與「北極」、「北辰」俱一體而異名也。《周官·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呂氏春秋》亦言「極星」，「極」即北極，北極非星名。而《考工》、《呂覽》稱「極星」者，此就人所視近北極之星，舉以爲識別也。《周髀經》：「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明大星在北極中，非北極即爲星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此即《考工》等所言「極星」。陳氏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引許慶宗說爲句陳大星。案：《說苑·辨物》篇：「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則以句陳爲極星，漢人已有此說。^③《繁露·奉本》篇：「星莫大於北辰。」何休《公羊傳》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皆以「北辰」爲星名。故《漢
- ① 「成周」至「亦三十六度」，孫校：「檢丁取忠《度里表》，洛陽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十三分，則此非實測。」
- ② 「天樞」，孫校：「《呂覽》『天樞』乃訛文，不足據，說見王氏《讀書雜誌餘編》。」
- ③ 「說苑」至「此說」，孫校：「《說苑》以北辰、句陳、天樞三者爲璿璣，非以句陳爲極星也。《史記·天官書》天極四星，不數天樞，故劉別樞星於北辰也。」

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第五紐星爲天之樞。」①以紐星爲天樞，即謂北辰也。陳氏懋齡云：「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又云：「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有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聚會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之以爲標準耳。」案：陳說甚是。然北辰是無星處，《朱子語類》已言之。夏氏斨《學禮管釋》據《考工》、《呂覽》諸言極星之文，遂以北辰爲天樞，北極爲星名，且疑《爾雅》爲漢人附益，過矣。北極爲赤道極，左旋西行，其日月五星，各居一極，日曰黃道極，與月五星同爲右旋東行，而二十八宿亦東行。二十八宿統名恒星，句陳等星與恒星同度。恒星歲差五十一秒，故梁祖咥之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測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則星度常差，不能執定一星以求北辰之所在矣。「居其所」者，《三蒼》云：「所，處也。」《廣雅·釋詁》：「所，厠也。」北辰居其所，即陳氏所圖距等圈之削成一點也。「衆星共之」者，《說文》云：「壘，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釋天》云：「星，散也。」

列位布散也。」《漢書·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自後諸史志及推測家言數各異，今亦未能詳之也。陳氏懋齡云：「赤道宗北極，恒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恒星東行。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恒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恒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鄭注云：「拱，拱手也。」「共」是「拱」省，鄭與包所見本異。《說文》：「拱，斂手也。」何休《公羊》僖三十二年注：「拱，可以手對抱。」衆星列峙錯居，還繞北辰，若拱向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以「北辰居其所」爲人君居明堂之象，謂明堂爲政教所由生，變化所由來，是明一統。其說是也。宋氏翔鳳《發微》云：「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上法璇機，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一十八星之

①「漢書」至「天之樞」，孫校：「此引《漢志》與原文大異，今檢夏氏所《學禮管釋》，乃知此疏沿夏氏之誤甚矣。引者不可不覈檢本書也。」

名，而皆筦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衆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筦也。」○注「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李氏允升《四書證疑》：「既曰爲政，非無爲也。政皆本於德，有爲如無爲也。」又曰：「爲政以德，則本仁以育萬物，本義以正萬民，本中和以制禮樂，亦實有宰制，非漠然無爲也。」案李說足以發明此注之意。《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德也，所謂「共己正南面」也。共己以作之則，則百工盡職，庶務孔修，若上無所爲者然，故稱舜無爲而治也。「北辰之不移」者，《呂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此注所本。《周髀》云：「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北極樞即北辰。《周髀》言有四游，則非不移可知。《後漢·天文志》注引《星經》曰「璇機謂北極」，此舜作璇機，以象北極。伏生《書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據《大傳》言，其變幾微，故天文家咸以爲不動。辭雖異，意實同也。皇本此注作「鄭曰」。

子曰：「《詩》三百，」【注】孔曰：「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據此，則三百五篇，夫子所刪定也。「禮義」即禮儀，亦即謂禮樂也。《詩》皆入樂，故可弦歌。夫子屢言「《詩》三百」，一見《禮運》，兩見《論語》，皆綜大數以爲教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班《志》此文以三百五篇爲孔子所取，與《世家》合。其三百五篇之外，單章零句，有可述者，儒者肄業，雖不妨及之，要無與於弦歌之用，故不數之也。「一言」者，《詩·關雎》疏云：「一句，則古者謂之爲言。」引此文，謂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也。又引《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春秋繁露·楚

莊王篇：「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亦一證。「思無邪」者，《魯頌·駉》篇文。《說文》：「思，容也。」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詩者，思也。發慮在心，而形之於言，以摠其懷抱。繫於作詩之人，不繫於讀詩之人。」又曰：「《論語》之言《詩》獨詳，曰誦，曰學，曰爲，皆主於誦《詩》者也。」今直曰「《詩》三百」，是論《詩》非論讀《詩》也。蓋當巡狩采詩，兼陳美刺，而時俗之貞淫見焉。及其比音入樂，誦自瞽矇，而後王之法戒昭焉。故俗有淳漓，詞有正變，而原夫作者之初，則發於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注「篇之大數」○正義曰：今《詩》存三百五篇，合笙《詩》六爲三百十一篇。此言「三百」是舉大數。○注「蔽猶當也」○正義曰：鄭注云：「蔽，塞也。」「塞」，「當」義同。《廣雅·釋詁》：「蔽，障也。」○注「歸於正」○正義曰：《賈子·道術》：「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云：「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禮·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讓者，宜歌《風》。』」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史記·屈賈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詩》歸於正也。

子曰：「道之以政，【注】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民免而無恥。【注】孔曰：『免，苟免。』道之以德，

【注】包曰：「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正義曰：「道」，如「道國」之「道」，謂教之也。《禮·緇衣》云：「教之以德，教之以政。」文與此同。漢《祝睦碑》：「導濟以禮。」皇本兩「道」字並作「導」。《釋文》：「道，音導。下同。」《說文》：「導，導引也。」此義亦通。《祝睦碑》作「導」作「濟」。又云：「有恥且格。」諸異文當出《齊》《古》。《爾雅·釋言》：「濟，益也。」《釋詁》：「格，敬也。」於義並合。《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即本此文。言民知所尊敬，而莫敢不從令也。鄭注此云：「格，來也。」

本《爾雅·釋言》。又《釋詁》：「格，至也。」「來」、「至」義同。謂來歸於善也。漢《費汎碑》：「有恥且格。」《方言》：「格，至也。」《說文》：「假，至也。」「格」、「假」一字。《爾雅·釋文》：「格，字或作格。」《書》「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假」，「假」與「假」同，則「格」、「假」字通。《說文》：「格，木長貌。」於訓「敬」、訓「來」之義，皆不相應，蓋段借也。《緇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注云：「格，來也。遯，逃也。」彼言「遯」，此言「免」，義同。《廣雅·釋詁》：「免，脫也。」謂民思脫避於罪也。《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

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有？」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于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注「齊整之以刑罰」○正義曰：《廣雅·釋言》：「齊，整也。」此常訓。《說文》：「刑，剋也。」「剋，罰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混用。「罰」者，《說文》云：「臯之小也。」罰本小臯，制之以法，故亦曰罰。《周官·司救》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注：「罰，謂撻擊之也」是也。《白虎通·五刑》篇：「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

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注「德謂道德」○正義曰：「注意德屬人君，即上章『為政以德』之意。鄭注云：『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此本《周官·大司徒》所謂『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者也。鄭彼注云：『知，明于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此六德也。』鄭義與此注均通。○注「格正也」○正義曰：《漢書·刑法志》顏師古注同。《孟子·離婁》云：「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注】有所成也。四十而不惑，【注】孔曰：「不疑惑。」五十而知天命，【注】孔曰：「知天命之始終。」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

「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正義曰：「十五」、「三十」云云者，夫子七十時追敘所歷年數也。「有」之言又也。「志于學」，漢石經及高麗本「于」作「乎」。翟氏灝《考異》以《論語》自引《詩》、《書》外，例作「於」，此變體為「于」，必「乎」之誤。《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傳，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古以年十六為成人，則成童是十五。《戴禮》與《大傳》傳聞各異。《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人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則十五者，入大學之年。《尚書大傳》言：『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禮小戴》有《大學》篇，始「致知格物」，終「治國平天下」，皆所謂大節大義也。夫子生知之聖，而以學知自居，故云「志于學」。「志」，如「志於道」之「志」。《毛詩序》云：「志者，心之所之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志」、「識」同，即「默而識之」也，亦通。「三十」，漢石經作「卅」。《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又《吳志》吳主《與孫皎書》：「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足知「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

其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爲立于道、立于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張栻《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四十不惑者，子曰：「知者不惑。」《禮·中庸》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此即「不惑」之事。若孟子言「四十不動心」，則勇者之事，能養氣也。「天命」者，《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已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脩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

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已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說文》云：「从，相聽也。」「從」與「从」同。《禮·樂記》注云：「從，順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子至誠，合乎天道，而言「不踰矩」，若爲思誠者之事。皇疏引李充曰：「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矣。」○注「不疑惑」○正義曰：《說文》「疑」作「疑」，惑

也。惑，亂也。○注「知天命之始終」○正義曰：注意難曉。皇疏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案：疏列二說，不知與注意合否。○注「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正義曰：《說文》：「指，意也。」「旨」、「指」同。聞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則知言之學，可知人也。皇疏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李以「耳順」為聞先王之言，亦鄭義所包也。焦氏循《補疏》：「耳順」，即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案：焦此義與鄭異，亦通。○注「矩法也」○正義曰：《荀子·不苟篇》：「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楊倞注：「矩，正方之器也。」《說文》作「巨」，云：「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矩或從木矢。」《爾雅·釋詁》：「矩，常也，法也。」皆引申之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樊遲御，子告

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正義曰：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孔》篇亦作「毋違」。《士昏禮》注：「古文『毋』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違，離也。」引申為背棄之義。又：「較，戾也。」義亦近。《毛詩·車攻》傳：「御，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車中，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當為御者。武氏億《群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與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孫，不言公者，省詞。《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對，磨無方也。對，對或從士。夫子述所告孟孫之言，故言「我對」也。《說文》：「外，漸也，人所離也。」「矜，臧也。從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藉之。」^①今隸變作「死」、

①「藉」，《說文》作「薦」。

作「葬」。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衡》引此文說之云：「毋違者，禮也。考懿子爲僖子之子，嘗學禮於孔子，故孔子即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凌氏鳴喈《論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即順乎親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孔疏：「順即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逆禮也，即違禮也。《祭統》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順道」即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荀子·禮論》云：「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皇疏引衛瓘曰：「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方氏觀旭《論語偶記》：「《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祭僭禮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獲，《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獲卒時，樊遲尚未生。今懿子問孝時，

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與？」○注「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正義曰：《禮·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案：《說文》：「孟，長也。」魯孟氏爲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其仲無人，得兼之也。懿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墮三都，懿子梗命，致聖人之政化不行，是實魯之賊臣。《弟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當爲此也。《周書·謚法解》：「柔克爲懿，溫和聖善曰懿。」是「懿」爲謚也。《說文》云：「謚，行之迹也。」《謚法解》：「終葬乃制謚。敘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爲之惡謚，幽、厲之屬是也。天子崩，稱天以謚。諸侯謚於天子，大夫謚於諸侯。春秋時，謚不如法，咸用美謚，故此孟孫得謚「懿」。○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懿子同門，故恐懿子復問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須」與「頤」同。頤，待也。與「遲」義合。《白水碑》謂須字子達，遲字子緩。析一人爲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家

語·弟子解》及《左傳》杜注並云「魯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

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懿。武，謚

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正

義曰：《爾雅·釋詁》：「伯，長也。」武伯於兄弟次為長，故

稱伯也。《呂覽·義賞》篇注：「惟，獨也。」「唯」與「惟」同。

《說文》：「慰，愁也。」「憂，和之行也。」二字義別。經典多段

「憂」為「慰」，又隸變作「憂」。臧氏琳《經義雜記》：「《論

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

《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

「《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

充、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為孝。」「父母」字當略讀。

案：《孝經·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

憂。」「《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

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

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為孝。○注「武

伯」至「母憂」○正義曰：《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

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懿。」疑「懿」是名，「洩」是字

也。《周書·謚法解》「剛彊直理」、「威彊睿德」、「克定禍

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為謚也。

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

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

所憂，自能謹疾，不妄為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

為孝也。

子游問孝。【注】孔曰：「子游，弟子。姓言

名偃。」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

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

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

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

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正義曰：王氏

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故薛

綜注《東京賦》曰：「祇，是也。」《說文》：「養，供養也。」《孝

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

之孝也。」《大戴禮·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

食。」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

語於士，則養未足為孝。故《坊記》言：「小人皆能養其親，

君子不敬，何以辨？」「小人」即庶人。「君子」則士以上通

稱。又《曾子立孝》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又云：

「盡力無禮，則小人也。」盡力「即以力致養之事，「無禮」即不敬也。《孝經》又云：「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蓋士之孝也。與《曾子立孝》所言「君子之孝」同，明能敬爲士之孝。夫子告子游，正以爲士之道責之矣。《孝經》又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禮·內則》：「曾子云：『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二文所言「養」，皆養志之道，其不廢敬可知。《祭義》云：「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是敬猶非至孝，特視祇能養者爲難耳。」犬馬皆獸名。「別」者，分也。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漢石經無「乎」字。○注「子游弟子姓言名偃」○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史》違異，非也。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偃之室」，是姓言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汧，汧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旂」，「旂」即「游」省，「游」從「汧」。《說文》：「汧，旌旗之游，汧蹇之兒。從少，曲而垂下，汧相出入也。讀若偃。」是「汧」、「偃」聲同。古人名汧字游，若晉籍偃、荀偃、鄭駟偃及此言偃，皆字游。本皆作

「汧」，段「偃」字爲之。○注「犬以」至「畜之」○正義曰：注前後兩說，前說以犬馬皆能養人，「養」則服事之義。若人子事親，但能養而不敬，則無以異於犬馬之服養人也。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引唐李嶠《表》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皆用包義。以「犬馬」喻人子，「養」爲服養也。後說以「犬馬」喻父母，於義難通，自昔儒者多譏之。引《孟子》者，《盡心》篇文。注二說外，又有三說。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犬馬』二句，蓋極言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謂何以別乎今也。《鹽鐵論·孝養》篇：『善養者，不必芻豢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

色，其次養體。貴其體，①不食其養，體順心和，②養雖不備，可也。」此引《論語》以「不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別乎今之孝者，此一說也。翟氏灝《考異》引《坊記》之文，謂《坊記》唯變「犬馬」為「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讓其所生也。」東哲《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為人子者，母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③皆與《坊記》言通。此又一說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記》「小人」即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夫有疾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伋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臧獲之類。此又一說也。諸說當與注前義並存。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

「色難者，謂承順父母色乃為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注】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服，事也。」《說文》作「服」，云「用也」。《釋詁》又云：「勞，勤也。」

《說文》：「勞，劇也。從力勞省。」劇者，甚也，言甚勤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為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先生也，具即饌也。《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云：『先生者，謂先己之生也。』謹案：《駢枝》說是也。《說文》：「簞，具食也。從食，算聲。饌，簞或從巽。」《禮經》凡言「饌」，注皆曰「陳也」，「陳」即具食之義。竊謂服勞視饌，並言庶人之孝，視饌即能養。服勞者，《尚書大傳》言：「人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又言：「歲事既畢，餘子入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

① 「體」，據《鹽鐵論》當作「禮」。
② 「體」，據《鹽鐵論》當作「禮」。
③ 「鳥」，據原詩當作「鳥」。

注：「庶人之孝。」夫子以士之孝告子夏，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達於學術者，未能幾此也。《釋文》：「饌，鄭作餽。」《初學記·孝部》引鄭此注云：「食餘曰餽。」與馬注本作「饌」不同。陳氏鱣《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注並以馬作「饌」為《古論》、鄭作「餽」為《魯論》，是也。《特性饋食禮》及《有司徹》注並云：「古文「饗」皆作「餽」。」段氏玉裁謂《禮經》「饌」、「饗」當是各字，「饌」皆訓陳，不言作「餽」，食餘之字皆作「饗」，未有作「饌」者。又謂《禮記》之字於《禮經》皆從今文，而皆作「餽」。疑《儀禮》注當云「今文「饗」作「餽」」，其說並是。陳氏《古訓》解《論語》云：「《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注：「每食餽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餽」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為孝。」段氏《說文注》與陳略同。又云：「《論語》魯「餽」、古「饌」，此則古文段「饌」為「餽」。孔氏廣森《經學厄言》：「讀當以「食先生饌」為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為弟矣，孝則未備也。」二義皆從鄭為說，於義甚曲。《說文》：「曾，詞之舒也。」段氏注云：「曾之言乃也。《詩》「曾是不意」，「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是莫聽」，

《論語》「曾是以為孝乎」，「曾謂泰山」，《孟子》「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皆訓為乃。趙注《孟子》曰：「何曾，猶何乃也。」是也。」○注「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正義曰：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即此注意。《曲禮》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惟承順顏色者能之。故《鹽鐵論》以養色為次孝也。鄭注此云：「言和顏說色為難也。」以「色」為人子之色，與包異，義亦通。《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祭法》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云：「嚴恭儼恪，非事親之道。」《呂氏春秋·孝行覽》：「酥顏色，養志之道也。」是以色事親為人子所難。皇疏引顏延之曰：「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即鄭義也。○注「饌飲食也」○正義曰：《廣雅·釋詁》：「饗，食也。」「饌」與「饗」同，此又一義。○注「孔子」至「孝也」○正義曰：「先食」謂先生食，不言生者，省文。《釋文》引注云：「曾，則也。」蓋《集解》所刪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注】孔

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正義曰：「終日」者，竟日也。「終日」屬上為句。「違」者，有所違難也。「不違」，則似不解夫子之言，故曰「如愚」。《說文》：「愚，慧也。」顏子於夫子之言，鑽仰既久，欲罷不能，而自竭其才以學之。又且聞一知十，故能亦足以發也。皇疏引熊埋云：「既以美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皇本「不愚」下有「也」字。○注「回弟」至「不愚」○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回」下云：「回，古文回。回，淵水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退還」者，《禮·檀弓》注：「退，去也。」《說文》作「復，却也」。義皆略同。注謂「退與二三子說繹道義」，則「私」謂燕私，與群弟子同居學中時也。《禮·學記》言：「大學之教，退息必有居學。」居學，非受業之所，故言「私」也。朱子《集注》以「私」為燕居獨處，亦通。《周書·官人解》：「省其居處，觀其義方。」則省私亦觀人之法。「說繹」猶「說釋」。下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彼注云：

「言回聞言即解。」「解」，「說」義同。《荀子·大略》所云「善學者盡其理」是也。《釋名·釋言語》：「發，撥也。撥使開也。」「開」有明義，故此注「發明」連文。「大體」猶言「大義」，凡所發明，於所言所行見之。《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注】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注】孔曰：「度，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正義曰：《說文》：「視，瞻也。」《穀梁隱五年傳》：「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爾雅·釋詁》：「察，審也。」《說文》：「察，覆審也。」「視」、「觀」，「察」以淺深次第為義。「安」者，意之所止也。高誘《呂氏春秋·樂成》注：「安，習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云：「內觀民務，察度情偽，變官民能，歷其才藝。」又曰：「用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又云：「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謂視中也。視中者，誠在其中，此見於外，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則此「所以」，

「所由」、「所安」，皆是「視中」，夫子取爲知人之法。蓋此三語，實該「六微」之用，故人無所匿情也。漢石經「人焉廋哉」下句無「哉」字，當是連上爲句。與「禮乎禮」、「微乎微」同一句法。○注「以用」至「經從」○正義曰：「以，用」，「由，經」，並常訓。皇疏申注，謂「即日所行用之事」，故《大戴》此文「以」作「爲」也。「經從」，據皇疏以爲「從來所經歷之事」，則《大戴》所云「以其前占其後」者也。○注「廋匿」至「其情」○正義曰：云「廋，匿」者，趙岐《孟子·離婁》注同。《方言》：「廋，隱也。」「隱」即「匿」。《爾雅·釋詁》：「匿，微也。」「微」亦有隱義。「終始」者，「所以」是即日所行事，終也。「所由」是前日所行事。「所安」是意之所處，亦在平時，皆爲始也。云「安所匿其情」者，孔以「焉」爲「安」也。「焉」、「安」一聲之轉。安，猶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注】溫，尋也。尋，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正義曰：《禮·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燂」，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燂」。《說文》：「燂，於湯中淪肉也。」《儀禮·有司徹》：「乃燂尸俎。」鄭

注：「燂，溫也。古文「燂」皆作「尋」，記或作「燂」。《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彼「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燂」，有火義，故從今文也。《郊特牲》云：「血腥燂祭。」注云：「閭或爲燂。」^①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燂」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燂尸俎」是重溫之義。」案：據賈疏，是《古論》「溫故」作「尋故」，鄭不破從「燂」，則亦依「尋」釋之，其義當與服虔解誼同。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煖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源谷。」郭注：「即湯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燂溫」者，「燂」有重義。言重用火燂之，即爲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就《中庸》注爲引申之。「故」之爲言古也，謂舊所學也。《廣雅·釋言》：「新，初也。」《穀梁莊廿九年傳》：「其言新，有故也。」皇疏：「所學已得者，則溫燂之，不使忘失，是月無忘其所能也。知新，

① 「閭」，據上文當作「燂」。

則日知其所亡也。」皇疏此言亦同鄭義。《禮·王制》云：「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古者家塾黨庠，師無定立。伏生《書傳》謂「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以其爵爲之差，即是以其德爲之差也。孔子時，大夫、士不必有德，故致事後有不爲師，或有不學而妄居師位者。今此言「溫故」者，謂舊時所學，致事時猶能溫尋，不使忘失。且能日知所亡，足見其進德修業，髦而好學，故可以爲人師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案：劉說亦是。黃氏式三《論語後案》引《漢書·成帝紀》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孔穎達《禮記敘》：「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人解「知新」多如劉說。○注「溫尋」至「師矣」○正義曰：《說文》：「尋，繹理也。」謂紬繹理治之也。此「尋」讀本字，故注以「尋繹」連文。然「溫」無「繹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燭」同，即與「綦」同，不謂

「繹理」也。此注蓋誤。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注「器者」至「不施」○正義曰：《說文》：「器，皿也。」《周書·寶典》：「物周爲器。」孔晁注：「周用之爲器。言器能周人之用也。」施，猶行也。君子道無所不行。故《禮·學記》言：「大道不器。」鄭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如者，似也。孔疏以「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解之，即包此正義也。《學記》又云：「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注云：「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案：此則學爲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故知所本，則由明明德以及親民，由誠意、正心、脩身以及治國、平天下。措則正，施則行，復奚役役於一才一藝爲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注】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漢石經「貢」作「贛」。下篇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於言」。《禮·緇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

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均與此章義相發。○注「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正義曰：疾，惡也。周，合也，備也。小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故易致多言。《韓詩外傳》：「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然則小人雖多言，奚貴乎？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正義曰：經

傳言「小人」有二義：一謂微賤之人，一謂無德之人。此文「小人」，則無德者也。夫子惡似是而非，故於周比、和同、泰驕及巧言令色足恭、鄉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術，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注「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孔所襲也。案：《魯語》：「忠信爲周。」《毛詩·皇華》《都人士》傳：「用之忠信，則能親愛人。」故「周」又訓爲親、爲密、爲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杜注：「周，親也。」《文十八年》：「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逸《章句》：「周，合也。」是也。「阿黨爲比」者，《爾雅·釋詁》：「比，輔也。」《齊語》：「謂之下比。」韋注：「比，

阿黨也。」《呂覽·達鬱》注：「阿，曲媚也。」阿黨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晉語》：「叔向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文之「比」即此所謂「周」，彼文之「黨」即此所謂「比」，文各相因耳。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信之謂，若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己，是即阿黨爲比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周」、「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是也。而譏此注爲失。案：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此注未失，無所可譏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注】

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是學思不可偏廢，故此章兩言其失。《釋文》：「罔，本又作岡。」○注「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正義曰：《賈子·道德說》：「義者，德之理也。」爲學之道，明於古人所言之義，而因以驗之

身心，故思足貴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不得即此注「無所得」之義。《荀子·勸學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入耳」、「出口」，即謂學而不思也。注言「罔然」者，凡稱「然」，皆形容之辭。《少儀》云：「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鄭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壯而有迷罔之疾。」《文選·東京賦》：「罔然若醒。」注云：「罔然，猶惛惛然也。」義皆可證。○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正義曰：夫子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是言徒思無益也。趙注《孟子》「心之官」云：「官，精神所在，是思屬心。心之能思，即精神也。然思過則損脾，故精神易致疲殆。」「殆」與「怠」同。《釋文》云：「依義當作怠。」即本此注。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經「殆」字及「多見闕殆」，「殆」皆訓疑，引何休《公羊》襄四年注「殆，疑也」爲據。「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其說亦通。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攻，

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正義曰：《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端，直也。」二字義別。今經傳多段「端」爲「耑」。《禮記·禮器》注：「端，本也。」《孟子·公孫丑》注：「端者，首也。」《說文》：「害，傷也。」皇本「已」下有「矣」字。○注「攻治」至「歸也」○正義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注：「攻，猶治也。」「善道」，謂正道。「統」者，統於一也。《說文》：「統，紀也。」《太宰》注：「統，猶合也。」《易·繫辭傳》：「同歸而殊塗。」此注本之，而倒其辭曰「殊塗同歸」，謂善道雖殊塗而皆歸於善，是爲有統。孟子言：「君子之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潔身」即是善道，「歸」即謂同歸也。《後漢·范升傳》：「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一本」，則善道之有統者也。「異端」者，其始既異，其終又異，不能同歸於善道也。下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集解》以「小道」爲異端。「泥」者，不通也。不通，則非善道，故言「君子不爲」，則不攻治之也。皇疏申此注云：「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殊塗」謂《詩》、《書》、《禮》、《樂》，爲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

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牴牾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案：《范升傳》：「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以「異端」爲雜書，乃漢人舊義，故鄭注子夏之言「小道」，亦以爲「如今諸子書」也。《中庸記》云：「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隱行怪，正是小道異端者之所爲。至後世有述，而其害何可勝言？夫子故弗爲以絕之也。此注「善道」云云言其理。皇、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蓋異端非僅空言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

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案：宋說權兩端當用其中，用中是專一，與此注「善道有統，殊塗同歸」之旨略合。「殊塗」，猶言兩端也。「專一」，猶言有統也。自此注及宋氏外，又有二說。孫奕《示兒編》：「攻，如攻人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此解「異端」與《集解》不殊，惟「攻」字、「已」字訓釋有異。焦氏循《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

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攻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爲利。媚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即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又曰：「道衷於時而已，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

而害成矣。」焦氏此說，謂攻治異端，而不爲舉一廢百之道，則善與人同，而害自止。二說與《集解》不同，而焦說尤有至理，故並著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注】孔曰：「弟子，

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曰：《說文》云：「誨，曉教也。」

「女」者，平等之稱。皇本「女」皆作「汝」。「誨女知之」者，言我誨女之言，女知之否耶？俞氏樾《平議》據《荀子·子

道篇》及《韓詩外傳》所述此文，並言「志之」，謂「知」與「志」

通，亦是也。案：《荀子》云：「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云云。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

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

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

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據《荀子》，是此章所言在子路初見夫子時。其云「言要則知」，「知」即「智」字。此文「是

知也」，《釋文》云：「知也，如字，又音智。」音智，當即本《荀

子》。又《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

以上文言信、言仁例之，「知」當讀「智」。楊倞注引《論語》

此文，可見楊讀「是知」之「知」亦爲「智」矣。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此即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知」，多一「之」字。○注「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作「問干祿」，此出《古論》。《大戴記》有「子張問人官」，即問干祿之意。《魯論》作「學」，謂學效其法也。於義並通。倪氏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爲稼、爲圃之事

也。」「多聞」、「多見」，謂所學有聞有見也。《易·彖傳》：「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者，積也，厚也。以所識言行爲己言之則，故凡學者所以爲己也。言屬聞、行屬見者，錯綜之辭。「闕疑」者，《左昭二十年傳》注：「闕，空也。」其義有未明、未安於心者，闕空之也。「餘」者，足也，心足乎是也。「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者，謂於無所疑者，猶慎言之，無所殆者，猶慎行之。《中庸記》所云「有餘，不敢盡」也。「寡尤」、「寡悔」，亦互文。皇疏云：「悔，恨也。」此常訓。《荀子·王霸篇》：「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即此「慎言」、「慎行」之義。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實書。闕疑，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劉君以《春秋》釋此文，其義亦善。「祿在其中」，謂在寡尤、寡悔之中，明祿不待外求也。○注「弟子」至「位也」○正義曰：《仲尼弟子列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縣固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考《通志·氏族

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昭二十五年：①「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干，求」，《爾雅·釋言》文。《說文》：「迂，進也。讀若干。」段氏玉裁說此「干求」正字。「干，犯也」，義別。《爾雅·釋詁》：「祿，福也。」《說文》同。福之爲言備也。《周官·大宰》注：「祿，若今月俸也。位，爵次也。位定然後受祿。」故注以「祿位」連文。○注「尤過」至「少悔」○正義曰：《說文》：「訖，畢也。」引《周書》報以庶訖。今《呂刑》作「尤」。《詩·載馳》：「許人尤之。」傳：「尤，過也。」「訖」、「尤」義同。「闕而不行」句下當有「其餘不危，猶慎行之」二句，疑爲《集解》誤刪。○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正義曰：《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

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注】包曰：「哀公，魯君謚。錯，置也。」

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正義曰：夫子魯人，故哀公不稱「魯公」者，五等之爵，魯爵是侯。得稱公者，《白虎通·號》篇謂「侯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是也。「何爲」者，言何所爲之也。《呂覽·先己》注：「服，從也。」《淮南·說林》注：「服，畏也。」《荀子·王制》注：「服，謂爲之任使。」三訓皆相近。稱「孔子」者，凡卑者與尊者言，當備書也。《釋文》：「錯，鄭本作措。」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段借字。《廣雅·釋詁》「錯，謂之錯」，義別。鄭注云：「措，猶投也，諸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雖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畀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即此

①「昭二十五」，據《左傳》及《古今人表考》當爲「莊二十二」。

義也。○注「哀公」至「其上」○正義曰：哀公名將，見《魯世家》。公出孫越，故謚哀。《說文》：「舉，對舉也。」今省作「舉」。《禮記·儒行》注「舉，舉用也」，謂舉而用之，故此注亦言用也。《說文》：「直，正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直，剛正也。」《左哀七年傳》：「正曲爲直。」是「直」爲正也。《說文》：「枉，邪曲也。」「枉」即「枉」省。《投壺》：「某有枉矢哨壺。」注：「枉，哨，不正貌。」是「枉」爲邪也。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即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罅隙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注】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子曰：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正義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以勸者，以，與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云：「以勸者，而勸也。」二訓並通。《爾雅·釋詁》云：「臨，視也。」此常訓。「孝慈」者，《荀子·大略篇》：「禮也者，老者孝焉，幼者慈焉。」《祭義》云：「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貴老」是孝，故又云：「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又《表記》曰：

「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孝慈」與此同義。《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彼は泛言愛民。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引以說此文，義未盡也。《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顏師古《漢書·高紀》注：

「能，謂材也。」「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趁辭。皇本「臨」下多「民」字，「敬」上，「勸」上亦有「民」字。○注「魯卿季孫肥康謚」○正義曰：魯季氏，莊公母弟公子季友之後，世爲司徒，故曰魯卿。「肥」者，康子名。《謚法解》：「豐年好樂」、「安樂撫民」、「令民安樂」皆曰康。是康爲謚也。○注「莊嚴」至「勸勉」○正義曰：

「莊，嚴」，見《聲類》。「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者，包以君臨民亦如此，故廣言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

①「哀」，據《左傳》當作「裏」。

下畏而愛之。」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是言臨民當以嚴也。《說文》：「慈，愛也。」《釋名·釋言語》：「慈，字也。」「字，愛物也。」《晉語》：「甚寬惠而慈於民。」是言下慈於民也。「勸勉」，義見《說文》。案：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又案：漢魏人解此文「稱」字又爲稱舉。①包氏慎言《溫故錄》據《後書·卓茂傳》、《魏志·徐邈傳》皆有此義。亦通。《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駢錦。」此即是稱舉旌異之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

有政道，與爲政同。」正義曰：鄭注云：「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案：《詩·天保》箋：「或之言有也。」《廣雅·釋詁》：「或，有也。」人無所顯名，則從略稱之，言有此人也。「奚」者，《蒼頡篇》云「何也」。「孝于惟孝，友于兄弟」，皆《逸書》文，東晉古文采入《君陳》篇。漢石經及《白虎通·五經》篇所引皆作「孝于」，皇本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宋石經及他傳注所引皆作「孝乎」。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其說良然。案：「孝于」與下句「友于」相次，字宜作「于」。《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莊子·人間世》：「不爲社，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莊》、《列》二文以「于」爲「乎」，與《呂覽》同。竊謂此文「孝于」、「友于」，字雖是「于」，義則「乎」也。「孝于惟孝」，與《記》云「禮乎禮」、《公羊》「賤乎賤」、《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漢《語》「肆乎其肆」、韓文「醇乎其醇」相同。《法言》尤多有此句法。「施於有政」以下，乃夫子語。宋氏翔鳳《四

①「稱字」之「稱」，據經文「舉善而教不能」當爲「舉」。

書釋地辨證》以上文引《書》作「于」，下「施於有政」作「於」，是夫子語顯有「于」、「於」字爲區別。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鄭惲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其說並是。東晉古文誤連「施於有政」爲《書》語，而云「克施有政」，非也。包氏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彊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通》說，則孔子之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有「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

故曰「行在《孝經》」。「奚其爲爲政」者，言何其居位，乃爲政也。皇本「是亦爲政」下有「也」字。《釋文》云：「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注「友于」至「政同」○正義曰：《爾雅·釋訓》：「善事兄弟爲友。」《詩·六月》：「張仲孝友。」毛傳本《爾雅》，此注亦本之。《說文》：「施，旗兒。」「岐，敷也。讀與施同。」敷者，布也，行也。經傳皆段「施」爲「岐」。《淮南·脩務訓》注：「施，行也。」與此注同。《文選·閒居賦》注引包注：「政所施行也。」此逸文當在「施行也」句下。爲政之道，不外明倫，故但能明孝弟之義，即有政道，與居位爲政無異，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小車，駟馬車。軌者，轅端上曲鉤衡。」正義曰：《臣軌下》引鄭注云：「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案：下篇子張問行，夫子告以「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忠信屬言。《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

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皆言不信則不可行之失也。「大車」、「小車」者，言人所乘車有大小也。《釋名·釋車》云：「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考工記·車人》云：「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是言柏車、羊車之制。柯者，斧柄，長三尺，工人用以爲度。鄭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賈疏：「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釋名》云：「柏車，柏，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車也。」是「柏」有大義。又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用犢者，以其爲小車也。此訓「羊」爲善，與後鄭義當同。《釋名》又云：「立人，象人立也。或

曰「陽門在前」，曰陽門兩旁似人也。」①此與前鄭「車羊門」之說合。「羊」、「陽」古通用。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以鹿車輪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稱鹿車。意車羊門亦是其制。」其說得之。《釋名》又云：「羸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也。」此謂以羊駕車，惟晉武淫昏之君一用之，不謂《釋名》已先有此謬說也。又案：《車人職》別有「大車」，鄭注以爲「平地載任之車」。又小車有兵車，故《詩》稱小戎。此注皆不及之者，亦是舉柏車、羊車以該衆車矣。○注「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正義曰：人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須信以成之。若人而無信，其餘四德終無可行。○注「大車」至「鉤衡」○正義曰：《考工·輅人》云：「是故大車登陴，不伏其輅，必縊其牛。及其下陴也，不援其邸，必縊其牛。」是大車駕牛也。《釋名》云：「小車，駕馬輕小之車也。駕馬宜輕，使之局小也。」「輅」者四馬，所謂兩服兩驂也，則小車駕馬矣。「輅端」者，輅之前端也。《釋名》云：「輅，援也，車之大援也。」又謂之輅。《輅人》注：「輅，車輅也。」今謂之車杠。「輅」，《說文》作「輅」，云「大車掄」。

①「陽門兩旁似人」，據《釋名·釋車》當作「陽兩旁似門」。

《釋名》：「梘，梘也，所以扼牛頸也。」輓端橫木謂之衡。衡者橫也。大車謂之鬲，輓端橫木以縛輓。用以解輓之制，則包以輓即鬲也。《說文》：「輓，輓前也。」鉤衡，皇本作「拘衡」。《周禮》「金路鉤」，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是「鉤」、「拘」同也。《說文》：「鉤，輓下曲。」「鉤」、「鉤」同。此注「上曲」當是「下曲」之誤。包以「輓」即《說文》之「輓」，亦即謂車輓也。皇疏云：「古時作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輓頭，又別取曲木爲梘，縛著橫木以駕牛脰。四馬之車，中央一輓，先橫一木於輓頭，而縛梘著此橫木。」疏申此注至爲明瞭。鄭注云：「輓穿輓端著之，輓因輓端著之。」車待輓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鄭解「輓輓」與包異義，鄭氏是也。《說文》：「輓，大車輓端持衡者。」或體作「輓」、作「梘」。「輓，車輓端持衡者。」今《論語》作「輓」。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隸省是也。許與鄭合，與包異。近世儒者若戴氏震、阮氏元皆能言包之非，而莫詳於凌氏煥所著《古今車制圖考》，其略云：「據許、鄭說，則輓非輓端橫木，輓非輓端上曲木，自明顯。戴侗《六書故》曰：「輓端橫木即衡也，輓乃持衡者。」不爲包咸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爲一朝之事，

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輓。輓所以引車，必施輓輓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輓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輓、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輓輓，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輓輓，貴以伸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鬲橫縛輓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桯焉，即可無事輓輓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輓端圍僅九寸餘，衡鬲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輓輓之橫穿鑿，損又二三寸。輓端之持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輓頸與衡鬲必掣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曰今之昇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竊意衡鬲亦當如此。《說文》：「輓，衡三束也。」①徐鍇曰：「乘車曲輓木爲衡，別鑽孔縛之。」《說文》又云：「輓，大車縛輓輓。」輓，柔革也。《釋名》：「輓，懸也，所以懸縛輓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輓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圓孔相對，以輓直貫而縛之，是爲一

①「衡」上，據《說文》脫「車」字。

束。橫木下左右縛輓，是爲衡三束。是《說文》之轡，統指衡之束轡、束輓言之。衡輓既活，服馬即有轉折，無傷轡端，車亦弗左右搖，《輶人》所謂「和則安」也。」又云：「輓之用與轡同，轡爲鍵，輓亦爲鍵。鍵從金，則輓輒當以金爲，^①事在金工，故《車人》不箸矣。」案：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輓輒用金，與《韓非子》用木之說異，而於情事却合。竊疑當是木質用金爲裹，如車輪之制。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尸子》云：『文軒六馱，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此四寸謂小車之輓，鄭《論語》注：『輓，因轡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輶衡之大小以著輓。衡圍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輓者不過四寸，知輓之脩亦四寸也。《韓子》言咫尺爲大車之輓。鄭注：『輓，穿轡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兩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兩圍當倍於衡圍，輓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輓輒同是咫尺」者誤。」鄭氏珍《輪輿私箋》亦據鄭義解之，云：「因者，蓋輓植定在轡上，駕時但以衡中孔就而著之，若牛車兩轡兩輓，駕時乃旋以輓穿兩貫轡。《太玄經》「拔我輓輒」，足明著時是自上而下也。」宋、鄭二說略同，其分別輓輒之制，亦得鄭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注】孔曰：「文質禮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注】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正義曰：《太平御覽》五百廿二引鄭注云：「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案：《說文》「世」作「𠂔」，云「三十年爲一世」。此云「易姓稱世」者，引申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度，法也，即禮也。注言此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釋文》云：「二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無「也」字。「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此即「大夏之鹽」，

①「爲」下，據《古今車制圖考》脫「之」字。

②「二」，據《太平御覽》當作「三」。

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遂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盤庚治亳，殷，是殷亦地名。《詩·江漢》：「于周受命。」鄭箋：「周，岐周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爲國號，如唐虞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爲大，殷爲中，周爲至。皆望文爲義，非也。宋石經避諱「殷」作「商」，下放此。《漢書·杜周傳》：

「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此讀以夏、殷絕句。《漢書·董仲舒傳》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誤也。《說文》：「損，減也。」「益，饒也。」並常訓。漢石經「損」作「損」，隸體小變。「其或繼周者」，或之言有也。《說文》：「繼，續也。從糸繼。一曰反繼爲繼。」「繼」即「斷」字。《御覽》引鄭注曰：「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可校數。自周以後，以爲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案：夫子言夏禮、殷禮，皆能言之。又《中庸》言君子「考諸三王而不繆」，是夏殷禮時尚存，當有篇目可校數也。「以爲變易」句有訛字。禮所以有損益者，如夏尚忠，而其敝則恣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承夏，而其敝則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承殷，而其

敝則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則承周者，又當救之以質。故凡有所損益，皆是變易之道。三王爲損益之極，極則思反。《白虎通·三教》篇：「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此則天地之理，陰陽往來之義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謂新王必改制，欲以順天志而明自顯。此據天道以言人事，明所變易，亦天爲之矣。不及夏以前者，《漢書·董仲舒傳》對策說此文云：「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又云：「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是也。《荀子·天論篇》：「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楊倞注：「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雖文質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下引此文云云，是言百世其禮可知之義也。《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法言》此文，則「百世可知」爲欲知後世，有明徵矣。陳氏澧《東塾類稿》：「邢疏曰：『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此以爲子張問後十世欲知前十世之禮，

最爲得解。蓋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觀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問之。」又曰：「雖百世可知」，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案：如陳說，「百世可知」，即「損益可知」，兩「可知」緊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迹三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即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與《法言》所解不同，而陳君之說適與《世家》闇合者也，故並著之。皇本「雖百世」下有「亦」字。○注「文質禮變」○正義曰：《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素即質也。《白虎通·三正》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文質並是禮。所以有變易者，時異勢殊，非有變易則無所救其敝也。《禮·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所因」至「三統」○正義曰：「所因」謂禮之無所損益者，即《荀子》所謂「百王之無變」也。所因、所損益是三事，故董仲舒對策引此文說之云：「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是也。《白虎通·三綱六紀》云：「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

婦也。故《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者，張也。」又云：「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又《情性》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三綱五常之義也。董仲舒對策解此文，以所因爲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即三綱五常之道。《禮大傳》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並此馬注義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

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即是損益，非祇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注「物類」至「預知」○正義曰：皇疏本此注作「馬曰」。又「召」作「招」，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又「世數」作「勢數」，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

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見義不爲，無勇也。」【注】孔曰：「義所宜爲而不能爲，是無勇。」正義曰：《墨子·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禮·樂記》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此章所斥似皆有所指。邢疏言魯哀不能討陳恒，以爲無勇。亦舉似之言。或謂季氏旅泰山，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稱也。冉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爲也。說亦近理。○注「人神」至「求福」○正義曰：《祭法》云：「人死曰鬼。」又《祭義》云：「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爲言歸也。」《說文》訓同。鬼本謂人死，故鄭以祖考

當之。《周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鬼」、「神」義別。此注云「人神」者，散文得通稱也。《釋名·釋親屬》：「祖，祚也。祚物先也。又謂之王父。」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①此「祖」、「考」本訓。其曾祖、高祖、遠祖、王考、皇考、顯考，俱得通稱祖考。此注所言，亦其義也。祖考爲其鬼，則非其鬼爲非祖考。凌氏曙《四書典故叢》：「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皞之祀，蓼、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段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案《公羊》成六年：「立武宮。」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言之。」是祭非其鬼，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故《左傳》云：「神不歆非類。」《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湘鄉曾廣鈞校刊

①「父死」至「槁也」，文見《釋名·釋喪制》，非《釋親屬》。

論語正義卷三

寶應劉寶楠學

八佾第三 集解

凡二十六章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

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說季氏此事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為季友孫也。此文「季

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說文》：「舞，樂也。兩足相背。」今隸變作「舞」。兩足相背，則舞者所立象。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興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人去籥」，言萬人在先，籥未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舉萬以該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即庭。王逸《楚辭》「思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淮南·繆稱訓》：「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言「兩階之間」，則舊說謂武舞在西階，文舞在東階，非矣。云「是可忍者，是，此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為國」者也。管氏同《四書紀聞》：「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邠等之勸以逐者，皆為

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警當時之瞶瞶者。」案：管說是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庾亮等，凡聲罪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紀聞》合。○注「孰誰」至「讎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佾，列」者，佾從人從冫，冫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主天法商制舞溢員，主天法夏儔溢方，主天法質儔溢櫛，主天法文儔溢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溢」，則「溢」、「佾」通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羊》、《穀梁傳》並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侯國，用六佾爲僭。《穀梁》又引《尸子》說：「天子諸侯皆八佾，魯用六佾爲厲樂。」厲者減也。此禮家異說。服虔《左傳解詁》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八八爲六十四人，六八爲四十八人，四八爲三十二人，二八爲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注

並云「六六爲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傳隆議譏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虔爲允。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虔之義，實爲當矣。魯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爲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綈于襄公，萬者二八」，①「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群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

①「萬者二八」，孫校：「襄廿五年《左傳》本作『萬者二人』，此從惠棟、沈彤說改爲『二八』，非其原文。」

於群廟矣。大夫家廟，據《王制》是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爲三。《祭法》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爲三，說稍不同。鄭君以《王制》爲夏殷禮，則《祭法》爲周禮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所云「家廟」，當即指桓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爲桓子，意以平子既僭，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既仕，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

三家者以《雍》《徹》。【注】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正義曰：《說文》：「家，居也。」《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撤，本或作徹。」案：「撤」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𦣻」，云「發也」，與「徹」訓通異。今經典皆段「徹」爲「𦣻」。「維」者，語助辭。「天子」者，《白虎通·爵》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皇本「穆穆」下衍「矣」字。「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寢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架爲室，前四架爲堂。凡祭在室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

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郊特牲》曰：「歌者在堂，貴人聲也。」《白虎通》曰：「歌者在堂上，歌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正義曰：仲孫即孟孫，慶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稱孫者，公子之子爲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雍》詩在《臣工》，故爲《臣工》篇名。《毛詩序》：「《離》，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此成王祭文王徹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主術》又言天子食，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也。凌氏曙《典故覈》云：「《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之俎。』徹兼俎與豆籩。俎，有司徹之；豆籩，婦人徹之。天子之禮，則《周禮·大祝》『既祭令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豆籩』。其徹俎，則薦俎之有司也。」○注「辟公」至「堂邪」○正義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邵氏晉涵《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穀梁傳》云「士造辟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

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謂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爲百辟卿士，『公』爲天下諸侯。《離》詩無箋，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爲內外兼舉。說與包異，均得通矣。《爾雅·釋詁》：「穆穆，美也。」《釋訓》：「穆穆肅肅，敬也。」《曲禮》云「天子穆穆」，是「穆穆」爲天子容貌也。「助祭」者，訓「相」爲「助」也。義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仕於家曰僕」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

行禮樂。」正義曰：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

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注「言人

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儒行》云：「禮節者，仁

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

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

之其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

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案：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爲。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亡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爲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正義曰：「本」者，萬物之始。先王制禮緣人情世事而爲之，節文以範圍之。《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貫」。貫者，言以禮爲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

禮貴得中，凡豐殺即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表記》言：「周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殷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夏之敝意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尚文，殷質不能勝文，夏尚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蔽，然二者相較，則寧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爲進退也。質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禮·三正記》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大戴記·禮三本》云：「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太一者，至質無文，然爲禮之本。當夫子時，奢僭失禮，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屢言「從周」。從周者，從乎文、周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亟，或猶慮從周不足以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周從殷，即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聞其所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維世之意，撥亂反正，不失仁術也。云「與其」，又云「寧」者，與，猶許也。《說文》：「寧，所願也。」先爲與之，後復有所願，抑揚之詞，不

得已之思也。禮對喪言之，則禮謂凡賓嘉諸禮也。「奢」者，《爾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勝，張，皆夸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見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浸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懈」，即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謹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高誘注引此文。《隋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實之實也。」①並以「易」為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陳氏鱣《古訓》曰：「《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為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為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迂曲，未為當也。俞炎《書齋夜話》：「『易」

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此亦可備一說。○注「林放魯人」○正義曰：《蜀禮殿圖》以林放為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為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注「易和易也」○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郊特牲》注：「易，和說也。」陳氏鱣曰：「包以為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鄙，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

① 上「實」字，據《隋書》當為「情」。

所稱二說，以後說爲是。《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爲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此言「夷」爲善性，而《白虎通》謂「傳夷無禮義」者，「傳」與「躡」同，「夷」與「蹠」同。《廣雅》訓「躡」、「蹠」爲踞，即踞肆之義。「禮義」即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包氏慎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東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①鄆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②「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寔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雖迭主盟中夏，然暴彊踰制，未能一秉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君，其政俗猶爲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諸者，非一之辭。《說文》：「^③夏，中國之人也。從夊，從頁，從白。白，兩手。夊，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諸侯也。謂

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爲外國，故謂諸夏爲中國矣。《說文》：「亡，逃也。從人從亼。」^④「亼，竊，亡也。從亡無聲。」亡，本謂人逃匿，引申爲亡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正義曰：《玉篇·示部》：「旅，力煮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

① 「八」，據《公羊傳》當作「七」。

② 「十」下，據《公羊傳》脫「三」字。

③ 「亼」，據《說文》當作「亡」。

「臚」，當出《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是「臚」、「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即泰山。秦者，大之極也，俗或爲「太」字。「弗」，皇本作「不」。《說文》：「弗，撝也。」撝之爲言，意有所不順也。《公羊·桓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深也。」《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說文·鳥部》：「孔子曰：「烏，嗚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嗚呼。」古文作「於嗚」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嗚息」也。「嗚呼」者，歎辭。○注「旅祭」至「止也」○正義曰：《周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爲祭名。鄭注《大宗伯》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爾雅·釋天》：「祭山曰廋縣。」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以璧置几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廋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廋，埋於山上曰縣。」辭不同者，《周官·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狸」，似孫說所本。《儀禮·覲禮》：「祭山川陵升」，^②似李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即廋縣也。胡氏培暈《研六室雜著·答馬水部》云：「承詢謂廋縣，不當訓爲埋。「廋」當與《禮經》「閭

廋食」義同。按：《玉篇》云：「皮，閭也。」「廋」同「皮」，引「祭山曰廋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廋縣。」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廋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則旅爲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爲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佾、歌《雍》同是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

① 「以璧」之「以」，孫校爲「爲」。

② 「川」，孫校爲「丘」。

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爲非禮。季氏稱「陪臣」者，《說文》：「陪，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是天子之臣，故爲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彼是大夫之臣對諸侯言之，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責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救猶止」者，《說文》：「救，止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亯」，云：「獻也。從高省，亯象進孰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孝經》云「祭則鬼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明神不降福，知不享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

【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

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民有血氣，皆有爭心。君子者，將以禮治人，而恭敬、撝節、退讓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𢇛，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篆文𢇛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一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鄭氏《射義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群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得數中者不得與於祭。」鄭說大射止稱諸侯，不及天子及卿大夫者，文不備耳。《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揖讓」者，《說文》云：「揖，讓也。從手耳聲。一曰手著胸曰揖。」「攘，推也。從手襄聲。」許君解「揖」存二義，前義則揖讓禮同。「攘」，古「讓」

字，見《曲禮》鄭注。「讓」即「攘」，謂推手也。後義則「揖」是手著匈，與「攘」是推手異。段氏玉裁《說文》注以手著匈爲即《禮經》之「厭」。厭者，引手是也。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揖。」鄭以凡「揖」皆是推手，故解《周官·司儀》以「土揖」、「天揖」、「時揖」並爲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聘記》注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舉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匈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賓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則讓人，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歷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三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謂「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借字。《說文》：「登，上車也。」引申爲凡進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飲」者，《說文》作「飲」，云「飲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射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云云，文與此同。鄭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

《大射儀》之文，在三耦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此三耦二番射後揖讓之事。《禮》又云：「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三耦卒射如初。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此三耦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君子之爭」也。惟飲君，則用致爵之禮。若飲賓，諸公卿大夫耦不升，立飲西階上，無揖讓事，所以尊尊也。若以士爲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賤不敢匹尊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然箋《詩·賓筵》又云「下而飲」，此鄭兩讀，義皆通。○注「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

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則射中乃君子所尚，必於平時講肄，至射時以不勝爲恥。蓋不勝嫌於不肖，故君子必求中焉。求中即是爭，即是爭爲賢者，故曰「其爭也君子」。惟爭爲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樂肇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旨。○注「多算飲少算」○正義曰：《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凡人四算，一耦八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爲勝，算少爲不勝，於每耦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正義曰：「倩」、「盼」、「絢」皆韻。「兮」者，語助。《說文》：「兮，語所稽也。從丂八。象氣越亏也。」「素」者，《說文》：「素，白致繒也。」引申爲凡物

白飾之稱。《釋名·釋采帛》云：「又物不加飾，皆目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絢」，當是白採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衆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嫻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注「倩笑」至「逸也」○正義曰：《詩》毛傳：「倩，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即好也。此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美目也。」與毛不異。若《韓詩章句》但云「黑色」，及此注以爲「動目」，皆屬異義。《聘禮》：「絢組」，注：「采成文曰絢。」是「絢」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文成章謂之絢。」蓋婦人容貌，先加他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已成章，故得稱「絢」。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衛詩》篇名，所以美莊姜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

「禮後乎？」【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

「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正義曰：《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續，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常侍誄》注並引作「續」。案：今鄭注字作「繪」，義作「續」，說見下惠氏士奇《禮說》。子夏疑「素以爲綯」，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失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綯」。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素者履之始，白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何謂也？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愚，諒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續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樸。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孚似不

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起予」者，《晉語》「世相起」，韋注：「起，扶持也。」漢石經「起予」下無「者」字。○注「繪畫」至「成之」○正義曰：《說文》：「續，織餘也。一曰畫也。」此即畫續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續、鍾、筐、幌。」又曰：「畫續之事，雜五色。」是「續」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采繡」，與畫續爲設色不同。然許君「繪」下引《論語》作「繪」，而「續」下無文。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許從《古論》，鄭從《魯論》，若然，則許解《論語》爲「五采繡」，與鄭異矣。《書·咎繇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繪讀曰續。」鄭以裳用繡，則衣用續，故破讀從「續」。此注訓畫文，亦當有「繪讀曰續」四字，作《集解》時刪之耳。惠氏士奇《禮說》：「畫續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閒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觀之，必非臆說。」按：《考工記》言「畫續雜五色」，五色者五采，即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衆采」也。《考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布衆色之次。又云：「凡畫續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惟不爲衆采漬汙，乃可成文。《禮》注與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衆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美女雖有美質，須加禮以成之。《詩》所云「素」，猶之繪

事，亦後加素也。美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注「予我」至「言詩」○正義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起」為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注】包曰：

「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正義曰：「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謂獻也。《禮·中庸》云：「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言祇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徵也。又《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坤乾》，皆文之僅存者。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爲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其說著之於篇，而祇就周禮之用於今者，爲之考

定而存之。《中庸》云「考諸三王而不繆」，以周監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故通言考也。又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注云：「徵或爲證，所謂徵驗也。」此鄭存異本，視「徵，成」之義爲長。民之所徵，皆在文獻，故文獻不足，則不能徵之。《漢書·藝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賢，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歎之。」○注「徵成」至「之後」○正義曰：鄭注《中庸》云：「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注《禮運》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成」、「明」同義，亦包此注意也。《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周武王

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代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是杞、宋爲二國名，夏、殷之後也。杞初封，即今開封府杞縣，後遷東國，與齊魯地近。宋都商丘，即今歸德府治商丘縣。○注「獻猶」至「故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獻，聖也。」郭注：「《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書·咎繇謨》：「萬邦黎獻。」某氏傳：「獻，賢也。」此注云「猶賢者」，據《說文》。「獻」本「宗廟犬名羹獻」，與賢義絕遠。注以「獻」爲「儀」之段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詩·文王》「宜昭義問」，毛傳：「義，善也。」「義」，「儀」字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皆「獻」，「儀」通用之證。此段氏玉裁說，見《尚書撰異》。鄭以「獻」指杞、宋之君，《禮運》注云：「謂無賢君也。」又《中庸》注云：「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言君雖善，無明徵，即是文獻不足。《禮》注與此注相發。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禘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灌者，酌鬱鬯灌於

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正義曰：禘禮之說，千古聚訟。今求之《禮經》，參以諸儒之論，爲之說曰：《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大祭者，殷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爲禴，而以禘爲殷祭之名，故言大也。禘行於夏與禘行於秋，在四時之間，故《司尊彝》謂之「閒祀」。《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祖者，始封之祖。周始后稷，則以稷爲始祖也。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故《祭法》言周人禘嚳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是祭天，而以稷配。宗是祭上帝，而以文王配。此周公嚴父之義。《禮·三本》所謂「王者天太祖」也。此與宗廟之祀后稷、文王異。禮，宗廟不得配天配上帝也。《中庸》言武、周之達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宗廟」、「禘嘗」，互文見義。此與郊社無與，而解者多混爲一，

誤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爲禘，饋食爲禘。其祭大於時祭，故列於上，即《司尊彝》所謂「追享」、「朝享」也。天子三年喪畢，新主將入廟，有禘祭，謂之吉禘，《春秋》所書「吉禘」是也。有吉禘，則亦有吉禘，何休《公羊解詁》謂「禮，禘祫從先君，數遭祫則祫，遭禘則禘」是也。其常祭則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禘大祫小，故《春秋》所紀，《爾雅》所載，俱有禘無祫。劉歆遂以禘祫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誤也。《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祫下及大夫士，而禘則不王不禘。祫是合已遷、未遷廟之主，祭於大廟，然止及始祖，不及始祖之所自出。又何休《公羊解詁》謂「禘，功臣皆祭」，是禘大於祫。惟漢宗廟之祭，有祫無禘，故漢儒多以祫大於禘也。禘是天子宗廟之祭，魯得用之者，《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四夷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周公廟得有禘禮，出自成、康所賜也。《詩·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載嘗即嘗祭，「福衡」即禘祭，《祭統》所云「大嘗禘」也。毛彼傳云：「諸侯夏禘則不杓，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謂魯當禘祫之年，則廢一時祭。言諸侯者，據魯稱之。他國諸侯雖有特祀，不得名禘，且用其禮也。若然，魯大祭皆成、康所賜，而《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夫子譏伯禽之失，不當受賜，亦以郊禘禮大故也。《春秋》閔公二年：二月，「吉禘于莊公」，時閔公年幼，政在大夫，始僭用禘禮於群廟，故《春秋》書而譏之。僖公賢君，復魯舊制，終僖公世，祇八年書「禘于太廟」。若群廟未有書其僭者，則意文、宣以後，禮樂征伐出自大夫，始踵前失而復僭之。《春秋左氏》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廿五年：「禘于襄公。」是群廟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魯禘本在六月，而僖八年以七月，昭十五年以三月，定八年以十

月。又《雜記》言「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則僭竊之失，不能有定制矣。《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如史公說，則不欲觀爲魯僭禘，此禘明在群廟矣。莊氏述祖《別記》：「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斚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斚彝、黃彝，追享朝享，①裸用虎彝、雉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案：凌氏曙《典故叢》：「天子宗廟，禮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既灌之後，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爲朝獻，是三獻四獻。薦孰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

獻。獻尸食畢，而君與夫人咸醕尸，是七獻八獻。賓長醕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其間，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餞而禮畢。」然則灌者，祭禮之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裸也」。鄭此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鄭以灌後即迎牲視殺，而薦血薦腥爲三獻四獻之禮。言此者，明既灌而往往爲此禮也。禘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前尚非禘禮。鄭注本非全文，其義或如莊氏所云矣。《郊特牲》疏引崔氏云：「周禮之法，宗廟以裸地爲始。」又引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宗廟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是血、腥前當有二始，鄭以致神、歆神與他祭同，未用禘禮，故不數之也。《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注：「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王弼略同。案：灌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簡略。且聖人致敬盡禮，亦斷不因簡略而遂云「不欲觀」也。此義非是。○注「禘祫」至「之矣」○正義曰：「序」者，順也。「昭穆」者，父子之次也。《周官·小宗伯》：「掌建

①「亨」，據《周禮》當作「享」。

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昭之言明，穆之言敬。周自后稷之子爲昭，孫爲穆，傳至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又爲穆也。」注言此者，欲見禘祫之禮，毀廟及群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當序之也。《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禘，禘祭也。以序昭穆，當審諦之也。故崔靈恩說：「禘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禘者，諦也，第也。是其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僞孔所本。祫既合食，知禘亦合食，故祫禘並當審諦昭穆也。《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灌尸即是灌神，故皇疏引鄭氏《尚書傳》注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是也。言鬱鬯者，《郊特牲》云「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謂二物。《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春官·鬯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是鬯爲香草也。毛傳「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鬱」爲草也。《春官·鬯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

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于祭前。鬱爲草，若蘭。』」二鄭並以鬱爲草，與毛異義。《說文》：「鬯，以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許以『鬯』爲芬芳，即毛、鄭以『鬯』爲香草之義。『鬱』與『鬱』同，當即鬱金。其解『鬱』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兼備異聞。惟『鬱』爲百草之華，故《春秋繁露·執贄》篇以『暢』爲百香之心。『暢』與『鬯』同。又《白虎通·考黜》篇：『鬯者，以百艸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均與許後說略同也。魯逆祀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躋僖在閔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

①「鬱」，據《說文》當作「秬」。

中之物，言其易了。」正義曰：夫子諱魯僭禘，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爲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真諸河干』之『真』。真，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實諸掌。」此或出鄭本。古「真」多作「示」。《易·坎》上六「真于叢棘」，劉表注作「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箋「示，當作真」是也。邢疏云：「指其掌者，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

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爾雅·釋詁》：「指，示也。」謂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掌中也。」《釋名·釋形體》：「掌，言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爲魯諱」○正義曰：孔以諱即逆祀之事。

祭如在，【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

祭神如神在。【注】孔曰：「謂祭百神。」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正義曰：「祭如在」二句，朱子以爲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此周制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趙商以《王制》爲夏、殷雜，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一廟」，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鄭所言，上士即適士，是謂士之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又《王制》：「大夫祭

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注以為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五祀中司命屬天神，中雷、門、行屬地示，厲屬人鬼。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二祀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董釋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注「言事死如事生」○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法》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又云：「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云：「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注「孔子」至「祭同」○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

《公羊桓八年傳》：「春日祠，夏日杓，秋日嘗，冬日烝。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案：《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為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己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性饋食禮》云：「特性饋食之禮，不諫日。」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諫丁巳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注云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為大夫，得使人攝祭，與士異也。「不致肅敬其心」者，言己未與祭，肅敬之心無由而致，故己有所歉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此注文同，或賈即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注】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正義曰：《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韻》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年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衛靈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媚」者，《說文》：「媚，說也。」《周語》「若是乃能媚於神」，韋注同。《曲禮》釋文：「意向曰媚。」《御覽》引鄭此注又云：「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也。」又云：「明當媚其尊者。夫竈，老婦之祭。」所見鄭注非全文。《釋文》「奧，鄭云西南隅」，亦節引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

奧。」《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釋名·釋宮室》：「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凡室制以奧爲尊，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明奧爲尊者所居，故凡祭亦於奧矣。《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位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是宗廟之祭在於奧也。其五祀，若祭戶、祭中雷亦於此。若祭竈、祭門、祭行皆在廟門外室之奧。故鄭注以爲宗廟及五祀皆祭於奧也。五祀者，戶、中雷、竈、門、行也。《月令》注亦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孔疏以爲逸中雷禮文，則此注所云亦逸中雷禮說也。《周官·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周官》、《儀禮》皆言「饗」，《論語》或言「竈」，「饗」、「竈」古今語。《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物食也。」日用飲食之竈，其地經無明文。若此言祭竈，則在廟門外也。《少牢禮》云：「雍饗在門東南，北上。廩饗在雍饗之北。」又《特牲》云：「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腊饗在其南，皆西面。餼饗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按：牲饗、魚腊饗即雍饗。《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餼饗，烹者祭饗饗，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此謂宗廟之祭，尸卒食則設此祭以報功也。餼

饗祭於西堂下，饗饗之祭在廟門外，不言廩饗之祭，疑廩饗即饗饗之別設者也。《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云：「奧」當爲「饗」，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饗饗、饗饗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如鄭所說，是因祀廟而祭饗，其祭即在饗室，不於奧也。其於奧者，乃夏祭之禮，即此所云「媚奧」、「媚竈」也。《月令》：「孟夏之月，其祭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雷禮文。云「先席于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云「東面設主于竈」者，謂設主於東面也。竈，謂竈邊，承祭之物以土爲之。①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門室奧之筵，准《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或肉人設於筵前，②在俎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惟三「祭黍」，③或無

稷也。」案：疏所云「西室」即門外西堂之室。竈在廟門東南，故設主向西。《論語》「祭奧」、「祭竈」連文，指夏祭言，與盆瓶之祭不同。鄭注《禮器》破「奧」爲「竈」，《駁五經異義》云：「臧文仲燔柴於竈。」此注亦云：「夫竈，老婦之祭。」皆自用所定之本。鄭《駁異義》以竈神是老婦，老婦即先炊者。雖夏祭與盆瓶之祭不同，而竈神無異，故此注亦引《禮器》之文。其下必有辨別之語，今已脫佚，無由詳其說矣。奧、竈本一神，時人以竈設主。主者，神之所棲，親媚之，易爲福也。奧則迎尸祭之。尸者，人所象似，非神所憑，媚之，或無益也。賈仕衛，有媚於衛君，故引人言以自解說，且疑夫子盡禮亦是媚，故問夫子當明媚道也。云「不然」者，《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其言不是則深斥之，故曰「不然」也。《廣雅·釋詁》：「獲，得也。」此常訓。《墨子·經上》：「臯，犯禁也。」《說文》：「臯，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臯似皇字，改爲罪。」賈自周出仕衛，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故假天言之。

①「祭」，據孔疏原文當作「器」。

②「或」，據孔疏原文當作「載」。

③「三」，據孔疏原文當作「云」。

「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繁露·郊祭》篇引此文，^①說之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是其義也。○注「奧內」至「執政」○正義曰：《文選·緒白馬賦》注引鄭注《尚書》云「奧，內也」，與此注合。奧在室西南隅，故為內也。內喻近臣，當謂彌子瑕之類。妄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故意孔子或媚之也。奧居內，則竈居外，指外臣，故云「竈喻執政」。○注「天以喻君」○正義曰：《爾雅·釋詁》：「天，君也。」《左宣四年傳》：「君，天也。」孔以天喻君，言人有妄求於君，即是得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正義曰：《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𡗗，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郁」作「𡗗」，即「𡗗」省。《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案：《禮·三本》

云：「凡禮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即《周禮》，是為周所賜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注「監視也」○正義曰：「監，視」，《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𡗗，視也。」義微別，今通用「監」。

子人太廟，^②【注】包曰：「太廟，周公廟。孔

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注「太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左祖右社。」注：「祖，宗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劉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寢西，與《周官》異。陳氏免《毛詩疏》謂為殷禮，是也。《王制》：「天子七

① 「祭」，據《春秋繁露》當作「語」。

② 「太」，據注文及下經文當作「大」。

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玄成傳》：①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大祖，故廟曰太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崇墼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

「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左氏傳》：「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即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人大廟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此助祭在始仕時。閻氏若璩《釋地》

謂：「鄆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委吏若《周官》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有職於大廟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

乎？人大廟，每事問。」【注】孔曰：「鄆，孔子父

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其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注】孔

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三蒼》

云：「每，非一定之辭也。」事，謂犧牲服器及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論衡·知實》篇解此文云「不知故問，爲人法也」

是也。莊氏述祖《別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即簿正祭器之事。」不知魯僭禮在群公廟，不在太廟，莊氏誤也。

閻氏若璩《釋地》引顧瑞屏說：「每事問，當在宿齊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注「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鄆，魯下邑。孔子鄉。」《史

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鄆」偏旁互易，《論語》作「鄆」，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鄆邑在魯

縣東南莒城。」莒城在今曲阜，與鄆縣界。《水經·泗水》

注：「泗水又逕魯國鄆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嶧山也。

①「玄」，原作「元」，避清帝玄燁諱，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邾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左》昭九年疏引《論語》作「鄆人」，此由「鄆」、「鄆」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鄆爲即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鄆是孔子鄉，而「鄆」下但言「魯縣，古邾國」，不爲孔子鄉，則鄆、鄆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鄆人紇扶之，以出門者。」杜注：「紇，鄆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爲鄆大夫，故曰鄆叔紇。」是「鄆人」爲鄆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證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鄆人是舉所居之地，非爲所治邑。」鄆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誤自《潛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注「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注以夫子不知故問，然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爲慎也。《繁露·郊事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①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

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正義曰：《說文》：「皮，剥取獸革者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棲皮爲鵠」者也。賓射則用采侯，畫布爲五采以爲正。燕射、鄉射則畫布爲獸形以爲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榜《禮箋》辨之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大射、燕射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豝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職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

①「和容」，孫校於「和」字加紅框，似表示此字衍。

「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又云：「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張獸侯，與燕射同歟？」案：金說甚核。《齊·猗嗟》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正侯同爲一侯，審矣。《詩·賓筵》疏引《周禮》鄭衆、馬融注皆謂正在鵠內，惟正在鵠內，故《詩》以射不出正誇爲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鵠外，非也。天子諸侯無鄉射禮，《鄉射記》所言「熊侯」、「麋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尚賁革，故《鄉射禮》「不賁不釋」，鄭注：「賁猶中也。」明「中」即是賁，非如賁疏以爲賁穿也。「不賁不釋」爲主皮。若不主皮者，則以人力或弱，不能及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殷，賁革之射息。」此軍射賁革，不可以說禮射。○注「射有」至「容也」○正義曰：馬此注據鄉射言。

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興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興。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爲善也。凌氏廷堪《鄉射五物考》：「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曰「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二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閭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容，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彊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

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例》云：「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即大射亦然，但節文小異耳。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節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即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節爲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凌說是也。竊以射皆三

次，則賓射、燕射亦當同，惜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記》以禮射爲大射、賓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凌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詢爲鄉大夫，且舉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言其容，所謂「容體比於禮」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質謂侯中受矢之處，即《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賓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鄭衆、馬融注《周禮》並以質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讀同，以「和」爲合，「容」爲頌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曰興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又《禮器》：「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舞」，聲之誤也。」鄭彼注以「武」爲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天子無鄉射，此假天子大射之侯言之，明此「主皮」亦棲皮爲侯也。不及諸侯以下者，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爲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

也。若鄭注鄉大夫「五物」，以主皮爲張皮射之無侯，益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即一曰和，二曰容。不及「和頌」、「興武」，於義未備，當用凌說補之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注】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注「爲力」至「同科」○正義曰：云「爲力，力役之事」者，爲猶效也，言效此力役之事，即孟子所云「力役之征」也。云「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科，品也。」《周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注云：「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下地有三科。又《均人》云：「凡均力役，^①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亦以年分三科，皆此注義所具也。春秋時，徵發頻仍，興築無已，不復循三科之制，故孔子思古之道也。劉敞《七經小傳》不從此注，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射爲尚力。其說亦通。

定遠方燕昭校刊

① 「役」，據《周禮·均人》當作「政」。

論語正義卷四

寶應劉寶楠學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曰：「牲生

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

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子

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

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正義曰：

《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

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

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

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用丑

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

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

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君謂

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

衰，天子不班朔。《律歷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

能班朔。』班朔即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統東遷

言之。先叔丹徒君《駢枝》曰：「『告』讀如字。《周禮·太

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

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

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

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

「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天子不以告朔。」

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然則告朔云者，以

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

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

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

「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

曰饗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於諸侯

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頰問、^①賀慶、脤膾、贈禴

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

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

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

①「頰」，孫校爲「覲」。

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謹案：此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即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命」、「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周官·太史》不言頒告朔在何時，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不知天下諸侯斷非一月所能畢達。於義非也。①許氏《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此臆測，於經傳無徵。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王朝之禮失也，猶朝于廟，魯之未失禮也。《公羊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左氏義長。蓋不

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爲天子告於諸侯，三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之，謂之視朔。《左傳》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注以「南門」爲明堂。天子稱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于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即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魯視朔之禮尚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猶供餼羊，故子貢欲去之。《駢枝》謂「幽王以後，天子不告朔」，此稍未審。若然，則《春秋》所書「視朔」者，將安所視耶？《春秋》言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未言常月不告月也。十六年始書「四不視朔」，則明謂天子

①「先鄭」至「非也」，孫校：「先鄭說本謂以每年十有二月之朔政布告天下，非謂今年十二月布次年之朔也。此誤駁。」

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按何君先引《禮》，至「比時」云云，似何君引申之義。所引《禮》當是《逸禮》，未嘗言告朔，何君直以己意補入。宋氏翔鳳《發微》本之，反以《駢枝》所言為非。然君北面受朔，是受之天子，餼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因謂「以羊祭是朝廟，《論語》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則《春秋》言文公猶朝於廟，其後朝廟未廢，當即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為餼，而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未達於理矣。金氏鶚《禮說》亦引《駢枝》辨之，謂《左傳》天子無頒朔事，舍《大戴記》《穀梁傳》之明文，而欲求之《左傳》所未言，過矣。頒告朔于邦國，載在太史，而以「頒告朔」非即「告朔」，義更不愜。又謂諸侯皆自為歷，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歷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無頒朔事。案：諸侯受所頒每月之朔，簡冊繁重，容有錯亂，魯歷之過正緣於此。《舜典》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日之事。今以司歷過為魯別為歷，非也。至晉用周正，見《蟋蟀》之詩。宋為殷後，當用殷正，以此致難，均未當矣。唐石經「爾」作「女」，皇本作「汝」。○注「禮人」至「其羊」○正義曰：鄭此

注非全文。臧、宋輯本云：「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①考鄭此注，其誤有四。云「牲生曰餼」者，《聘禮》主國使卿「歸饗餼五牢」，鄭注：「餼，生也。」《春秋傳》：「餼臧石牛。」服虔亦云「牲生」。是牲生曰餼也。然餼是供給賓客，若己國宗廟牲生稱餼，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朔政，行禮於天子，何得以一生羊為敬？其誤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君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聽朔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羊》皆云祖廟即謂太祖廟。《穀梁傳》注以為禰廟，非也。鄭氏以視朔為告朔。即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為用祭。若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魯廢告朔，不必廢祭。至朝享，見《周禮·司尊彝》職。鄭《駁五

①「臧宋」至「羊也」，孫校：「諸侯用羊云云乃指告朔禮，此湊集屬之於享下，殊誤。朝享用太宰，《玉藻》說甚明，以其告朔禮略二句，乃孔申鄭義，宋于庭輯本不錄，最審。」

經異義》謂「天子諸侯告朔禮訖，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從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是也。此則月祭宗廟之禮，與朝廟不同。秦氏惠田《五禮通考》：「祠、禴、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祫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自不倫。況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朝廟何與？與朝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行於每月，朝享間於四時，各有攸當，何可混三者而一之耶？」金氏鶚《禮說補遺》亦謂：「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裸用虎彝、雉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間祀。」是秦氏、金氏皆不以鄭此注爲然也。愚謂朝廟即視朔。歲首行之，則爲朝正于廟。若常月行之，亦可云朝朔于廟。今言朝廟不言朔者，省文。此專行之太祖廟，與朝享截然不同，不知鄭君何以牽合爲一。其誤二也。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無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言天子明堂之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語》「餼羊是諸侯禮，故疑天子當用牛，非有他證。究之《論語》餼羊，是供待賓客之用，非視朔所需。其誤三也。云「魯自文公始

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論語駢枝》云：『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謹案：「說皆足正《公羊》及鄭注之誤。以《左》襄二十九年「不朝正于廟」觀之，可知襄公時天子告朔，諸侯視朔，其禮尚未廢。鄭氏誤依《公羊》，不知辨正，其誤四也。又案：鄭注「始」本作「四」，見《公羊》文十六年疏所引。然云「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則鄭固謂文公始不視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孔

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注「時事」至「爲諂」○正義曰：當時君弱臣彊，事君者多簡傲無禮，或更僭用禮樂，皆是以臣干君。盡禮者，盡事君之禮，不敢有所違闕也。時人以爲諂，疑將有所求媚於君，故王孫賈有媚奧、媚竈之喻，亦以夫子是諂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注】孔曰：「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注「定公」至「問之」○正義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也。《周書·謚法解》：「大慮慈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是「定」爲謚也。定公承昭公之後，公室益微弱，時臣多失禮於君，故公患之。

言如何君使臣、臣事君，將欲求其說以救正之。爲此言者，其在孔子將仕時乎？焦竑《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君使臣以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晏嬰爲其君

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注】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正義曰：鄭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按：《關雎》爲《周南》首篇，《周南》亦國風也。毛傳云：「關關，和聲也。雉鳴，王雉也。」義本《爾雅》。鄭君先學《魯詩》，魯義今不傳。據毛說，「淑女」，淑者善也。后妃求此淑女以事君子，謂三夫人以下也。「君子」謂文王。「仇」與「逌」同，仇者匹也，「好逌」，言思與之匹也。后妃樂得淑女，有德有容，以共事君子，佐助宗廟

之祭祀，非爲淫于色也。「寤寐思之」，謂《詩》言「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彼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彼注破「哀」爲「衷」，則鄭以《關雎》無哀義也。此注云「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者，此人即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減傷其愛」者，減者損也，愛者心之所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有所減傷，則仍是哀思。與《詩》注義異。《鄭志》答劉琰問曰：「《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注《論語》在前，其後注《詩》，已不用其舊義矣。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以鄭注及《毛詩》篇義皆回穴難通，別爲之說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人，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工，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即《葛覃》可知矣。謹案：《駢枝》以《卷耳》「維以不永傷」證「哀而不傷」，其義甚精。《燕禮記》「升歌《鹿鳴》」，亦以《鹿鳴》統《四牡》、《皇皇者華》也。《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義。他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正義曰：此有兩本，《魯論》作「問主」，《古論》作「問社」。莊氏述祖輯本《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宗廟之主所以用木

① 「禮」，據引文當作「義」。

爲之者，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有知者。《公羊文二年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爲僖公廟作主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纍纍，所以副孝子之心。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云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王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說文》：「主，宗廟主祀也。從宀主聲。」宀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今皆省寫作「主」。其他祭祀所以依神者，皆得名主，假借之義也。《公羊》注言宗廟之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白虎通》則云：「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此其制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

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籍田。據《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問于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惇《群經識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即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官》大司徒之職：「邦國都鄙，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后土社神，田正稷神，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說文》：「社，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據《左傳》，則句龍爲后土，配食於社，故亦以爲社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宰予字子我。」與齊闕止字同，故史公誤以宰予死陳氏難也。鄭《目錄》云：「宰予，魯人。」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正義曰：《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于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案：《爾雅·釋詁》：「后，君也。」夏稱后復言氏者，當以世遠別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此謂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如彼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松，殷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社主皆用栗也。①俞氏正變《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爲社

主所用之木，其社樹則各以其土之所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鄭爲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又引《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社主用木，而《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蓋者，疑辭。惠氏士奇《禮說》：「案：《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韓非子》云：「夫社，主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

①「注所」至「栗也」，孫校：「鄭以松、柏、栗釋田主，謂植木依神之主，其祭社陳設之主則以石爲之，《小宗伯》注可證。此云鄭謂周社、樹社主皆用栗，非。」

②「主」，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當作「木」。

地，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人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即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與？」案：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淮南子》：殷人以石，與《論語》文異，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主始於殷，不免爲《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木主平時藏於壇旁石室。《癸巳類稿》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匣。後世埋石不爲匣，號之爲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太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被社鼂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圭有瑑。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謂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案：俞氏

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說爲然。其謂取殷石主，則謂勝國之社主。軍不用命，則戮於社，罰之所施，豈能操於亡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鼓位。鼓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漢高祖禱豐粉榆社，社在粉榆鄉。粉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慕容皝遷于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俞氏亦謂王侯以木爲社主，民間自以樹爲田主。引《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並謂社樹爲神，不別立主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答或問曰：「神樹，如《戰國策》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粉榆社，注家以粉榆爲鄉名，非即立粉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祠之，

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兼存社樹爲社主之說，於義難通。俞氏謂民間以樹爲田主，與王侯以木爲社主不同，說亦歧誤，今所不從。栗爲戰栗者，《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戰本爭鬪之名，人所懼也。「慄」與「栗」同。《黃鳥》詩：「惴惴其栗。」《說文·肉部》云：「栗，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肉。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案：徐義即本此文。《白虎通》更云：「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稱「曰」者，箸其爲引申詞也。皇本「戰栗」下有「也」字。方氏觀旭《偶記》：「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

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于三問。是其机程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蒞戮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羊》疏謂《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集解》刪節，失之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注】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聞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觀旭《偶記》：「『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伐偃陽，封向戌。』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

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今案：「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以為禍本，而欲聲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遽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為，而不可輕於舉事。此雖責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懲戒，而改事君矣。《爾雅·釋詁》：「咎，病也。」《詩·伐木》傳：「咎，過也。」引申之，凡有所過責於人亦曰咎。○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說」○正義曰：言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讀若『脫』。解說與諫止互明。」案：「解說」，「說」字，即「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言其事雖將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証也。」証者，正其失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器量

小也。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左·閔元年疏》：「管氏，仲字，謚敬，名夷吾。」《史記》：「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霸」與「伯」同，王伯之分，天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當殷世為西伯，伯豈不美之名哉？特桓公伯道未純，故當世多羞稱之。今謂管仲器小，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仗賢臣之能，用大國之資，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脩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法言·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謂之大器。』」此皆以管仲驕矜失禮為器小，無與於桓公稱霸之是非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

無能名，蓋堯德如天，而即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即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窮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惠氏棟《九經古義》：「管子·小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正義曰：皇本「焉得儉」下有「乎」字。○注「三歸」至「爲儉」○正義曰：《東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列子·楊朱篇》：「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並謂管仲

取女之事，包所本也。先考典簿君《秋槎雜記》：「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姪也，娣也。天子娶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云「三姓女」，非也。」謹案：《白虎通》謂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言不兼備也。二妾同妻以嫁日偕行，無三歸禮。俞氏正燮《癸巳類稿》：「諸侯三宮。《祭義》：「卜三宮之夫人。《公羊傳》：「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卿大夫，士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左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壻而爲之一宮，如「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管子家有二宮之費，故曰「焉得儉」。俞氏此言，與先考說相輔。而雜引鄭文公娶于芊、姜、江、蘇，及魯文二妃，齊桓二夫人諸文說之，則皆列國驕淫之事，多娶異

姓，與諸侯不再娶之禮相違。故《左氏》備文譏之，不得援以說昏制也。解三歸者，言人人殊。自包注外，有可紀者。

俞氏樾《群經平議》：「《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即以管仲言，謂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間七百分謗，而娶三姓女之說，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官事不攝』，亦即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包氏慎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擬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爲僭侈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逸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

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爲也，其宗廟養鮮。」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共宗廟之鮮」，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爲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三歸爲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案：《評議》、《溫故錄》二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並著之。若翟氏灝《考異》、梁氏玉繩《瞥記》，據《管子·輕重丁》篇以「三歸」爲地名，則《管子》明言「五衡之民，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爲管仲所有，而遂

① 「桓公」至「賞邑」，據《晏子春秋》爲衍文。

② 「評」，據上文當作「平」。

附會爲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誤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稽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蓋君非二事。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問之多，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其說極辨。解者不察而舉魯莊公娶孟任，築臺臨黨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昏禮有築臺迎女事。雜舉亂制，人之古典，殊爲不倫。若秦穆姬登臺而哭，則天子諸侯本有觀臺在雉門上，故曰臺門。《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惺宮內之臺，皆是僭禮。故《郊特牲》言大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雜記》言「管仲旅樹反坫」，又不及臺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臺明矣。《癸巳類稿》云：「《管子·權脩》云：『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歛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篇：『諫立扶臺。』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苑》之誤。云「婦人謂嫁曰歸」者，《說文》：「歸，女嫁也。」婦人以夫爲家，故謂其嫁曰歸。《桃夭》詩「之子于歸」是也。云「攝猶兼也」者，《左氏傳》：「羊舌鮒攝司馬。」杜注：「攝，兼官也。」禮，天子六卿，諸侯

三卿，三卿下有小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丘之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大，官各有人」也。若大夫事少，家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疏：「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群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如疏所言，有地卿大夫之家，尚是兼官，則無地卿大夫之家，亦兼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事之煩簡，未必有定額。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包氏慎言《溫故錄》：「官事者，事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數事。《少牢禮》云：『司官概豆籩勺爵。』」注云：「大夫攝官，司官兼掌祭器也。」疏云：「下文司官筵神席于奧，此又掌籩豆之等，故鄭云攝官。」彼經又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疏云：「案：《周禮》鄭注：『司宰奉豕。』司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況士無官。僕隸爲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故司士擊豕也。」彼經又云：「雍人陳鼎五。」疏云：「按：《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薪蒸，與烹爨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無甸人，故

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此大夫祭祀攝官，見於經傳可考者。管氏不攝，蓋自同於諸侯，與三歸同爲宗廟僭侈之事。」案《溫故錄》說亦通。「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注「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左傳》曰：「儉，德之共也。」儉是美德，而或人以不儉爲得禮者，《山樞》之詩刺儉不中禮，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有子譏其不知禮。又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而朝，君子以爲隘，是過於儉者不中禮也。過儉爲不中禮，故不儉疑爲得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注】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玷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玷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正義曰：漢石經「邦」作「國」。皇本「孰不知禮」下有「也」字。○注「人君」至「禮也」○正義曰：皇、邢疏本「人君別內外」十二字，誤在「兩楹之間」句下，今正。宋輯本有「樹，屏也」句，在注

首。《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說文》：「屏，蔽也。」《蒼頡篇》：「屏，牆也。」《明堂位》注：「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廣雅·釋宮》：「罕思謂之屏。」顏師古《漢·文紀》注：「罕思，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罕思然。一曰屏也。」《古今注》：「罕思，屏之遺象也。」漢西京罕思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周人屏制當是用土，故亦稱蕭牆。其廟屏用木，故《明堂位》謂之疏屏。疏者刻也，今人家照壁是其遺象。《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是屏所以別內外也。注言「人君」，兼有天子諸侯。《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玷，大夫之僭禮也。」注：「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雜記》：「管仲旅樹而反玷，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曲禮》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江氏永《鄉黨圖考》：「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

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爲非。然《吳語》謂「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此當在路門內，或春秋時不如制矣。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說文》：「坫，屏也。」《爾雅》：「坫謂之坫。」《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坫。」屏者短垣，坫者毀垣，「坫」與「序」同。東西牆爲序，皆以同類相稱也。皇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制殊庫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豐與坫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坫甚多，《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覲禮》『侯氏奠圭』，以在堂下，故稍崇之。」是也。《土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第夷衾，饌於西坫南。」《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上。」此堂隅之坫在西者也。《大射儀》：「將射，上遷於下，東坫之東南。」《既夕記》：「設櫨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在東者也。《內則》說閨之制，云：「土於坫一。」此庖食之坫在房中也。《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是反坫不止一處。反者，還也，致也，凡可以庖物皆爲反坫，反爵，其一事也。孔晁注《周書》以反坫爲外向室，

不知所本。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論語》、《郊特牲》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器。《韓詩》說「一升曰爵」是也。《郊特牲》：「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坫在尊南，言天子坫在尊南，則諸侯坫或在尊北與？尊以盛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間」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兩柱，當前楹下也。坫在兩楹間，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鶯《禮說》以「兩楹間賓主行禮處，不得設坫於此」。歷引《士昏禮》、《聘禮》說之：「《鄉飲酒》：『尊于房戶間。』《燕禮》：『尊于東楹之西。』房戶間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于房戶之間，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坫不在兩楹之間明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尊于東楹之西，是又君臣無別。《禮經》或言「兩楹之間」，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甚有依據，視鄭爲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君享賓於廟，燕賓於朝，故云「爲好會」也。會者，合

① 「郊特牲」，據下引《禮記》文當作「明堂位」。

也，遇也。主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邢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坵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坵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坵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坵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案：熊說見《郊特牲》疏。疏引此注作「獻酬」，此《釋文》引一本亦作「酬」，疑以「酬」字爲是。大夫無坵，以《鄉飲酒禮》考之，凡奠爵皆于篚。即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篚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大夫不得有反坵，今管仲僭爲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太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注】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皦如也，【注】言其音節明也。繹如也，以成。」【注】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孔子世家》述此文在哀十一年反魯後，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故云「樂其可

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作，爲也。」言始爲此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之矣。皦如，使清濁別之貌。繹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官》：「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鐃是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者，莊氏述祖《別記》申此注云：「《國語》云：『鍾不過以動聲。』韋注：『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毛詩》：『鼓鍾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縱」通。《大司馬》：『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矣」者，高誘《淮南·原道》注：「純，不雜糅也。」咸者，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雜，故爲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

其人聲也。」「審一」即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咸」爲「感」、「矣」爲「美」，非是。云「噉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鄭注《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①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周頌》『驛驛其達。』箋：『達，出地也。』《釋訓》：『繹繹，生也。』「繹」、「驛」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宋氏翔鳳《發微》云：「始作，是金奏《頌》也。《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噉如』。繼以間歌，謂人聲笙奏間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

《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射則不告「正歌備」，②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金奏至間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爲說，視鄭氏爲確。李氏惇《群經識

① 「大呂」，《禮記·樂記》注作「中呂」。

② 「鄉射」，據《儀禮·大射》當作「鄉樂」。

小不數金奏，以「始作」爲升歌，「純如」爲笙奏，「嘒如」爲閒歌，「繹如」爲合樂，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錄此。《詩·樛木》傳：「成，就也。」《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燕禮記》：「三終，三成也。」^①是樂之終爲成也。○注「太師」至「如盛」○正義曰：云「太師，樂官名」者，《周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爲太師、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案：諸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語太師樂，應指師摯，是太師爲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豸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翕如盛」者，《說文》：「翕，起也。」《方言》：「翕，熾也。」《文選·甘泉賦》注：「翕，赫盛貌。」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翕」訓盛。○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曰：音謂樂聲，節謂樂之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奏，聲之飭也。」^②又云：「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言「明」者，訓「嘒」爲明也。義見《埤蒼》。

儀封人請見，【注】鄭曰：「儀，蓋衛邑。封

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爾雅·釋詁》：「請，謁告也。」言告夫子求見也。「木鐸」者，《周官》：「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云：「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是武用

① 「記」下，據《燕禮記》「笙入三成」注脫「注」字，「三終」、

「三成」二者當互乙。

② 「飭」，據《樂記》當作「飾」。

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鄭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爲金口木舌。^①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惇《群經識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人于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焦氏循《論語補疏》謂：「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丘，皆在其北。以漢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丘、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案：《明一統志》：「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即封人請見處。」蘭陽、祥符地本相接，通以浚儀之名，附會爲封人所官邑。又「浚儀」始見《郡國志》，不若「夷儀」爲尤古矣。又《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其地在蘭陽之東，去浚儀更遠。考儀封，漢名東昏，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即儀封者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

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儀邑，不知在何時。焦氏以爲由陳至衛之道，是指第三次至衛。此假設言之。閻氏若璩《釋地》以「喪」爲失位去國，是第一次適衛。並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聚土曰封。」其職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若侯國封人，當祇以下士爲之。《左傳》：潁谷封人，蔡封人，蕭封人，鄆陽封人，呂封人，皆此官。○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爲紹介，通之於夫子，使得見之也。《左傳》：伍員見罇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孟。○注「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正義曰：錢氏坫《後錄》：「喪，讀『將喪斯文』之『喪』。」即孔此義。劉敞《七經小傳》以「喪」爲失位，閻氏若璩說同，亦通。○注「木鐸」至「天下」○正義曰：《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是木鐸爲施政教時所設也。夫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刪《詩》《書》，正禮樂，脩《春秋》，是亦

① 「篇」下，據柳宗元《法言注》脫「注」字。

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天子方議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知夫子所定之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夫子之終無所遇，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爲喻。《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緯》：「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皆以「木鐸」爲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磬」，見《周官·大司樂》。又作「招」，見《墨子·三辨》、伏生《書傳》、《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鄭此注云：「《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漢書·董仲舒傳》：「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

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即鄭君義。《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箏》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此正《武》樂不及《韶》之證。蓋舜德既盛，又躬致太平，非武所及，故《韶》樂獨盡美盡善。若文王未洽於天下，則猶有憾，亦與《武》樂未盡善同也。《樂記》：「干戚之舞，非備德也。」①注云：「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下引此文云云。疏云：「舞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疏申鄭義，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寧而崩」，其時殷之頑民迪屢不靜，餘風未殄，則是未致太平也。焦氏循《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周公成文、武之

① 「德」，據《禮記·樂記》當作「樂」。

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較量於受禪征伐，非是。」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又云：「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天下始樂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然則武兼文、武。《左傳》言「見象箛」，《南籥》則文樂不名《武》也。文樂名《武》，當出周公所稱。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故《左傳》以《大武》為武王樂。○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顏師古《董仲舒傳》注：「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即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邢疏云：「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居民上，禮樂所自出也。「為禮」、「臨喪」，並指居上者言之。「寬」者，《書·皋陶謨》

「寬而栗」，鄭注謂「度量寬宏」。夫子言「寬則得衆」，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寬，是寬為仁德。《詩·昊天有成命》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秋繁露·仁義微》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此先漢遺義，以寬為仁德，敬為義德也。「禮」，謂凡賓祭鄉射諸禮也。「臨喪」，謂臨視他人之喪。《曲禮》云：「臨喪不笑。」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或謂「臨」者哭臨，「臨」讀去聲。《周官·鬯人》：「凡王弔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觀」者，觀禮也。禮無足觀，斯懈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定遠方燕昭校刊

①「用」，據《白虎通》當作「周」。

論語正義卷五

寶應劉寶楠學

里仁第四 集解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正義曰：《說文》：「擇，東選也。」《後漢·張衡傳》：「衡作《思立賦》曰：『匪仁里其焉宅兮！』」李賢注：「《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困學紀聞》謂《論語》古文本作「宅」。惠氏棟《九經古義》：「《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馮氏登府《異文考證》引劉瓛《梁典》：「署宅歸仁里」，亦作「宅」字。○注「里者」至「有知」○正義曰：《爾

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①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己亦有榮名，是爲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者，此訓「擇」爲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爲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說蓋本

①「王」字，《大戴禮記解詁》作「主」。下《王言》篇之「王」字同。

此，於義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

「必驕佚。」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注】包曰：

「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正義曰：《墨子·經上》：「久，彌異時也。」《說文》：「爲，久遠也。」隸變作「長」。《禮記·坊記》

注：「約，猶窮也。」不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制民，使有恒產，既富必教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

「利仁」者，知仁爲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可知，故直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利仁但稱爲知也。又

《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

「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無欲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畏罪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

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爲仁，利行爲知，勉強行爲勇。聖人均要於成功，不以誠僞苛求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同。○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

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惟」，皇本、

宋石經、宋刻九經俱作「唯」。凡人用情，多由己愛憎之私。

於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秦誓》曰：

『人之有技，嫫嫫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

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與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貴賢，仁也；賤不

肖，亦仁也。」○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

焦氏循《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案：注說頗曲，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正義曰：《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案：前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烏路。《春秋繁露·玉英》篇：「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宜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是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繁露》同。○注「苟誠」至「無惡」○正義曰：《毛詩·采芣》傳：「苟，誠也。」皇疏云：「言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爲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以惡，不可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貴，不賤也。」「賤，賈少也。」古稱有爵祿者爲貴，無爵祿者爲賤，引申之義也。富

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於內，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顧人之文繡也。」「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謝氏塘《校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並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畢氏沅校云：「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案：《後漢·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篇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爲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爲句，畢校非是。○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皆此意。○注「時有」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泰者通也。君子履道，當

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於此當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輒妄冀得富貴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注】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正義曰：《表記》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此文言仁皆舉君子也。仁既難成，故鮮能成名。君子知仁是美名，故終不去仁，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邢疏：「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案：終食之間，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臾之間違仁，故雖值變境，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曾子制言》云：「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

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夷、叔齊則不以道得貧賤，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日夕，皆是思仁，此則爲「利仁」也。曾子所言，最足發明此章之旨。○注「造次急遽顛沛偃仆」○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趯，屣，造，猝也。」王氏念孫《疏證》：「趯，屣，一宇也。」《說文》：「趯，倉卒也。」卒與「猝」同，趯之言造次也。「倉卒」、「造次」，語之轉。「次」、「趯」古同聲，故《廣雅》「趯」、「造」二字並訓爲猝。案：《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項：「本亦作『趯』。」《說文》及鄭作「趯」，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言「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蹢，跋也。」「跋，蹢跋也。」《詩·蕩篇》：「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拔。」「拔」與「跋」同。考之《說文》，「顛」本訓頂，「沛」爲水名，皆段借也。「偃仆」者，《說文》「偃，僵也」，「仆，頓也」。皇本及釋文本「偃」作「僵」。《說文》：「僵，偵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

仁者，無以尚之；」【注】孔曰：「難復加也。」惡不

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注】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注】孔曰：

「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注】孔

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

我未之見也。」正義曰：「其爲仁矣，」爲仁「即用力於仁

也。」矣「者，起下之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矣，也一

聲之轉。《三國志·顧歡傳》引「其爲仁也」。「加」者，《呂

覽·孝行》《自知》篇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仁」者，申言爲仁之事也。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

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並言

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

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諉，是即夫子之所謂畫矣。夫仁，人心也。人即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蓋有之」者，言此用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未之得見。「蓋」是語辭，不是疑辭。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又「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注「難復加也」○正義曰：《說文》：「尚，曾也。」「曾」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尚之也。」○注「言惡」至「爲優」○正義曰：注以經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者或是利仁、強仁，若好仁者，則是安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

知仁矣。」【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

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

當其所，則爲仁矣。」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

其黨」者，皇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

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也。《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張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三傳皆引此文美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注「黨」至「仁矣」○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注：「黨，類也。」亦常訓。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蒞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仁因觀而知，則仁即過者之仁，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正義曰：《爾雅·釋詁》：「朝，早也。」《說文》：「朝，旦也。」「夕，草也。从月半見。」「朝」，「夕」，言時至近，不踰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君子之道，已得聞知之也。聞道而不遽死，則循習諷誦，將爲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賢於無聞也遠甚，故曰「可矣」。《新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謐語，皆謂「聞道」爲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案：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責實之意。記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尚志」，又言「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仁義」，即此文所云「道」也。士志於道，故當議道。《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與」，是夫子與

之，夫子以道設教，故云「與」也。士既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恆害貪求之心必不能免，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正義曰：言「天下」者，謂於天下之人與事也。「無適」、「無莫」者，《釋文》云：「適，鄭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禮記·雜記》：「訃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因「征敵」之「敵」。^①《荀卿子·君道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由惠氏所引證觀之，是「適」「敵」通用。鄭所見本作「敵」，不知其義云何。至《釋文》於「莫」字引「鄭音慕」，其下「無所貪慕」，必亦鄭注之義。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莫，慕一聲之轉。《一切經音義·維摩詰經上》：「適莫」注：「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猶慕也。」敵，慕二訓，當亦本鄭注。」竊謂「敵」當即仇敵之義，「無敵無慕，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

爲害，若惡而爲美。^②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

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燮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爲厚，「莫」爲薄，故邢疏即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通也。至邢疏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問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爲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皇本有注云：「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案：無所貪慕，乃鄭君解「無莫」之義，與「無

① 「因」，據文義當作「音」。

② 「若」，據《後漢書》當作「有」。

適」句無涉，此注必妄人所增。

子曰：「君子懷德，」【注】孔曰：「懷，安也。」

小人懷土；【注】孔曰：「重遷。」君子懷刑，【注】

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注】包曰：「惠，恩

惠。」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

思念也。」君子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

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

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

此德為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飢寒之是恤，故

無恒產，因無恒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

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

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

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

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為君子也。小人慙不

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

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

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

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

《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例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遷，徙也。」言小人以遷徙為重難也，亦懷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惠恩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惠，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注】孔曰：

「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正義曰：此為

在位好利者箴也。「利」者，財貨也。「怨」者，《說文》云「悲

也」。《荀子·大略篇》：「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

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

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

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

園。從仕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

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上者放利而行，利壅於上，民困於

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菑害並至，故民多怨之也。

《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

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儀禮·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桑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案：放縱，義亦通。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注】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正義

曰：「讓」者，禮之實，「禮」者，讓之文。先王慮民之有爭也，故制爲禮以治之。禮者，所以整壹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咸就於中和也。「爲國」者，爲猶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左襄十三年傳》：「君子

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愷傳》賈逵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已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一曰祿位，以馭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貴忠》篇引此文作「患己不立」，當是以義增成。或謂「立」與「位」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即位」，作「即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

患己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案：「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就蒞官時言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就為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皇本「己」字下有「也」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曰：「唯。」【注】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

曰：「參」者，曾子名。《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則「參」、「森」音同。其字子輿，則取三人同與義也。曾子時與門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焦氏循《雕菰樓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

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為知之次，而不可為大知。必如舜之舍

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貫，行也。」王氏念孫《疏證》：「《衡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阮氏元《聖經室集》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

爲專。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

「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子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案：「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若焦與王、阮二家之說，求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皇本「貫之」下有「哉」字。○注「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唯」即是答，故以「答」明之。《說文》：「唯，諾也。」《曲禮記》：「唯而不諾。」注：「應辭，唯恭於諾。」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欲厚葬之」、「門人不敬子路」，又《孟子》言「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惟「曾子謂門弟子」，則曾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子也。「忠恕」者，《周語》云：「中能應外，忠也。」《曾子大孝》云：「忠者，中此者也。」《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賈子·道術》：「以己量人謂之恕。」《大戴記·小辨》云：「知

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又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曾子立孝》篇：「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禮·中庸》曰：「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二文言忠恕之義最顯。蓋忠、恕理本相通，忠之爲言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誠實。《大學》：「所謂誠意，毋自欺也。」即是忠也。《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誠」，即《大學》之「誠意」。誠者實也，忠者亦實也，君子忠恕，故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故能盡人之性。非忠則無由恕，非恕亦奚稱爲忠也？《說文》訓「恕」爲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即爲仁，引申之義也。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而已矣」者，無餘之

辭。自古聖賢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行忠恕便是仁聖，故夫子言「忠恕違道不遠」也。忠恕之道即一以貫之道，故門人聞曾子此言，不復更問矣。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注】孔曰：「喻猶曉也。」正義曰：包氏慎言《溫故錄》：

《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爲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

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所視效，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該矣。焦氏循《雕菰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于小人爲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注同。《淮南·主術》《脩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也。」【注】：包曰：「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

「省，察也，察己得無然也。」案：「省，察」，常訓。《荀子·脩身篇》：「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即此章之義。○注「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齊，等也。」與包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正義曰：

《說文》云：「諫，証也。」謂以言正之也。《白虎通·諫諍》云：「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勞心博博」、「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

之事，已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嘉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即幾諫。此注言「微諫」，當即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又《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為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納善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善言，所謂「諭父母於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者，言父母志不可見，但見父母色，知其志也。「則又當恭敬」云云者，《內則》云：「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執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孝敬，思復進諫。不可遽違父母意，徑情直行，但欲遂己之諫，不計父母之恥怒也。《祭法》

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順一而諫之。」「不逆」與「不違」義同。蓋不違亦是幾諫，非不敢違父母意遂不諫也。《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為不去，即《內則》所云不說則孰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已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注】鄭曰：「方猶常也。」正義曰：皇本「不遠」上有「子」字。《詩·板》傳：「遊，行也。」此常訓。吳氏嘉賓《說》：「必有方者，亦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其所常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案：《玉藻》云：「親老，出不可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已得即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檀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注】鄭曰：「孝子在喪，哀感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

而《篇》同，當是重出。」陳氏鱣《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爲」○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

不及。」正義曰：《爾雅·釋詁》：「躬，身也。」「逮，及與也。」《釋言》：「逮，及也。」並常訓。《禮·緇衣》云：「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注】孔曰：

「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正義曰：「約」，即「曾子守約」之「約」。趙氏佑《溫故錄》：「賁盡飾，受以剝，節當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墮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爲泰則無恒，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武氏億《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以『約』爲句，『失之者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句，『鮮矣』爲句，並通。」○注「俱不」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即儉也。奢則不孫，儉則固，二者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

者，不亦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

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注「訥遲鈍也」○正義曰：《說文》云：「訥，言難也。」《廣雅·釋詁》：

「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訥」，以「訥」爲「訥」之或體。《說文》：「白，言之訥也。」「白」在口部，「訥」在言部，

字異義同。《檀弓》：「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注：

「訥訥，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引鄭注云：「言欲難。」意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

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正義曰：張栻《解》

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

孤』而已矣。」案：張解深合經旨。《易·坤·文言》曰：「君

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

公遇麥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已

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

之云：「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

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

有鄰。』皆積善彙德之效也。」此引《論語》爲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彙德」，即釋「不孤」義也。皇疏：「又一云：鄰，

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

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

是以「鄰」爲報，亦漢人舊誼，故並箸之。○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邢疏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

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疏」，遠也。

① 「同志相求」，《易·乾卦·文言》作「同氣相求」。

見《呂覽·慎行》注。邢疏云：「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吳氏嘉賓《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昵之至於密焉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延孫傳論》：「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隋書·李諤傳》：「時當官者好自矜伐。諤上疏云：『舜戒禹云：『女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言優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正本鄭說，以「數」爲數己之功勞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爲數君友之過。《漢書·項籍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責也。』《國策·秦策》注『數讓』、『責讓』，皆數其過之義。《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俞氏樾《群經平議》說同。又云：「《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

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此說於義亦順，因並著之。○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也。」是「數」、「速」音義皆相近，此注義不顯備。胡氏紹勳《拾義》申此注，謂「數者，疾諫也」，又謂：「『數』有驟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驟』爲數。《左傳》宣二年『驟諫』服注，《楚辭·悲回風》『驟諫君而不聽兮』注並云：『驟，數也。』驟諫未有不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鱣《古訓》引錢廣伯說：「速數」，乃「疏數」之訛，非是。皇本此注爲孔安國。

香山何耀章校刊

論語正義卷六

實應劉寶楠學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注】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攀也，所以拘罪人。」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子，女也。」「妻」者，以女適人與之爲妻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傳》云：「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論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

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冶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疑爲殺人，繫獄。邢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冶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紲」，唐石經作「縲」，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避諱偏旁。○注「冶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冶」爲文，故此注以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冶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萇」，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縲爲黑索者，《說文》無「縲」字。「縲」下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縲」同。凡索皆綴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汜論訓》「累紲」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箕子累。」楊倞注：「累讀爲縲。」案：「累」即

①「仁」，《大戴禮記解詁》無此字。

「繫」之省。《春秋左氏傳》：「不以繫臣繫鼓，」兩釋繫囚，「使其衆男女別而繫」，皆以「繫」爲索也。《說文》：「繼，系也。從系世聲。縹，繼或從桼。」《廣雅·釋詁》：「繼，系也。」《釋器》：「繼，繫索也。」《少儀》：「犬則執繼。」《左氏傳》：「臣負羈繼。」是「繼」亦繩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繼。孔以「繼」爲學者，《說文》：「學，係也。」《易·中孚》：「有孚學如。」馬注：「學，連也。」虞注：「學，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王曰：「南

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戮，殺也，辱也，辱也。義皆相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好評公治、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治爲劣也。以己女妻公治，

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即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注「南容」至「子容」○正義曰：

「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适」。史以南宮括、南容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容、南宮縚爲一人。《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而《家語》又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縚」與「縚」同。《論語》釋文亦云：

「縚，本又作縚。」則陸所見此注亦作「縚」。「縚」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縚」作「适」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縚』是也。」案：仲孫獲即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縚、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閱」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即南宮閱也，又名仲孫閱，又

①「聞」下，《大戴禮記解詁》有「之」字。

名南宮說，而其謚爲敬，其字爲叔，與南宮縚無涉。自鄭君誤依《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叔、南宮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著《補闕疑》曾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彊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亦謂敬叔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其女鬢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史記志疑》說略同。惟毛氏《臆言》以南宮适別爲一人，非是。南宮與《史記》不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宮即南宮縚也，敬叔即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亦誤。

子謂子賤，【注】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主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①至單

①「子」，據《新序》當作「予」。

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慮」，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宓」爲誤，則不知「慮」、「宓」俱從「宓」得聲，未爲誤也。又或作「密」，見《淮南子·泰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書之。皇疏謂子貢聞孔子評諸弟子，而不及己，故有此問。非也。惠氏

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輻輳」，疑「胡輦」皆取車爲名。案：《說文》：「璉，瑚璉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爲之。《潛夫論·讀學》云：

「胡簋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證。陳祥道《禮書》：「瑚以玉，簋以竹爲之。」祇以「瑚」字從玉，「簋」字從竹，妄爲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考胡連本瓦器，而飾以玉。孟郁修《堯廟碑》「瑚」字又作「瑚」，可知胡連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考工記》：「旅人爲簋。」馮見簋是瓦器，而《明堂位》以「四連」、「六瑚」、「八簋」爲文，則胡連亦瓦器。然《旅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簋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瑚」。若《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齊也。」程氏瑤田《九穀考》說：「黍，穗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梁。」宗廟之祭，食用

黍稷，此瑚璉爲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聞」。凌氏曙《典故彙編》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銳下。」則以瑚璉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瑚」，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也。「周曰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簠，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羞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譎高材也。」《曲禮》釋文：「口才曰佞。」下篇「惡夫佞者」，「無乃爲佞乎」，訓同。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爲仁而不佞者。當時尚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爾雅·釋言》云「禁

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屢數」至「憎惡」○正義曰：《毛詩·賓筵》傳：「屢，數也。」此常訓。「捷給」者，捷速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曾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拙者，毋取口銳者。拙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注】鄭曰：

「善其志道深。」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雕」，與《釋文》合。阮氏元《校勘記》：「依《說文》當作「凋」。凡凋琢之成文則曰彫，「雕」、「凋」皆段借字。」案：依阮說，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凋刻，以官爲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爲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稱吾，僅見此文。宋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爲「启」字之訛，「启」即「啟」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謂上「開」本「啟」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證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啟」，啟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爲名，作僞者之疏可知。楊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碑》字子脩，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未能明信斯書義。」是肅自爲附會。○注「善其志道深」○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即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注】喜與己俱行。正義

曰：「乘」，《說文》作「乘」，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浮」者，《說文》云「汜也」。《漢書·地理志》注：「浮，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塗《四書地理考》：「浮海指渤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澥，勃澥，海之別也。」《潛丘劄記》：「太史公多言渤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渤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①皆朝鮮、濊貊、句驪

①「時」下，據《漢書·地理志》脫「置」字。

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人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歸。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即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尚能知其義，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釋之，則非遯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即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其必言「乘桴」者，錢氏站《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桴」，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說文》：「桴，說也。從心從喜，喜亦聲。」今經傳通

作「喜」。皇本「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棧，小者曰桴」○正義曰：《詩·周南》疏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說文》：「桴，棟名。」別一義。「桴，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舫，桴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爲桴筏也。」《釋文》：「桴字或作箴，樊本作桴。」《釋水》李巡注：「併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桴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桴本亦作箴，又作桴，或作桴。」諸字惟「桴」是段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桴，小桴曰桴。」分桴、桴爲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惜往日》注：「編竹木曰桴。」與此注同。《方言》：「桴謂之箴，箴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箴中謂之薦。」《廣雅·釋水》：「箴，箴，濊，筏也。」《衆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舫，《韻集》作桴。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箴，北人名筏。」《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桴，秦人曰筏。」筏、「舫」、「桴」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箴，竹曰筏，小筏曰桴。」桴爲小，則筏爲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桴、筏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爲分別也。○注「喜與已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

患難，勿恤也。今見夫子使從浮海，若夫子獨許己與之俱行，故聞而喜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

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不復顧

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

古字「材」、「哉」同。【注】子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

鄭義，後則《集解》兼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

此本鄭氏。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此《集解》後說。

《說文》：「材，木挺也。」《周官·太宰》：「五曰材貢」，《史

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夫子浮海，是不

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爲實然，則以不解夫子

微言故也。微者，《爾雅·釋詁》云：「匿，微也。」微者隱

也。其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

微言，故夫子但言無所取材爲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

《爾雅·釋詁》：「戲，謔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

海，親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子疾時，託乘桴之語，季由

是喜，拒以無所取才。」繹其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段

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爲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爲但

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馮氏登府《異文考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崔瑗《張平子碑》：「往才汝諧。」邢昺《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

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

知其仁也。」【注】孔曰：「賦，兵賦。」正義曰：《史

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文》：「賦，

梁武帝云《魯論》作傳。」陳氏鱣《古訓》曰：「賦」傳同

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歷言仲

由、冉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爲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

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

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

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

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

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注

「賦兵賦」○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襲。《說

文》：「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發斂

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胡氏渭《禹貢錙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鄭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正義曰：武伯更問求，赤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月。「宰」者，《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臧、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考《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

「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爲三里矣。就鄭君殘注繹之，千室之邑謂公邑。凌氏曙《四書典故叢》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臺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太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勛《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

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鄆」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是「同」方百里之義也。「廣輪」，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

法言之。①○注「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正義曰：注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采邑，不爲公邑，與鄭氏異。則似冉有祇能仕於私家，於義未能備也。皇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方五里，小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正義曰：《說文》：「束，縛也。」《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

①「廣輪」至「言之」，孫校：「此說輪爲車輪，大誤。」

「帶」，繫縵於要，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釋名·釋衣服》：「帶，帶也，著于衣如物之繫帶也。」漢《孫根碑》：「束鞶立朝」，本此文，當爲《齊》、《古》之異。鞶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帶，有革帶。革帶以繫佩韞，而後加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許於鞶曰大帶也。」戴氏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即立於朝也。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舉一以賅耳。凌氏曙《四書典故覈》：「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于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舉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謂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①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

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凌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亦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亦能爲上擯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注「赤弟」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

①「告」下，據《儀禮·聘禮》脫「出」字。

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即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爲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有大智之德，己不敢視比之也。《釋文》：「聞，本或作問字，非。」「知十」、「知二」，皆段數多寡以明優劣也。《說文》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君子之爲學也，原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回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聞一但能知二。二者，一之比，言己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

注「愈猶勝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

雅·釋言》：「愈，賢也。」「勝」義近。○注「既然」至「貢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顧歡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尅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予晝寢。【注】孔曰：「宰予，弟子宰我。」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注】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朽，鏹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於予與何誅？【注】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正義曰：江氏聲《論語》：「《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晝。凡人雞鳴而

起，宰我日出後尚寢寐未起，故責之。」鄭注云：「寢，臥息也。」案：《說文》：「寢，臥也。」其字從宀，故所臥室亦名之。《釋名·釋宮室》：「寢，寢也，所寢息也。」是也。晝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晝居內，若晝居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內且不可，矧晝寢耶？韓、李《筆解》謂「晝」，舊文作「晝」字，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義《資暇錄》：「晝，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為「晝」字，言其繪畫寢室。」周密《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晝」字。侯白，隋人。」二讀與舊文合。李氏聯琇《好雲樓集》：「《漢書·揚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晝』，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晝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梲，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梲，斲之，大夫斲之，士斲之。」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斲堊，大夫倉，士黼。」《周官·守桃》云：「其桃，則守桃斲堊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飾。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棊，諸侯斲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又《爾雅·釋宮》：「牆謂之堊。」統廟寢言之。《周官·掌蜃》云：「其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斲堊

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圻人以時塤館宮室。」亦當謂加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懼。意宰予晝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朽」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雕」、皇本、唐宋石經並作「彫」，《釋文》：「糞，或作真。」《說文》此篆作「糞」，云「棄除也，從艸，推半糞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糞。此經「糞土」，猶言穢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朽」。「牆」者，《說文》作「牆」，云「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朽」，皇本、《釋文》本並作「圻」。《說文》有「朽」無「圻」，「圻」乃「朽」之俗。《玉篇》作「圻」，隸體小變。宋石經作「朽」，此形近之訛。「於予與何誅」，《釋文》云：「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與，猶也也。」「於予與改是」同。○注「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宰我已見《八佾》篇，此稱宰予，予為其名。

① 「義」，當作「又」。
② 「糞」，據《說文》當作「棄」。

《爾雅·釋詁》：「予，我也。」皇本此注爲包氏。○注「朽腐」至「鏝也」○正義曰：《說文》：「朽，腐也。朽，朽或從木。」腐，爛也。「剝，剝也。」瑀，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段借字。「刻畫」，猶刻劃。《說文》：「刻，鏤也。」劃，錐刀畫曰劃「是也。」「朽鏝」者，《爾雅·釋宮》：「鏝謂之朽。」李巡曰：「鏝一名朽，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言用泥以鏝也。」《說文·木部》：「朽，所以塗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樸。從木亏聲。」「樸，朽也。從木曼聲。」《金部》：「鏝，鐵朽也。從金曼聲。」段氏玉裁《木部注》：「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人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朽，曰：「欲爲智伯報讎。」」朽謂塗廁之朽，今本皆作「扞」，侯旰切，繆甚。刃其朽，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案：朽、樸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朽人。《左傳》稱「圻人以時」是也。《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雜畫之也。○注「誅責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救》：「掌萬民之袞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責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注】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畫寢。」正義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說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是取人之術，當以言察其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曰：「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即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皇、邢疏連上爲一章，與總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畫寢」○正義曰：《論衡·問孔》篇說亦與此同。愚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爲此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枻。」【注】包曰：「申枻，魯人。」子曰：「枻也慾，焉得剛？」【注】孔曰：「慾，多情慾。」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撓。」案：《說文》：「剛，彊斷也。」《皋陶謨》：「剛而塞，彊而毅。」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凌氏鳴喈《解義》：「剛為天德，故近仁。慾，坤象，陰也。損之，室慾也。損初益上，艮以止之。慾者，勝人為彊，有似乎剛，故或以為疑。」○注「申枻魯人」○正義曰：「枻」，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或作「儻」。漢《王政碑》：「棄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俟我乎堂兮。」鄭箋：「棠，當為枻。」①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枻、申黨為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枻魯伯。真宗祥符二年，封枻文登侯，黨淄川侯，俱列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聰奏，存枻去黨，而祀典始正。

《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枻、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枻。」《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枻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為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為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為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亦以「儻」為訛，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枻，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枻，蓋孔子弟子申續。」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枻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繚」，《困學紀聞》引《家語》作「申續」，今本《家語》作「申續，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廣、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弨《釋文考證》略同。梁氏《人表考》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繚」通，「繚」、「續」兩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為得

① 「棠」，據鄭箋當作「堂」。

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繆字周」下云：①「《家語》無公伯繆，而有申子周。」②又於「申棠字周」下云：③「《家語》有申繆，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繆字周」下云：④「《家語》有申繆字周。」⑤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繆」，蓋《家語》無公伯繆及申堂。王肅偽造申繆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繆二人，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為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繆」，乃「繆」字形近之譌。王伯厚所見本作「繆」，今本作「繆」，此又「繆」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繆。」此「繆」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根，鄭玄云：「申根，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根不疑，以「根」、「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根為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蒼頡碑》作「字子繆」，此又因名繆而妄為之。王肅以申繆、申堂、公伯繆為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根、申堂為非一人也。至包以根為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壁殘畫象有魯根。○注「慾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欲根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含氣有欲

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即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為性情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⑥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子曰：

「賜也，非爾所及也。」【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即子貢此言之旨。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 ①「字」下，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脫「子」字。
- ②「申」下，據《史記索隱》脫「繆」字。
- ③「棠」，據《史記索隱》當作「黨」。
- ④「字」下，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脫「子」字。
- ⑤「字」，據《史記正義》當作「子」。
- ⑥「存」，據《孟子·盡心下》當作「養」。

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襄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臨下之象。下篇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加」同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爲「譜」，云：「『譜』下曰『加也』，『誣』下曰『加也』，此言『語相譜加也』。」知「譜」、「誣」、「加」三字同義。誣人曰譜，亦曰加。《論語》曰云云。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劉知幾《史通》曰：「承其誣妄，

重以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曰：「《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過忠恕，故以爲非爾所及。若夫橫逆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況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僞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

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寢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爲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群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庵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

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即《易》義略徵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彖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恒·彖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彖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彖》同，則「天命」即天道也。又《乾·彖傳》、《蠱·彖傳》、《剝·彖傳》、《復·彖傳》所言「天行」，亦即天道，是並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案：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

之誼。包氏汝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剛柔濟則曰中。中者，天地之交也。天地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以靜翕，一闢一翕，氤氲相成。交氣流行，於是有寒暑、風雨、晦明。人秉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有啼，有舞蹈奮張。人之生也，莫此爲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在於中，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肖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即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即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善，惟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許言「性」爲陽氣者，對「情」爲陰氣言之。《繫辭》以「善」爲「繼之」，「性」爲「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謂資質有高下也。又注「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爲七政也。變動若

飛伏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眭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爲說。又《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①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父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

①「禍」，原作「福」，據《經解續編》本改。

《發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云：「聖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案：以「與」爲「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援以爲訓。李賢《後漢書·外戚傳》注云：①《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②謂孔子之言性，③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爲安國真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眭弘等傳贊》《外戚傳》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畫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爲學也，⑤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爲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即鄭君「人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利新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爲「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

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爲「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即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不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爲天命，以「天道」爲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 ①「李賢」，《後漢書》，據注文當作「顏師古」、「漢書」。
- ②「誤」下，據《漢書》注脫「讀」字。
- ③「性」，據《漢書》注爲衍文。
- ④「章懷」，據上文當作「師古」。
- ⑤「爲學」，《孟子·盡心上》作「志於道」。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注】孔

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注「前所」至「行也」○正義曰：「有聞」，文章之道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別有所聞，致前所聞不能並行。《荀子·哀公篇》：「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即是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慎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瞽瞍。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爲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尚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此說與孔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注】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子

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注】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注「孔文」至「謚也」○正義曰：《世本》云：「孔達生得聞叔穀，穀生成叔烝，烝生頃叔，頃叔起，起生圉。」圉即孔叔圉，亦稱仲叔圉。邢疏引《謚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謚也。春秋時，謚法雖失實，然猶不

輕謚「文」。故子貢問孔文子之謚，而夫子於公叔文子之謚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謚「文」，當慎之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正義曰：俞氏樾《平議》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案：俞說即此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

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義曰：

「君子」者，卿大夫之稱。子產德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修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集注》所云「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韋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謚也。錢氏大昕《後漢書考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案：《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攸家喬人，

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兼存二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注】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據鄭說，則「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舊，則民不偷」，故稱平仲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謚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晏者，地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即其地也。《謚法解》「治而無咎」，「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謚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

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注】包曰：「節者，栢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

【注】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蓍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櫝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人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即當歸諸周室，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龜」是也。乃文仲則儼爲己有，且以此龜本藏天子廟中，故亦以天子廟飾居之。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諂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不知。

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又云：

「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為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辨致確。其據《家語》以文仲世為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以伯禽所受封之繁弱為蔡別名，又名僕句，皆謬妄不足辨，故略之。「節」與「格」同。陳氏鱣《古訓》、《藝文類聚》引作「案」，「案」、「格」一字。案《爾雅·釋宮》：「桷謂之案。」《釋文》：「案，音節。」孫炎本作「節」，是「案」、「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梲，本又作椶。」○注「臧文」至「僭也」○正義曰：臧文仲即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為名焉。」與包略同。《左昭五年傳》：「吳驟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岨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元龜為蔡。」是蔡長尺二寸也。

《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為蔡，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龜為尺二寸也。但包既以蔡為長尺二寸，則是天子守龜，不當云「國君之守龜」，此稍誤矣。《淮南·說山訓》：「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誘注與包、鄭同。《漢·食貨志》如氏注以「蔡」為蔡國，薛瓚以「蔡」為龜名，不取蔡國之說，為顏監所糾正。《路史·國名紀》言：「蕲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王氏壘《四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俞氏樾《平議》：「包氏此解亦臆說。竊疑『蔡』當讀為『𪔐』。《說文》：『𪔐，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𪔐。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即名之曰𪔐。蓋楚語也。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𪔐』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厄言》謂「蔡，蔡叔之蔡，即『𪔐三苗』之『𪔐』」。然則以「蔡」為「𪔐」，猶以「蔡」為「𪔐」矣。案：俞此說甚可據，因並箸之。○注「節者」至「奢侈」○正義曰：鄭亦有此注，與包同。「節為桷」者，本《爾雅》文。《說文》云：「格，構櫨也。」構櫨，柱上桷也。桷，屋構櫨也。「桷，屋桷上標也。」鄭注《明堂位》云：「山節，刻構櫨為山也。」《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桷，一名格。山東、河

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栝。《廣雅·釋宮》：「構謂之枅。栝謂之竿。」合諸訓觀之，栝也，枅也，構櫨也，栝也，竿也，六名實一物。王延壽《靈光殿賦》：「芝栝攢羅以戢香。」張載注云：「芝栝，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此即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有枅，有曲枅。枅則窳也，曲枅則欒也。曲枅加於柱，枅加於曲枅，栝又加於枅，以次而小，故名之栝。」薛注《西京賦》曰：「栝，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栝，方小木爲之。栝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栝與枅非一物。《釋宮》云：「栝謂之栝。」合二事渾言之，許則析言之。案：《說文》以「栝」爲枅標。標者，枅上端也。栝與枅正是一物，而段云「非一物」，誤矣。《爾雅》：「闕謂之栝。」郭注：「柱上櫨也，亦名枅，又曰栝。」《說文》：「闕，門構櫨也。」徐鍇《繫傳》：「斗上承棟者，橫之似筭也。柱端交牯之處，置方木焉，使相接合，故謂之栝。」案：闕字從門從弁，弁象其形，從門則爲門上之枅，與柱端之枅同，故其訓亦不異。郝氏懿行《義疏》謂「窳栝一物兩名，窳言其標，栝言其末」，亦未是也。鄭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柱頭者，節也。斗拱者，山之形。」鄭據目見言之，非謂刻山形於節上也。「栝爲梁上櫨」者，《爾

雅》云：「采廂謂之梁，其上櫨謂之櫨。」是櫨在梁上。郭注以爲侏儒，鄭注《明堂位》亦云「畫侏儒柱爲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故《禮器》注云：「藻栝，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釋名》：「櫨，梁上短柱也。」《儒》上當補「侏」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爲朱儒。」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爲人也。《玉篇》：「栝，栝也。」以栝爲窳，殊誤。徐鍇《說文繫傳》以窳爲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牯之木爲栝，亦與舊訓不合。「藻」者，水草。《爾雅·釋草》：「蓍，牛藻。」「藻」與「藻」同。包以「山節藻栝」爲奢侈，不言僭者，以奢侈則僭可知。鄭此注又云：「山節藻栝，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棁，諸侯斲而櫨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栝，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者，考「士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尚書大傳》，皆是言櫨飾。鄭以櫨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栝，是於密石之外，又加此山藻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節、藻栝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注】孔曰：「令尹

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三已」者，《詩·墓門》箋：「已，去也。」《南山有臺》箋：「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爲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蔣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案：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

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案：《楚語》：「觀射父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潛夫論·遏利》篇：「楚鬬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若《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皆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之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楚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八年。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爲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

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二文皆讀「知」爲「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注「姓鬬名穀字於菟」○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于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邲，淫于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說文》：「穀，乳也。從子穀聲。」《漢書·敘傳上》：「楚人謂乳穀。」如氏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廣雅·釋詁》：「穀，生也。」曹憲《音》曰：「穀，春秋之穀，烏菟。」《釋言》：「穀，乳也。」穀「穀」一字。《左傳》作「穀」，或係段借。《論語》釋文：「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楊倞注：「孺子曰穀。」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崔注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爲虎，此反切之權輿。曹憲作「烏菟」，《漢書·敘傳》作「於櫟」，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狝，黃牛虎文。讀若涂。」菟，狝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狝。《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如王

此說，子文爲字，亦是名字相應矣。《敘傳》云：「故名穀於菟，①字子文。」此注以「穀」爲名，「於菟」爲字，而不言子文之爲名爲字，作僞者之疏可知。「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注】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爲氏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弑」者，《說文》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讖》曰：「弑者，伺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弑，本又作殺。」《說

①「穀」，據《漢書》當作「穀」。

文：「殺，戮也。」段氏玉裁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弑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弑，或言殺。」案：此則「弑」「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弑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寅，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是崔子弑君之事也。《論語》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論衡·別通篇》：「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慎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止也。崔杼弑君，而《魯論》書「高子」者，責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間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溪雜著》曰：「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弑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

「高子」而誤。」案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譏，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須無，文者謚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清」者，《說文》云：「激水之貌。」下篇「身中清」，馬融曰：「清，純潔也。」皇疏引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遽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棄」作「弃」，即古「棄」字。「違之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匹馬。陳氏鱣《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廐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

①「數馬以對」，據《禮記·曲禮下》當作「以車數對」。

學「畜馬乘」，謂土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閻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

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正義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慎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後晉襄公果卒。杜預注以爲三思而後行，此可證也。《說文》：「再，一舉而二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字也。「忠而有賢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也。「舉事寡過，不

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即可矣。《左襄二十五年傳》：「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吳志·諸葛恪傳》注引《志林》曰：「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爲賢，與鄭注意合。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注】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樊氏廷枚《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間如請改祀命，^①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發

①「祀」，《左傳》僖公三十一年作「祀」。

微云：「《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興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廩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為蓋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閭君之側，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注「衛大夫甯俞」○正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甯俞來聘。」傳作「甯武子」，是武子即甯俞。程公說《春秋分紀》：「甯武子，莊子速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杜注：「晉邑，汲郡修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即古甯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本為衛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甯也。說本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注】孔子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

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夫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世家》此文述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為一文兩敘。閻氏若璩《釋地續》以孔子此歎，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為錯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

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狴，狴犬也。」狴犬雄猛善發，故人之矯恣自張大者，亦謂之狂。《孟子》：「萬章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也。」趙注：「嚆嚆，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揜覆其言，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弟子居魯，所學已就，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言》：「裁，節也。」張栻《論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揜，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案：《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爲之也。弟子受業，即受孔子所修之業。當時洙泗之間，必有講肄之所，不皆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思之也。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誤

解《世家》之文，以「歸」爲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貢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即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之爲人與狷近，與狂簡絕遠。沈君說未爲是也。「不知所以裁之」，謂弟子學已成章，嫌己淺薄，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謙幸之辭。其弟子之當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至「遂歸」○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濤《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諸弟子所爲乎？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遂歸」者，終言之。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

①「子罕」，據下注文當爲「述而」。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

竹，國名。」正義曰：《爾雅·釋詁》：「念，思也。」「希，罕

也。」並常訓。《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

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

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

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

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齡《四

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

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

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張文釐曰：『《魏

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于景伯，景

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曾

勸劉勔殺王廣之，及勔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賞，

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

「惡」字，並解作「怨」字。」案：毛說與皇疏合。惟「怨」字當

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

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

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

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案：《集注》亦是。《曾子

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即

此義。○注「伯夷」至「國名」○正義曰：伯、叔，少長之字。

夷、齊，其名也。皇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

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

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合。案：

《謚法解》「夷」、「齊」並爲謚，然古人無以字居謚上者。《困

學紀聞》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爲之節惠哉？蓋如

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

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觚竹列

於「四荒」，郭注：「觚竹在北。」「觚」與「孤」同。《漢·地理

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

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

諸其鄰而與之。」【注】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

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正

義曰：「乞醢」者，乞猶求也。《左傳廿六年經》：「公子遂如

楚乞師。」杜注：「乞，不保得之辭。」《說文》：「醢，酸也。作

醢以醬以酒。從醬，酒並省。」「醢」與「齏」同。《儀禮·聘

禮》注以醢穀爲陽，醢肉爲陰。醢連穀言，是其以醢爲之。

《說文》：「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酢」即「醋」字。《禮

記·內則》：「和用醢。」《釋文》：「醢，酢也。」《周官·疾

醫》：「五味，醢、酒、飴蜜、薑、鹽之屬。」注云：「醢則酸

也。」古酸用梅，疑即加之於醢，故醢味酸。《士昏》：《公食

大夫》所云「醢醬」，據注云「以醢和醬」，則是加醢於醬也。

醬不必皆加以醢，故有芥醬、卵醬、醢醬、醢醬之別。《廣

雅·釋器》：「醢，醋也。」「醢」與「醢」同。《論語·釋文

》：「醢，亦作醢。」《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

名·釋飲食》以醢多汁者爲醢，醢，瀋也。惠氏士奇《禮說》

遂以醢、醬爲一物，又謂古無醋，其說並誤。乞諸其鄰而與

之不爲直者，乞諸其鄰，而冒爲己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爲微

生，而不知爲鄰，所以不得爲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

之，此亦厚德，無所可譏矣。○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晦。」師古

曰：「即微生高、微生畝也。」《燕策》蘇代曰：「信如尾生

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

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

南·汜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魯

磴磴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爲直也。「尾」與「微」通。《書·堯

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注】孔曰：「足恭，使僻貌。左丘明，

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正義曰：

《釋文》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案：陸所見無

「子曰」，與上章合爲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爲

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藏之微

也。」《說文》：「匿，亡也。」亡，若「亡命」之「亡」，謂隱藏也。

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

聖人，即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

○正義曰：邢疏云：「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

爲恭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

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曾子修身》篇：

「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

①「疾醫」下，據《周禮注疏》脫「注」字。

②「注」，據《周禮注疏》當作「疏」。

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于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即巧言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孔注言「足恭，便僻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籛籛，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案：臧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王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又《日者列傳》：「嫫趨而言。」《索隱》曰：「嫫趨，猶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謂便辟也。」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皆讀「足」如字。皇疏引繆協

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爲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侯國群臣秩差降，太史當止以士爲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注】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注】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正義曰：「季路」即子路。季者，少長之稱。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侍」者，《說文》云：「侍，承也。」《釋名·釋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曷，盍也。」郭注：「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詳略。「各」者，《說文》云：「各，異詞也。」夫子欲規二子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逮之辭。《爾雅·釋詁》：「願，思也。」「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裘」即「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襲之。衣裳猶衣裳。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裳』，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裳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

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裳，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裳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邕傳》同。言己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說文》：「共，同也。」又「兩，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敝，帔也。一曰敗衣。」今經傳訓敗之字，皆作「敝」，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弊」，乃通用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者，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即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若無」、「若虛」，即「無伐」、「無施」之意。「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言「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今所不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注】孔曰：「懷，歸也。」正義曰：「老者」，年五十以上之通稱。《爾雅·釋詁》：「老，壽也。」「少者」，《禮記·少儀目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韓詩外傳》：「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

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竊謂子路重倫輕利，不失任卹之道，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

《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己所獨知之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藏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即是自欺，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歎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

慎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責也」○正義曰：「訟」訓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責也。」「責」即「責」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凌氏曙《典故》：「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秉德之士存焉。」即此「必有忠信」之意。案：忠信者，質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質，必濟之以學，斯可祛其所蔽而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即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即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衛說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下句，其義較衛爲順，當並箸之。

香山何耀章校刊

論語正義卷七

竇應劉竇楠學

雍也第六

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雍也》爲第三篇。此僞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注「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正義曰：《周官·擇人》注：「面，猶鄉也。」人君嚮明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言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兼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爲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

也。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即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自能成物，而得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若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而後學爲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舉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即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或僅爲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即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

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爲卿大夫，不兼天子、諸侯，證引雖博，未免淺測聖言。《文選·思玄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彼自爲文，不足證此。

仲弓問子桑伯子。【注】王曰：「伯子，書傳

無見焉。」子曰：「可也簡。」【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正義曰：鄭注云：「子桑，秦大夫。」以公孫枝字子桑，故爲秦大夫。然《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木》篇「孔子問子桑」云云。「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雩，音戶，本又作雩，①音于。李云：『桑姓，雩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雩，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爲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並舉，「雩」、「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

《楚辭》注謂桑扈爲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爲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羊子」之例。《楚辭》云：「桑扈羸行。」王逸注：「去衣裸程，効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仲弓曰：『大簡。』此即孔子所指爲簡之事。當時隱者多是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不敬也。居敬即大舜之共己，行簡臨民即大舜之無爲而治。此足見仲弓成己成物之學與隱士有異。《說苑》所謂「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直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

①「雩」，據《釋文》當作「雩」。下「雩」字同。

夫子所以深許之。」此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別。邢疏則聯上爲一章。《說苑》云「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云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爲「可使南面」之證，足知當日弟子類記，不爲無意。○注「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王未考《莊子》、《楚辭》、《說苑》，又不從鄭，故云「未見」。○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曰」。以「可」爲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正義曰：《爾雅·釋詁》：「簡，大也。」寬大之治，有似疏略。《毛詩·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煩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寬」爲不足觀。又言「寬則得衆」，是亦尚行簡之意。是故居敬則有威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順帝則，又且用得其賢，衆職咸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至怠惰，或更放誕無禮。斯臨民亦必綱紀廢弛，而不可爲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注】凡人任情，喜怒達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

移也。怒當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正義曰：《說文》：「貳，吉而免凶也。從夭從𠂔。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言不能免凶也。「短命」者，言顏子受命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嘗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鍇《尚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永《鄉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

①「二而」，據《家語》原文當作「一早」。

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間，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齡《稽求篇》、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鍇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夭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顗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真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亦以顏子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問」下有「曰」字。《釋

文》云：「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俞氏樾《群經平議》謂：「既云『亡』，又云『未聞好學』，於辭複。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當據《釋文》或本訂正。」○注「凡人」至「復行」○正義曰：喜怒者，七情之發。凡人任情，多致違理不中節也。但喜雖違理，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喜雖違理，不失爲君子。若怒，則不宜違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注：「易，遷怒也。」蓋喜怒當其理謂之類，類者比也。若遷怒，則不依其類而違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善養其氣而幾於中和也。「遷，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即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羸縮陵歷之異，水旱沴鬱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遠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益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亦能體復，故夫子《易傳》獨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

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注】包

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

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子曰：「赤

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

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爲宰，不必同在

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冉

子」，據鄭注即冉有。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說文》：

「粟，嘉穀實也。」粟本禾米之名，諸穀亦得稱之。「請粟」，

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藏粟與其母也。言

「粟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爲一釜一庾矣。

「適齊」者，《爾雅·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

者，《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周

官·鄉師》職：「賙萬民之艱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

急」之「周」。「明周」、「賙」同也。李賢《後漢書·王丹傳》

注：「周急，謂周濟困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

曰：鄭此注與馬同。《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

公西是兩字氏。鄭《目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釜」爲「鬴」或字，見《說文》。《考工記》：「栗氏爲量。量

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左昭三年

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

登于釜。」鄭注《栗氏》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

鬴，鬴六斗四升也。」依《左氏》文爲說。○注「十六斗曰庾」

○正義曰：《說文》：「斛，量也。」「庾」即「斛」字段借。《考

工記·陶人》：「庾實二鬴，厚半寸，脣寸。」注：「豆實三而

成鬴，則鬴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戴

氏震《補注》：「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鬴。」庾與「鬴」

音聲相通，傳注往往譌混。《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

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馬氏宗

璉《左傳補注》引戴說，又云：「案：「庾」、「鬴」譌混者，《聘

禮記》云：「十六斗曰鬴。」鄭注：「今文「鬴」或爲「逾」。」

康成但謂其音同「庾」，非謂「鬴」即「庾」也。《論語》包注直

云「十六斗曰庾」，始混「鬴」爲「庾」矣。元凱注《左傳》混

「庾」爲「鬴」，正義反援《儀禮》正之，且以「庾」爲瓦器，非量

器，尤爲臆說。」今案：《左昭二十年傳》：「粟五千庾。」賈逵注：「十六斗爲庾。」此元凱所本。《魯語》「缶米」，韋昭解云：「缶，庾也。」亦誤以爲瓦器。又引《聘禮》曰：「十六斗曰庾。」此用《儀禮》今文，以「庾」與「逾」同，故直引《聘禮》作「庾」。《小爾雅·廣量》云：「二釜有半謂之庾。」其誤與包咸同。《藝文類聚》八十五引鄭此注云：「六斛四升曰庾。」①文有譌錯，當據《考工》注文正之。又《廣雅·釋器》云：「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斛。」釜爲六斗四升，則釜十曰鍾，當得六斛四斗。鍾十曰斛，當得六十四斛。此說斛數太多，未知所本。○注「十六斛曰秉」○正義曰：《聘禮記》：「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鄭注：「秉，十六斛。」王氏念孫《廣雅疏證》：「秉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大者也。」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注】孔曰：「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注「弟子」至「邑宰」○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

「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司馬貞《索隱》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金氏鶚《禮說》：「依

《家語》，則夫子仕魯時，子思方十七八歲，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譌。」鄭此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司空，司寇。五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意中兼有司空，與鄭義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邱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韋之說，未可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斗」者，孔以意言之。胡氏紹勳《拾義》：「案：

①「藝文」至「曰庾」，孫校：「《類聚》八十五無引鄭注之文，惠、宋輯本并無，此疑誤。」

《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群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有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江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寇，即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

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斛。」案：胡說近理，因並箸之。云「辭，辭讓不受」者，《說文》：「辭，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正義曰：鄭注云：「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粟，故注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爲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鄭以「毋」字絕句。武氏億《經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爲不，連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遜。○注「五家」至「爲黨」○正義曰：《說文》：「隄，國離邑，民所居也。」①「國離邑」者，言鄉爲國所附麗之邑也。《釋名·釋州國》：

①「居」，據《說文》當作「封鄉」。

「鄉，向也。衆所向也。」《玉篇》：「邨，《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爲邨，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尚黑」，訓「不鮮」，則段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案：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注】犁，雜文。騂，赤也。

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犁，或音梨，謂耕牛也。」《釋文》：「犁，又力兮反，耕犁之牛。」此六朝經師解誼之最可據者。《說文》：「騂，耕也。」耕，雜也。「互相訓。「犁」即「騂」省。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名字都是相配。惠氏士奇《禮說》：「犁牛爲耕牛，犁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

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云：「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夫既非禮矣，山川豈得享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吠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執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謹

案：《駢枝》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為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為一矣。』從之。」考佟之議，謂此「山川」為山林川澤群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瀆，其祀尊，故各用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尚用之。《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尚白，周駢剛。」駢本周所尚，故此山川得用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數之。《駢枝》謂望祀南方山川用騂，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祭同。此騂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尚。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駢枝》為然也。若然，山川用騂。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龍」，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殃咎之祭，非正祭。《說文》：「市居曰舍。」捨，擇也。誼別。今經典多段「舍」為「捨」。○注「犂雜」至「之美」○正義曰：云「犂，雜文」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犂

與騂對舉。犂者，黃黑相間之名也。《魏策》：「騂，牛之黃也，似虎。」騂與「犂」通。「犂」之為「騂」，猶「黎」之為「驪」。《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青驪」。《東山經》：「鱸鱸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犂牛即驪牛矣。《廣韻》：「鰲，黑而黃也。」「鰲」亦與「犂」通。然則犂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也。《淮南·說林》篇：「髡屯犂牛，既科以楫，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犂」相對為文。《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則犂為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犂，牛不純色」，引《論語》云云。據此，則「雜文」之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純者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篇：「或問：犂牛之糲與玄騂之糲，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刳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此亦以犂牛為雜文，與《淮南》同。其實，《論語》「犂牛」即是耕牛。《東山經》借「犂」

① 「祭祀志」，據《南齊書》當作「禮志」。

爲「驪」，與此「犂牛」字同實異，不得援以爲證。且駢角之牛，既已可用，何必追溯所生，而以雜文爲嫌，致有勿用之疑？若以雜文喻仲弓父行惡，無論此說全不可信，且即有之，而稱子之美，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能出諸口乎？然則以「犂牛」爲耕牛，以耕牛爲喻微賤，其說信不可易。云「駢，赤也」者，《郊特牲》云：「牲用駢，尚赤也。」《明堂位》：「周駢剛。」注：「駢，赤色。」《草人》職云：「駢剛用牛。」注：「故書『駢』爲『犂』，杜子春『犂』讀爲『駢』，謂地色赤。」案：《說文》：「埴，赤剛土也。从土，鮮省聲。」此即《草人》「駢剛」之義。「埴」，正字，段「駢」字爲之。與《明堂位》「駢剛」，「駢」爲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駢」，徐鉉新附字作「駢」，云：「从馬，鮮省聲。」云「角者，角周正，中犧性」者，《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釋名·釋形體》：「角者，生於額角也。」何休《公羊傳》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藟，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藟》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藟，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角爲周正。如《春秋》「饌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曰觶」，則不正矣。」此言角雖合

度，然稍有偏損，亦爲不合用也。《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意。」古或以「義」爲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駢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據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即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者，此魏、晉人誤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賤者，微賤之稱。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弟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爲王肅所亂，不足取證。《論衡·自紀》篇：「母犂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鉉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以伯牛爲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寢疾，豈爲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道，其仁

無所施於人，然其心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日月至」者，謂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皆至仁，非謂日一至也。積日成月，故曰「日月至」。○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言「日月至」，則非終日終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為一時，過三月竟則移時。皇疏云：「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為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勗群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

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

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賜也達，【注】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

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求也藝，【注】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

政乎何有？」正義曰：「從政」，謂從事於政。或據《左

傳》「晉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為執政，非也。魯人使使

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

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樂正子為政，疑其強、有知慮、多聞識。強即是果，有知慮即是達，多聞識即是藝。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

○注「果謂果敢決斷」○正義曰：《爾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慄」，孫炎曰：「慄，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慄，慄也。」「慄」與「敢」同。子路好勇，故遇事明決，為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常訓。「物」猶事也。○注「藝謂多才藝」○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同，孔所襲也。「藝」本作「執」，見《說文》。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人之才能，由六藝出，故「執」即訓才能。冉求自任，以為小國三年，可使足民，其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注】孔曰：「費，

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篇》：「邾，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鄆」。」○注「費季」至「用之」○正

義曰：《左傳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費爲季氏邑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彥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枋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邑宰數畔」，謂南蒯、公山弗擾之類。如注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政觀之，此爲康子無疑。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注】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今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注】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陸氏《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阮氏元《校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注「不欲」至「召我」○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即指此辭費宰言。《家語·執轡》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夫子」，與《論語》顯背，此可知其僞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

季氏，即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閔子祇以費本嚴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居喪未終，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援「要經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今不復召我」，說即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粟」之「辭」同，辭，不受也。亦通。○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瑯邪郡朱虛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指之汶，未知確在何處。《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昶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嬴、博，當今寧陽、東平間，則意汶上亦在嬴、博。說頗近理。閔氏若璩《釋地》引曾彥和曰：「出萊蕪縣原山人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

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木爲交窗也。從片戶，甫。」①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段氏玉裁注：「交窗者，以木橫直爲之，即今之窗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牖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出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士虞禮》「祝啟牖鄉」，鄭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牖屬。」是南牖亦名向。《士喪禮》「寢，東首於墉下」，《喪大記》作「北墉下」，今本「墉」皆譌「牖」，非也。」今案：《士虞禮》注：「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窗扇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爲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開。《士虞禮》、《明堂位》所云「啟鄉」、「達鄉」，即《豳詩》之「塞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士昏禮》「御枉于奧，媵枉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塞者，蔽也。不是北牆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寢，東首于北墉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墉下。或爲「北牖下」。」《釋文》：「庸，本

又作墉。」則經文必本作「庸」，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爲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嚮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己」，與鄭注違異。非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觀旭《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扉，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扉」，②舊解云「扉是屋簷也」，不爲門。「扉」、「扉」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徹去其扉，爲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然則西北隅無扉，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墉下，即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人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墉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就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

①「甫」下，據《說文》脫「聲」字。

②「甸人」下，據《喪大記》脫「取」字。

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扞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莽，僞辭以疾。而惟恐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人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龔勝遷牖下是東首，與平時寢處無異，何言自居以死？毛說誤也。又案：以《龔勝傳》觀之，伯牛遷牖下，亦當是東首。

○注「伯牛」至「手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弟子傳》又云「伯牛有惡疾」，此包所本。《淮南子·精神訓》：「伯牛爲厲。」《說文》：「癘，惡疾也。」厲「即「癘」省。毛氏奇齡《賸言》：「古以惡疾爲癘。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癘也。故《韓詩》解《采芣》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愚癘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苢」。正指是也。」曰：「亡之，」【注】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蔑之，命矣夫」，

《新序·節士》篇「末之，命矣夫」，本此文。「亡」、「蔑」、「末」皆訓無。「末」、「蔑」又聲轉。《史記·弟子傳》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當是《古論》如此。

《白虎通·情性》篇：①「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又言：「命有三科。有遭命以遇暴。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下云：

「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歎，蓋傷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天病，與哭顏淵同意。○注「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正義曰：注以疾甚知其將死，故曰「喪之」。吳氏英

《經句說》讀「亡」爲「無」，云：「《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案：吳說亦通。《新序》言關龍逢諫桀，因囚拘之，君子引此文惜之，亦謂無其理也。顏師古《楚元王傳》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此義非是。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①「情性」，據《白虎通》當作「壽命」。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注】孔曰：「簞，筍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正義曰：《說文》云：「陋，阨陝也。」「陝」與「狹」同。顏子家貧，所居陋陝，故曰「陋巷」。《說文》：「阨，里中道。從阨從共。皆在邑中所共也。巷，篆文從𠂔省。《廣雅·釋詁》：「術，阨也。」「釋室」：「術，道也。」又云：「閭謂之術。」「術」爲「阨」之變體，「巷」則從篆文「巷」省。古人稱巷有二義：里中道謂之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廣雅》兼列二訓。顏子陋巷，即《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解者以爲街巷之巷，非也。此王氏念孫說，見《經義述聞》。《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闕里東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簞」至「所樂」○正義曰：鄭注云：「簞，筍也。」此偽孔所本。《說文》：「簞，筍也。《漢律令》：「簞，小筐也。」「筍，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簞、筍以竹爲之。亦有用葦者。《士喪禮》「櫛於簞」，注：「簞，葦筍是也。」「筍」兼大小，「簞」則止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爲小筐也。《說文·匚部》：「匡，飯器，筍也。」筍者，籍之一名，容五升，則

此小筐亦容五升矣。《廣雅·釋器》：「筍、匱、匱、筍也。」「簞、簾、籃、筐也。」「匱」與「簞」同。《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筍問人者。」鄭注：「簞筍，盛飯食者。匱曰簞，方曰筍。」對文「簞」、「筍」別，散文通稱。皇本「簞筍也」下有「瓢瓠也」三字。案：云「瓢瓠」者，謂瓠爲瓢也。《衆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瓢、瓠，勺也。」「《士昏禮》：「實四爵合盃。」鄭注：「合盃，破匏也。」「《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盃取四升，瓠中破。」然則瓢亦是破瓠爲之，但此用爲飲器，其容數未聞。鄭注云：「貧者，人之所憂。而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惟樂道，故能好學。夫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亦謂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注】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注「畫止」至「力極」○正義曰：《說

①「室」，據《廣雅》當作「官」。

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篇：「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一日勿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里仁》篇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蓋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真力不足之人以曉之。張栻《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即此注義。《表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表記》之文，與此章相發。「中道而廢」即是斃，惟斃不得不廢。廢，猶言止也。人之力生於氣，而其爲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諉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爲學，日知所

亡，月無忘其所能，莫殫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已。身之未亡，是力猶未盡，故夫彊有力者，將以爲學也。舍學而彊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既至，而學亦至，則希聖達天之詣。力之既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不失爲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間，而遽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冉求未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可知。注中「力極」二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

儒。」【注】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

則矜其名。」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爲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孔曰」至「其名」○正義曰：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

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注】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注】包曰：「澹臺

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正義曰：「耳」，他

本或引作「爾」。「耳」、「爾」皆辭。阮氏元《校勘記》、段氏

《說文》注並以「耳」爲「爾」譌。爾，於此也。此者，此武城

也。段云：「耳」在古音一部，「爾」在古音十五部，音義絕

不相混。」然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此文皆作「耳」。

「耳」訓語辭，不必從「爾」訓於此矣。鄭注云：「汝爲此宰，

寧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注有譌脫，莫曉其義。又云：

「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修身

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

私謁。」案：《弟子列傳》：「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

事不見卿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與子游同門。「同門」

者，謂同在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

也。」言爲人所步走之道。《釋名·釋道》云：「徑，經也。

人所經由也。」《周官·遂人》職：「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此即步道之徑。《祭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焦竑《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

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

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間氏》：「禁徑踰者」，皆其證。」惠氏士

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系也。射疾則用之，

故還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

姦。」謂不由正道，昌翔觀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

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

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昌翔觀伺，

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弇其迹，則

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

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

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則一步一趨，

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私謁」者，謂以私事謁也。「謁」訓

請，亦訓告。○注「武城魯下邑」○正義曰：魯有兩武城。

《史記·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

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曾參，魯南武城人。」

「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分別甚明。顧氏炎武《日知錄》

謂子羽、曾子同一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

似非南武城。據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在今嘉祥縣，於

曲阜爲西南。東武城與邾、吳接壤，在今費縣，於曲阜爲東南。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引《彙纂》云：「《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案：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闕里志》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注「澹臺」至「且方」○正義曰：《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謂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朱子《集注》云：「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

能前進。』」正義曰：「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僑、官之奇、介之推、公罔之裘、庚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奔」，《說文》作「奔」，云「走也」。走謂速走。《釋名·釋姿容》：「奔，變也。有疾變奔赴之也。」「門」者，國門。《左哀十一年傳》說此事云：「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似謂以矢策馬。《說文》：「敕，擊馬也。」「敕」、「策」同音假借。○注「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之反爲大夫，亦以意言。○注「殿在」至「爲殿」○正義曰：《左傳》云：「齊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人以爲殿。」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尻、臀字本作尻，殿從肩得聲，臀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案：《詩·采芣》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愚謂臀居人後，亦以其鎮重故名之。《左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大敗。商子游御夏之御寇。」是殿本軍制。邢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震」，「大震」即大殿，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保全之功甚鉅，

故注云「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也。云「前曰啟」者，《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法》：「夫前驅啟。」「啟」訓開，爲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言此者，明啟殿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即爲殿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注】孔曰：「佞，口才也。」

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正義曰：鄭注云：「不有，言無也。」

「祝」，即祝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注「祝鮀」至「害也」○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下大夫，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皆以士爲之。此祝鮀於衛不得偶大夫，注以意言之耳。《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鮀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佗」，則「鮀」同音假借字。宋朝謂宋公子朝也。朝初仕衛爲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於靈公夫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衛別有公子朝，爲季札所說，許爲君子。昭二十一年，曾救宋，與宋公子朝爲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美必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

嫉之。故九侯女不惠淫，商辛惡之，褒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之美，衛人爲之賦《碩人》，而衛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即正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墨子》：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①《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隲朋之智」，「而」，皆「與」也。「而」、「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爲不誤，或謂「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注】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正義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有以問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互相訓。「出」謂出室也。宮室之制，外半爲堂，內半爲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

①「有同」，據《墨子》當作「尚同」。

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人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

「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①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放法不犯，^②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為先聖傳授，明雖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與《繁露》之旨不合。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

貌。」正義曰：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謂之中。失其中則偏，偏則爭，爭則相勝。君子者，所以用中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群也，言群下之所歸心也。子者，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專指卿、大夫、士。下篇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即文勝質，其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為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非文質備，無以為君子矣。其無以為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于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示民，民無所效法，而何以為稱其位哉？《禮·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案：此詩二章言「臺笠緇撮」，三章言「充耳琇實」，四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女」。君子即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詩意謂古之長民者，能備文

① 「義大」，據《春秋繁露》當作「大義」。

② 「放」，據《春秋繁露》當作「故」。

質，與此章義相發。○注「野如」至「之貌」○正義曰：《爾雅·釋地》：「牧外謂之野。」《說文》：「野，郊外也。」野爲人所居，故謂其人曰野。夫子言「野哉由也」，亦謂其有似野人。《仲尼燕居》：「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是文，野人有質無文，故言「鄙略」。《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渾言未晰，莫曉其所主。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陳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紀載或譏爲浮夸者是也。《釋文》引注「文質相半也」，無「之貌」二字。鄭注：「彬彬，雜半貌也。」義同。《說文》：「份，文質備也。」引此文作「份份」。「彬」，古文「份」，從彡林。段注：「今《論語》作「彬」，古文也。彡者，毛飾畫文也。飾畫者，拭而畫之也。從彡，與彫彰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所
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
免。」【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正義
曰：皇本無上「之」字。《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
幸。」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注「言人」至「直也」○正義

曰：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乃
可生也。此即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
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地以
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
「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能存誠，
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
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
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
直。」鄭以「生也直」即夫子性善之旨，與馬不同。然則「罔
之生」，便是告子所稱「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爲
惡，不關性也。○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曰：
「罔」，本訓無。誣者皆造爲虛無，故曰罔。《玉篇》：「調，
誣也。」「罔」與「調」同。或謂經文「罔之」句，言無直道也，
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注「學問」至「者深」○正義
曰：《尚書大傳》言：「新穀已入，櫓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

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庶人之子孫，亦得受學。至春秋時，庠塾之制廢，《詩》、《書》之澤衰，人多不知學，故此言「知之者」，明與不知有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觀，故夫子於門人中，獨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樂。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亦是此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者，樂其有得於己也。故《論語》首章，即以「時習」之說示人。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注「上謂」至「可下」○正義曰：《釋文》：「上知，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傳》元年傳有「中知以上」，①「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愚也。顏師古《人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性質既愚，又不能自勉於學問，是夫子所謂「下愚」，非惟「不可語上」，且並不可語

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仁。曰：

「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注】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爲仁。」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尚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即是務民之義。於鬼稱「事」、神稱「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

①「元年」，據《穀梁傳》當作「二年」。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發》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唐石經初刻作「先勞」，磨改作「先難」。○注「敬鬼神而不黷」○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所遠，雖敬亦黷。黷者，慢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案：世衰則神教興，其始亦以禍福示戒，而終必歸於瀆祀，以長其諂慢之罪。春秋時，

如黃能、實沈，多非禮之祀。在上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爲祈禳，而不知所懲。究之獲罪鬼神，莫能徼福而免於患，斯惑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己而不爲无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山。

【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知者動，【注】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注】

孔曰：「無欲，故靜。」知者樂，【注】鄭曰：「知者自

役得其志，故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者多

壽考。」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爲智仁之性，動、靜

爲智仁之用，壽、樂爲智仁之功。」案：夫子體備仁智，故能

言之，所謂善言德行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

文》：「靜，審也。」「靜，亭安也。」義微別。凡與「動」對言，

當爲「靜」，今經典通作「靜」。「壽」即「壽」省。《說文》：

「壽，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

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

①「發」，據《春秋繁露》當作「法」。

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舉其意，而以「治世」言之，即《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予焉。」^①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言「樂如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即《外傳》「國家以寧」之義。○注「日進故動」○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強不息，進德脩業，日有孳孳而莫之止，其進也，即其動也。《易·彖

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即聲色味臭安佚之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善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不稍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之欲也。《易·彖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為世用，不嫌自役，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當得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申鑒·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中論·夭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顏川荀爽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歿矣，其

- ①「予」，據《韓詩外傳》當作「與」。
 ②「彖」，據《易·坎卦》當作「象」。
 ③「彖」，據《易·艮卦》當作「象」。

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翱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鉤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注「言齊」至「之時」○正義曰：「齊」者，國名也。周武王滅紂，封太師呂望

於齊，是爲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誇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身未歸魯。惟命伯禽之國就封，而伯禽亦能秉周公之教，以存王迹。故《說苑》、《漢書》

歸美伯禽，與此注歸美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洙泗之間王化未歇，追沐聖人之教，而俗益臻醇美。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驗矣。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哉！」【注】「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注「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正義曰：云「觚，禮器」者，《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說文》云：「觚，鄉飲酒之爵也。」段氏玉裁注謂「鄉」當作「禮」，鄉飲酒有爵觚無觚，是也。聶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惟用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宣和博古圖》載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今銅花瓶，而腹起四棱，與《禮》注不合。且皆以金為之，則非梓人所司，後世偽作，此無疑矣。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者，言爵、觚盛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特性記》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

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並與此馬注同。《考工記·梓人》：「為飲器，觚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陳氏壽祺《疏證》謂「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與《韓詩》異。許君《異義》云：「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之非。鄭《駁異義》以《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是「觥」譌。「觥」即「觶」，則意「梓人」觚三升亦為「觥三升」，觥三則觥二，《周禮》與《韓詩》無異矣。皇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於爾時用觥酌酒，而沈湎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毛氏奇齡《改錯》云：「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為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命名，原與君子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曰「觚哉」。」又云：「諸酒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並取寡少無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即失名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馬義。舊有注云：「孔子曰：「削觚而

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觚」爲木簡，與馬異。宋氏翔鳳謂是徐氏《論語隱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爲之辭。《說文》：「觚，棱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今俗猶呼小兒削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破觚爲圓。』應劭曰：『觚，八棱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棱木，於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幡，書兒拭觚布也。』據此，則「觚」亦作「觚」。《廣雅·釋器》：「箒、簞、筭、筴、籊、觚也。」竹木本一類，故「觚」亦作「觚」。《漢書》所云「操觚之士」，《西京雜記》：「傅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歎，即此觚也。觚有四棱、八棱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爲棱，八棱爲觚。』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觚有六面，則六棱亦名觚矣。孔子歎觚，師古之說與舊注同異不可知，或謂觚當有棱，其後無棱亦名觚。如《史記》所云「破觚爲圓」之比，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

○注「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正義曰：政者，正也。

其身不正，如正人何？政不得成，猶彊名之。注說亦當有所本。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正義曰：皇本「有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也」、「與」、「歟」同義。○注「宰我至『所至』」○正義曰：仁者無不愛也，故見人有患難則必濟之，而於仁人尤所親念，故宰我設爲此問，以見仁道之至難也。俞氏樾《平議》謂「井有人」爲井中有仁道。「從之者，行仁道也。或謂「井有仁」即井有人，「仁」與「人」同，並通。○注「逝往」至「從之」○正義曰：「逝，往」，《爾雅·釋詁》文。「往視之者，思所以出之也。」「不肯自投從之者，徒傷其身無以救人，故不肯也。俞氏樾《平議》讀

「逝」爲「折」，云：「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故可得而摧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此義亦通。○注「可欺」至「投下」○正義曰：「可使往」者，言使往救之也。《孟子》亦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而從之。然非其道，則亦難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夫滔滔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

【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

曰：《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臧氏琳《經義雜記》：「君子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畔於道。《顏淵》篇此章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有者爲得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天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

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攜我以舉之，掖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案：「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即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能履行之也。禮著於經曲之大，而慎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於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束，非謂省約，與上「博」字爲反對也。「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復者，反也，反之於禮，是爲約矣。他日，顏子言夫子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禮」即復禮之教也。是故「博文」即《大學》之「致知格物」，「約禮」即《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記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

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明「弗畔」專以「約禮」言也。「畔」即「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段「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人于宋南里以叛」，《公羊經》作「畔」。○注「弗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道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不致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注】孔安國

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

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

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

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

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絳帷中。

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璦然。

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法言·五百篇》：

「或問：聖人有誅乎？曰：有。曰：焉誅乎？曰：仲尼

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誅如何？」《孔叢子·儒服》篇創爲異說，以夫人與於大饗。當時南子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果爾，則禮所應見，子路何爲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南子饗夫子。毛氏奇齡《改錯》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亦並非相見即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覲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覲禮入，非謂大夫亦同人也。至諸侯大饗，大夫出行，裸獻禮。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則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覲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而既則交爵存，而饗獻亦廢。至大夫覲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即非之，謂《禮》無此文。況《穀梁傳》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毛說觀之，益知《孔叢子》之謬，不足證矣。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誅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

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矢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子所不者」，「不者」，不見也。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稍異。高誘《呂覽·貴因》注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聲。故「不」段「否」爲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竿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論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爲「鄙」，解爲鄙陋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爲疑夫子淫亂。紛紛詰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繆播曰：「否，不也。」此言予若不用，是天將厭塞此道。樂肇曰：「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王弼曰：

「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同其否泰耳。」參觀諸說，「矢」或訓「誓」，或訓「陳」，而「否」爲「否塞」，「厭」爲「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豈南子所能興？明己之往見，不過欲答其禮，而非爲求仕可知。此以解子路之感，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設誓。「矢」當訓指，爲指天也。王氏崧《說緯》以此見在靈公卒後輒立之時，南子欲因孔子以固輒位。子路以見之似有爲輒之意，而與初言「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怒而矢之，謂予如不正名，必獲天誅。其說甚誕。《史記》敘此文，下即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擾，佛肸同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陳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宜爲伯厚所斥矣。○注「孔安」至「疑焉」○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邢本同。《釋文》載《集

解《本》皆作「等」以爲南子者，是「舊」爲「等」之譌。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證之。可見此校極確，今依以訂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即南子。《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爲詭道求仕，不經之談，敢於侮聖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

鮮久矣。」【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

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注「庸常」至「適今」○正義曰：《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爲常。洪氏震煊《中庸說》：「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相輔而成。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

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即常用是也。故讀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①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箸《易傳》。所謂「中行」，行即庸也。所謂「時」，即時中也。時中能中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

①「者」，據《荀子》當作「若」，屬下讀。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己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覆燾持載」，至德也。惟舜在位，能用中於民，民皆化之。顏子未得位，但能擇中庸，得善勿失，而無所用於民，所謂「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也。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無所取法，賢知之所過，愚不肖之所不及，皆無所裁度以適於道。又甚則無所忌憚，如小人之反中庸，故曰「民鮮久矣」。云「非適今」者，適，祇也。《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義遜此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君能廣

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正義曰：「皇本『如有』作『如能』，『衆』下有『者』字。『何事於仁』，事猶爲也。見《禮·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祇遂生，而春爲資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誼。通之爲言無疑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即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博施濟衆，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並使人無乎不通，故夫子以爲聖，以爲堯舜猶病。聖

仁本用原同，故己達達人，達亦爲通。特聖爲成德之名，仁則尚在推暨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視聖爲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能徧及也。《禮運》言「大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渡」爲言，「濟於患難」，若禹治水，益焚山澤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洪水，民苦昏墊，艱食鮮食。是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詁》：「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注】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

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即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爲」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訓仁。恕仁本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他日，問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喻也。以己爲喻，故曰近。《大學》言「君子絮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即此所云「譬」也。絮者，結也，挈也，即此所云「取」也。

定遠凌先甲校刊

論語正義卷八

寶應劉寶楠學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三十八章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

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為一章也。《釋文》又云：

「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為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為有」以下，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陸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併也。若已合併，則為三十六章。

盧氏文弼《釋文考證》以舊三十九章為《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為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為後人校語也。翟氏灝《考異》譏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為失於點對，則是舊為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

我若老彭，但述之耳。」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

「作，起也。」述是循舊，「作」是創始。《禮·中庸記》云：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為之。故《中庸》又云：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

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陵夷二

百餘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

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

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政道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曰『蓋有不知

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

「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通稱。如周公作《常棣》，召公述之，亦曰「作《常棣》」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故言「篤信好學」也。「竊」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謙言不敢顯比老彭，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戴德》云：「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漢書·古今人表》列老彭於仲傀下。仲傀即仲傀，是老彭為殷初人。包氏此注當即本《戴記》也。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太史。」以老彭為二人，與包義異。《漢書·敘傳》「若允彭而偕老兮」，師古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為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為祝融之後，滅於商。《楚辭·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則彭祖是堯臣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曰：「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為柱下史』，蓋即藏室之

柱下，因為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既老子是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竊比此二人矣。《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籙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以彭祖為商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入周為柱下史，則以彭祖為數百歲人，並恐傳聞之誤。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諸篇以老彭、彭祖為一人。邢昺疏《論語》謂彭祖於堯時封彭城，又云「即老子也」。以老彭、彭祖、老聃為一人，說與包、鄭又異，尤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案：老子之學，源出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為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為天

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即「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即「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即「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即「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案：宋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祖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彊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佚，不敢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

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無是行，於我我

獨有之。」正義曰：「默」者，王逸《楚辭·惜賢》注云「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諷誦。若博學無方，既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厭」，《說文》作「厭，飽也」，引申之，訓足，訓棄。夫子自強不息，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勞，勞也」，《廣雅·釋詁》：「勞，勞也，止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辭聖仁，不敢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卿，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譌文，當以「行」字句絕，「我」字重衍。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爲不難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注】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修，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之，則德日新。《大學記》所云「明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徙」，《說文》云「達也」。此常訓。下篇云：「徙義，崇德也。」《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學如蜕，蟬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亦言君子能徙義也。《易·象傳》：「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

者貴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爲不善，而不復進於德矣。故夫子深憂之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嬌，修，講一韻，徙，改一韻。」皇本「修」作「脩」，又每句下皆有「也」字。○注「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正義曰：《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爲憂也。」此孔所襲。四者是夫子誨人之語，而云「吾憂」者，正恐教術或疏，致有斯失，故引爲己責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注】馬

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正義曰：《釋文》云：「燕，鄭本作宴。」案：《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宴」本字，「燕」鳥名，蓋假借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注「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夭夭」，即美舒義。《月出》「舒夭紹兮」，亦以「夭紹」爲舒之姿也。《廣雅·釋訓》：「妖妖，申申，容也。」「妖」與「天」同。胡氏紹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

① 上「學」字，據阮元《禮記·文王世子校勘記》當爲「樂」。

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勅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夭夭」，猶《鄉黨》先言「蹶蹶」，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中歌》：「敕身齊戒，施教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夭夭如」者，所謂「即之也溫」。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注】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

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正義曰：《呂覽·去宥》篇：「人之老也形益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說文》：「瘠，寐而有覺也。」今省作「夢」。夫子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至是血氣益衰，力極罷頓，無復從前之精專，故有此歎。《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舍

魯何適」，又屢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舊讀以「吾衰也久矣」爲句，見翟氏灝《考異》所引《呂覽·不苟》注、張載《正蒙》、楊時《資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

藝。」【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正義曰：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道」者，明明德、親民，大學之道也。「德」者，《少儀》云：「士依於德。」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本《周官·師氏》之文。鄭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教國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庸》言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即據德矣。「依仁」，猶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於藝」者，《學記》云：「不興其

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士游於藝」，鄭彼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輪、方程、贏不足、旁要。」唐石經「游」作「遊」。○注「志慕」至「曰游」○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依，倚也。」並常訓。「道不可體」，「德有成形」，皆清虛之論，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注】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正義曰：「修」與「脩」同，謂以脩爲摯，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腊人》：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鄭注：「薄析曰脯，極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釋名·釋飲食》：「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鄭注：「屈中曰胸。」此弟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置脯脩之法，左胸右末執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脰脯也。」以非一脰，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厄言》：「禮薦脯五臠。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臠則爲胸者五，爲脰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傳》：「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當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爲摯禮。李賢《後漢·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異義。人年十六爲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摯見師，故舉其所行之摯以表其年。若然，則十五以下未能行摯，故《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委摯者，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曰：『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隸釋·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隸續·金恭碑》：「束脩聰。」皆以「束脩」表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紀》「束修良吏」，《鄧后紀》

「故能束修，不觸羅網」，《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劉般傳》：「束修至行」，《胡廣傳》：「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王龔傳》：「束修勵節」，皆以約束修飾爲義，而其字與「脩」通用。後之儒者，移以解《論語》此文，且舉李賢「束帶修飾」之語，以爲鄭義亦然，是誣鄭矣。至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與其潔已，並是夫子教思之廣，雖未行束脩，亦誨之矣。鄭注云：

「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包氏慎言《溫故錄》：「案《魯論》，則「束修」不謂脯脔。《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慎恐懼，省察維嚴，故時覺其有悔。自行束修以上，謂自知謹飭砥礪，而學日以漸進也。恐人以束修即可無悔，故言「未嘗無悔」以曉之。」案：《魯論》義不著，包說但以意測。《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段借，疑《魯論》義與《古》同，段「悔」字爲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誨」也。○注「言人能奉禮」○正義曰：注義不明，《書·秦誓》正義引孔此注云「束帶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即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

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正義曰：《說文》云：「啟，教也。從支启聲。」下引此文。又「隅，陬也」。《淮南·原道訓》：

「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合爲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反」者，反而思之也。《荀子·大略篇》：「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皇本、高麗本、鼂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注「孔子」至「教之」○正義曰：《方言》：「憤，盈也。」《說文》：「憤，懣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興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嘯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誦」疑作「痛」。《方言》：「菲，怒恨也。」「菲」與「悱」同。《廣

雅·釋詁》作「悲」，《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即《說文》「悲」字，當得之。《玉篇》：「悱，口悱悱。」此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記》又云：「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能問，故口悱悱也。當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後啟發為說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敢不專心致志也。《孟子·盡心下》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緒也。又《學記》云：「故君子之教喻也，開而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云：「開謂開發事端，但為學者開發大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並此「舉一隅」之義也。「不復重教之」者，言教之既不深思，則不復重教之。《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易·蒙》彖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喪

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正義曰：《檀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哀戚也。」毛氏

奇齡《稽求篇》謂《檀弓》所記即夫子事。皇本連下章而以此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注】一日之中，或

哭或歌，是衰於禮容。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歌，詠也。《毛詩·園有桃》傳：「曲合樂曰歌。」謂人聲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士日琴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此弔人之喪，既以情親哀哭之故，一日之內亦不得歌也。《曲禮》：「哭日不歌。」《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即指夫子此事，是也。鄭注《檀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臨碩云：「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言人既以哀事哭，則竟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弔哭在前則然，若已歌而後聞他人之喪，則弔哭正禮所宜矣。皇本「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注「一日」至「禮容」○正義曰：皇本此注脫。

①「彖」，其下引文為蒙卦卦辭，此字當衍。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注】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

則止，唯我與顏淵同。」正義曰：《新語·慎微》篇引此文

說之云：「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

道言。孟子謂：「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又云：「古之人

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即此義。案：下篇夫子言「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

維世之意，欲易無道為有道也。此惟時中之聖能之。孟子

稱孔子「可以仕則仕」，謂「用之」即可以仕也，「可以止則

止」，謂「舍之」即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言「我

與爾有是」矣。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注】孔曰：

「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己勇。至

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己同，故發此問。暴虎，

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好謀」者，好猶善也。《左

襄四年傳》：「咨難為謀。」《說文》：「慮難曰謀。」戴氏望《論

語注》云：「王者行師，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為上。」《傳》

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

死，善死者不亡。」案：《逸周書·武紀解》：「謀有不足者

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

足。」是行軍當用謀也。焦氏循《補疏》：「『好謀而成』，成

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

好謀無決。」無決即是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

決也。《釋文》：「馮亦作憑。」皇本同。○注「大國」至「徒

涉」○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

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

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為三軍將』，即命卿矣。子路有

治賦之才，故問夫行軍將誰與，冀己有所能以自見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並《爾雅·釋訓》文。郭注「徒

搏」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楫。」《說文》：「溯，

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溯。」今經典作「馮」，皆

「溯」之段借。「馮」，《說文》訓「馬行疾」，別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

為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

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注】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連文，「而」與「如」義通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仕同也。」①「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立節》篇引此文說之云：「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即謂執鞭，言雖勞辱之事，亦不可苟，當視可求，然後爲之也。」「阨窮不憫」，則從吾所好也。但言爲執鞭者，孟子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今此言「富而

可求」，謂時可仕，兼己亦爲貧，故但可爲執鞭之士也。《釋文》：「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如不可求」，皇本「求」下有「者」字。○注「富貴」至「爲之」○正義曰：鄭以「富貴」連言，亦《古論》義也。修德以得富貴，即夫子言「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旨。「於道可求」，謂仕之道也。言己雖修德，仍視道可仕否也。孟子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即此義也。「執鞭爲賤職」者，鞭是刑具。《書》「鞭作官刑」是也。《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云云。言士之賤也。」據《序官》，條狼氏是下士，故稱「賤」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注】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正義曰：《說文》云：「慎，謹也。」「齊，戒潔也。從示，齊省聲。」經典「齊」，《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

①「仕」，據上文當作「士」。

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慎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鬪也。」慎戰，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慎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略》言：「人有疾，當慎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即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

「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云云。江氏永《鄉黨圖考敘》：「此適齊爲孔子三十六歲，三十七歲自齊反魯。」《說苑·修文》篇：「孔子至

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趣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事。「不知肉味」，猶言發憤忘食也。《說文》：「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爲，樂，並如字，本或作媯，音居危反，非。」包氏慎言《溫故錄》：「媯，陳姓。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爲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爲樂」作「媯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貫，似非是也。○注「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嘯賦》注引此注爲「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即安國故也，亦即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爲作」至「此齊」○正義曰：「爲，作」，常訓。注以「此」爲「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誤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

甚也。」以「不圖」句爲美，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箒》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至美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注】鄭曰：

「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出，

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正義曰：《說文》云：「諾，應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衛事也。蓋輒之立及拒蒯聵，是以王父命辭父命。然叔齊亦是父命立之，及父死，不復拘執父命而讓國伯夷，與衛輒之堅執王父命而辭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則又遵守父命而終

讓國不受，與衛蒯聵之棄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詢其人爲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爲衛君與否，而兼以明蒯聵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立，叔齊或恐兄爭國，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夷、齊之讓，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即得仁，尚何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爲夷、齊適周，怨周王不用其言，非矣。《釋文》：「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皇本「曰」上有「子」字，「賢人」作「賢仁」。惠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賢且仁」，以爲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隱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古本如此。○注「爲猶」至「不乎」○正義曰：《詩·鳧鷖》：「福祿來爲。」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言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夫人南子，①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

①「四」上，據《左傳》脫「十」字。

在。」乃立輒。」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為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負罪出亡，已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為公養之仕，故再有疑夫子為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為衛輒四年，此問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

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即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也。伯夷能順乎親，叔齊能恭其兄，孝弟皆為仁也。《左傳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注「父子」至「明矣」○正義曰：不言蒯聵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兼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即引此文說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注】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正義曰：《說文》云：「飯，食也。」「疏，粗也。」①「粗，疏也。」《詩·召旻》：「彼疏斯稗。」鄭箋：「疏，麤也。謂糲。」

①「粗」，據《說文》當作「通」。

米也。」①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稗米校，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稷與黍稻梁校，則稷爲粗。」《喪服傳》「食疏食」，注「疏猶麤也」是也。案：《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兼稷言之。稷，今之高粱，北方用爲常食，比梁黍爲賤也。《釋文》云：「『疏』，本又作『蔬』。」皇本作「蔬」，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貧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不以其道得富貴也。「浮雲」者，《說文》：「浮，汎也。」雲，山川氣也。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不爲」。故孔子自言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明無所動於心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不特蒯瞶與輒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②○注「疏食菜食肱臂也」○正義曰：《說文》無「疏」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疏」。《禮記·月令》云：「有能取疏食。」注「菜曰疏」是也。疏爲菜之通名，不爲粗惡，孔此注誤也。《說文》：「肱，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彼文作「假」。《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贊《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學》云：「文王爻辭，惟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脩，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子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

①「糲」，據鄭箋當作「糲」。

②「劉氏」至「義也」，孫校：「『述何』義鑿，可刪。」

《象》、《傳》，必曰「以」，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爲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即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爲聖，求諸《易》而可知矣。」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釋文》云：「學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此出鄭注。惠氏棟《九經古義》：「《外黃令高彪碑》：「恬虚守約，五十以敷。」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案：《魯》讀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論》。戴氏望《論語注》：「「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尚周流四方，故言「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

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爲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顛也」。顛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井，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遇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義曰：《易·說卦》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達天道也。

子所雅言，【注】孔曰：「雅言，正言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正義曰：此承上章「學《易》之言而類記之。」所「字」，即指《易》言。乃不獨《易》也，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偶記》謂「樂在《詩》、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僞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又云：「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

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為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為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彊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為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俗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謹案：《駢枝》發明鄭義，至為確矣。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為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廢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為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即雅言矣。《曲禮》云：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云：「為其失事正。」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誦，故言執」者，禮亦有讀，但此執禮是在行事時，故言「不誦」也。《困學紀聞》引葉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駢枝》曰：「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翟氏灝《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為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正義曰：「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幾忘食也。

① 「俗」，據《荀子》當為「效」。

「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彊不息也。《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人，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問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三四歲，故稱「老」矣。又《世家》「其爲人也」句下，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皇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哀十六年傳》稱「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二年傳》注：「葉，楚地，南陽葉縣。」^①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禮·緇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喪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商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僭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楚僭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公爲僭稱，漢儒已有是說，不始於僞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知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敏」，勉也。言勉以求之也。說本朱氏彬《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待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爲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質，將懈於學，故但以學知自承，且以勸勉人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鼎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即此義。○注「怪怪」至「忍言」○正義曰：《說文》云：「怪，異也。」此常訓。《書》傳言夫子辨木石、水土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爲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鼎盪舟」，《憲問》篇文，說具彼疏。「烏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

①「南」上，據《左傳》注脫「今」字。

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亂莫大於弑父與君。」故舉以釋之。皇疏：「云『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正義曰：「三人」者，衆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站《後錄》：「《左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與此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爲善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皆爲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考文》據古本、足利本「三」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考證》：「案：何

注，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我」至「常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爲「言行」之「行」。三人之行，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即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下篇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注】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正義曰：《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己有德，爲天所命，故此復言「天生德於予」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爲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爲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滑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

注「桓魋」至「予何」○正義曰：桓魋即向魋，稱桓者，向是桓族也。「聖性」者，孟子以堯、舜爲性之言，性成自然也。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厄，無損聖德，故曰「吉無不利」也。此夫子據天道福善之理，解弟子憂懼之意。若微服而過，則又知命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隱也。「行」者，謂所行事也。「與」猶示也，教也。下篇「予欲無言」章義同。趙氏佑《溫故錄》：「『乎爾』與《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間語辭。」皇本作「以我爲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字。○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爲學，無不

欲與二三子共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爲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者，《爾雅·釋詁》：「隱匿，微也。」《說文》：「隱，蔽也。」與「」同。「」，匿也。象曲折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忠，恒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注】疾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注】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周

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人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爲聖人之次也。「有恒」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恒，無以爲君子，即無由爲善人，故有恒爲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續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割記》說：「有恒，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浚恒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尚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爲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①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此夫子之思有恒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恒，故能闇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恒，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即亡而爲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

「恒」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爲別章，或如盧氏文弼《考證》謂《釋文》所云爲後人校語也。○注「疾世無明君」○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恒，常也。」《說文》：「恒，心之常也。」《易·彖傳》：「恒，久也。」「久」、「常」義同。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注】孔曰：「釣

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正義曰：《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鄭注云：「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案：《說文》：「綱，維紘繩也。」《考工記》注：「綱，連侯繩也。」皇疏云：「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即鄭義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綱」爲「網」譌，此不解綱制，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鄭本同。」「綱」字本可

①「有」，據李光地《讀論語割記》當作「大」。

不音，陸氏之意，亦恐人誤作「網」矣。①物茂卿《論語徵》云：「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網、不射宿。」○注「釣者」至「宿鳥」○正義曰：《說文》：「釣，鉤魚也。」以鉤取魚謂之釣，故釣亦名鉤。《廣雅·釋器》：「釣，鉤也」是也。鉤以細鐵絲爲之，以繳繫於竹竿之首。《詩》云「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是也。注言「一竿釣」者，對大綱有多鉤言之。「繫釣」當作「繫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鉤」。「羅」者，列也，言非一鉤也。「繳」者，《說文》：「繳，生絲縷也。」

偏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繳射」者，《說文》：「雉，繳射飛鳥也。從隹，弋聲。」「弋」即「雉」省。《周官·司弓矢》：「矰矢蒺矢，用諸弋射。」注：「矰矢，弓所用也，蒺矢，弩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彼注言「矰矢」爲「結繳於矢」，即此注所云「繳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注】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注】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

曰：「不知」者，不知其義也。無所聞見，必不能作。惟聞見未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識之，斯於義違失，即爲「不知而作」矣。「擇善」貫下「多見」，故邢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慎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雲事多失實，則爲「不知而作」，「作」是作述，解者或爲作

①「網」，《經解續編》本作「網」，是。

事，誤也。《廣雅·釋詁》：「次，近也。」《儀禮·特牲饋食》注：「次，猶貳。」○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

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正義曰：《說文·辛部》：「男有皐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是「僮」、「童」義別。今經典俱段「童」爲「僮」。《禮·雜記》注：「童，未成人之稱。」《學記》注：「成童，十五以上。」皇疏引琳公說「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以「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爲一句。非經旨。○注「互鄉」至「見之」○正義曰：互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里有合鄉故城，即互鄉。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今嶧縣西北，當即滕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互鄉。又《困學紀聞》引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前代因立互鄉縣。」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智《通雅》謂互鄉名古廬里，今在睢

州。諸說不同。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因《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則無咎之言，閻氏已深斥之。地理家好牽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言「怪孔子見之」，明非怪童子來見。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注】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正義曰：何休《公羊》注：「去惡就善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爲己甚，故云「唯何甚也」。「潔」，唐、宋石經並作「絜」。《說文》無「潔」字。《鄉飲酒義》注：「絜，猶清也。」「保」，猶「保辜」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爲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

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亦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孟子·盡心》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正義曰：注以「欲仁」即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即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

「知禮。」【注】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

魯昭公。」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

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云

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

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司敗，人名，

齊大夫。」皇本「孔子」下有「對」字。○注「司敗」至「昭公」

○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爲

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魏絳歸死司寇」語同。杜注

《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爲司敗。」陳有司敗，本《論語》此文。杜與僞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裯，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周書·謚法解》：「容儀恭美曰昭。」孔子退，揖

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

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

而知禮，孰不知禮？」【注】孔曰：「巫馬期，弟

子，名施。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

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注】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

人道宏，故受以爲過。」正義曰：夫子見陳司敗，巫馬期

爲介。人俟於庭，及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

故揖而進之也。皇疏云：「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

之。」於禮巫馬期當答揖，此不言者，略也。皇本「進之」作

「進也」，「取」作「娶」。《釋文》：「娶，本今作取。」《說文》：

①「一」，據《左傳》文公十年爲衍文。

「娶，取婦也。從女從取，取亦聲。」「吳」者，國名。杜注《左宣十八年傳》云：「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樂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段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姬」者，周姓。魯是周公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當稱吳姬，諱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爲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公羊》十二年：「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

「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詭稱宋女。若然，舊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諱國」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禮也」者，《左傳元年傳》文。《公羊隱二年傳》：「無駭率師入極，此滅也。其言人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諫諍》篇：「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諫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

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是稱己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注】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正義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如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教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說文》：「咏，相應也。」今作「和」，偏旁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和之也。「反之」者，冀其善益嫺熟，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注】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

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爲君子，已未能也。」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叔》曰：「楊慎《丹鉛錄》引晉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

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忤，強也。」「慎，勉也。」「文莫」，即「忤慎」，段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強也。」「匪勉」、「密勿」、「噩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謹案《淮南子·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莫」爲「慎」。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強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紹勳《拾義》以「莫」訓定，屬下「吾猶人也」爲句，引《詩》「求民之莫」爲據，於義亦通。蓋夫子言爲學可以及人，至躬行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爲「其」字，古文相近之誤。嫌易經字，所不敢從。皇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

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正義曰：「爲之」，謂爲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

①「叔」，據文意當作「枝」。

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讀『正』爲『誠』，今從《古》。」胡氏紹勳《拾義》：「『爾』，當作『尔』。《說文》云：『尔，詞之必然也。』經傳『尔』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即『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爲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薄乎云爾』亦然。」○注「正如」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即是仁聖。正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

於鬼神。」子曰：「有諸？」【注】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注】孔曰：「子路失指。

《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注】孔

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正

義曰：《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鄭本無「病」

字。《阮氏元《校勘記》：「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

則此有『病』字非。」吳氏嘉賓《論語說》：「父兄病而子弟

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冊祝，自以爲功，雖祝史皆

命之，使勿敢言，況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

以取必於鬼神也。」翟氏灝《考異》：「《說文》：『禱，禱也。

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禱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從

言疊省聲。『重文』『禱』，或不省。』又「誄，謚也。從言末聲。』

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誄》，與「誄」異訓，然經典不妨

段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注

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

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

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

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注引《論語》

「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禱」通也。」據翟說，是《論

語》義當作「禱」，通作「誄」，當是《古》、《魯》文異。「禱爾」

者，「爾」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

之祀。」顏師古注：「上下，謂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

《說文》：「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

十九引舊注云：「誄，大神之辭也。」《困學紀聞》：「《太平御

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

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

請禱，可以參觀。皇本「丘之禱久矣」，「禱」下有「之」字。
○注「禱禱請於鬼神」○正義曰：「請」者，請福也。鄭注云：「禱，謝過於鬼神。」謂謝過以求福也。○注「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正義曰：夫子問已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禱也。此正夫子戰戰兢兢，常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曉禱禮否。」又一義。○注「子路失指誅禱篇名」○正義曰：「指」與「旨」同。子路疑夫子問古有此禮否，故引《誅》篇之辭以對，為失夫子本旨也。「誅禱」當讀斷，與《說文》「誅，禱」訓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正義曰：鄭注云：「孔子自知無過可謝，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僞孔此注當略本之。

《論衡·感虛》篇亦云：「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兢業，故恭肅於鬼神，自知可無大過，不待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注】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固，陋也。」正義曰：《說文》：「慤，順也。」引《書》「五品不慤」。今通作「遜」，或省作「孫」。

○注「俱失」至「及禮」○正義曰：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但不及乎禮，無他失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注「坦蕩」至「憂懼」○正義曰：《說文》云：「坦，安也。」君子居易俟命，無人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注更云：「《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案：《詩·宛丘》：「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兢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為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曰：

《釋文》云：「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為是。」阮氏元《校勘記》：「案：今皇本仍與今本同，不作「君子」，疑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

①「兢」，據皇疏當作「競」。

處當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即孔子。《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即此文之注。《後漢·崔駰傳》注：「厲，謂威容嚴整。」《釋文》：「厲，一本作例。」案：「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段借也。皇本「威不猛」，無「而」字，似誤脫。《說文》：「猛，健犬也。」引申為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氣，剛柔厚薄，各不相同，故惟備中和為難也。《書·皋陶謨》言「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即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永定張惟康校刊

論語正義卷九

寶應劉寶楠學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泰伯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

人無德而稱焉。」案：《左傳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即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爲嗣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文即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云：

「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人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傳，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

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遂偕逝乎？抑將受伯、仲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為疏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喪反國，則本為適長，理應嗣立，群臣何敢興立季之議？且後既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荆蠻，夫何為者？《論衡》此義，亦為未達。汎觀諸說，惟鄭為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觀此，則知王季恭兄之誼，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遜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采藥以行。及太王沒，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荆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為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為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

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即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為譏彈，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背，事為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吳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免喪後從俗之時。兩事判然，毫不相背。辱身遜迹，冀以遜國，豈復以「不經」為嫌？凡此之論，未足為鄭難也。至孫自立說，則弃太子位為一讓，不赴喪為二讓，不養仲雍子為己後為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泰伯既君吳，雖立後，亦僅為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遠防哉？此亦未為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為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興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曾不啻敝屣，而謂有所動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也。《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即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偕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即作「德」，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段「德」爲「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誤。至渾言三讓，不分節目，亦尚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即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

「絞，絞刺也。」正義曰：「恭」、「慎」、「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曲禮》所云：「道德仁義，非禮不

成。」又云：「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憊」、「亂」義近。○注「憊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言》：「憊，慎也。」

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憊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作「鯁」，蘇林注云：「鯁，音「慎而無禮則憊」之「憊」。鯁鯁，懼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猓猓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案：

鄭注此云「慙質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

○正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爲乖刺之義。

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衣若以子貢言之絞。」《後漢·杜根傳》：「好絞直。」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

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爲一章。「故舊」者，故之爲言古也，舊之爲言久也。《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

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爲「竺」。○注「興起」至「偷薄」○正義曰：「興」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親也，言相隱親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篇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爲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緇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云：「偷，薄也。」「偷」與「偷」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注】鄭曰：「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故曾子呼弟子啟其手足，以疾重預戒之也。司馬彪《禮儀志》下：「登遐，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是啟手足在既卒之後。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啟開」至「之也」○正義曰：《說文》「啟，開也」，「啟，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啟」。《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予足，開予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謠，離別也。讀若《論語》『謠予之足』。」作「謠」，當出《古論》。「謠」與「謠」音同，義亦當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謠」與「謠」同。謠，開也，開即離別之義。揆《古

① 「此言」，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論語注疏》互乙。

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攣，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啟」爲開，甚合古訓。而以爲開衾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說文》：「啓，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啟」與「啓」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漢·崔駰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就義測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①○正義曰：曾子知未有毀傷，自今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顛隕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孟敬子，魯

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

籩豆，禮器。」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故告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頌，貌也。」良，頌儀也。貌，籀文。」段氏玉裁注：「頌，即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析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彖言則曰『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即容也，亦

①「難矣」，據注文當作「患難」。

散文兼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謂眉目之間，「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靜，氣容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經》言之詳矣。「暴慢」者，《毛詩·終風》傳：「暴，疾也。」《說文》：「慢，惰也。」「鄙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即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並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語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

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有司，臣也。」鄭注《士冠禮》以「有司」爲士所自辟府史以下。注《特性》以「有司」爲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籩人掌四簋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即籩人、醢人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蕭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庀徒接日，各有司存。」翫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閭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後儒者孳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吾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食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釋文》

云：「捷，本又作捷，同。」《說苑》作「孟儀」，疑「儀」是字。
○注「此道」至「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言「道」即禮也。「動容貌」，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濟濟踴踴」者，《曲禮》言大夫行容濟濟，士行容踴踴，皆美盛之貌也。《中論·志學》篇：「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即此注義也。《集注》以「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說苑》合，亦通。○注「籩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然則籩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名耳。《說文》：「木器謂之桓，①從木豆。」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注《周官·籩人》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注】包曰：

「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

斯矣。」【注】馬曰：「友謂顏淵。」正義曰：「不能」與

「寡」，言人平時莫己若者也。《中庸記》言天地之大，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而聖人或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舜之知，猶好問好察邇言者，此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校」，是言其學能養氣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即「不校」之意。鄭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曾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亡」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

①「器」，據《說文》當作「豆」。

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校」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知顏淵爲曾子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

「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注】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

子人與？君子人也。」正義曰：「託」，《玉篇·人

部》引作「侂」。《說文》「侂」，「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爲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爲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爲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

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瞭。《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攸，彊取也。」二字義微別，今經傳「攸」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子人與也。』」又引繆協曰：「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亦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注：「命謂政令也。」《禮語》：「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注：「命，令也。」「攝」，猶兼也，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攝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禮·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度也。」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此義亦通。○注「大節」至「傾奪」○正義曰：「大

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在宗社安危存亡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即此注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

「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祭義》鄭注：「任，所擔持也。」《表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之文，與此章互證。惟勉於仁，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爽傳論：「誠仁為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是德被群生為仁。仁者，性之德，己所自有，故當為己任。《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故孟子稱為「聖之任」。又謂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為仁。仁者，天德，故仁為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即仁也。《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己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間，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孳孳者，不倦之意。是仁以為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志，任重故貴能弘，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卿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即學禮，繼乃學樂。蓋《詩》即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①體者，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兼《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廷祚《說》引李氏焯曰：「《詩》有六義，本于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

其用皆切於己。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嗟歎舞蹈，則振奮之心，黽勉之行，油然而作矣，《詩》之所以主於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即修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

① 「入室升堂」，《大戴禮記解詁》作「受教者」。

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皇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正義曰：凌氏鳴喈《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是也」。

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為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暝也。」民之號，取之暝也。「冥」、「暝」皆無知之貌。注先釋「民」為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為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為訾議，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衆「謂庸凡之衆，即此所謂「民」也。《禮·緇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即此章之義。說者以「民」為群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

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故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由用」至「能知」○正義曰：「由，用」，見《詩·君子陽陽》傳，亦常訓也。《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周易述》：「見仁見知，賢知之過。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民不可知道也。然雖不知而能日用，則聖人鼓萬物之權，故《易傳》又曰「顯諸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己，故爲亂也。不仁之人，未有勢位以懲禁之，而疾之已甚，或爲所侮賊，亦致亂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即此意。○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注】孔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說文》：「吝，恨惜也。」《玉篇》：「恪，鄙也。俗作慤。」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慤」，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靳己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詭詭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即驕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是即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言周公之德，以驕吝爲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書·稽敬》篇：『不驕不慤，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

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注】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穀，祿也。易，鄭音以豉反。」案：「穀」訓祿，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文公上》注：「穀，所以爲祿也。」《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嚼焉汜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亦解「穀」爲祿，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謂「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爲志。」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勳《拾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眡。』據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

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人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躁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案：胡說亦足補鄭義。皇本「也」下有「已」字。○注「穀善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注】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

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正義曰：「篤信」者，《爾雅·釋詁》：

「篤，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即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其學，斯不惑於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即是盡道，亦即此所謂「善道」。君子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歉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非所以善道，而其實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即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多在上位，若己貧賤，嫌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

其用，若己富貴，嫌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之」者，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當然」者，謂不以世有道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欲往」者，人謂人居其地，皇疏以爲入仕，殆非也。危邦不入，則亂邦益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曾子居武城之類。《禮·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猶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盛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

「亂」爲「臣弑君，子弑父」者，舉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

曰：「欲各專一於其職。」正義曰：「謀」，謂爲之論議也。

下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離婁》云：「位卑而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

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

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

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

而美之。」正義曰：師摯，疑即「子語魯太師」之名。先從

叔丹徒君《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

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

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

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

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

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

「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芣》《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

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

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

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

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謹案：凌氏

廷堪《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並略同。終爲亂者，

《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

治之也。從亂。」又「亂，治也。幺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

亂同。曰理也。」①凡樂之終，咸就條理，故曰「亂」。○注

「師摯至美之」○正義曰：下篇「太師摯適齊」，鄭以爲平

王時人，意此師摯即其人也。夫子時，樂部有其遺聲，故因

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首訓。

鄭、衛，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

淫」。《禮·樂記》言桑間、濮上之音爲亡國之音。桑間、濮

上，皆衛土。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注

①「曰」上，據《說文》奪「一」字。

義，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其亂。此「亂」即《說文》「敝」字，云：「煩也。從支，從鬲，鬲亦聲。」然則鄭以此文作「敝」，今作「亂」爲段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知。今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尚未失正，不得有鄭衛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者，言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洋洋，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注】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怍怍而不信，【注】包曰：「怍怍，慙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鄭注云：「愿，善也。」《廣雅·釋詁》同。凡人慙謹，則爲善也。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美，亦當存誠以進於善，不得作僞以自欺也。○注「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正義曰：《書·顧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稚。」焦氏循《補疏》以爲「僮」字之段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殺直

貌。」「殺」即「慙」省。《廣雅·釋言》：「愿，慙也。」「慙」、「謹」義近。「未成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怍怍慙也宜可信」○正義曰：鄭注云：「怍怍，誠慙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臣怍怍推情。」李賢注：「怍怍，誠慙之貌。」《廣雅·釋詁》：「怍怍，誠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慙也。巧，故僞詐。」「空空」與「怍怍」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愿，怍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慙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慙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學也。「猶恐失」者，既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日知所亡。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用。」

「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

之。巍巍，高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

「《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群下勸職。

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

「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崇讓論》

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

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己仰其成，何與之有？」此直指任

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

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

又云：「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

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

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

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

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爲任

賢使能，乃此文正詁。必言「有天下」者，舜、禹以受禪有天下，復任人治之，而已無所與，故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

趙岐注《孟子》云：「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

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趙以

「與」爲加多之義，殊爲迂曲。○注「美舜」至「之稱」○正義

曰：魏篡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

「不與」爲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

「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

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

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

逆，大約皆以爲不求得之矣。巍巍爲高大者，《方言》：

「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孔曰：「則，法也。

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

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注】功成

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注】煥，明

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賦氣成形，故言人之性必本乎天。本乎天，即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爲天子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言：「包羲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間。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汎濫，災患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爲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箸之。○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

「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耆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當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雅·釋詁》：「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尚存，故《尚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繡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有亂十人。」

【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正義曰：李氏光地《榕村語錄》：

「『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衆之辭。「予」者，予周也。《左昭二

十四年傳》：「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又《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太誓》采此文人之。諸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

「『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皇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我有共理天下者，共十人也。」則

本無「臣」字。唐石經於《尚書》、《論語》及《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尚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

旁添「人」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字，可證也。據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

「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益之，誤。○注「禹稷契皋陶

伯益」○正義曰：稷即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

《舜典》言舜命禹宅百揆，棄爲稷，契爲司徒，皋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母」○正義曰：

鄭注云：「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大公、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舊義。云「治官者」，《禮·樂

記》：「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

治事，即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

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諸人，

惟號叔不在十亂之數。陶潛《群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

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即太姒，文王妃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

「二南」之詩，多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

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兔置序》云：

「《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皆言文母佐周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妃邑姜當

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筆興齊業，武明追蹤周

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似以「十亂」有邑姜。隋、唐人已

爲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皆言人有德能治事者也。《易傳》以人與天、地爲三才，《左傳》以八元、八愷爲才子，即禹、皋陶、伯益諸人。又以渾敦、窮奇、檇杌、饕餮爲不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明才無不善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及周之盛亦但九人，是其爲才難可驗也。後之論者，離德而言才，固非。即以有德爲有才，亦非也。「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脩務訓》：「湯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遏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

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訓「於」爲「與」，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云云爲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也。」婦人，據馬、鄭義即文母。《螺江日記續編》載餘姚邵在甌說，衛氏古文「婦人」作「殷人」，韓退之指爲膠鬲。翟氏灝《考異》辨之云：「《晉書·衛恒傳》但言其祖敬侯寫邯鄲淳所傳之《古文尚書》，淳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殷人、膠鬲之說。近任氏啟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殷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秦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爲堯號，虞爲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尚書》者，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

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又《堯典》：「嬪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即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正義曰：周得群才，故能三分有二，其實有得天下之勢，而猶以服事殷，與泰伯之以天下讓無以異，故夫子均歎爲「至德」也。《表記》云：「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此極美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南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湛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舊本皆爲「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戡黎》鄭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是也。包必先言「文王爲西

伯」，繼言「三分有二」者，明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六州者，鄭《詩譜》謂雍、梁、荆、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其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即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非畏殷也，亦非曰「吾姑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爾。終文之世，暨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閒廁其閒。」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後漢·殤帝紀》引此文，李賢注：「閒，非也。」《孟子·離婁》篇：「政不足閒

也。」亦訓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猶焉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間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並與『焉』同義。」鄭注云：「蔽，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說文》：『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蔥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鞞，篆文市，從韋從发。』《說文》又曰：『蔽，黑與青相次文。從藩发聲。』按：蔽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鞞』，經典又假『蔽』爲之，又假爲『芾』，又假爲『紕』，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鞞』，鄭注云：『鞞，或作蔽。』《論語》稱『蔽冕』，此假『蔽』爲『鞞』，當訓爲蔽膝。《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蔽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蔽冕』。宣十六年《左傳》：『以蔽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鞞蔥衡。《明堂位》：『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鞞，祭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

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按：『彌飾』，即致美之意。舜作鞞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蔽冕。《白虎通·紕冕》篇曰：『紕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紕，諸侯赤紕。』又云：『天子赤紕蔥衡，①士紕鞞。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紕服，爲百王不易。紕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紕鞞，皮弁素鞞，玄端爵鞞。』言冠弁者，必言鞞，是知鞞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鞞，罕與冕並舉。《左傳》：『衰、冕、鞞、珽』，亦以『冕』與『鞞』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鞞』，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鞞，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鞞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鞞，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按：宋說是也。《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紕冕。』『紕』與『鞞』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紕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鞞。』是『紕』即『鞞』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

①「天子」下，據《白虎通》脫「大夫」二字。

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月免聲。」「月」象其上覆。「免」與「俛」同。《管子·小稱》篇言禾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免。」謂禾至成熟下垂，滋益俛也。此「免」爲「俛」之義。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緋冕》篇：「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人殊，不知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冏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鄭君以「皇」爲冕，則「冏」、「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傳：「冏，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黻冕」者，從舊名之爾。《說文》：「冠，綦也。所綦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禮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衆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笋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注「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正義曰：「菲」訓薄，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即作「薄」字。「豐潔」者，言粢盛犧牲皆豐潔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注】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考工記·匠人》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

①「所」下，據《說文》脫「以」字。

力溝洫」，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濬畝洫，距川，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致費于溝洫。」此當出《古論》。《詩》：「築城伊瀉。」毛傳：「減，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減」段借字。《夏紀》「溝洫」，亦用段字。《說文》：「減，疾流也。」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爲井也。《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是畎、遂、溝、洫、澮，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賅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即本《匠人》。鄭注《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緣邊一里治洫。」是言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閒有遂，

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繆輻。近歛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制同文異，不取鄭氏。①今略著其《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閒」。夫閒，東西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

①「近歛」至「鄭氏」，孫校：「程氏《溝洫小記》並不謂遂人、匠人制同。亦未嘗不取鄭君之說。此大誤。」

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云云，案：畎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畎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畎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間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間，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間」之稱，涵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畎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澮，澮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澮」也。澮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間」之稱，涵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水者也。澮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命之曰「兩山之間」，以例澮在同間，澮在成間，溝在井間，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又案：《匠人》、《遂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間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間，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入

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澮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間，二百夫之間，二千夫之間，二萬夫之間」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間謂之溝，成間謂之澮，同間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間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澮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澮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間謂之溝，成首謂之澮，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間」，難舉偏辭，故溯源相從，澮澮溝亦皆以「間」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瑞安孫詒讓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

寶應劉寶楠學

子罕第九 集解

凡三十一章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章」，謂合「不佞不求」與上「衣敝緼袍」爲一章也。說本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

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

《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太叔于田》傳云：

「罕，希也。」轉相訓。《左襄元年傳》：「穆姜曰：『利，義

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文言傳》同。此相傳古

訓，故此注本之。「利物」者，物猶事也。若《左文七年傳》

卻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穆姜言「作而害身，不可

謂利」。而《易·彖》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其見之《彖辭》、《象辭》，如云「利見大人」、「利建侯」、「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爲依遷國」、「利用賓于王」、「孚乃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祭祀」、「利用刑人」、「利用獄」、「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利用爲大作」、「利出否」、「无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爲寇」、「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賓」、「不利即戎」、「无攸利」，皆言「不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質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爲之，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弗爲哉？利所以爲義之和者，和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和，故利爲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然後爲義。」此即「利物足以和義」之誼，此即「利」字最初之誼。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即義也；其避者，不利也，即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不顧其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即爲利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即爲不利也。若小人

①「元」，據《左傳》當作「九」。

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為不利，而其所視為不利，或君子所視為義，所視為利也。君子知利不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習其說，而惟知有利，不復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闕之，豈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當知世變也。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是「命」為祿命。《書·召誥》云：「今天命吉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互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者，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烏足識乎性命哉？」正以「命」為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為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今案：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贊《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甚多，則又群弟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

所成名。」【注】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安國故以「黨人」為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孟康曰：「人，項橐也。」又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橐。」並本《古論》。《國策·秦策》、《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言項橐七歲為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不學而自知」者，正以童子未學而即知為學之要也。夫子本無常師，聞此童子之言而商所執，故後人遂儕之於師列耳。焦氏循《補疏》：「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即「大哉堯之為君」，「博學無所成名」，即「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案：博學無所成名，惟聖人能然。若常人雖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為學之正法。《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又

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學而算焉。」算，選也，即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射御久爲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己，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驚爲博學而終無所成能，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祇當執御，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巷在滋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即達巷黨人所居。」滋陽，今屬兗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曾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在王畿。翟氏灝《考異》疑即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備，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謙言但當執一藝以成名，不敢當黨人之譽己也。御爲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爲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

衆。【注】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正義曰：

「麻」者，枲麻，績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緇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尋、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緼。」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此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純」當爲「緇」，黑緇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此云「三十升」，亦是依俗爲文。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千四百縷，鄭依漢制，推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布廣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故不如用緇帛之儉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緇」，其實鄭依古字作「材」，

①「五」，據《禮記·內則》當作「三」。

②「六」，據《獨斷》爲衍文。

③「其」，據《釋文》當作「基」。下「側其」之「其」亦當作「基」。

「紕」篆與「純」相似，故致誤。《禮·玉藻》：「純組紕。」注：「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系旁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此鄭破「純」爲「緇」之例。《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即讀爲緇。如《論語》云「今也純」。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儀禮·士冠禮》疏言鄭破讀之例，與孔同。而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紕」字。與孔疏異，似非鄭君之旨。案：《說文》：「緇，帛黑色也。」緇本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色者，亦得名之。「緇」、「紕」爲古今字，鄭此注訓黑緇，而破讀止云「純當爲緇」，是緇可爲帛色，而賈以緇但爲布色，非矣。緣鄭之意，實以「純」字與「紕」相似，故讀從之。但「紕」爲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爲「緇」也。且言「緇」則爲「紕」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士冠禮》「純衣」，注以「絲衣」解之，雖不破字，亦是讀「紕」，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宋氏翔鳳《發微》謂鄭讀緇即緇布冠，然鄭以「緇」爲黑緇，並無「緇布冠」之文。且以緇布冠代麻冕，而冕直廢

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如此說。○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後漢·陳玄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詩·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緇撮，緇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緇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純是黑緇，斷無儉於緇布冠之理。且冕與緇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混而一之，可知作僞者之陋矣。純爲絲者，《說文》：「純，絲也。從系，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此許解《論語》用本字，不煩破讀作「緇」，似爲僞孔所本。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注】王曰：「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正義曰：「拜下」者，謂於堂下拜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廷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主人自酢於公，獻畢，二人媵爵于公，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覲禮》郊勞行享，侯氏

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覲及士介覲，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饗餼，士介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饗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侑賓後，賓入門左，沒雷，北面再拜稽首。明日，賓拜賜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廷堪案：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賡爵爲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

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賡觚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賡爵爲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燕禮》：「賓賡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興受

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賡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又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覲，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凡賓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禮。《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饗餼，「大夫東面致

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案：凌說甚覈。當夫子時，君弱臣彊，凡應於堂下拜者，不復循臣禮之正，而皆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鄭此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舉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獻君曰酢，君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賡爵為賓舉旅行酬」，又「賓賡觚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即其禮也。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為驕泰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賈疏：「稽首，臣拜君法。」「稽」與「詣」同。《說文·手部》：「擗，頭至地也。」頭至地即詣首，拜中之一。許意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隸變作「拜」。○注「臣之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正義曰：「升」字從皇本補，邢疏申注亦有「升」字。

「下拜」者，臣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客禮，辭，復升成拜。或下未拜，君辭，乃升拜，皆禮之殺，非謂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注說未晰。

子絕四：毋意，【注】以道爲度，故不任意。

毋必，【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

固，【注】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注】述

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正義曰：《說文》：「絕，斷絲也。」《釋名·釋言語》：

「絕，截也，如割截也。」言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

「毋」者，禁止之辭。毋即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氏玉裁注：「意之訓爲測度，如

《論語》「毋意」，「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即毋測未至也。」案：段、王說同。《公羊

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

下引此文云云，即是以「意」爲億度也。《釋文》：「意，如

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億」，陸不當以爲非也。莊氏存與《說》：「智毋意，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爲善也。善則稱親，讓善於天也。」又云：「以億逆爲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議爲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爲必而去之，是也，以果斷爲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爲固而去之，是也，以貞固爲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己爲我而去之，是也，以修己爲我而去之，非也。」

子畏於匡，【注】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

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

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注】孔曰：「茲，此也。言

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

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注】孔

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

「其如予何者，猶言奈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正義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

「畏，懼也，恐也。」夫子見圍於匡，有畏懼之意，猶《孟子》言「有戒心」也。人若因畏而死，亦稱畏。《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是孔子此語爲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茲」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即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爲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未欲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人必不能違天害己，致使斯文遭毀失也。○注「匡人」至「圍之」○正義曰：匡邑見《左氏傳》，凡有數處。《左》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

孔達侵鄭，取綿、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畏於匡」之匡，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案：《莊子》以匡爲宋邑，宋人即匡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邑。《史記·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匡爲衛邑。《寰宇記》謂長垣西十里有匡邑城，又襄邑西三十里有古匡城，皆爲子畏於匡地，蓋兩說並存。

閻氏若璩《釋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專主長垣，然以陽虎暴匡之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毛氏奇齡《四書賸言》：「案：《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躡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垣而人之。」

①「孫」，據《左傳》爲衍文。「筐」，據《左傳》及上下文當作「匡」。

《世家》：「顏尅曰：『昔吾人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人。』」此即圍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魯所取，然恐魯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杜謂匡在新汲東北，而《一統志》云「匡城在扶溝縣西」，扶溝與新汲壤正相接，實一地矣。《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絃歌不輟。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此是當日實事。蓋感之以絃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此傳聞之誤。甯氏當獻公世已滅，而武子仕文、成之世，豈得與孔子時相值？《世家》此文，毫不足據。《索隱》又謂夫子再陋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尤屬臆說。顏尅，《世家》作「顏刻」，《弟子列傳》無尅、刻名，但有顏高，字子驕。

惠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即「尅」。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高，乃亭之譌，亭，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

其多能也？」【注】孔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

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

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

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

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正義

曰：鄭注云：「太宰是吳太宰嚭。」僞孔兼存吳、宋。方氏觀

旭《偶記》：「鄭以爲吳太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

十九娶于卞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十六去衛

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冢卿向子貢私論

夫子之聖。惟吳太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

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時，與子貢語，其

①「亭」字，孫校把下部的「丁」加紅框。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案》：《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大宰嚭，大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大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此子貢與大宰嚭論述聖德之證，而大宰之爲吳大宰嚭，益信。「縱」者，朱子《集注》云：「肆也，言不爲限量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說：「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言，可謂智足知聖，故夫子舍子貢之言，而但言『大宰知我』，明知我多能也。多能是鄙事，君子且不貴，況聖人乎？蓋避聖之名而示人以學聖之方也。」《風俗通·窮通》篇引「固天縱之，莫盛於聖」，似以「縱之」爲句。皇本「大宰知我」下有「者」字。○注「大宰」至「小藝」○正義曰：鄭《周官目錄》云：「冢，大也。宰者，官也。」又《大宰》注：「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先考典簿君《秋槎雜記》說：「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大宰。宋備六卿，同於天子，魯則羽父求大宰，鄭有大宰石臬，楚有大宰

子商，蓋散位從卿，列國之僭制也。」謹案：散位從卿，即是大夫，故此注以大宰爲大夫官名也。《列子·仲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故亦稱商。此注兼存吳、宋，或即暗據《列子》之文。今不從者，商大宰是與夫子語，非問子貢，不若吳大宰親問子貢爲得實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者，正以禮、樂是藝之大，不得爲鄙事，惟書、數、射、御皆是小藝，大宰所指稱也。《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稷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苑，力招城關，能亦多矣。」此相傳夫子多能之事。大宰以多能爲聖，但有美辭，無疑辭也。注亦微誤。○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正義曰：注以「固天縱之將聖」爲句，亦通。大聖，即將聖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詩》『有娥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案：《荀子·堯問篇》「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論衡·實知》篇：「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孔

①「娥」，據《詩·長發》當作「娥」。

②「實知」，據《論衡》當作「知實」。

子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大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案：「故」與「固」通，「將聖」，當從此注訓大聖。子貢初與大宰語，在哀七年，夫子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則已七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誤矣。○注「我少」至「多也」○正義曰：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徭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小貧賤，始習爲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周官·遂人》：「五鄙爲鄙。」《荀子·非相》注：「鄙人，郊野之人也。」鄙即是賤。下篇「鄙夫」訓同。「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正義曰：此引弟子述孔子語，與前章「少賤」、「多能」語同，故類記之。○注「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正義曰：《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子牢名僅見此。《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疏：「《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

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案：趙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爲子張，並沿舊說之誤。《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

《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僞撰。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贈琴牢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則皆由《家語》之說誤之矣。竊謂琴張非子張，服氏之辨最確。而子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即琴牢，孔子弟子。」與杜預同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當是偶闕。云「試，用」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注】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注】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正義曰：夫子應問不窮，當時之人遂謂夫子無所不知，故此謙言「無知」也。《釋文》：「空空，鄭或作恹恹。」此與前篇「恹恹而不信」同。鄭彼注云：「恹恹，誠慙也。」《大戴禮·王言》篇：「商慙，女慙，婦空空。」《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並即「恹恹」。此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慙，故曰「空空如」。皇疏以爲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因鄙夫力不能問，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叩，扣也。」段氏玉裁注引此文，似以「叩」即「叩」字。鄭注云：「兩端，末也。」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故「末」有始義。《說文》：「尚，物初生之題也。」是也。焦氏循《補疏》：「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訴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

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僞孔注亦似有「來」字。○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問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己不有知意之知也，即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注】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雄曰鳳，雌曰凰。」此對文，若散文通稱鳳。《大戴記·曾子天圓》篇「羽蟲之精者曰鳳」是也。鄭注《尚書·顧命》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爲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疏引鄭說：「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此依《中候握河紀》爲言。宋氏翔鳳以

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爲《論語》注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少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是董以夫子此歎爲己不得受命之故。《易坤鑿度》：「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乎！天命之也。」歎息而後息志。」①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適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己不逢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魯》不同。故《論衡·問孔》篇解此文，即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西狩獲麟」後。○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躬致王也。鳳鳥至爲聖王之瑞，故《尚書》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左傳》言「少皞氏鳳鳥適至」，《周語》言「周之興，鸞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爲

鸞鳳別名，則知上古之時鳳常至也。《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盛，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是鳳鳥至爲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青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地皆然也。」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爲聖瑞也。《書·顧命》有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元俞炎之說，最近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顧命》某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

① 上「息」字，據《易坤鑿度》當作「訖」。

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由《書》疏、《後案》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略本《山海經》，足知三《易》多法河圖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

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正義曰：「見」，謂目所接遇，非以禮往來也。前言「見」，後復言「見之」者，稱「見之」與「過之」，文相儷也。《說文》：「齊，縗也。從衣齊聲。」《廣雅·釋詁》：「齊，縗也。」「齊」同，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①言緝其衣裳之邊際而整齊之也是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說文》：「縗，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從系衰聲。」是「衰」即「縗」省。《論語》釋文：「衰，七雷反。」其字或從系作「縗」，與《說文》合。賈公彥《喪服記》疏：「衰綴於衣，衣

統名為衰。」《通典》引雷次宗說：「衰者，當心六寸布也。」

在衣則衣為衰，在裳則裳為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為一服，故上下共稱也。《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言「凡」者，明五服皆有衰也。外削服者，言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幅者，言縫之邊幅向內也。據禮，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之異，所謂「四齊」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案：五服一斬四齊，第言「見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由江說推之，則此文「齊衰」，亦當兼斬言。《喪服傳》：「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

斬衰服重，齊衰服輕，《論語》是舉輕以該重矣。《釋文》：「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繞，今從《古》。」陳氏鱣《古訓》：「《說文》：「兜，冕也。從兒，象形。弁，或兜字。」「冕，大夫以上服也。從曰免聲。繞，或從系。」蓋《古論》作「兜」，《魯論》作「冕」，字本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故侯國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訓「兜」者，散文或通稱也。鄭依《古論》作

① 「衰」上，據《釋名》脫「釋」字。

② 「服」上，據《說文》脫「衰」字。

「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白虎通·緇冕》篇：「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鄭注《士冠禮》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士冠禮》疏：「冕者，俯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韎韁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韁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圓。案：《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取服之。故《孟子》以夫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爲微罪，明助祭後當稅冕，仍藏公所也。《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謂出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夫子得見冕衣裳者，意即在公時所見。其「過之」，謂行出其前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當服此者，不必真見其服，非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亦疑冕是祭服，非夫

子燕居所見，遂據《魯論》作「綯」，以「冕」即「綯」之譌，「綯」與「免」同。《士喪禮》：「衆主人免于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一寸，用麻布爲之。齊衰，服之重者，綯，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古論》作「弁」，疑即《司服》所云「弔事之弁經服」，鄭彼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此以「冕」爲「綯」譌。綯與齊衰，同爲喪服，亦是彊別爲義，不必與經旨相應也。「裳」者，在下之服。《毛詩·七月》傳：「上曰衣，下曰裳。」《說文》：「常，下袞也。裳，常或從衣。」於禮，玄冕爵弁服皆紵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韋弁服則衣韎韁，裳或朱或素也。「少」謂年少也。《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爲少者，此安國故也。禮，四十始仕，此童子得服冕或弁者，春秋時，世卿持位，不嫌有年少已貴仕也。皇本「少」下有「者」字。宋石經「趨」作「趨」。○注「冕者」至「行也」○正義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大夫有玄冕。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瞽」爲盲者，《說文》：「瞽，目但有眊

也。「眊」，①目精也。「今謂之眼珠」。又「盲」，目無牟子也。「牟子」，今謂之瞳人。許意「瞽」、「盲」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牟子。鄭司農《周官》注云：「無目眊謂之瞽。」與許異者，蓋「瞽」有二：一是有眊而無眸，一是並眊無之。許、鄭各據一義也。②《釋名·疾病》云：「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與司農合。「作，起」，見《說文》。《鄉黨》「必變色而作」，《先進》「舍瑟而作」，訓並同。《說文》：「趨，走也。」《釋名·姿容》云：「兩腳進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門外行，可疾走也。《曲禮》鄭注云：「行而張足曰趨。」

顏淵喟然歎曰：【注】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注】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

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正義曰：「仰」者，《說文》：「仰，舉也。」《廣雅·釋詁》：「仰，嚮也。」「仰」與「仰」同，謂舉向上也。「彌」，《說文》作「𡩺」，云「久長也」。《儀禮·士冠禮》注：「彌，益也。」「鑽」者，《說文》云：「鑽，所以穿也。」漢《嚴發碑》：「鑄堅仰高。」「鑽」作「鑄」，當由《齊》、《古》文異。「堅」者，《爾雅·釋詁》：「堅，固也。」《論衡·恢國》篇解此二句云：「此言顏子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者，《爾雅·釋詁》：「瞻，視也。」「忽」者，《左傳》「其亡也忽焉」，杜注「忽，速貌」。「瞻之在前」，謂夫子道若可見也；「忽焉在後」，謂終不可見也。邢本、《集注》本，「忽焉」作「忽然」，誤。「循循」，或作「恂恂」。《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膺傳》注、

①「眊」，孫校：「眊」出新附。」

②「許意」至「義也」，孫校：「許、鄭所說『眊』，並不以為目精。劉說非。」

③「疾」上，據《釋名》脫「釋」字。

④「姿」上，據《釋名》脫「釋」字。

《三國志·步騭傳》、《孟子》「明堂」章章指引文並同。又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南史·王琳傳》、《魏書·高允傳》、《賈思伯傳》、《隋書·煬帝紀》用此文，亦作「恂恂」。其《趙壹傳》注先引《論語》，復云「恂恂，恭順貌」，與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同。故翟氏灝《考異》、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臧氏庸《鄭注輯本》並以「恭順」之訓亦本鄭氏，則謂鄭本作「恂恂」矣。博文、約禮，即善誘之法。先博文，後約禮，所謂循循也，顏子之所仰，所鑽者也。「罷」者，孫綽云：「猶罷息也。」「才」者，能也。「卓爾」者，《說文》：「卓，高也。卓，古文阜。」漢《韓勅修孔廟禮器碑》「遑遑之思」，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即《論語》「卓爾」，此亦《齊》、《古》異文。鄭注云：「卓爾，絕望之辭。」絕望者，言絕於瞻望也。此探下文「欲從」、「末由」為義。《法言·學行》篇：「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與？」是「卓爾」，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不敢必知，不可灼見，故以「如有」形之。《韓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云：「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外傳》所云「既立」，與此文所言「立」

同。《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道而立」，亦謂道之高者美者，與此文言「立」義亦同也。「能者從之」，明不能者難以從之，即此所言「欲從」、「末由」也。《春秋繁露·二端》云：「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與，此之謂也。」揆董所言，亦以「欲從」者，欲從夫子之所立也。聖不可及，故聖但獨立。姚氏配中《一經廬文鈔》：「道也者，萬物之奧，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道之權也。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為，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聖人則巽以行權。巽，人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巽，伏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龍蛇之蟄以存身』，至精者也，至變者也，至神者也，聖人之所以

極深而研幾也。」案：姚氏之論聖道精矣。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即「變動不居」之謂。孟子言「大」、「化」、「聖」、「神」，皆是其詣意。顏子此言，所以窺聖道者，在此時矣。道不外學，學不外禮。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志學即博文也，立即立於禮也，亦即約禮也。「如有所立卓爾」，謂禮之所立，無非道也。顏子於博、約之教，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明，求其所未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奔逸絕塵」，則夫子之「所立卓爾」也。「回瞠若後」，則「欲從」、「未由」也。惟欲從、未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未達一問也。然雖欲從、未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未由」，《史記·世家》作「蔑繇」，「蔑」、「未」聲轉，「繇」、「由」今古文異。○注「喟歎聲」○正義曰：《說文》：「喟，大息也。」或作「嘖」。「歎，吟也。」顏子贊美聖道，自以竭力學之，終不可幾及，故有此歎。○注「言不可窮盡」○正義曰：皇疏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注「言恍惚不可爲形

象」○正義曰：《說文》：「悅，狂貌。」引申爲無定之辭。「恍」即「悅」俗。《老子道經》：「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亦「忽」俗。○注「循循」至「所序」○正義曰：《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注就本字爲訓，亦得通也。「誘」，《說文》：「羙，相誅呼也。從厶美。誘，或從言秀。」《詩·標梅》傳：「誘，進道也。」②「道」與「導」同。《學記》云：「故君子之善喻也，道而弗牽。」又云：「道而弗牽則和。」《繁露·基義》云：「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即進勸人法也。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注】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注】孔曰：「少差曰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寧也。二三

- ①「標梅」，《經解續編》本作「野有死麕」，是。
②「進」，《詩》傳無此字。

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正義曰：《爾雅·釋詁》：「詐，僞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爲」即是「僞」，謂無臣而僞有臣也。考《士喪禮》，雖有夏祝、商祝、御者、徹者、擯者、奠者之屬，皆暫時司其事者，謂之有司，本不爲臣，今用大夫禮，是僞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皇疏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案：年老歸政曰致仕。其爵未失，故從大夫禮葬。若大夫退，是君疏斥己，或已避位弗仕。既去大夫之位，則不得以大夫禮葬，故宜以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翔鳳《鄭注輯本》云：「按：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謂魯復

用己，以大夫禮葬也。夫子言己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教萬世，故決不死於道路，亦兼明子路豫凶事爲過計也。○注「疾甚曰病」○正義曰：《說文》：「病，疾加也。」「加」、「甚」義同。鄭此注云：「病謂疾益困也。」○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正義曰：夫子仕魯爲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魯，以微罪行，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夫子，欲用大夫喪葬之禮，故使門人爲臣助治之。○注「少差曰閒」○正義曰：《方言》：「差，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郭注：「閒，言有閒隙。」《文王世子》：「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閒。」注：「閒，猶瘳也。」○注「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正義曰：有臣死於臣手，禮也。夫子願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親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又云：「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注「就使至一路乎」○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稱「君」者，對臣言之。有三子在，不憂棄於道路，明二三子亦能葬其師，不必迫以君臣之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

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耶？」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行賈。」①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故子貢借美玉以觀夫子藏用之意。「善賈」，喻賢君也。雖有賢君，亦待聘乃仕，不能枉道以事人也。《釋文》：「匱，本又作櫃。」通用字。物茂卿《論語微》云：「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先典簿君《秋槎雜記》：「《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櫃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謹案：《論語》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讀「賈」有「古」音，即賈人也。《說文》：「賈，市也。」段氏玉裁注：「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馮韻，古無是也。」竊謂下句「待賈」，亦謂待賈人。《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

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賈」亦當作「待賈」，今作「待價」，明爲後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賈」，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買賣皆可云「賈」，「沽」是段借字。《玉篇》引「求善賈而沽諸」，《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爲易。」則作「易」亦通。此當出《齊》、《古》異文。《群經音辨》四：

《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此就鄭義爲音。○注「韞藏」至「匱中」○正義曰：鄭注云：「韞，裹也。匱，匱也。」即本馬注。「裹」、「藏」同義。「韞」既訓藏，經下文又言「藏」者，古人自有複語，若《詩》「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上下句皆言「采」矣。《說文》：「匱，匱也。」「匱，匣也。」今俗別作「櫃」。○注「沽之」至「待賈」○正義曰：《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鄭此注云：「寧有自銜賣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決絕之辭，明「沽」是銜賣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銜，行且

①「行」，據下正義文當作「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亦作「待」。

賣也。從行從言。銜，或從玄。」①顏師古《漢書·東方朔傳注》：「銜，行賣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賈」，亦似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誤。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

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馬曰：「九

夷，東方之夷，有九種。君子所居則化。」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夏，

乃欲行道於外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說見前「浮海」疏。《後漢書·東夷列傳》：「昔箕子遼衰殷之運，避地

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

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更顯。「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九夷之一。

《淮南·齊俗訓》謂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勾踐。惟九夷在東，故泗上諸侯得以率之。《戰國·秦策》：「楚

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

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②呂氏祖謙《大

事記》據《索隱》說，以為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案：呂氏誤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

九夷者，皆段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獷悍，至今猶然，則正或人所譏，夫子不應欲居之矣。「陋」者，言其地僻

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為

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為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

曰：皇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莞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

夷。玄菟、樂浪、高麗，皆朝鮮地。」③《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

①「或」上，據《說文》脫「銜」字。

②「九夷者」至「夷也」，孫校：「九夷即淮夷，與齊魯相近，故子欲居之，非海外諸夷也。《索隱》說近是。詳余所著《墨子閒詁》。」

③「皇疏」至「朝鮮地」，孫校：「皇疏本李巡《爾雅》注，見《禮記·王制》正義。」

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皇疏所指略異。蓋皇疏以地言，漢傳以類言也。《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白虎通·禮樂》篇：「東所以九何？蓋來過者九。九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泰伯君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

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也。周室西都爲政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爲正而稱《雅》焉。至平王東遷，政教微弱，不能復《雅》，故降而稱《風》。《風》、《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絃歌笙間，惟三《頌》始有舞容，故稱《頌》。此阮氏元《釋頌》義。孔子正樂，兼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注「鄭曰」至「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

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以正樂爲在知命時，誤也。《鄉飲酒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云云，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周官·太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則二鄭皆以《雅》、《頌》得所爲整理其篇第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不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雅》、《頌》之人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一《雅》詩，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者，皆謂之正《雅》，惟《頌》亦然。《清廟》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無非其所。此必夫子當

時專定一書，合統諸節目，正其出入，如漢後樂錄名色，而
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約略大概如此。
若其他雜見，如《肆夏》爲《時邁》一詩，饗禮，天子所以享元
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芣》，燕禮用之，而《射
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芣》爲射節。祭禮祀
文以《雍》徹，而《仲尼燕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
武》舞《勺》又舞《象》。《勺》即《酌》詩，《象》即《維清》詩，而
《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
真，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爲
覈。包氏慎言《敏甫文鈔》以《雅》、《頌》爲音，與毛又異，而
義亦通。今都錄其說云：「《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
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衛不得而亂之，
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
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頌》，《頌》中有《雅》，《風》
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
《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
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
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
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
之，確乎鄭、衛不能人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

《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月》，
《邶風》也，而《簡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
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邶風》然，知十五國
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
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白駒》、《伐檀》、《騶
虞》，八篇可歌。」《鵲巢》、《采芣》、《采蘋》、《伐檀》、《騶虞》，
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
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
《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
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
虞》、《文王》。《墨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
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
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
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潤
乎草木。」然則《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
《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
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
《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
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即《雅》、《頌》亦不得爲《雅》、《頌》。
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

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減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

者，即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襲所傳，豈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弦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

① 「儒林傳」，據《史記》當作「孔子世家」。

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正義曰：《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胡氏匡衷《儀禮釋官》：「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白虎通·爵》篇：「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夫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仕魯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人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案：「何有」，言不難有也。說見前「默識」章疏。○注「困亂也」○正義曰：「困」訓亂者，引申之義。《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篇說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注】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注「包曰」至「之流」○正義曰：皇本作「鄭注」。高麗本及《文選·秋興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本同。「凡」者，非一之辭，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

《法言·學行》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意。《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即「滿而後漸」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流》，《詩·天保》文。①

① 「天保」，據《毛詩》當作「常武」。

《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

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正義曰：《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即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大夫有德者。」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

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正義曰：「為山」，謂積土為山

也。「簣」，《漢書·禮樂志》、《後漢·班固傳》注達摩多羅

《禪經上》注引此文並作「匱」。唐《化度寺碑》：「資覆匱以成山」，亦用此文，蓋段借也。《荀子·宥坐篇》：「孔子曰：

「如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

《孟子·盡心》篇：「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

○注「實土」至「與也」○正義曰：鄭此注云：「簣，盛土器。」與包注互備。《廣雅·釋器》：「簣、筲、簞、簾、簞、筲、簞，皆異名同物。顏師古《王莽傳》注：「匱，織竹為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織草為器。」「草」，疑「竹」之誤。「勸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道德，當如為山積土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已設教，當觀其志能遂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終不能就。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

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注「實土」至「與也」○正義曰：鄭此注云：「簣，盛土器。」與包注互備。《廣雅·釋器》：「簣、筲、簞、簾、簞、筲、簞，皆異名同物。顏師古《王莽傳》注：「匱，織竹為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織草為器。」「草」，疑「竹」之誤。「勸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道德，當如為山積土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已設教，當觀其志能遂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終不能就。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

①「循」，據《大戴禮記補注》及《荀子》當作「備」。

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謂。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注】顏淵解，故與之而不惰，①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正義曰：《說文》：「惰，不敬也。從心，甹省聲。惰，甹或省。」「不敬」，則有懈倦之意。《廣雅·釋詁》：「惰，嬾也。」○注「顏淵」至「之時」○正義曰：顏子於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也。《學記》云：「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即惰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注「包曰」至「之甚」○正義曰：皇本作「馬注」。《說文》：「惜，痛也。」《楚辭·惜誓序》：「惜者，哀也。」皇疏云：「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

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艸謂穀也。《倉頡篇》：「苗，禾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

莊二十八年注：②「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秀即采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瓣收，即為稈而成實，實即稈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謂年穀不順成也。翟氏灝《考異》：「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欄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為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排卒，為《客喻》云：③「秀而不實，尼父為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為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義。案：漢《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暴顛。」「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說皆如此。皇疏云：「又為歎顏淵為譬也。」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為之作譬。」說

①「與」，據經文當作「語」。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亦作「語」。

②「二十八」，據《公羊傳》注當作「七」。

③「客」上，據《梁書·徐勉傳》脫「答」字。

並得之。○注「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夭也。人早夭，故成德亦有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注】後生，謂年少。正義曰：「後生可畏」，謂生質獨美也。「不如今」，謂不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聰慧，爲人所畏。至年壯老，學力復充，故人常畏服之。曰「焉知」者，《論衡·實知》篇解此文，以爲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執，即無執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善聞於人也。無聞由於無藝，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貴不失時，故君子愛日也。」胡氏紹勳《拾義》：「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況《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

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

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注】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方言》：「俊，憚，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憚。」郭注引「憚之爲貴」。《廣雅·釋詁》：「憚，改更也。」「繹」，「憚」古多通用，《詩·板》《泮水》《那》釋文並云「繹，本作憚」，《類弁》釋文「憚，本作繹」可證也。郭注《方言》引此文，是訓「憚」爲改，與馬注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巽與之言」，言者祇此二術，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淮南子·原道訓》：「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注「人有」至「爲貴」○正義曰：「法」者，「灋」之借字。《說文》：「灋，刑

也。平之如水。从水、虞。①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引申爲典則銓度之稱，故此注「法」爲正道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不順從。○注「巽恭」至「爲貴」○正義曰：《易·巽·象傳》：「順以巽也。」虞注：「巽，外迹相卑下也。」是「巽」有恭義。人有過，我以恭遜謹敬與之言，人感我柔順，不能不說也。《說文》：「得，繹理也。」繹，抽絲也。《方言》：「繹，理也。」絲曰繹之，是「尋繹」謂抽引其理也。既尋繹之，則能行之可知，注義自爲引伸也。鄭注云：「繹，陳也。」此本《爾雅·釋詁》，其義未詳。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正義曰：皇疏云：「此事再出也。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正義曰：「帥」者，「衛」之借字。《說文》：「衛，將衛也。」「匹夫」者，《爾雅·釋詁》：「匹，合也。」《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

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鄭注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死將，謂奪取軍將而致之死也。三軍之帥，以人爲衛，故遇彊敵可覆而取之。匹夫守志，志有一定，不可得而奪也。」《禮·緇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又《儒行》云：「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譏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注「三軍」至「取之」○正義曰：《孫子·始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九地》篇：「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是言行軍貴一心也。若衆心不一，則士卒懈散，莫有鬪志，故其將可奪而取之。《吳子·論將》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緼，臬著」。正義曰：《釋文》云：「弊，本今作敝。」皇本及《說文·衣部》亦作「弊」。《釋文》引鄭注：「緼，臬也。」《藝文類聚》三十五、

①「虞」，據《說文》當作「廌」。

《御覽》四百八十二引鄭注「臬」並作「絮」。盧氏文弼《釋文考證》以作「絮」爲正。蓋鄭與孔異，故《釋文》引之。若亦訓「臬」，則與孔無甚異矣。《禮·玉藻》：「纁爲繭，纁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纁謂今之新綿也。纁謂今之纁及舊絮也。」李氏惇《群經識小》：「古無木綿，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纁，舊絮爲纁。漢則以精者爲綿，而粗者爲纁，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士褐衣纁著，未嘗完也。」又云：「曾子褐衣纁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纁無文。」師古注：「纁，亂絮也。」皆以「纁」爲絮。《說文》：「絮，敝絛也。」「袍」者，《說文》：「袍，繡也。」《爾雅·釋言》：「繡，袍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包也，包內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袍，褻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褻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釋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釋。」此袍爲褻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若袷褶之類。於時人已服裘，子路猶衣敝袍也。「狐，貉」，二獸名。《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貉」。《說文》：「貉，似狐，善

睡。」引《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段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貉」，今字作「貉」，皆段借。「貉」，《說文》以爲北方多種。先鄭《職方》注：「北方曰貉。」是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貉」、「狐」、「狸」，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爲郊民自取，非也。《春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江氏永《鄉黨圖考》謂狐貉之裘爲褻裘。則此文「狐貉」與「纁袍」並爲燕居之服矣。○注「纁臬著」○正義曰：「臬」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通。《說文》：「纁，緋也。」「緋，亂系也。」又「繡」下云：「以絮曰繡，以纁曰袍。」別「絮」言「纁」，則「纁」是「臬」可知。《漢書·蒯通傳》：「束纁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注：「纁，亂麻也。」著猶言藏也。《士喪禮》：「著組繫。」注：「著，充之以絮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注】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注】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爲善？」正義曰：「終身」者，

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樂》注：「以聲節之曰誦。」孔氏廣森《經學厄言》：「子路終身常誦『不佞不求』二言，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佞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于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緼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為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為聞譽自足。既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枘鑿，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佞不求』以下矣。」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緼袍」一節，無「不佞不求」二句，亦一證。○注「佞害」至「之詩」○正義曰：「佞，害」、「臧，善」，並毛傳文。《說文》：「佞，很也。」《漢書·甯成傳》：「汲黯為佞。」師古曰：「佞，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為不善」，明「不佞不求」即為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

佞不求，何用不臧」。揆韓之意，似以不害由於不求也。害謂已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子之行，不佞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佞」與馬同，「不求」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佞害之《詩》」者，「貪惡」謂貪求之惡。《詩》者，《衛風·雄雉》篇文。①○注「臧善」至「為善」○正義曰：「臧，善也」，見上注，此當衍。「尚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譬若富者無驕，貧者無諂，尚未若富好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尚未可以為仁也。是皆未足為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注】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正義曰：「歲寒」者，孫炎《爾雅》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文》「寒」作「𡇗」，云「凍也，從人在宀下，以𡇗薦覆之，下有欠」。《釋

①「衛」，據《毛詩》當作「邶」。

名·釋天》：「寒，扞也，扞格閉塞不通也。」翟氏灝《考異》云：「《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丘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此又見《風俗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注「大寒」至「荀容」○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注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略篇》：「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汙濁，清士乃見。」《淮南子·傲真訓》：「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潛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忠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說或以「歲寒」喻事難，喻亂世，喻勢衰，義均得通。注就亂世言。

子曰：「知者不惑，【注】包曰：「不惑亂。」

仁者不憂，【注】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正義曰：《申鑒·雜言下》：「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

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

①「自」，皇疏本及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皆作「得」。

子·汎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錯出，「與」，即「以」也。「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共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自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道，仁義之善道。立，謂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云者，此引《詩》，言以華之反而後合，喻權之反經而合道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此文作「棠棣」。「唐」、「棠」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榮，草謂之華。」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稱，故《說文》云：「葛，榮也」，是也。「偏其反而」者，皇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翩」，似《晉書》無此文。《角弓》詩：「翩其反矣。」《桑柔》詩：「旗旒有偏。」《釋文》：「偏，本亦作翩。」韋昭《周語》注：「翩翩，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偏」讀「翩」，義亦通矣。「而」者，語助之辭。皇疏云：「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邈如其室奧遠故也。」劉氏逢祿《述何篇》：「夫子以思爲未思者，不欲諉咎於室，誠之至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縣》詩正義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椿論》引與《筆解》同。此當由後人隨意引入，非今文有錯簡也。《釋文》：「未，音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高麗本讀正同。武氏億《經讀考異》謂「如一讀，有咏歎淫佚之趣。又謂「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僖二十四年、宣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庸》、《法言》爲證。其說良然。皇本「有」下多「哉」字。○注「適之」至「之極」○正義曰：「之」者，往也。《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錘也。」《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焦氏循說權曰：「權之於稱也，隨物

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皇疏引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注「唐棣」至「見矣」○正義曰：「唐棣，移」者，《爾雅·釋木》文。又常棣、棣二木，皆見《詩》。陳氏《毛詩疏》謂《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移」。以棣之名專屬唐棣，而以常棣爲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移」，「移」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也。」

「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璣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奧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爾雅》·七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甜」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即赤棣歟？而非

此「唐棣」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郝氏懿行《義疏》引牟願相說：「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此說得之目驗，與許慎所稱「白棣」，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是華反而後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于時適。」義是由反而至大順，亦用權之道，所謂「無常形勢」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並爲「反經」，用《公羊》義也。焦氏循說權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恒寒恒燠，則爲咎徵。禮滅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郊之

① 「璣」，原誤作「機」，逕改。下同。

② 「願」，孫校作「廷」。

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劉綏《新論·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善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拯之。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注之義。毛氏奇齡《奇求篇》：「《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王祥

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為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於臨歿時，屬後人使不澣濯，不含斂，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通屬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即是思權，與此注說亦正合。云「次序」者，謂先反後順也。

① 「劉綏」，據文意當為「桓譚」。
② 「奇求篇」之「奇」，孫校作「稽」，是。

論語正義卷十一

實應劉寶楠學

鄉黨第十

正義曰：皇疏言：「《占論》以《鄉黨》爲第二篇。」此僞本，不足據。^①

集解

凡一章正義曰：此篇雖一章，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皇、邢疏別爲科段，當有所受。今略本之，分爲二十五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注】王曰：「恂恂，溫恭之貌。」正義曰：江氏永《鄉黨圖考》：「諸侯五十里內爲三鄉，亦如天子之制。鄉者，舉其大名；黨者，舉其中所屬之一也。孔子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王氏塗《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

陬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鄭注云：「恂恂，恭慎貌。」案：《說文》：「恂，信心也。」信者，實也。人有信心，則能恭慎。《史記·世家》載此文，《索隱》曰：「恂恂，有本作『遂遂』，音七旬反。」漢《祝睦後碑》：「鄉黨遂遂，朝廷便便。」與《索隱》合。《史記·李廣傳贊》：「李將軍俊俊如鄙人，口不能正辭。」《索隱》曰：「《漢書》作「恂恂」，音詢。」「俊」與「遂」同，亦與「恂」同，並聲近字。《劉脩碑》：「其於鄉黨，遂遂如也。」亦音義相近，當由《齊》、《占》、《魯》三家文異。《集注》云：「似不能言者，謙卑巽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注】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正義曰：《集注》云：「在宗廟朝廷，謂助祭於公與見君時也。」《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

① 「此僞本不足據」，孫校：「此未必僞。」

箱曰廟。」東西箱者，東堂西堂也。《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說「朝」即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庫門外者曰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射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即治朝也。江氏永《圖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上》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地無堂。《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廷中也。」又曰：「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惟路寢朝有堂有階。」案：三朝朝位皆平地。鄭注《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注《文王世子》云：「內朝，路寢庭。」路寢即燕寢，別「寢」而言「庭」，明朝位在庭也。《左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即是從公於內朝，是燕朝朝位亦平地，不獨治朝、外朝矣。金氏鶚《禮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

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為平地，故其文從廴。」案：金說是也。《玉篇》：「庭，堂階前也。」是庭雖平地，必有堂階而後名之。自來解者，「庭」、「廷」二文多混。《禮說》又云：「《考工記》：「市朝一夫。」夫，百步也。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此為天子之制，其諸侯則無文以明之。」王氏瑋《正義》引楊隨安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為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為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言，當在燕朝。然則此文「朝廷」，是舉治朝以賅燕朝矣。「便便」，《史記·世家》作「辯辯」，《書》「平章百姓」，伏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南訛」，鄭作「辯秩」，伏傳作「便秩」。《詩》「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是「平」、「便」、「辯」音近義同。○注「便便辯也」○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辨也。」「辨」、「辯」同，謂辯論之也。夫子於宗廟每事問，又簿正祭器。於朝廷則對問政，述儒行，是言辯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言，聞聞如也。【注】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聞

聞，中正之貌。」正義曰：據下文，「君在」爲視朝，則此言「朝」是君未視朝時也。《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則臣入朝在君先。秦氏蕙田《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案：秦說亦通。《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孔疏：「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崔說本何休《公羊傳》注。王氏塗《正義》：「《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

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即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王制》所謂「當其上大夫」、「當其下大夫」是也。」案：《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胡氏培壘《正義》：「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又云：「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由胡說推之，是五大夫下仍有大夫，當是分職治事者，如周官大小卿下之有群司矣，此與小卿並下大夫也。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上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此《古論》。胡氏薰《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貴者未至，而賤者先盈，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爲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書之。

○注「侃侃和樂之貌閭閻中正之貌」○正義曰：《爾雅·釋詁》：「衍，樂也。」《說文》：「衍，喜貌。」①「侃」、「衍」古通，故注訓「侃」爲和樂，謂「侃」爲「衍」之段借也。《後漢·袁安傳》：「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又《唐扶頌》：「衍衍閭閻」，並本此文。《說文》：「侃」訓剛直，於此義不相應。若《漢書·張敞傳》：「衍衍履忠進言」，《後漢·樊準傳》：「每燕食則論難衍衍」，並通「衍」爲「侃」，但文雖互通，義則各有當也。《說文》：「閭，和說而諍也。」或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與許義近。諍者，辨論其是非也。言不妄諧俗，故注以「中正」解之。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詁「閭閻」，傳寫倒誤。」案：「侃」通作「衍」，故訓和樂。「閭」有諍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難於和樂，而中正爲難，接寮屬不難於中正，而和樂爲難。方說非是。君在，跼蹐如也，與與如也。

【注】馬曰：「君在，視朝也。跼蹐，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注「君在」至「之貌」○正義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時君正在朝，故馬以「君在」爲視朝。皇疏：「君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

士。當此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跼蹐如也。雖須跼蹐，又不得急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案：群臣當君揖時，皆須還辟，故有此容。《說文》：「蹐，行平易也。」蹐，長脛行也。一曰跼蹐。《廣雅·釋詁》：「跼，行蹐，敬畏也。」《詩·節南山》：「蹐蹐靡所騁。」鄭箋：「蹐蹐，縮小之貌。」《孟子》：「曾西蹐然。」注：「蹐，猶蹐蹐也。」「蹐」、「蹐」、「蹐」並與「蹐」同。《楚茨》：「執蹐蹐蹐。」毛傳：「言蹐蹐有容也。」亦謂恭敬之容。鄭此注云：「蹐蹐，敬恭貌。」即本馬注。《說文》：「趨，安行也。」「蹐，趨步慎也。」《漢書·敘傳下》：「長情慎慎。」注引蘇林曰：「慎，行步安舒也。」義皆可證。「威儀」，猶容儀，「中適」，猶言得宜也。

君召使擯，【注】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正義曰：《說文》：「召，呼也。」王逸《招魂序》：「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江氏永《群經補義》：「《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當時魯政，專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

①「喜」上，據《說文》脫「行」字。

②「慎」下，據《漢書·敘傳》注脫「慎」字。

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兼攝上擯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案：《釋文》：「擯，本又作儼，亦作賓，皆同。」《孔子世家》正作「儼」。《說文》：「儼，導也。從人，賓聲。擯，儼或從手。」是「擯」、「儼」一字，或省作「賓」。《史記·廉頗列傳》：「設九賓於廷」，《漢書·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即九擯也。《周官·司儀》云：「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及將幣，旅擯，三辭。」據此，是兩君相見用交擯，故惟主君郊勞及將幣行之。將幣，亦兩君相見也。若五積、三問，是主國遣卿大夫爲之，臣與賓君行禮用旅擯。其聘禮則君待使臣，亦君與臣行禮用旅擯也。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旅擯，猶《覲禮》言「傳擯」也。在主曰擯，在賓曰介。鄭注《司儀》謂賓介亦稱擯者，依經立文，假借之義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注云：「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依《周官·大行

人》言之。若然，是天子諸侯禮，賓擯數同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敖繼公說：「諸侯禮，賓擯當用三人。猶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爲疑，而先鄭注《司儀》謂主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踰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①至兩君相見交擯之數，先鄭注無明文，後鄭謂亦用九人，其賓介則交擯、旅擯同用九人。」案：《大行人》言「介九人」，乃上公朝覲天子之禮，非謂群侯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賓介用九人也。②《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然則聘賓至多不過七介，故《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也」。既上公賓介七人，則意主擯如爲上公之國，亦用七人。侯伯之國五人，子男之國三人，擯介皆得相當。③而康成謂「交擯各陳九介」，亦非也。先鄭以交擯、旅擯皆傳辭。後鄭以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其注《司儀》云

①「而先鄭『至明矣』，孫校：『先鄭《司儀》注止云公有九人，無主擯之說。』」

②「至兩君『至九人也』，孫校：『兩君相見，亦如見天子之數。但五等有差降，不皆九人耳。』」

③「既上公『至相當』，孫校：『擯介數必無正等之理，《大行人》職有明文，此誤。』」

「旅，讀爲「鴻臚」之「臚」，陳之也」，謂陳擯位也。其注《聘禮》云：「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出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鄭以旅擯之禮，上擯面賓請事，不須承擯，紹擯傳辭，說與先鄭異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謹案：《駢枝》說即先鄭義。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謂：「不傳辭何必旅擯？愚竊謂旅擯行於國中，上擯往來傳君命，於禮尚不失。若五積三問，及郊勞，君不在行，而上擯輒自詣賓請事，雖以君命辭之許之，然一無往還之節，直情徑行，似非禮所宜。且《論語》此文有復命事，明是聘賓用旅擯而左右

揖，既左右揖，知有傳辭無疑矣。《司儀》於「諸侯將幣，交擯，三辭」下云：「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注謂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將幣時，主君尚在門內。《曲禮》疏謂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是將幣之時，主君已在門外。若然，是主君先乘車出大門外，降車行將幣，交擯三辭，禮竟，復升車向前迎賓也。①其說與鄭小異，以孔疏爲長。孔疏又謂聘禮賓至門外，主君立大門內，不出限，行旅擯禮。江氏永《圖》聘禮，君立大門內，從孔說也。《聘禮》云：「公迎賓於大門內。」《聘義》云：「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則知旅擯之禮，主君不出門限也。旅擯是君與臣行禮，君不出限，則兩君相見行交擯禮，君必出限可知。又案：《聘禮》「賓至于朝」，謂外朝也，在大門外。鄭注《聘禮》說「旅擯相去三丈六尺」，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此據《考工記》以爲應門也。應門，天子之中門，諸侯則曰雉門，其說亦誤。故江氏《擯介傳命圖》仍依鄭君《朝士》注「外朝在大門外」也。此篇紀夫子行事，而考之《春秋》，夫子仕魯時，無諸侯大夫

①「若然」至「迎賓也」，孫校：「將幣在交擯三辭之後。此牽說甚誤。」

來聘事。江氏永《圖考》謂：「聘問之禮，大聘爲聘，使卿，小聘爲問，使大夫。大夫以小聘往來，不書於《春秋》。」又《群經補義》謂：「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其說並是。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論語》此文專指旅擯。色勃

如也，【注】孔曰：「必變色。」足躡如也。【注】包

曰：「足躡，盤辟貌。」正義曰：《北堂書鈔·禮儀部》七

引鄭此注云：「勃，矜莊貌也。」案：《呂覽·重言》注：「矜，

嚴也。」嚴者，敬也。《玉藻》「色容莊」，注謂：「勃如戰色。」

《說文》兩引「勃如」句，一作「字」一作「斃」。《汗簡》云：

「斃」見《古論語》。竊謂「字」亦《古論》異文。作「勃」者，

其《齊》、《魯論》與？《說文》：「字，甞也。」人色甞者，盛也，

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盛也。」「勃」、

「字」義同。許意與鄭似異實同，蓋許言其形，鄭言其義也。

○注「足躡盤辟貌」○正義曰：《說文》：「躡，足躡如也。」本

此文。包云「盤辟」者，《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從

舟從殳。」殳，令舟旋者也。《爾雅·釋言》：「般，還也。」

《漢書·何武傳》：「槃辟雅拜。」「槃」與「般」、「盤」並同。

《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盛。」即此注意。《書

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躡如，逡巡貌。」逡巡，亦盤辟之義。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注】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

俛一仰，衣前後，檐如也。」正義曰：皇本「左右」下有

「其」字。○注「揖左」至「如也」○正義曰：夫子時爲承擯，

左立者是紹擯，右立者是上擯，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

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

前，却得兩鄉之而已。」據此，則擯介雖東西平行，而面之所

鄉不能咸正，則自上擯望承擯，稍在後，爲東南也。推之紹

擯，亦在承擯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北，末介又在承介西

北，故《聘禮》疏謂上擯位次宜稍在承擯西，得以轉身望承

擯在東南也。江氏永《圖考》：「擯者，雁行立於東方，西面

北上。」是以南北爲左右，東西爲前後。其傳主命達於賓，

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賓命

達主，當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緣之而右矣。

至傳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擯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

恐其以他事至，不欲自承以人來詣己也。上擯揖而傳與承

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擯，末擯與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

介揖而傳問之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遞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擯復傳於承擯，遞傳至賓。賓對主君又辭，賓終請不獲辭，是爲三辭，主君乃進車迎賓也。其聘禮，則上擯述君命請事，遞傳至賓，賓辭遞傳至上擯，上擯述君命辭之，至不獲已，始命紹擯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爲轉移也。江氏永《圖考》：「衣之前面西，衣之後背東，手之右首既左，則面西者可移之左，而背之負繩乃向棖闔之間矣。手之左者既右，則背東者可移之右，而裳有後裾，乃向車衡之間矣。」「檐檐」，動搖之貌。故皇疏引江熙曰：「揖兩手，衣裳檐如動也。」《楚辭·九歎》：「裳檐檐而含風兮。」洪慶善《補注》：「檐檐，衣動貌。」趨進，翼如也。【注】孔曰：「言端好。」正義曰：江氏永《群經補義》：「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佖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

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又《鄉黨圖考》云：「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今案：江氏據《聘禮》爲說，是也。凌氏曙《典故覈》：「《公食大夫禮》：食聘賓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公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及公將侑幣，擯者進相幣，是趨進也。」案：此亦見《聘禮》，所謂「禮賓」也。竊又意，士介觀授幣時，擯者自廟門外進至中庭，亦是趨進，當並數之，義爲備矣。《典故覈》又云：「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又曰：「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刻刻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翼如」，《說文》引作「趨如」，此出《古論語》。○注「言端好」○正義曰：《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訓》：「翼翼，恭也。」恭敬，則端正可知。賈子《容

經：「趨以微聲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鄭曰：「復命，復白君：『賓已去矣。』」正義曰：《司儀》言聘事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引此文云云。案：《司儀》言君送賓在中門之外，《聘禮》言在大門內，是二禮文同。鄭注謂君命上擯送賓出者，謂出大門外也。《司儀》言諸侯相朝，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注云：「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考彼文言辟是賓退，告辟則上擯之事。主君迎賓於大門外，則送賓亦於大門外，故但有告辟，無命上擯送賓及上擯復命事也。《說文》：「顧，還視也。」《詩·匪風》箋：「迴首曰顧。」賓退所以不顧者，不敢當盛，且以示有終也。《公食大夫禮》言：「禮賓畢，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

不顧。」又《聘禮》言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鄭注《公食大夫》云：「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則凡賓客退皆不顧。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歷引《鄉飲酒》、《鄉射》、《特牲饋食》、《士冠》、《士昏》、《士相見》、《有司徹》及此朝聘禮為言，知賓退皆不答拜，不答拜，則亦不顧矣。江氏永《圖考》：「《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為尤重矣。」案：孔子本為承擯，及入廟相禮，出大門送賓，皆是攝上擯。惟公送賓出時，承擯、紹擯皆在，如初賓來時之禮，而孔子已攝上擯，則承擯當已別遣人為之。

人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注】孔曰：「欽身。」正義曰：此及下節言孔子為聘賓事也。「公門」

者，諸侯之外門、中門，即庫門、雉門也。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室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案：《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為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己國，此稱所聘之國，辭亦同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入門」為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則以朝門賅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為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為衍字，非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鞠躬，自歛歛之貌也。」案：《聘記》注引此文「執圭，鞠躬如也」，《釋文》「躬」作「窮」。《廣雅·釋訓》：「鞠躬，謹敬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說之云：「蹶蹶，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

贊》：『鞠躬履方。』顏師古注云：『鞠躬，謹敬貌。』皆當讀為「鞠躬」。盧氏文弼《鍾山札記》、段氏玉裁《說文》注說略同。段又引《魯世家》「鞠躬如畏然」，^①徐廣云：「見《三蒼》，謹敬貌也，音穹窮。」^②則「鞠躬」者，「鞠躬」之段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蓋鞠躬與蹶蹶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案：「鞠躬」義為謹敬。鄭君以為「歛歛之貌」者，《後漢書·張衡傳》注「歛，歛也」，二字訓同，亦謹敬之義。《老子》云：「歛歛為天下渾其心。」《釋文》引顧注：「歛歛，危懼貌。」義可證。「如不容」者，言謹畏之形，若無所容厠足也。○注「歛身」○正義曰：注以「鞠」為「歛」，「躬」為「身」。《說文》云：「鞠，曲脊也。」「鞠」、「躬」音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孔義與「鞠躬」同，其說恐未必然。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注】孔曰：「闕，門限。」正義曰：「立」，即「位」也。下文「復其位」，承此言之。《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人，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云：

① 「鞠躬」，《史記·魯世家》作「鞠躬」。
② 「穹窮」，《史記集解》作「窮窮」。

「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堂謂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人以省內事，故賓在門外闌西，近西塾之地，立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培輩《正義》引蔡說，賓是東面。案：《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門爲尊者之迹，人臣人子皆當辟之。鄭此注云：「立行不當根闌之中央。」經言立法，鄭君兼行言之者，行謂入門也。《玉藻》云：「賓人不中門。」蓋賓者自廟門出請賓，賓由所立處稍進身，向東，復轉身向北，由闌西入門，是爲「人不中門」。《玉藻》云：「公事自闌西。」注謂聘享是也。其聘賓私覲，則與臣人君門同。《玉藻》云：「私事自闌東。」「私事」即私覲是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孔疏謂右在東。此爲臣人君門法。彼人門由闌東，亦不得中門，以此文例之可知矣。「根」者，《爾雅·釋宮》：「根謂之楔。」鄭注《玉藻》云：「根，楔也。」《丰詩箋》云：「根，門楣上木近邊者。」皇疏云：「門左右兩榱，各豎一木，名之爲根。根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闌」者，《釋宮》云：「櫨謂之闌。」又云：「櫨在地者謂之臬。」郭注：「即門櫨也。」案：「闌」、「臬」字同，以木爲之，置於門中，以

爲界別。皇疏云：「門中央有闌，闌以碣門，兩扇之交處也。」《曲禮》疏亦云：「中央有闌。」是皇、孔謂門止有一闌，而《儀禮》賈疏謂有二闌，誤矣。《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根與闌之間，士介拂根。」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闌，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此說入公門之法，君臣同行一門，亦所謂「公事自闌西」者也。君入中門，臣辟君，故用雁行法。上介拂闌，而鄭云「夾闌」者，謂上介行闌西，與上賓行闌東相夾也。以彼文例之，此孔子爲聘賓入廟門，當亦自闌西，與上介之拂闌相似矣。「履」者，踐也。《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闌。」「踐闌」即履闌，彼疏云「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是也。焦氏循惑於賈疏「二闌」之說，遂謂兩闌中間有闕，兩闌外無闕，以通車行，至掩門，則徹去兩闌與闕，而別設門限。又謂云履云踐，是度越之，非蹴其上。其說雜見所著《禮記補疏》、《群經宮室圖》、《雕菰樓文集》中。案：闕即門限，不得分爲二門，是一闌，故由門出入，嫌於中門。若有兩闌，則君行兩闌之中，臣行根闌之中，判然異路，何至人臣貿然直行，而與君同中門，且至履其闕耶？「履」、「踐」並謂蹴其上，解爲度越，亦無據。此皆焦氏之誤，所當辨正者也。竊謂凡門皆有闕，然門啟時，

或去其闕，以通車行。惟廟門不行車，故闕常設而不去。其闕或寬以庫，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夫子則以不履爲敬也。○注「闕門限」○正義曰：《釋宮》云：「柎謂之闕。」郭注：「闕，門限。」邵氏晉涵《正義》：「柎，《說文》作柎，云「限也」，「闕，門柎也」。《繫傳》云：「柎所以爲限闕。」闕亦名柎。《士冠禮》注：「闕，闕也。」《曲禮》注：「闕，門限也。」案：《說文》「限」下云：「一曰門柎也。」然則柎也，闕也，柎也，柎也，門限也，五名實一物。但《說文》訓「闕」亦爲闕，闕者，門中所植之木，與門限別，故鄭注《曲禮》以「闕」爲門柎，不用許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注】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正義曰：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盛也。」鄭此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王氏《正義》引胡縉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

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於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之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今案：胡說即本《駢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爲臣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人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廷，君視朝，揖群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臣隨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之堂議之。其由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群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在廟，在己國朝君，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然者，《鄉黨》言禮，雖不盡爲《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皆見《聘記》，尚不足爲據耶？鄭注《聘記》引《論語》此文，而注《論語》不據《聘記》者，鄭注《論語》在前，所謂「人閒行已久」，不復追改矣。「過位」所以有言者，《駢枝》云「有揖讓之禮，即有應對之辭」是也。○注「過君之空位」○正義

曰：君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故曰「空位」。此鄭注所本。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注】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握衣也。」正義曰：《駢枝》云：「攝，歛也，整也。舉足登階，齊

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

「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

「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

之言。」又引《戰國策》：「攝衽抱几。」《弟子職》：「攝衣共

盥。」《管晏列傳》：「晏子懷然，攝衣冠。」皆「攝」訓整之

證。謹案：賓執圭升堂，此時衣之下齊整齊，故曰「攝齊」，

猶上節言「衣前後檐如」者，皆是自然合禮，不假手爲更動

也。「齊」與「齋」同。《漢書·朱雲傳》、唐貞觀中《孔子廟

堂碑》俱引作「齋」，用正字也。「升堂」者，升，登也。諸侯

堂高七尺，見《禮器》。《聘禮》言「賓至于階，三讓，公升二

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賓升階後君一等。《曲禮》云：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

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云：「拾當

爲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

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曲禮》

此文，是賓主升階法，此聘賓禮亦當同。若急趨君命，則有越等，謂之栗階。《燕禮記》云：「凡公所辭皆栗階。」又

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左右各一發而升堂。」則與聚

足連步之禮異矣。「屏氣」者，《說文》：「屏，蔽也。」《廣

雅·釋詁》：「屏，藏也。摒，除也。」義皆相近。《說文》：

「息，喘也。從心從自，自亦聲。」案：自即鼻也。夫子屏攝

其氣，若呼吸俱泯者，蓋氣容宜肅也。《士相見禮》疏引《論

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說者以爲

約鄭注之文，愚輒憶他書引此文，亦以爲鄭注也。「圖事於

庭」，庭即路寢之庭，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

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

云：「屏氣自靜，以俟君言也。」俟君言，謂所圖事之言，

此則鄭義以爲常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謂鄭云圖事，

即是謀聘，似是臆測。○注「衣下」至「衣也」○正義曰：

《曲禮》：「兩手握衣，去齊尺。」注云：「齊，裳下緝也。」裳

下「即此注「衣下」。衣、裳得通稱也。《說文》：「攝，引持

也。」攝，矯也，一曰握衣。」段注疑「矯」爲「矯」字之譌。矯

者，舉也。即席握衣，下去地尺，若此握衣，當相似矣。《駢

枝》斥此注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

之患，不必握衣也。握謂之攘，攘謂之揭，揭謂之擻。子事

父母，不涉不擻，侍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出，

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注】孔曰：「先屏

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没階，趨進，翼如

也。【注】孔曰：「没，盡也。下盡階。」復其位，蹐

蹐如也。【注】孔曰：「來時所過位。」正義曰：「出」

者，《聘禮》云：「賓降介逆出，賓出」，謂賓出廟門，仍接於

西塾也。《駢枝》云：「聘享每訖，即出廟門以俟命，「出」字

爲下文之目。」「等」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

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

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

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胡氏培壘《正

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

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

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

不踐廉以升堂也。」張惠言云：「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

上等即堂廉也。《公食大夫禮》「食賓，「受醬涪等，皆自阼階

降堂受。」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廉上也。《士昏

禮》廟見，「婦降堂取筭菜」，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

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廡爲限，廡以前即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即爲降堂。階一等，乃爲降階。

在階之上等，接簷下，爲盡階不升堂。」今案：程氏、張氏義

同。胡君以其說爲然。胡又云：「賓降一等，在二等之

上。」則此文「出降一等」之義也。「怡怡」者，《爾雅·釋

詁》：「怡怡，樂也。」「說文》：「怡，和也。」「樂」、「和」義同。

「没階」者，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說文》：「階，陛

也。」「詩·瞻卬》箋：「階，所由上下也。」洪氏頤煊《禮經宮

室答問》：「《鄉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

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

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楣再拜，賓三

退，負序。」西楹西已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階必當楹

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

《釋文》云：「「没階趨」，一本作「没階趨進」，誤。」臧氏琳

《經義雜記》：「《史記·世家》作「没階趨進」，《聘禮》注引

《論語》同。《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

者，趨前之謂也。舊有此字，非誤。」「復其位」者，《駢枝》

云：「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謹案：此節自

「入公門」至「私覲」，皆說聘問之事。而分言者，一記所歷

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記》：「賓入門皇，

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云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云云。又注「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為聘禮，明明載之記中，而鄭君即以《論語》文釋之，惜其先注《論語》時，未能據之也。古義湮晦，至《駢枝》而始明。同時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並稱其精審，厥後胡縉亦略本之，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為趨朝。然上節言「朝」及「君在」，已說趨朝之事，不應中隔以為擯，而復言趨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據鄭注「圖事於庭、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己國與君謀聘，則與平時議政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事，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微》以為擯禮，不知擯者本不升堂，且上節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矣。說既多岐，而其中門位、堂階，又人自為義，今皆刊落，不欲繁瀾學者耳目焉。○注「先屏」至「如也」○正義曰：上文言「屏息」，息即氣也。顏色是氣之見於外者，故注明之。《聘記》云：「下階，發氣怡焉。」注：「發氣，舍息也。」「舍」與「舒」音同，「舒」與「逞」義同。《方

言》：「逞，解也，快也。」《說文》：「逞，通也。」義俱相近。「下階」者，《釋言》云「降，下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注】包曰：「為

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謹慎之至。」

正義曰：《說文》：「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古文「圭」作

「珪」。又云「刻上為圭」。《白虎通·文質》篇：「珪以為信

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萬物之始，莫不

自潔，珪之為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上兌」即

「刻上」，亦即「上圓」。凡諸圭形，當略相同。《周官·大宗

伯》：「王執鎮圭。」又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長

九寸。『信』當為『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

圭皆長七寸。穀、蒲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

璧皆徑五寸。」案：此即瑞圭也。《考工·玉人》謂之「命

圭」。諸侯朝天子，及諸侯相朝並執之。若使人聘於天子，

及諸侯交相聘，則用瑑圭。《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類

聘。」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又《考工記》「瑑圭

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注云：「瑑，文飾也。」疏云：

「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類聘，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

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煩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瑑爲文飾也。」案：《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從玉，篆省聲。」上起兆瑑，即先鄭「瑑起」之義。「兆」、「堦」一字。「圻」如「封圻」之「圻」，所以界別内外也。李賢《後漢·明帝紀》注：「圻岸，圻堦也。」堦、「鄂」字同，當謂刻圭凸起以爲飾也。康成謂六瑞亦是瑑飾，但不爲桓、躬等之文，此康成存疑，故屢加「蓋」詞以著之。惠氏士奇《禮說》：「瑑者，煩問之圭璧，六瑞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瑑。如其說，則與煩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煩聘之圭璧，有圻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瑑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瑞無瑑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祀山川，造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績之事，是爲瑑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案：惠說是也。《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賓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

屈纁，授賓，賓襲，執圭。賓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公側受宰玉。」此行聘時，賓執圭以致君命也。《曲禮》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此執圭亦當平衡，故鄭解《聘記》「升堂讓」，云「謂舉手平衡也」是也。《聘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注以爲記執圭異說，此與《論語》文悉合。作《記》者采孔子事人之。鄭云「異說」者，謂記者非一人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如不勝者，敬之至也。」案：《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云：「重慎也。」「重慎」即敬義。○注「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正義曰：「聘」亦訓問，見《詩·采芣》傳及鄭君《禮》注。《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是也。《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案：聘問不異圭，故注兼舉之。《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執圭謂以君命聘

於鄰國。」與包義同。云「執持君之圭」者，凡瑑圭璋璧琮，皆是君物，故使者受圭於朝，及聘畢返國，致玉於君，並見《聘禮》。解者誤會此注「君圭」之文，或以命圭當之，非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蹢蹢如有循。

【注】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蹢蹢如有循，舉前曳踵行。」正義曰：

「蹢蹢」，《玉藻》作「縮縮」，《說文》無「蹢」字，「縮」下云：

「一曰蹢也。」蹢與「蹢」一字。《詩》：「蹢蹢靡所騁。」鄭

箋：「縮小之貌。」縮小亦不敢自肆意。○注「上如」至「踵

行」○正義曰：「授玉」，謂賓升堂東面授玉也。授玉爲上

者，《後漢書·河間孝王開傳》：「上案其罪。」注：「上，奏上

也。」又《禮記·郊特牲》：「尚用氣」，注：「尚謂先薦之。」《史

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子勝之尚之」，《集解》引韋昭曰：

「尚，奉也。」尚與「上」同。臣授玉於君，亦是奉上之。

《聘禮記》：「授如爭承」，彼文之「授」，即此文所云「上」也。

「爭承」者，言趨而授玉，其禮宜速，與此言「如揖」，各具一

義。江氏永《圖考》曰：「古之揖，如今人與人相拱手，有高

平下之別。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

不過平衡也。」云「不敢忘禮」者，是解「下」，謂下堂雖已授

玉，不敢忘禮，猶如授時也。《聘記》云「下如送」，「送」當謂送物與人，與此言「授」同也。《鄭注輯本》：「不敢忘禮」句下更云：「《魯》讀「下」爲「趨」，今從《古》。」案：「下」字古音如「戶」，與「趨」音近，故《魯論》作「趨」。鄭以趨而授玉不煩言「如」，故從《古》作「下」。錢氏坫《後錄》謂「如」、「而」古通。「上如揖」，即賓入門後，三揖至于階之事。「趨而授玉」，即《聘記》所謂「志趨」，從《魯論》爲說，與下兩「如」字別自爲義，非也。《書鈔·禮儀》七引此注云：「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是注佚文，當在「敬也」句下。「敬」與「傲」同，慎懼之義。「恐辱君命」者，懼有失隊，遺君羞辱也。「舉前曳踵行者」，《說文》：「循，順行也。」兩足不能分步，則趾踵相接，順遞而行，故舉前足，則曳後踵隨之。《曲禮》云：「執主器，操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云：「行不舉足，重慎也。車輪，謂行不絕地也。」疏云：「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又《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又「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案：舉前足，曳後踵，則後足不舉，故云「行不舉足」。

其踵趾相接，旋轉如圈，故爲「圈豚」，言其圈而循行也。《聘記》云：「將授志趨。」注云「志猶念也。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云云。鄭以「志趨」即「徐趨」，故引「執圭」全節，而以「足蹠蹠如有循」爲「志趨」之證，與《玉藻》注所云「徐趨」義合。《玉藻》言「徐趨」之法，「君及尸行接武」，謂蹠半蹠得三尺也；「大夫繼武」，謂蹠相及也；「士中武」，謂蹠間容蹠也。是皆圈豚行也。夫子大夫，當用繼武，故舉前曳踵行，即是蹠相及也。推鄭君《玉藻》及《聘記》注義，是足蹠蹠如有循在授玉之時，蓋授玉當徐趨也。所以用徐趨者，以君行一臣行二，故《聘記》言「授如爭承」，即此義也。賈氏《聘記》疏解「足縮縮」爲廟門內執玉行步之容。江氏永《圖考》、王氏澐《正義》並從其說，非鄭君之旨。《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注云：「不趨者，主慎也。惟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此則執玉常度，與授玉時用徐趨不同。蓋舉前曳踵，一爲舒武，一爲徐趨，名同而法異也。享禮，有容色。【注】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正義曰：《聘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案：「舍」與「舒」同，謂顏色

舒解。江氏永《圖考》：「聘執圭，享執璧，嚴與和微異。享禮有容色，正對「物如戰色」，謂身容、手容、足容如初，惟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夫圭獻其德，璧獻其情，圭以申信，璧以交歡。聘使之將入也，主君有辭玉之禮。辭者，不敢當禮之盛也。至於享，則擯者請事而不辭。聘禮之入門也，使者有襲衣之儀。襲者，以其玉所藉也。至於享，則賓主皆裼而不襲。《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言乎盡物者，貴盡志也，於是有容色云爾。案：聘君後以璋聘夫人，享君後以琮享夫人，其禮與聘享君略同。○注「享獻」至「庭實」○正義曰：「享獻」，《釋詁》文。《說文》作「貢」，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何休《公羊》隱五年注：「獻者，下奉上之辭。」《聘禮》言：「聘畢，賓出，公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是聘禮既聘而享也。《覲禮》「四享」，是諸侯見天子之禮。鄭注以「四享」爲「三享」，而使人於諸侯但用一享，禮之殺也。《聘記》諸侯相朝，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皆不用圭。此注「用圭璧」，兼「圭」言之者，鄭以上公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見《小行人》注。是圭亦享禮所用，鄭君廣言之也。「庭實」者，實於庭

也。《聘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注云：「隨入，不並行也。」又《覲禮》言：「庭實，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是諸侯享天子，亦有庭實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皮馬相間也。」此句當在「有庭實」下。《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人設也。」注云：「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並執前足，左手並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人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記。」^①又云：「凡庭實，皮馬相間可也。」注云：「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云：「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以虎豹皮並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此相間之義也。《聘禮》言設庭實，云：「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張」者，釋外足見文也。「自後右客」者，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坐攝之」者，象受於賓也。「如入右首而東」者，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於生也。皆鄭注說也。私覲，愉愉如也。【注】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正義曰：《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議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覲皆爲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覲，未爲失禮也。○注「覲見」至「色和」○正義曰：「覲，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覲，私見也。」《說文》無「覲」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覲」。其訓「見」者作「價」，意許以「價」即「覲」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人告，出辭，請醴賓，賓禮辭聽命。」及醴賓畢，復請覲，是既享後仍有醴賓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覲爲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爲君行禮，同於爲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闕東」，「私事」謂私覲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

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案：此周時儒者議禮之言，先言「朝覲」，後言「大夫執圭而使」，謂聘禮則以朝聘之私覲皆爲非禮。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覲，未爲失禮也。○注「覲見」至「色和」○正義曰：「覲，見」，《釋詁》文。《荀子·大略》云：「私覲，私見也。」《說文》無「覲」字，而「愉」下引《論語》作「私覲」。其訓「見」者作「價」，意許以「價」即「覲」矣。據《聘禮》言，聘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人告，出辭，請醴賓，賓禮辭聽命。」及醴賓畢，復請覲，是既享後仍有醴賓一節。《論語》無文，略之也。私覲爲以私禮見者。聘享皆邦交之事，臣爲君行禮，同於爲賓。此則臣於君行禮，非公家之事，故稱「私」也。《玉藻》云：「公事自闕西。」「公事」謂聘享，「私事自闕東」，「私事」謂私覲是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用束帛乘馬者也。」此佚文當在「乃以私禮見」下。《聘禮》云：「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

① 「記」，據《聘禮》注當作「也」。

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自前西，^①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受宰幣，馬出。」此賓請覲之禮，有束帛乘馬也。束帛即束錦。鄭注《士冠禮》云：「束帛，十端也。十端一束，故言束也。」乘馬者，四馬。《聘禮》言「二人贊」，即扣馬者也。賓覲後，大夫介、士介亦有私覲，禮略同。《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覲。」彼謂天子使人於諸侯，得行私覲。私覲之馬，校人供之，則諸侯聘賓私覲所用之幣，宜亦君為供之。《聘禮》云：「有司展群幣以告。」注云：「群幣，私覲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告者，告之於君，明群幣亦君供之矣。「愉愉，顏色和」者，《爾雅·釋詁》：「愉，樂也。」《聘記》：「私覲，愉愉焉。」彼注云：「容貌和敬。」與此注互證。《說文》：「愉，薄也。」引此文。許意以「愉」為「媮薄」字，其引《論語》乃別義，《說

文》此例甚多。段注疑為薄樂，非是。

盱眙吳炳祥校刊

① 「馬」下，據《儀禮·聘禮》脫「者」字。

論語正義卷十一

實應劉寶楠學

君子不以紺緇飾，【注】孔曰：「一入曰緇，

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注】

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正義曰：「君子」，謂孔子，變言之者，見凡君子宜然也。鄭注云：「紺緇，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緇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褻衣，袍釋也。案：《說文》：「紺，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釋采帛》：「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劉義同。《廣雅·釋器》：「紺，青也。」不兼赤言，略也。《漢書·王莽傳》：「時莽紺枸服。」蔡邕《獨斷》：「枸，紺繒也。」枸者，玄

也。紺者，青赤之色，但深青近黑，故訓紺者又爲黑。《考

工記·鍾氏》疏引《淮南·說山訓》：「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即今皂礬之類。《墨子·節用》篇：「黠，黑也。」《說

文》：「黠，淺黃黑也。從黑，甘聲。讀若染繒帛束緇黠。」

「黠」與「紺」同。淺黃即近赤之色，黑即近深青之色也。段

氏玉裁《說文》注謂紺即今之天青，又名紅青，以《考工·鍾

氏》疏「纁入黑汁爲紺」之義爲非。其說良是。但深青近

黑，故此注以紺爲玄類也。《說文》無「緇」字，「纁」下云：

「帛爵頭色也。從系，龜聲。一曰微黑色如紺。纁，淺也。

讀若譏。」許以纁微黑比於紺者，紺色深青，與黑相近故也。

《鍾氏》言染羽法：「以朱湛丹林，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

三人爲纁，五人爲緇。」注：「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

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注

《士冠禮》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

緇。」鄭以「爵」爲俗文，則以「緇」爲正字。許以「纁」爲正

字，意「緇」即「纁」之或體矣。《士冠禮》注云：「赤而微

黑。」而《巾車》注又云：「雀，黑多赤少之色。」辭不同者，五

人之黑，比玄緇爲淺，故爲微黑，而於赤爲多，是爲黑多赤

少矣。《廣雅》云：「緇，青也。」《字林》云：「緇，帛青色，深

青之色近黑也。」《說文》又云：「紫，帛青赤色也。」段注謂

「青」當作「黑」，甚是。然許意或以青亦近黑矣。紺、緇、紫，皆近黑色，故鄭此注以爲玄類。《毛詩·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鍾氏》言「五人爲緇，七人爲紺」，不言六人，注云：「凡玄色者，在緇紺之間，其六人者與？」是鄭義與毛、許合。金氏《禮說》：「玄色是黑而兼青，非赤黑之色。」引六證以明之。其尤可據者，則《周髀經》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兼青。」其說固是。然非毛、許、鄭氏義也。《說文》又云：「紅，帛赤白色也。」段注謂「如今之粉紅桃紅」。案《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緇、緇、緇皆赤色，故說者謂緇即紅，而此注亦以紅爲緇類。《說文》云「緇，淺絳也」，「絳，大赤也」是也。《玉藻》注：「冕服玄上緇下。」《詩·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云：「朱，深緇也。祭服玄衣緇裳。」《周官·方相氏》：「玄衣朱裳。」皆謂衣用玄，裳用緇也。鄭以玄緇是祭服之色，而紺緇紫爲玄類，紅爲緇類，亦是相等，故云「等其類也」。既與祭服色類，則亦不得用之矣。「紺緇用木染，紅紫用草染」者，案：《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以爲柞栗之屬，今世閒以柞實爲阜斗。《說文》：「柞，其實阜，一曰樣。」陸璣《詩疏》：「徐州人謂櫟

爲杼，或謂之爲柞，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案：阜即黑色。《掌染草》注所云「象斗」，即阜斗也。此木染之可考者，紺緇所用當取此。又《爾雅·釋草》：「勤，鼠尾。櫟，烏階。」郭注並云：「可以染阜。但爲草類當非紺緇所用也。」又《釋草》：「蓀，虎杖。」郭注：「可以染赤。」「茹蘆，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絳，赤皆紅類也。又「藐，苾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苾蒻。」《掌染草》注作「紫蒨」，此紅紫爲草染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引此注，解之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注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是鄭意以染絲帛如染羽法，用朱湛丹秫，不用草木。蓋草木染者，可施之他物，祭服等則當以丹秫染也。」今案：陳說非是。蓋木染草染，乃言紺緇四者所受之色，其色與祭服相似而不可用，非謂其爲草木染而不可用也。《士冠禮》：「爵弁服」有「韎韐」，「爵弁」是祭服，鄭君以「爵」爲「緇」俗文，而「韎」爲祭服之韎。茅蒐所染，則鄭以祭服得有草木染矣。《墨子·節用》篇：「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則後世俗變，且以紺緇爲衣，不獨用爲飾也。江氏永《圖考》曰：「飾必用正色。」《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孔子少孤，母存，宜純以青。

母沒，則惟純以素。紺緇不飾，猶之紅紫不服耳。」案：《曲禮》云：「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亦說深衣之制。江意夫子不以爲飾，當指深衣，其義足裨鄭氏所未言。但以紺緇爲閒色，則爵弁用爲冠服，冠重於衣，衣用正色，冠必不用閒色。又爵韞亦用爵爲飾，則紺緇絕非閒色而可知。鄭義以爲類祭服者，信而有徵矣。《圖考》又曰：「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戰國策》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王氏塗《正義》：「服紅者雖鮮聞，亦必有爲褻服者。」此皆謂當時褻服，用紅紫也。皇疏以紅紫爲閒色，引穎子嚴說：「紅是赤白，爲南方閒，紫是黑赤，爲北方閒。」解者據之，因謂閒色不可用。案：《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荀子·正論》言天子「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則謂閒色不可用者，誤也。「飾謂純緣」者，《爾雅·釋器》：「純謂之緣。」郭注：「衣緣飾也。」《說文》：「緣，衣純也。」《玉藻》云：「緣廣寸半。」《深衣》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純，謂緣之也。緣

袂，謂其口也。緣，緇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釋文》引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緋，下曰緇也。」是言衣裳飾也。又冠、履、帶、韞、矢服、席亦有飾。《論語》此文，當兼有之。鄭君止說衣裳，舉其重者以例之耳。「褻衣爲袍襌」者，《說文》：「褻，私服。《字林》：『褻，衷衣也，又云重衣也。』《喪大記》注：「袍，褻衣。」《詩·無衣》云「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袍在外，澤在內，皆爲褻也。毛傳：「澤，潤澤也。」鄭箋：「澤，褻衣，近污垢。」《釋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布，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襦。」注云：「即衫也。」《說文》：「襦，短衣也。」「袴，脛衣也。」《釋名·釋衣服》：「皆褻服之類。」○注「一人」至「飾衣」○正義曰：《鍾氏》言「五人爲緇」，無「一人爲緇」之文。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孔氏經文當是『緇』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緇」，即孔所云「一人」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緇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緇爲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緇」，不作「緇」矣。」錢氏《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緇」，今文作「紺緇」，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今

《集解》乃後人妄改。」今案：二錢說是也。但孔本非真古文，此說稍誤。《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緇緣。」與《檀弓》同。《士喪禮》：「公子爲其妻緇冠」，又記有「緇緇」，則「緇」爲喪飾。《說文》云：「緇，赤黃也。」《廣雅》云：「緇謂之紅。」紅赤色相近也。「三年練」者，謂三年之喪有練祭也。練即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是也。孔謂「緇」即是紅，不可爲飾，又不可爲褻服。緇舉其名，紅舉其色，說與鄭異，則孔所傳本異也。至以紺爲齊服，《禮》無明文。《玉藻》云「齊則爵韞」，「爵」即「緇」，或孔以緇紺色近，得比同之也。○注「褻服」至「所施」○正義曰：「褻」訓私居者，引申之義。私居之服，即是深衣，故曰「非公會之服」，與下文稱「褻裘」同。此義亦通。正服謂朝祭諸服，在外者也。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注】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當暑」者，謂當暑時也。《釋名·釋天》：「暑，煮也。熟如煮物也。」「衫」，《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絰」，皇本作「縗」，邢本作「衫」。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衫」爲正，「絰」爲段借，「縗」爲俗。《御覽》八百十九引鄭此注云：「縗，單也。暑月單衣葛，爲其

形褻也。」案：「縗，單」者，《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衫。衫，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袷褶之有裏者言之也。「單衣葛」者，以葛爲絺綌，用爲單衣也。《毛詩·葛覃》傳：「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葛，絺綌草也。」「絺，細葛也。」「綌，麤葛也。」段注謂緇績之一如麻枲，其粗者，則如今之黃草葛也。「形褻」者，絺綌近親身之衣，形或露見，故言「褻」也。《喪大記》注引此文，說之云：「亦爲其褻也」是也。《御覽》引鄭注又云：「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案：單衣，即楊衣。楊衣在絺綌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裏。鄭據目見，故以「今」明之。《喪大記》：「袍必有表，不褌。」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褌」與「單」同。古人之服，先著親身之衣，次則春秋加袷褶，夏加絺綌，冬加裘，又次各加楊衣，又次上加禮服。此文「必表而出」，與下文「緇衣」、「素衣」、「黃衣」，皆論楊衣。楊者，所以充美，燕居不楊，故可單衣葛也。《玉藻》「振絺綌」與「表裘」連文，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是鄭以「出」爲出門。皇疏云：「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即鄭義也。云「出之」者，「之」是語辭，皇本無「之」字。○注「必表而出之加

上衣」○正義曰：《說文》：「裘，上衣也。」上衣謂衣之在外加於上者，即褐衣也。又謂之中衣，其外又加禮服。禮服對中衣言，亦稱上衣。緇衣羔裘，正義曰：鄭注云：

「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鞶。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褐。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案：《士冠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朝服以日視朝。」又《司服》：「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諸侯以爲視朝之服。」然則玄冠朝服，即冠弁服。《司裘》疏以爲冕服者，弁、冕得通稱也。玄冠是黑色，其上衣及中衣皆用緇布爲之。緇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說文》：「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也。《詩·羔羊》傳：「小曰羔，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經傳凡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紫羔矣。「緇衣羔裘爲朝服，又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者，《玉藻》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即帛。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用緇帛，是卿大夫助祭於君，用緇衣爲褐也。《司裘》疏引鄭此注，解之云：「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祭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弁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也。」是

也。《玉藻》疏解此注，謂助君祭用朝服，誤矣。鄭又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鞶」者，此「緇布衣」謂上服也。《詩·緇衣之宜兮》，即謂朝服上衣。《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緇。」故知上衣是布也。《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即此注所本，惟不言裳色。而鄭云「素裳」者，《士冠禮》又云：「素鞶，鞶從裳色。」此朝服既用素鞶，知裳亦是素。《詩·素冠》篇所云「素衣」者，謂素裳也。「緇帶」者，鄭注《士冠禮》云：「黑緇帶也。」鞶者，蔽膝，以韋爲之。鄭注《士冠禮》云：「素鞶，白韋鞶也。」《特牲饋食記》言「朝服緇鞶」，注云：「緇鞶者，下大夫之臣。」孔氏《詩·緇衣》疏謂士助祭，則鞶用緇，亦由朝服之緇鞶推之，是謂士鞶不與裳同色也。鄭此注不言士鞶有異者，略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不用鄭說，謂《特牲饋食》之「緇鞶」，疑當爲「素」，涉上「緇帶」而誤，其說亦通。「朝服羔裘用褐」者，《玉藻》云：「裘之褐也，見美也。」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褐，必覆之者，裘襲也。」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者，禮，朝服，君臣同服。但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用豹祛。《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褐之。」注云：「飾猶褱也。」《詩·鄭風》云：「羔裘豹飾。」傳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又《唐風》云：「羔裘豹祛。」傳

云：「袂，袂末也。」箋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下章云：「羔裘豹褭。」傳云：「褭猶袂也。」陳氏免疏云：「袂口之緣，是爲袂末。深衣袂末，續緣廣寸半。長衣、中衣袂末，揜餘一尺，褭制如長中，袂末亦宜揜餘一尺。此餘一尺，乃用豹皮與？」案卿大夫朝服羔裘用豹袂，則祭服羔裘亦豹袂可知。素衣麕裘，正義曰：鄭注云：「素用緇。素衣麕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紵褭絞衣以楊之。」案：「緇」者，《說文》云：「緇，帛也。」《詩·素冠》疏：「凡經傳之言素衣，皆謂白絹也。」此素衣是皮弁服之楊衣。《司服》注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上服用布而楊用帛，與狐青裘用玄綃衣爲楊、狐白裘用錦衣爲楊同。若然，《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彼謂袷褶，不得用帛爲布衣之裏，不謂楊衣。《檀弓》云：「練，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疏云：「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又云：「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此稱「裏」，爲袷褶之衣也。鄭注《玉藻》誤以裏爲中衣，而「以帛裏布」與「玄綃」、「錦衣」諸文不可通矣。《爾雅·釋獸》：「鹿，牡麕，牝麕，其子麕。」《說文》：「麕，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麕」，段「麕」字爲之。《說文》云：「麕，後麕獸也。」別一義。鄭君《玉藻》、《聘禮》注引《論語》俱作「麕」。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

「麕」，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衣與冠同色，故用白布衣爲上服，而楊衣用白絹，亦與上服相稱矣。麕裘之色，當亦近白，君服麕裘用純物，臣下之，用青紵爲裏。《玉藻》：「君子麕裘青紵褭，絞衣以楊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紵，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又《聘禮》注引《玉藻》、《論語》文，說之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素衣專說君視朔之服，其裘同，則謂君臣凡視朔聘享，同服麕裘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麕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絞衣，經不多見，記者不應亂言絞。疑絞衣或爲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爲楊。其說視皇爲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麕裘」，實爲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絞衣之失耳。皮弁服，兼有視朔聘享，鄭君止言「視朔」，是舉一端。皇疏云：「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群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檀弓》云：「鹿裘，橫長袂」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案：皇疏二說

亦通。但《郊特牲》「素服」，是皮弁上衣，不指楊衣，當補云「素服爲上衣，其楊衣亦得用素」，斯爲得之。黃衣狐裘。

【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鄭注云：

「狐裘，取溫裕而已。」溫，煖也。裕，厚也。《詩·都人士》箋亦云：「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案：鄭此注不言爲何服，文有佚也。《玉藻》：「狐裘，黃衣以楊之。」注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又《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天子大蜡既畢，「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據鄭《禮》注二文，則固謂黃衣狐裘爲息民之祭矣。《都人士》詩「狐裘黃黃」，謂長民者之服。此文狐裘配上衣，楊衣則亦狐黃矣。皇疏云：「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黃衣也。《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邢疏云：「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二疏並暗據鄭氏。邢謂皮弁素服連言者，即指素衣麕裘爲蜡祭服也。但《玉藻》言「黃衣以楊之」，有楊衣

必有上衣，而《郊特牲》注「臘祭黃衣」，其上更無上服，未必然也。金氏鶚《禮說》：「緇衣羔裘，素衣麕裘，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韁爲弁。』又以爲衣裳韎爲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緇韍。』鄭注：『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赤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楊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韁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卻未主兵，《鄉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凌說爲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賓」，明見《禮運》，則謂爲息民之服，非無據也。《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夫子告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王重視此禮，黃衣黃冠，祭於

先祖五祀，亦不得疑爲鄙賤矣。○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正義曰：「外」是上服，「中」即裼衣也。「中外色相稱」者，示表裏當如一也。《論語》止言中衣，以言中則外可知。褻裘長，短右袂。【注】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正義曰：《說文》「結」下引《論語》「結衣長，短右袂」，此當出《古論》。段氏玉裁注謂：「《玉篇》：「結，堅也。」「《廣韻》注：「堅結。」「皆本《說文》《古本》。」因補「衣堅也」三字於「結」篆下。又謂《論語》自訓私服作「結」者，同音段借。江氏永《圖考》：「褻裘，即狐貉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然則犬羊是庶人之裘，非君子所服也，唯宜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與褻服之狐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所以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褻裘亦不裼也。」「袂」者，《說文》云：「袂，褻也。」「褻，袂也。」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與身正方，又加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深衣》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玉藻》曰：「長中繼揜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揜一尺，此袂之定制也。胡氏紹薰《拾義》：「《說文·口部》：「右，助也。从

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字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又。即以《又部》他字證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①「叔，拾也。從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ナ、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即「又」之同音借字。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褻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夏氏斆《景紫堂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即世俗所謂手褻也。褻裘即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褻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褻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褻，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褻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褻，若今人之齊褻袍，故襲裘亦無褻，其制較有褻之裘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孔注以「短右袂」爲便作事。夫人

①「手」，據《說文》當作「又」。

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拚之道，攘袂及肘。」即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測義，胡、夏爲長。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孔曰：「今之被也。」正義曰：「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案：《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衾，大被也。」此處寢衣之制，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襌之屬。」鄭解燕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襌，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爲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組練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衽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被」以明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寢衣」亦誤，而解「長一身有半」最確。其說云：「人自頂以下、踵以上，總謂之身。《考工記·廬人》：『凡兵無過三其身。』鄭注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是也。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

則舉中而言矣。故《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體中曰躬」是也。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也。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也。案：如王說，寢衣當至膝。《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膝以上。」然則寢衣略如襦與？○注「今之被也」○正義曰：孔亦本鄭。然不言小被，則與衾混。《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與孔注同。狐貉之厚以居。【注】鄭曰：「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說文》引此文作「狐貉」，「貉」正字，「貉」段借字。鳳氏韶《經說》：「《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據此及《小戎》詩「文茵」，謂「狐貉之厚以居」爲坐褥，良是。」案：鳳說是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爲之藉也。○注「在家以接賓客」○正義曰：鄭以「居」爲燕居，「狐貉」爲燕居之裘，即上所稱「褻裘」也。《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幽詩·七月》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知狐貉是貴服。

夫子燕居，亦不服此裘，故鄭以「接賓客」解之，明未接賓客時，亦但服犬羊之裘矣。皇疏云：「既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去喪，無所不佩。【注】孔曰：「去，除也。」

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正義曰：《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

「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

《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眚。」則凶荒亦去飾，舉其至重，則止言「喪」矣。《問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注「去除」至「佩也」○正義曰：

「去，除」，此常訓。言喪既除，則皆佩也。凡設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云：「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結者，結其綬不使鳴，故謂之「不佩玉」也。設者，設事佩也。至《玉藻》又言「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左」、「右」謂佩玉行列。王氏逵《鄉黨正義》謂為身之

左右，非也。云「所宜佩」者，言爵有尊卑，當視禮所宜用之也。《玉藻》云：「佩玉有衡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玕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云：「衡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緼』。綦，文雜色也。緼，赤黃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謙不比德，亦不事也。環取可循而無窮。」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考《大戴禮·保傳》篇云：『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玼珠以納其間，璫玕以雜之。』蓋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璫，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璫，下貫一玉曰璜，其間皆以組貫玼珠。」此其制也。夫子為士，佩璫玕。仕魯為大夫，宜佩水蒼玉，而復有象環者，《初學記》二十六引《三禮圖》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孔氏《玉藻》疏亦有此說。蓋孔子謙不比德，又玉佩非道途所宜，故別製象環以為之飾。環者，還也。不忘魯之意也。至與列國君臣相見行禮，則大夫去國，宜從士禮，當佩璫玕。反魯後，從大夫之後，自仍佩水蒼玉，不復用象環矣。象環以比玉佩，其事佩則不妨設之，鄭君以為亦不事者，未必然也。鄭注《問傳》云：「無所不佩，紛帨之

屬。「鄭以玉佩人所易知，故舉事佩言之。《內則》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遶、大觶、木燧。」注云：「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礪也。小觶，解小結也。觶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以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彊也。遶，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此皆事佩，爲子事父母之飾。意人子當室後，事佩或不復用，夫子則以事佩便於事用，故與玉佩並垂爲飾，即僞孔此注所云「備」者，得兼有之也。

非帷裳，必殺之。

【注】王曰：「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正義曰：

鄭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案：《說文》：「帷，在旁曰帷。」《釋名·釋牀帳》云：「帷，圍也。所以自障帷也。」《說文》、《釋名》各具一義。《鄭語》：「王使婦人不幃而諫之。」韋昭注：「裳正幅曰幃。」幃與「帷」同。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襜褕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襜褕若今人百褶，於要間收攝其布，使狹以著身也。朝祭之裳，襜褕無數，以人要中寬狹不一，各就所宜爲之，不著其節也。「深衣」者，鄭氏《禮記目錄》云：「深

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孔疏云：「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案：朝祭服外，祇有深衣爲諸侯大夫士之所服，庶人更用爲吉服。

鄭以非指深衣言者，亦以深衣不帷裳，而朝祭服外更無餘服也。《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員，①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製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緝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又《玉藻》云：「夕深衣，深衣三袷，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注云：「三袷者，謂要

①「員」，據《禮記·深衣》爲衍文。

中之數也。袷尺二寸，①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紕也。紕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案：深衣上下同制，故《禮經》言之獨詳。鄭君謂裳幅分之爲上下之殺，則是邪裁，又以十二幅專屬裳。近人江氏永《深衣考誤》、陳氏澧《東塾類稿》皆不謂然。江云：「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陳云：「深衣制十有二幅，此通衣裳數之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幅二，兩旁斜裁之幅各一，爲四幅，合前後凡八幅。通衣裳數之，則爲十有二幅也。裳左前後縫合，而右有鉤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別有外襟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二君之說，視鄭爲長。又夏氏炘《學禮管釋》引董彥輝《深衣考誤》謂深衣對襟，其書愚未之見。夏君極稱之，謂古服皆作對襟，無揜襟者。●《爾雅》：「衣皆謂之襟。」《說文》：「皆，目匡也。」襟取皆名者，言兩襟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又謂深衣以單布爲之。有綿者曰繭，曰袍，裘曰褻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繭衣裳」，注云：「若今大襦也。」釋名：「襦，

屬也。衣裳上下相聯屬也。一曰檐衿。《說文》：「直裾謂之檐衿。」直裾即直襟，直襟即對襟。其說甚悉。若然，則鉤邊當謂左右裳幅，前後縫合，而非別有一幅在右爲鉤邊。《鹽鐵論·散不足》篇言：「庶人之服，直領無褱。」直領「即是直襟」。故《釋名·釋衣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明丈夫服袍是直領邪直而交下，即是對襟矣。此亦視鄭說爲合。江氏永《圖考》曰：「深衣，裳無襜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襜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注「衣必有殺縫」○正義曰：《說文》：「縫，以鍼紕衣也。」《詩·羔羊》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宜。」則「殺縫」，謂縫之所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注】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正義曰：《白虎通·紕冕》篇：「所以有冠者，幘也，所

①「袷」，據《玉藻》注當作「袷」。

②「夏君」至「揜襟者」，孫校：「古服皆對襟，此說極謬，不當襲之。《憲問》篇疏又謂禮服右衽，深衣對襟，與此小異。」

以幘持其髮也。」《說文》：「冠，簪也，所簪髮，^①弁冕之總名也。冠有法制，從寸。」^②鄭注此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案：冠稱玄者，謂冠梁與武皆用黑繒爲之也。《後漢·輿服志》注引《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此鄭所據。《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鄭注：「或謂委貌爲玄冠。委猶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任氏大椿《弁服釋例》：「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繒爲之，璩飾與韋弁、皮弁同。衡縫內畢緣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異材，冠纓異材。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纓。纓之有飾者曰綏。有安髻之笄，無固冠之笄，有纓有總有髻。此其制也。」凡朝服，君臣同服，其羔裘則君用純，臣用豹袖，是此羔裘玄冠爲朝服也。鄭以玄冠是通上下，故舉「諸侯視朝」以包卿大夫、士言之。又以羔裘是朝服，已見上注，故此不言也。「弔」者，《說文》作「弔」，云「問終也」。《史記集解》引賈逵曰：「問凶曰弔。」《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

服，以露楊衣，則此「楊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又《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注：「始死，弔者朝服楊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此鄭說始死及小斂時之弔服也。《周官·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禮記·雜記》：「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云：「弁經服者，弔服也。」孔疏引舊說，以此爲大斂後之弔服。至成服以後，則用衰麻，《司服》所謂「錫衰、總衰、疑衰」是也。是弔服有四變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加經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加經焉。《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

①「所」下，據《說文》脫「以」字。

②「從」上，據《說文》脫「故」字。

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案：舊說弔服凡有四變，金說則小歛、大歛同服，凡有三變。求之經傳，金說爲允。弁經服，依禮是小歛後大夫之弔服，而鄭注《司服》引《論語》說之，不知羔裘玄冠乃始死之弔服，不得在小歛之後。《禮記·檀弓》云：「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孔疏謂：「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是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考《問喪》云：「親始死，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又《既夕》注謂始死，易深衣。皆孔疏所本。既是主人深衣，則弔者亦可服深衣，故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正指始死時之弔服而言。《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此文，與《檀弓》正可互證。蓋當時大夫亦用朝服爲弔服，不用皮弁，與士同也。主人於親始死，易朝服爲深衣，弔者方用深衣。如主人仍用朝服，當時弔者亦用朝服，所謂「視主人爲節」也。夫子不答子游之問，正以舊禮本是如此，不能遽責

弔者以無禮也。始死，弔服用深衣，此特夫子之制，亦以朝服爲弔服，於心未安故也。深衣之裳，當用狐貉爲之，其首服或緇布冠與？自來解者誤依鄭《司服》注，以「羔裘玄冠，不以弔」爲小歛後弔服，則小歛之前，羔裘玄冠以往者，將不謂之弔乎？且小歛後，亦豈有用朝服以弔者？此實於理未達矣。○注「喪主」至「異服」○正義曰：《檀弓》云：「莫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是喪主素也。禮祭服皆玄衣，是吉主玄也。《白虎通·喪服》篇：「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是吉凶當異服也。皇本「異服」下有「故不相弔也」五字。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正義曰：「朝服」者，冠弁服也。《集注》以爲孔子在魯致仕時之禮，其義甚允。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

①「喪服」，據《白虎通》當作「崩薨」。

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謹案：丹徒君此說，亦備一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從之。然王謂「吉月」爲「告月」之譌，引《緇衣》篇「尹吉」鄭注「吉」當爲「告」爲證。又謂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地官·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爲朔日也。其說似是而非。蓋告朔乃天子之禮，天子告朔於諸侯，歲僅一次。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朝廟而視之，然後頒而行之。惟視朔爲每月常行，人所易忽，故人臣或於視朔時，自以己見君，遂不復朝也。今改「吉月」爲「告月」，於情事未能合矣。月朔稱「吉月」，取令善之義，必謂月朔不可

稱「吉」，亦失之拘。「月吉」倒文稱「吉月」，猶《詩》言「朔月辛卯」爲月朔也。夏氏所《學禮管釋》：「《周禮·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此相傳之古訓也。「吉」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故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勗人之意蓋如此。」案：夏氏從《集注》，以此節爲孔子禮，義自優。但謂劉以「吉月」爲「告月」，輕改經字，則非。改「吉月」爲「告月」，乃王氏說，非《駢枝》有此言。○注「朝服皮弁服」○正義曰：鄭注云：「朝服，皮弁服也。」此僞孔所本。《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疏引熊氏說，亦以爲皮弁服。蓋因鄭此注而誤也。《玉藻》言諸侯「皮弁以聽朔」，疑鄭以《論語》此文指朝廟言之。蓋視朔之禮，君臣同用皮弁以朝於廟也。然皮弁不得言「朝服」。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爲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

玄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綦飾有五采、三采之不同。玄端服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別。獨冠弁爲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烏，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袖，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皮弁服甚明。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觀《儀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段借，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然則朝服當指冠弁服，用玄冠緇衣素裳矣。齊，必有明衣，布。【注】孔曰：「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御覽》五百卅引鄭注云：「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案：「親身衣」，即汗襌襦袴之屬，因其潔清，故稱「明衣」。「衣」者，上下服之通稱。《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注云：「所以親身，爲圭潔也。」《既夕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繚紳，緇，緇純。」此襲尸之服，與生人明衣必異制。但以同是潔清，故均稱明衣耳。《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鄭意以

景衣加於外以禦塵，猶明衣爲親身以遠污垢，其制之意同，故舉爲況也。○注「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凡齊宜沐浴也。《玉藻》又云：「君衣布晞身。」是浴竟有布衣之也。《士喪禮》：「浴用巾，拊用浴衣，設明衣裳。」彼文言明衣裳爲浴後襲尸之服，鄭君以爲去浴衣而衣之，是也。僞孔以生人沐浴有明衣，亦是暗據彼文，但《喪禮》之「明衣裳」不爲浴衣，此注直以「明衣」爲沐浴衣，誤矣。《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譏日》篇：「沐者，去首垢也，浴者，去身垢也。」

欽 洪祖詒

校刊

休寧張嗣銓

論語正義卷十三

寶應劉寶楠學

齊必變食，【注】孔曰：「改常饌。」注「改常饌」

○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

「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太牢，並日中、夕皆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殺，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曙《典故》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餽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餽餘焉。」案：《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籍前五日，王人齊宮，飲醴。醴味醇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

者，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是齊服。楊倞注「葷，葱薤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為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

「自裡潔也。」「裡潔」，亦不餽餘之意。居必遷坐。

【注】孔曰：「易常處。」注「易常處」○正義曰：《說文》：

「堊，止也。」「坐」，古文「堊」。《釋名·釋姿容》：「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永《圖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跏。跏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厠」同，「居」即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輩《燕寢考》：「《既夕記》：『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

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以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案：皇疏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即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正義曰：張枋《解》：「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案：《周語》：「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韋注：「厭，極也。」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以士恥惡食為不足與議，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糯用五種之精。〕郭注以為「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糯米率三十，粳米二十七，粳米二十四，侍御二十一。」是「侍御」為米之極精矣。「膾」者，《說文》云：「膾，細切肉也。」《釋名·釋飲食》：「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蠹而切之為膾。」注云：「蠹之言牒也。先薑葉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注

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蠹而切之也。」李氏惇《群經識小》謂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文》：「膾，本又作膾。」食饅而餲，【注】孔曰：「饅，餲，臭味變。」魚餲而肉敗，不食。【注】魚敗曰餲。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餲，本又作餲。」《史記·世家》作「餲」。《敗》者，《說文》云「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為「臭腐」。○注「饅，餲，臭味變」○正義曰：《爾雅·釋器》：「饅，謂之餲。」郭注：「飯饅，臭。」《說文》：「饅，飯傷溼也。」「餲，飯餲也。」《字林》：「饅，飯傷熱溼也。」「餲，食敗也。」「饅」與「餲」為淺深之異。《廣雅·釋詁》：「餲，敗也。」《釋器》：「餲，臭也。」「餲」，「餲」一聲之轉。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饅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饅，臭。餲，味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曰餲」○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之餲。」郭注：「肉爛。」《說文》「餲」下一

①「東山」，據《山海經·中山經》當作「中山」。

曰魚敗曰餒。①《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餒」。②《廣雅·釋詁》：「餒，敗也。」《釋器》：「餒，臭也。」義訓並同。色惡，不食。臭惡，不食。正義曰：「色惡」、「臭惡」，謂凡生熟物色味有變也。《月令》：「春，其臭羶。夏，其臭焦。中央土，其臭香。秋，其臭腥。冬，其臭朽。皆謂味也。」皇本作「臭惡」，此後出俗字。《周官·內饗》職：「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膚。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皤色而沙鳴，狸。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蠼。」注云：「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總結也。蠼，失色不澤美也。沙，漸也。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膚，朽木臭也。蠼，蠼姑臭也。」賈疏引此文「色惡」、「臭惡」說之。失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注「失飪失生熟之節」○正義曰：《方言》：「飪，熟也。徐、揚之間曰飪。」《說文》：「飪，大熟也。」《廣雅·釋詁》作「飪」，同。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之節。」此孔所本。《爾雅》：「搏者謂之糲，米者謂之粢。」

郭注：「糲，飯相著。粢，飯中有腥。」「腥」與「姓」同，即「生」字。《說文》：「姓，不熟也。」江氏永曰：「失飪，有過熟，有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謂糜爛。半腥半熟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爛法中古，熟之爲臠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案：過熟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正義曰：方氏觀旭《偶記》：「《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閭閻、女寬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蟋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猶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

①「餒」字，據《說文》當作「餒」。

②「餒」，據《釋文》當作「餒」。

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餽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饋，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據鄭注「朝、夕、日中時」為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摯等為殷人，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饋」，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為鄭注，抑賈釋鄭義。今臧、宋輯本列入注中，稍失闕疑之意。《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十有二月，實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王制》：「五穀不時，果食未熟，不粥於市。」又《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熏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

書·鄧皇后紀》：「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適上。」二說並為「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注】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爾雅·釋言》：「割，裂也。」《周官·內饗》注：「割，肆解也。」《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於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於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云：「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彼文是言祭禮割法。賈疏引此文說之，則意孔子燕食，其割法略得同矣。邢疏云：「割不正，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毛氏奇齡、凌氏廷堪並主其說。毛云：「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辨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臠、膊，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凌云：「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肩尊臂卑，是正數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即為割不正。」此說亦通。但

凌謂牲體爲割，載膾爲切，《少牢》所云是切非割，譏賈疏引《鄉黨》文爲誤，則《少牢》文上言「切」，下言「午割」，割、切通言，賈未誤也。江氏永《圖考》曰：「凡割切皆當有法，肉體亦有不能盡割以正者，聖人惟食其正者耳。」又《群經補義》曰：「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配食之醬如醢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正義曰：《說文》云：「醬，醢也。」酒以和醬也。「醢，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醬，謂醢醢也。」汪氏烜《四書詮義》：「醬者，醢醢鹽梅之總名。古人設食皆以醢與穀相間，如《內則》「牛炙醢，牛載醢，牛膾、羊炙、羊載醢，豕炙醢，豕載、芥醬，魚膾，雉兔，鶉鷄」一節。又如「股脩蜺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又《周禮》「韭菹醢醢，昌本麋醢，菁菹鹿醢，茆菹麋醢，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蜺醢，豚拍魚醢，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菹雁醢，筍菹魚醢」之類。此皆必以氣味相宜，或性相制，故相配而設，皆所謂「得其醬」也。殺與醢並設食，則以其物濡醢而食之。蓋此節乃侍御陳設者之失，非烹調之失。說者多以《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條實此，失之

矣。濡雞濡魚有失，則失飪之事，非陳設之不備也。」案：汪說甚備。此注但言「魚膾芥醬」，亦是舉一以概其餘。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即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爲肉所勝，而或以傷人。《說文》：「既，小食也。」《論語》云：「不使勝食既。」段

氏玉裁說《魯論》作「氣」，《古論》作「既」，用假借。或援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

「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餽。」注《聘禮》云：「古文「既」爲「餽」。是「既」、「氣」通用。「量」猶度也。凌氏廷堪說：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爲食禮言之也。「惟酒無量，不及亂」，爲燕禮言之也。」胡氏培輩《研六室文鈔》亟稱凌說，爲之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腸胃俎、膚俎，醢醢、麋醢、鹿醢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饌有牛腳、牛炙、牛載、牛鮓、羊臠、羊炙、羊載、豕臠、豕炙、豕載、魚膾，

①「醢」，大徐本《說文》作「鹽」。段玉裁注本作「醢」。

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即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滫，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圓壺。初時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主人酬賓，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媵爵酬賓，禮亦盛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屣升席，晏坐盡歡，至於爵行無算，真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幕，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此說甚核。然凌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物盡歡也。沽酒

市脯，不食。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

「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即是醴酒，不應夫子不食。然則沽酒，當謂買酒也。

《廣雅·釋詁》：「酤，賣也。」酤爲買賣通稱，《說文》、《廣雅》各舉其一耳。《周官·萍氏》：「幾酒謹酒。」注云：「幾

酒，苛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義和魯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御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段借字。梁氏玉繩《瞥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當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官》：「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注云：「薄析曰脯。《內則》：「牛脩肉脯，田豕脯，麋脯，麋脯。」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不撤薑食，【注】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注】孔曰：「不過飽。」「正義曰：「撤」，宋九經本作「徹」。薑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弘景注《本草》、祝穆

《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閻氏若據《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爲「齊禁葷物」，但「不去薑耳」。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爲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爲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菜也。」《本草經》：「乾薑主逐風、濕痺、腸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餒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葷有薑，此言「薑不葷」者，散文「辛」亦爲「葷」，對文「葷」、「辛」異也。姚氏弼《經說》：「古者有廢食之閏，大夫于閏三，士于閏一。大夫七十而有閏，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閏與其圻也與。凡食畢，鼎食則徹，于造脯醢葷菜則不徹，廢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徹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爲葱蒜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清，則所廢薑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

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注「助祭」至「神惠」○正義曰：《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脰膾，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脰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脰，熟曰膾。」《說文》：「燔，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今或作「燔」、作「膾」。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傳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脰、膾、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即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膾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犴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膾，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爲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賓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脰膾，故江氏永以膾肉不至爲「賓俎」。

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受君賜，「歸脤」，則君使人歸之賓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己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專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且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爲人祭日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此致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卿大夫祭後又祭曰賓尸，本日無暇致胙，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逮及賤者，頒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徧，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褻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禮·雜記》注：「言，言己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

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塗《正義》引任啟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注】孔

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菜羹」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羹，五味盞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郎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糝」即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苴苴葵薇」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瓜」，《魯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惇《群經識小》：「「必」字从八弋，篆文作「𠄎」，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魯論》義，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祀也。《論語》

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魯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校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義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注云：「上環，頭付也。」錢氏站《後錄》：「上環是寔間，下環是脫華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付。付即刳字，刳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鄭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殼實。此是果食，即《曲禮》所云「削瓜也」。皇本作「菰」，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醢，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注。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滫之間。凌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滫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滫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僎

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言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祭「解漿」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皆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謂散文「筵」、「席」得通稱也。《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纁、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纁者，削蒲莖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梓字磨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稟𦵏，《玉藻》有蒹席，《尚書》有篋席、底席、豐席、筓席，《玉府》有枉席。越即蒲越。稟𦵏者，用禾稷爲之。

蒯者，草名。篋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即蒲席。豐者，刮漑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注】孔曰：

「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儺」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

《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即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

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興賢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尚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旭《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

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節。《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案：方說即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正記》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酺」，《詩·鳧鷖》箋有「祭社宗燕飲」，皆民間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未是。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注】孔曰：

「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

卻」。於《月令》「季春」、「季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譙周《論語》注：「儺，卻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屏卻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袞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儺」爲毆疫正字，改易淆譌，音形俱失。」案：乃旦、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隰桑》以阿、難、何爲韻，而魯讀「儺」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汁獻浼於醢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聲近之誤。」案：「儺」、「獻」既由聲近，「獻」字或用段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注云：「楊，強鬼也，謂時儺，索驅疫，①逐彊鬼也。

①「索」下，據《禮記·郊特牲》注脫「室」字。

「楊」或爲「獻」，或爲「儺」。」段氏《說文》注疑「易」聲與「獻」、「儺」音理遠隔，記當本是「楊」字，從示易聲，則與「獻」、「難」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楊，自爲彊鬼之名，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楊」，言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驅逐楊，故即以「楊」名祭也。《說文》：「楊，道上祭也。」《急就篇》：「謁楊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楊，道上之祭也。」蓋驅逐彊鬼而祭之於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鬼即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楊，言驅除此鬼則曰儺，其後段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楊。《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微作楊五祀。」注：「微者，殷之八世孫也，楊者，強死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此驅疫鬼稱「楊」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儺」，與《古論》同。徐仙民音「楊」爲「儺」，大誤。「楊」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

氣，爲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儺惟季冬之儺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馭疫。」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馭疫癘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①索，廋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稱「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儺也。《論語》儺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阼階」者，《說文》云：「阼，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阼階，東階。」《士冠禮》注：「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阼」，本或作「於阼階」。臧氏琳《經義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郊特牲》：「鄉人楊，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彊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

①「冬」，據《禮記·月令》當作「春」。

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即僞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注】拜送使

者，敬也。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己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問人，有物以表意，故「問」亦訓「遺」，《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篚、筥問人」是也。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即《禮》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不至著地者爲「空首」。王氏塗《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己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己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

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例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永《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注】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

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注】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云：「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外，故當慎也。」案：「饋，遺也」者，鄭注《檀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拜受，敬也」者，

《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未達」云云者，達猶曉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宜以此藥服之，《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是也。《集注》引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注「饋孔子藥」○正義曰：皇本作「遺孔子藥也」。《釋文》：「遺，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遺」字，則「孔子」上當有「饋」字，即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

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說文》：「廋，馬舍也。畜，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畜」，即「畜」省。《釋名·釋宮室》：「廋，矧也。矧，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讀「不」爲「否」也。揚雄《太僕箴》：「廋焚問人，仲尼深醜。」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此即《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

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言臣自朝廷歸爲退也。夫子仕魯爲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廋爲夫子家廋矣。《雜記》云：「廋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廋焚」爲夫子家廋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廋焚。」《鹽鐵論·刑德篇》：「魯廋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僕箴》引此文，亦似指公廋，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廋，則新延廋書於《春秋》，此「廋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爲家廋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

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爲君賜，然來自外間，恐有不潔，或兼有餒餘，故不敢以薦。「腥」者，《釋文》云：「腥音星。」《說文》：《字林》並作「腥」，云「不熟也」。案：《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生小息肉也。」此別一義，而與「腥」同从「生」，故多段「腥」爲「腥」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爲凡獸畜

之稱。《周官·庖人》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爲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說平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畜」者，《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即《聘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即《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即《聘禮》所謂「餼」也。凡牲，殺曰饗，生曰餼。《聘禮》：「歸賓饗餼，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局鼎、臠、臠、臠，蓋陪牛、羊、豕。」牲之已亨者謂之飪。「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飪與腥，皆饗也。是牲之殺者曰饗也。又歸聘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注「餼，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餼也。《王氏塗》正義：「按：凌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饗，惟羹飪，簋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腥餼不祭。」則明與此篇「腥」異矣。蓋彼爲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飪耳。意者，此爲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饗餼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爲鄰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賅。若本國之君有所

賜予，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鯉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侑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即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已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頒賜於人，恐褻君惠之意。○注「薦薦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嘗新，先薦寢廟，不爲祭禮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黍稷也。不言「徧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

《士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詳略互見，正可參考。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不命祭，禮之所異。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擬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為侍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已前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俟者，俟膳夫嘗食畢，君已就食，命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或於已承君命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為君嘗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徧嘗飲而俟，即注所云「若為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為非客禮，疏說稍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

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誤。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為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為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即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為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已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為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祭專為侍食，又以客禮為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為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隆殺，則有膳宰為君嘗食，已但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已為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

云：①「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言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彊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鄭、賈之失。」又云：「侍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己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命祭不命祭，俱不可知，而邢疏遽斷爲非客禮，王氏且是之，誤矣。若然，《淮南·說山訓》：「先祭而後餐則可，先餐而後祭則不可。」高誘注：「餐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②彼文言餐是己前之食，故已食不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己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

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墉下者，墉謂之牆。必在北墉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

①「宰」，據《周禮》當作「夫」。

②「者」，據《淮南子》高注當作「也」。

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恒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枉」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惟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且可面君，故《論語》特著其文。若《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取謹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云：「徹褻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鄭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語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徹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釋文》作「扞」，云「本或作拖」。皇、邢本皆作「拖」。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拖」作「扞」。」案：「扞」、「拖」一字，本字作「扞」，故《漢書·龔勝傳》作「扞紳」。《說文》：「扞，曳也。」《易·訟》上九鄭注：「三扞，三

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拖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三尺。若然，則以士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扞，裾也。」引此文作「扞紳」。段注謂許所見本作「扞」，段借爲「扞」字是也。錢氏坫《後錄》據《士昏禮》「纁裳緇紱」，紱爲裳緣，謂與「扞」同，扞卽是裾。此則穿鑿，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扞紳。」文前篇「伯牛有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故解此爲南牖下也。皇疏引樂肇曰「南牖下，欲令南面視之」是也。然《既夕記》、《喪大記》皆言「寢東首於北牖下」，室中以奧爲尊，君視臣疾，儘可主奧，不必以南面爲尊。若因君視疾之故而遷牖下，則君視大夫及遣使問疾無數，豈將屢爲遷動耶？必不然矣。然則伯牛、龔勝何以居牖下也？蓋伯牛有惡疾，恐人來視己，不便入

室，故遷於牖下。龔勝不欲仕莽，辭以不敢當尊之意，故亦居於牖下，皆禮之變，不可以解此文也。室中止一牖，但言「牖下」，其義已明。注言「南牖」者，以《喪大記》「北牖下」，相傳誤爲「北牖」，故解此爲「南牖」也。云「紳，大帶也」者，《說文》訓同。《玉藻》注云：「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禮》有二帶：一大帶，以絲爲之，一革帶，以皮爲之。王氏塗《正義》：「紳爲帶之垂者，又即爲大帶之名。大帶之垂者謂之紳，革帶之垂者謂之厲，革帶又謂之鞶。上服用二帶，深衣用革帶而已。朝服拖紳，則不必有革帶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注】鄭曰：「急趨

君命，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趙岐注：「俟，待也。」又《萬章》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注「出行而車駕隨之」○正義曰：《說文》：「駕，馬在軛中也。」軛加於馬頸，馬在軛中，則

爲駕車。可知大夫不可徒行，而此承君命召，急迫先行，其家人必亦速駕，隨出及之。

人太廟，每事問。正義曰：此弟子類記行事，

與前篇別出。皇本有鄭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注】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正義曰：《說文》云：「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士喪禮》注「棺在殯中歛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彼謂館而殯之，此則「無所歸」者，雖非館亦殯之。《檀弓》、《論語》文互相足。《鄭志》：「問：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注】

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正義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綬。」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

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禮有車馬也。夫車馬，饋之重者，車馬不拜，則他饋自非祭肉皆不拜可知。

寢不尸，【注】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

死人。」**居不容**。【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

正義曰：《釋文》云：「居不容」，本或作「容」，羊凶反。《唐石經》亦作「客」。臧氏琳《經義雜記》：「邢疏云：『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是當從陸氏作「客」。案：「容」、「客」二字，形近易譌。《祭義》「容以遠疏」，或「容」爲「客」字。《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客」。皆其證。○注「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惡其死也。」義與包同。《說文》云：「尸，陳也。象臥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爲主，故曰終主。」即此注所謂「死人」也。「偃臥」者，《說文》：「偃，僵也。」《左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臥法，云「眠當欹而小屈」，謂足小屈也。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正義曰：《書鈔·禮儀部》七引作「鄭注」。臧氏琳曰「謂

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注】孔曰：「狎者，

素親狎。」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注】周

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皇本

「見」上有「子」字。《子罕篇》釋文云：「『冕』，鄭本作「弁」，

云「《魯》讀「弁」爲「繞」，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鄉

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今輯本全載鄭注如前，則此

五字爲陸氏語。○注「狎者素親狎」○正義曰：《爾雅·釋

詁》：「狎，習也。」《說文》：「狎，尤可習也。」①夫子於素所

親習之人，亦變容待之者，尊敬之異於常時也。○注「褻謂

數相見必當以貌禮之」○正義曰：「褻」與「狎」同，故解爲

「數相見」。或謂褻爲私居，非也。「冕」與「繞」同，亦是喪

服，說見前《子罕》篇。《洪範》：「貌曰恭。」恭者，禮也。故

注以「禮」釋之，與「必變」亦互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注】孔曰：「凶

服者，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正義

曰：阮氏《元·車制圖解》：「與前衡木謂之式。」自注：「《考

①「尤」，據《說文》當作「犬」。

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輪板上，則須揉治而誦之。一在前，即式深，二在後，則輪深也。江氏永《圖考》：「式是揉木作三曲之形，在前可憑式者，固是式。左右曲向後，接兩輪，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亦是式。」案：「式」又作「軾」。《說文》：「軾，車前也。」《釋名·釋車》：「軾，式也。所伏以式所敬者也。」古人車皆立乘，若有所禮以爲敬，則微俯其身，以手伏軾，《曲禮》所謂「撫式」是也。「負版」者，《說文》云：「版，判也。」判木爲片，名之爲版。段氏玉裁改「判」爲「片」，非也。版又名方。《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方，版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策以竹爲之，方以木爲之。稱方者，當謂其形正方也。鄭此注云：「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圖籍」者，惠氏士奇《禮說》：「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車服、禮器，皆有圖，丹書之以爲信，謂之丹圖。如民約，則書於戶口圖；地約，則書於土地圖；器約，則書於禮器圖。此《司約》所謂「小約劑書於丹圖」者與？」「籍」，即「典籍」之「籍」。孟子言諸侯去其籍，晉有籍氏。

籍兼方策二者而言，圖籍非止一物，申鄭義者未能備矣。「隸」，謂隸於官府有職業者也。《周官》謂之胥徒，鄭以夫子式圖籍，非式所負之人，若其人，不過賤隸人耳。王氏塗《正義》引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異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則不知喪服負版即二衰之制，上文「見齊衰必變」已言之，此不應重述。或又讀爲《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則通衢市賈，將有不勝爲禮者矣。翟氏及或說並誤。○注「凶服」至「圖籍」○正義曰：《說文》：「凶，惡也。」《釋言·釋言語》：「凶，空也，就空亡也。」《穀梁傳》：「乘馬曰贈，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皆送死者衣物也。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式之也。「負」訓持者，「負」本義置之於背，而圖籍非可負之物，故解爲手持，亦引申之義。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注】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正義曰：《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

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為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

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即少施氏親饋為禮盛。迅雷風烈，必變。【注】鄭

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為烈。」注「敬天之怒風疾雷為烈」○正義曰：「敬天之怒」，《詩·板》篇文。《爾雅·釋詁》：「迅，疾也。」此常訓。《釋天》云：「疾雷為霆。」注云：

「雷之急激者謂霹靂。」《說文》云：「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烈，火猛也。」《方言》：「烈，暴也。」「迅」、「烈」二文本通稱，故注互言之，曰「風疾雷為烈」也。《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執綏。【注】周曰：「必正立

執綏，所以為安也。」注「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正義曰：「升」者，登也。凡升車，皆自車後。《曲禮》云：「僕展

軛效顰，奮衣由右上。」言僕由右上，則凡乘車者，當由左可知。「正立」者，正身而立，不必皆四正也。《曲禮》又云：

「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疏云：「綏有二：一是正綏，僂君之升；一是副綏，僂僕右之升。」《說文》：「綏，車中把也。」

「把」與「靶」同。綏系於車中，人將升車，援之以上。所以執綏者，防有攀陟傾跌，故注云「所以為安也」。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正位」即正立。言「受綏」

者，謂自僕手受綏而執之也。升車在左，故於車左銘之。

賈子《容經》：「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誦。」是其儀也。陳祥道《禮書》：「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引《左傳》

「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為證。案：此言「升車」，下文別言「車中」，則正立執綏非在既升後矣。陳說似是而非。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包

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轉殺。」正義曰：鄭注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

案：鄭從《古》作「不內顧」，與下二句一例。《漢·成帝紀贊》引此文亦用《古論》。《白虎通·車旂》篇：「車中不內顧者何？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

此車教之道。」亦《古論》說。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顧也。」^①升在車上，不迴頭內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為，故不為也。故衛瓘曰「不掩人之不備也」。又云：「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為驚於人也。故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為惑下人也。」案：「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即「妄」字之誤。^②鄭彼注云：「為惑眾。」蓋人在車上，若無事，虛以手指麾於四方，是惑眾也。○注「車中」至「輪轂」○正義曰：皇本作「輿中」，云「車牀名輿」。《釋文》本亦作「輿中」。江氏永《圖考》曰：「按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則與今之後檔車略同。」按：包氏是《魯論》，當作「內顧」，無「不」字。盧氏文弼《鍾山札記》：「《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纁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車中內顧」以為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崔駰《銘》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為「內顧」

矣。」又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輪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為說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綬，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案：《車後銘》「望衡顧轂」，即此注之義。《東京賦》以「黈纁塞耳，車中內顧」，相比為辭，正是收視反聽之義。《集解》用包注，而後人妄增「不」字，經注兩不相合，可謂謬矣。又《漢書·成帝紀贊》注引《魯論》「內顧」，今本亦妄增「不」字。皇疏申注云：「衡軛，轅端也。若前視，不得遠，故《曲禮》云「立視五禡」。五禡，九丈九尺地也。「式視馬尾」，馬尾近在車牀欄間也。並是不過衡軛之類也。旁，謂兩邊也。輪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轂在箱外，當人兩邊，故云「旁視不過輪轂」也。」邢疏：「《曲禮》云：「立視五禡，式視馬尾，顧

① 「迴顧」之「顧」，皇疏作「頭」。

② 「親疑即妄字之誤」，孫校：「絳帖摹《詛楚文》「親」字作「妻」，从女，與「妄」形近。」

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案：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云「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前視不過衡軛耳。」案：邢疏本於《曲禮》孔疏。陸佃《埤雅》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十，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轡之表，三丈三尺。《荀子》：「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按《荀子》說見《大略篇》。楊倞注以爲臣於君前視法，殆未然。五轡之度，三丈三尺，則此注所謂「前視不過衡軛」也。《埤雅》又云：「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駕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八尺，則高與人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所謂衡視也，國君綏視，言「俯不下于帶」，大夫衡視，則言「仰不上于面」。互相備也。

色斯舉矣，【注】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翔而後集。【注】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此二句先經起義，乃記者之辭。泛說群鳥，不專指雌雉言。王氏塗《正義》引真德秀說：「色斯舉矣，

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謹諸此。」案：真說即君子難進易退之義。○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正義曰：「色」謂人色，色有不善，則鳥見之而飛去也。人去危就安，亦如此。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氏春秋·審應》篇：「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哀六年《公羊傳》曰：「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署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舉，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翥。」《費鳳別碑》：「功成事就，色斯高舉。」案：王說亦通。○注「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正義曰：《說文》：「翔，回飛也。」《釋名·釋言語》：「翔，佯也。言彷彿也。」《曲禮》鄭注：「行而張拱曰翔。」注以「迴翔」即是「審觀」，故增成其義。《說文》又云：「集，群鳥在木上也。集，彙或省。」引申爲凡鳥所止處之稱，故注訓「下止」。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

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正義曰：《釋文》：「山梁，音良。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是鄭以「梁」爲「梁」。《淮南·齊俗訓》：「芻豢黍梁。」《素問·生氣通天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粱之疾。」王詠注並云：「梁，梁也。」是「梁」亦通「粱」。《集解》不釋「山梁」之義，與鄭同異不可知。今解者多爲「橋梁」，其說亦通。《說文》云：「梁，水橋也。」橋，水梁也。「山梁則山澗中橋，以通人行也。」雌雉者，《說文》云：「雌，鳥母也。」對雄爲鳥父言之。雉者，野鳥。《爾雅》、《說文》具載其名。《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皇、邢疏述經，俱兩言「時哉」。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九百十七並引此文，「時哉」二字不重。」則今本重者，乃《釋文》所載一本也。《釋文》又云：「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揜」即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揜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即釋之，於是雌雉駭然驚顧，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

翅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羴，人曰橋，魚曰須，鳥曰臭。」並動走之名。「臭」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尚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𦏧」，「𦏧」即「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𦏧」。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劉氏逢祿《述何篇》：「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注「子路」至「起也」○正義曰：皇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嘆，而謂嗅雌雉是時月之味，故馳逐驅拍，遂得雌雉，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嗅，謂鼻歆翕其氣也。」焦氏循《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醺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案：《說文》：「𦏧，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說文無「嗅」字，「嗅」即「𦏧」別體。

盱眙吳炳和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四

寶應劉寶楠學

先進第十一 集解

凡二十三章正義曰：皇、邢本皆二十四章。

《釋文》從鄭氏，以「德行」章合上「從我於陳蔡」為一章。然《集解》本各自為章，故不引鄭說，則此所云「二十三章」，「三」字當為陸所改也。又《釋文》於「回也」章云「或別為章，今所不用」，亦是依《集解》，故不用或說。朱子《集注》則「德行」章、「回也」章、「論篤」章皆別章，凡二十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包曰：「先進、後進，謂仕先

後輩。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

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正義曰：鄭注云：「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鄭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愚謂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即指弟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天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人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尚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人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為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

政」者也。其國之後選，不嫌有卑賤，故王太子等人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願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遑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舉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肖濫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沈鍾千載，自盧辯《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

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尚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注「先進」至「人也」○正義曰：以「先進後進爲仕先後輩」者，《王制》言「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曰進士」，《孟子》言「治則進」，是「進」有仕義。《管子·宙合》云：「是故聖人傳之簡策，傳以告後進。」又云：「故傳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是「先進」、「後進」謂人之先後仕者也。言「輩」者，非一之辭。「禮樂因世損益」者，禮樂隨風俗爲盛衰，故質勝當救之以文，文勝當救之以質，是於文質二者之中，或損或益也。「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者，「與」即「於」字之誤。言夫子稱後進爲君子，是其禮樂俱能因世損益，得時之中也。邢疏申此注，謂先進當襄、昭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皆謂夫子同時人。案：夫子論文質，其實時中，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文亦是得中之文，其有爲尚質之論，皆是救時之法。如奢儉易戚，俱爲失禮。夫子則甯從儉從戚，亦以二者俱不得中，故甯從質勝，不從文勝也。若顯然舉一中道稱爲君子，而不欲從之，則與平時所稱爲「彬彬」，所稱爲「從周」者不合。下篇棘子成欲棄文從質，子貢即深斥之。若如此注所云，則夫子正與棘子成同

見，而奚其可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注】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正義曰：陳、蔡之厄，《史記·孔子世家》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在魯哀六年。朱子據《論語》以爲自衛如陳，在魯哀二年。江氏永《鄉黨圖考》以爲在魯哀四年。其言曰：「《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間，當在哀四年自陳適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又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①《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今案：江說甚覈。然《史記》亦自可從。先從叔丹徒君《經

傳小記》：「《爾雅》、《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即州黎之丘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間，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間無他國相隔，則亦爲陳、蔡之間矣。當時從遊弟子，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皆無考。鄭氏以下章「德行」云云，合此爲一章，然再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也。尤氏侗《良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注「言弟」至「其所」○正義曰：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爲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

① 下「葉」字，據《左傳》當作「蔡」。

從者臣衛之事，誤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厄，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言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遊，亦賴群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焦氏循《補疏》申此注云：「《堯典》『關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以『門』爲卿士之門，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于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

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正義曰：《釋文》云：「鄭云：『以合前章。』」盧氏文弼《考證》曰：「『鄭云』，當作『鄭氏』。」案：鄭氏非，辨見前疏。皇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間。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皇疏引范甯曰：「言

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范以當時最重邦交，故「言語」當指此事，亦是舉彼一端以例其餘。』《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辨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一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飲戶內，大飲東階」，以暨「陶」、「詠」、「猶」、「無」諸節，其間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朱氏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皇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案：王說

是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注】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起發，增益於己。」注「助益」至「於己」○正義曰：《爾雅·釋詁》：「助，勸也。」勸，佐助也。《說文》：「助，左也。」左即佐，此訓益者，引申之義。教學本是相長，故夫子言子夏爲「起予」，正以質疑問難，義益可明也。「說」如「說釋」之「說」。《曾子立事》云：「問而不決，承問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不說，猶言不解。《學記》云「相說而解」，此注云「聞言即解」，亦以「解」訓「說」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靈臺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正義曰：

閔子稱字者，夫子述時人所稱也。「昆」者，《毛詩·葛藟》傳：「昆，兄也。」《爾雅·釋親》：「舅，兄也。」《說文》：「周人謂兄曰舅。從眾弟。」「舅」是本字，「舅」是隸省，「昆」則音近假借也。《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注「言子」至「之言」○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惟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含於義，人乃無非間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即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

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煖無愠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與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又不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言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間之言，不是無非間閔子之言，乃無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今案：《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道，^①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間非父兄弟，萬世不滅？」是漢世說此文，皆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陳君此注，義正然也。《韓詩外傳》載此事云：「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可爲焦說取證。

南容三復「白圭」，【注】孔曰：「《詩》云：

①「道」，據《論衡》當作「過」。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正義曰：古人言數之多自三始，故此稱「三復」也。《仲尼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張栻《論語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注「詩云」至「言也」○正義曰：「稱《詩》云」者，《大雅·抑》篇文。毛傳云：「玷，缺也。」《說文》：「刮，缺也。從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刮。』」義與毛同。今《詩》段「玷」爲「刮」。「刮」訓玉有瑕，不訓缺也。「不可爲」者，「爲」，治也。南容一日三復此四語，而注云「讀《詩》至此，三反覆之」者，是據初讀時言，其後遂日誦以爲戒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釋文》云：「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案：皇、邢本皆有「季」字。又皇本「今也則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

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案：疏後說是。《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是其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注】孔曰：「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責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正義曰：顏子卒年，據《公羊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當在子路之死及獲麟之前，故江氏永《聖蹟表》載於哀十三年，時夫子年七十一也。說詳《雍也》篇疏。「以爲之椁」，高麗本、足利本無此四字。阮氏元《校勘記》曰：「《釋文》至下文『無椁』始作音，是陸氏所據本亦無此四字也。」《說文》云：「櫛，有木亭也。」從木，亭聲。

① 「有」上，據《說文》脫「葬」字。

今《論語》皇本作「榔」，與「椁」一字。《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棺榔何？所以掩藏形惡也。榔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據《喪大記》，土有雜木椁。但顏子家貧，不能備椁，故顏路爲之請耳。「才」謂顏子，「不才」謂伯魚。《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家語·本姓解》云：「孔子年十九，娶宋之亓官氏，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夫子年正二十三，爲昭十一、十二年，其死當在哀公十一年，夫子年六十九。江氏永《聖蹟表》差後一年。《五經異義》：「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從《左氏》、《穀梁》說。玄之聞也，《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死是實未葬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案：鄭駁是也。許君必謂鯉死爲設言者，意以《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又《列子》、《淮南子》皆以顏子夭死。而伯魚之死，年已五十。則鯉死應在顏子之後。不知《史記》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前人謂「三十」爲「四十」之譌，而《列子》、《淮南》皆傳聞之誤，本不爲據。鯉死既在顏子前，則

《論語》非爲設言可知。「棺」者，《白虎通·崩薨》篇：「棺之爲言完，所以藏尸令完全也。」《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有棺無椁，亦因貧之故，所謂「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者也。「徒」，《說文》：「赴，步行也。」今經傳皆作「徒」。《易·賁》初九「舍車而徒」，《詩·黍苗》「我徒我輦」，皆謂步行也。「吾不徒行以爲之椁」，言未嘗賣車以爲椁也。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孔子世家》所以言「魯終不能用孔子」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亦以孔子時從大夫後矣。既從大夫之後，與聞國政，故畜有馬乘，不得徒行。《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是也。案：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不嫌於自請者，《公羊隱元年傳》「喪事有贈。贈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是贈喪之禮，本有車馬，故夫子於舊館人之喪，說驂以贈。今此顏子死，夫子必亦有贈，而顏路復請子之車以爲椁，哀痛迫切，不遑計及於禮之當否，且知夫子於顏淵誼厚，不妨以情告也。趙岐《孟子·公孫丑》章句：「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周官·宰夫》注：「凡喪，始死，弔而含槨，葬而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賈疏

云：「隱公三年《公羊》文云：『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是不合求，故抑之也。」由賈此言，顏路請車，禮有未合。夫子以其哀迫，不欲深責，而但婉言告之。至以鯉死爲比，則亦視顏子猶子矣。皇本「吾不」下有「可」字，「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注「路顏」至「作桴」○正義曰：鄭注云：「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桴也。顏路，顏回之父。」此僞孔所襲。《弟子列傳》：「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注「鯉孔」至「辭也」○正義曰：鄭注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僞孔所襲。《家語·本姓解》云：「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案：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注】天喪予者，

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爲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爲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曰「天喪予」。

○注「噫痛傷之聲」○正義曰：何休《公羊傳》注：「噫，咄嗟貌。」《詩·噫嘻》傳：「噫，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注】馬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注】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正義曰：皇疏云：『孔子往顏家哭之也。從者，謂諸弟子。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案：皇本「曰有慟乎」，「曰」上有「子」字。又「誰爲」下有「慟」字。○注「慟哀過也」○正義曰：《說文》無「慟」字。漢碑多作「慟」，「慟」當即「慟」省。鄭注云：「慟，變動容貌。」亦以「慟」字從「動」得義，此即是哀過，鄭與馬不異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

可。」【注】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

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

葬，我不得割止，①非其厚葬，故云耳。」正義曰：「厚

葬」者，謂凡葬事求豐備也。《晉語》：樂共子云：「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顏子

事夫子猶父，故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同於父母在，不許

友以死之義也。《史記·弟子傳》：夫子言「自吾得回，門

人日親」。②及夫子沒，門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則

皆同顏子事夫子猶父矣。然夫子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

是亦視回猶子。惟不能止門人之厚葬，終心自歉，故深責

二三子也。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注「言

回」至「云耳」○正義曰：鄭注：「顏路欲聽門人厚葬之。」同

馬義。吳氏嘉賓《說》：「喪具稱家之有無，然而禮有賻喪

者，賻之亦惟其稱焉耳。使顏子死無附身以斂，無附棺以

爲葬，師與友說驂竭財以助之可也，是非得已也。有棺而

無槨，有葬而爲之厚葬，則非也，以其得已也。君子所以受

於人者，義如此。必不得已而後受，苟可以已而已，故曰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夫子之視顏子，視之猶其生也。彼門人者以其生之所不受者而與之，是死之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注】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正義曰：「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

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趙氏佑《溫

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

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

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

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

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

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

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

①「割」，皇疏本作「制」。

②「得」、「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分別作「有」、「益」。

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皇、邢本、唐宋石經「敢問」上有「曰」字。○注「陳曰」至「不答」○正義曰：《世說·簡傲》篇注引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與此陳注同，當是彼文誤引。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注】鄭曰：「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孔曰：「不得以壽終。」正義曰：閔子少子路六歲，而先閔子者，閔氏若璩《釋地三·續》謂以德

序，是也。皇本「閔子」下有「騫」字。「冉有」，唐石經作「冉子」。《說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貢」，或許氏誤記。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侃。侃，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衍衍」，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彊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衍衍」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衍衍」。案：宋說亦通。「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皇本「若」上有「曰」字。孫奕《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阮氏元《校勘記》：「《文選·幽通賦》及《座右銘》兩注並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與孫說合。案：《淮南子·精神訓》注亦引作「孔子曰」。有無「曰」字皆可通。惟「樂」字，鄭注已釋之，斷非「曰」字之誤。夫子是樂四賢才德足用，不必專言子路。「若」者，逆料之辭，不能遽決也。○注「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彊之貌」○正義曰：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

朱子《集注》云：「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又一義，亦通。「行行」訓剛彊，此會意。《釋名·釋姿容》：「兩腳進曰行行，抗足而前也。」漢《孫根碑》：「行行義勇。」○注「不得以壽終」○正義曰：皇疏云：「後果死衛難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注】鄭曰：「長府，藏名也，藏

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

乃復更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注】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正義

曰：閻氏若璩《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

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

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

意而攻之。《論語》鄭注：『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將

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翟氏灝《考

異》：「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蓄積，可備騷警之所。季氏

惡公恃此伐己，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閑閤，俾後之君失

所憑恃，其心尚可問乎？閔子能爲微辭諷之，則與聖人彊

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凌氏鳴喈《解義》：「疇昔，昭公嘗

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間，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持

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包氏慎言《溫故

錄》：「案：長府，官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

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人舊貫之居。其令諸官館希幸

御者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

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

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

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驅魚

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

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何必改作？』臣以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郎顗引經

亦以「長府」爲官館，義與元帝詔共合符契，不可易也。」

案：諸說略有異同，惟閻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

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

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

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

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財入焉。」②

① 「財」，據《周禮》當作「賄」。

② 「財」，據《周禮》當作「賄」。

又《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為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為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廿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人為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為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羈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為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為長府者，欲改為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即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耶？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閔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注「長府」至「改作」○正義曰：《說文》：「府，文書藏也。」①《廣

雅·釋宮》：「府，舍也。」府，聚也。凡財賄、兵器、文書皆藏之府。許祇言「文書」者，舉一以例之也。鄭云「藏財貨」者，凡居財貨曰府。故《周官》玉府、內府、外府，又大府、泉府，皆稱府也。「仍，因」，「貫，事」，並《爾雅·釋詁》文。王氏念孫說「貫」訓行，亦通，見前「一貫」章疏。鄭注又云：「《魯》讀「仍」為「仁」，今從《古》。」惠氏棟《九經古義》：「楊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仁」字為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注】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

①「藏」，《說文》作「藏」。

邵氏晉涵《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皇本作「由之鼓瑟」，似因注誤衍。「升堂入室」，喻學道有淺深。《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則後楣北爲室與房矣。凡人室必由堂，至入室則已觀止，故夫子言「善人之道」，亦以入室爲喻也。《說苑·修文》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

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人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①此相傳子路鼓瑟，夫子責之之事。○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正義曰：《雅》、《頌》以音言。《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又《樂書》云：「樂之《雅》、《頌》，猶《詩》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注】孔曰：「言俱不得中。」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注】愈，猶勝也。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過猶不及」下有「也」字。○注「言俱不得中」

○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

①「之」，據《說苑》當作「知」。

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案：敏鈍以氣質言。觀子張與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張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夏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中庸》云：「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下即引顏子之「擇中庸」，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明過與不及，皆有所失，故惟以禮制之中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

之。【注】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季氏富於周公」者，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後宣公稅畝，已爲什而取二。季氏四分公室，已取其二，量校所入，踰於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季氏富於周公」。《公羊》定八年：「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于千乘。」此可知季氏之富也。「聚斂」者，《說文》：「聚，會也。」「斂，收也。」《爾雅·釋詁》：「斂，聚也。」二字訓義並同。胡氏

紹勳《拾義》解「聚」字爲「驟」，謂「急於斂取」，亦備一解。《大學》引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即指聚斂之臣言。「附益」者，《說文》：「附，益也。」「附」與「附」同。《漢書·哀帝紀》：「武有衡山、淮南之謀，設附益之法。」亦謂徵斂之厚。鄭注此云：「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增」即附益之義。《孟子·離婁》篇：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魯卿季康子。」案：《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人而量其有無，任

①「哀」，據《漢書》當作「武」。

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苟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何休《公羊》注解「用田賦」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爲率矣。」何解「賦」爲「財物」，而孟子以爲「賦粟倍他日」，「粟」即財物也。「倍他日」者，倍乎稅畝之制也。倍之爲言大略之辭。賈逵、杜預解《左傳》，以賦爲軍制，誤矣。用田賦，自是季氏之謀，特冉子不能救止其事，故夫子深責之。見凡爲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冀季孫聞善言能改悟也。「鳴鼓」，謂擊鼓使鳴也。皇本「而附益之」，「之」作「也」，「鳴鼓」下無「而」字。○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周公封魯，元子嗣之，其次子世守采地，官於王朝爲卿士，春秋時所稱周公，召公是也。此注知不然者，《春秋》內、外傳皆舉周古典藉，是夫子欲以周公所制賦法，正季氏之失，故此文即言「富於周公」以譏之也。若泛指天子之宰，便爲回遠，且與內、外傳所言周公不合。○注「鳴鼓聲其罪以責之」○正義曰：《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魯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昭十七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

社，諸侯伐鼓于朝。」杜注謂「天子責群陰，諸侯自責」，是凡責讓多用鼓也。《說文》：「攻，擊也。」此訓責者，引申之義。宋氏翔鳳《發微》云：「《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柴也愚，【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參也魯，【注】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注】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由也嘒。【注】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嘒。」正義曰：此節亦夫子所論，而不署「子曰」，與前四科同。「師也辟」，朱子《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案：便辟，猶盤辟。武氏億《群經義證》：「案：《墨子》『再拜便僻』，是『便僻』與『再拜』連文，即《漢書·何

武傳》「見所舉者，榮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案：《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可證。竊謂「愚」、「魯」近狃，「師」、「嘒」近狂，^①故夫子願與之進於禮樂也。其後四子德成學立，故子貢答衛將軍文子，咸稱其美行矣。皇本「辟」作「僻」，此依馬注誤改。「嘒」，《書·無逸》疏引作「諺」。阮氏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嘒」，「嘒」乃「諺」之俗字。」○注「弟子」至「之愚」○正義曰：《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衛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皋」。「皋」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既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十」積畫相亂。「衛」、「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愚直」，謂如古之愚者直也。○注「魯鈍也」○正義曰：《說文》云：「魯，鈍詞也。《論語》曰：『參也魯。』」段氏玉裁注：「《左傳》『魯人以爲敏』，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按：「椎魯」、「鹵莽」皆即此。○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正義曰：

注以「僻」釋「辟」，非是。經文作「僻」，但邪僻文過，乃小人怙惡之行，不可以擬子張。○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嘒」○正義曰：《釋文》云「畔嘒」，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嘒嘒」。《書·無逸》云：「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畔嘒」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

① 「師」，《經解續編》本作「辟」。據經文及文義，作「辟」是。

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正義曰：蘇氏秉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即指受命而言。」案：蘇說是也。命謂祿命也。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爲之者，凡其所業，以爲命所受如此也。子貢學於夫子，而又貨殖，非不受命而何？俞氏樾《平議》：「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槩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與？蓋不屬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弟，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案：俞說亦近理。若然，則「其庶乎」，仍謂庶幾聖道也。《廣雅·釋詁》：「殖，積也。」《周語》「財蕃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

皇本「億」作「憶」。《漢書·貨殖傳》、漢《陳度碑》引並作「意」，字異義同。《貨殖傳》云：「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而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即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誼之最顯然可據者。皇疏引殷仲堪曰：「不受矯君命。」江熙曰：「賜不受濁世之榮。」以「不受命」爲辭祿，與《貨殖傳》「子貢仕衛」不合，非也。○注「言回」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庶幾，尚也。」又云：「庶，幸也。」《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謂庶幾於道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

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為空匱。注前說是也。「財貨」者，《說文》：「貨，財也。」「億度是非」者，謂於事理之是非能先億度之也。皇疏云：「故《左傳》：『邾隱公朝魯，執玉高，其容仰。魯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君為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憶中之類也。」案：《漢書·眭宏等傳贊》：「漢興，推陰陽之災異者，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此明謂億度事理，注說亦非無本。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注】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為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涂堂戶之跡，而後循循然至也。」案：孔說是也。「踐迹」者，謂學禮樂之事也。善人質美未學，故必進於禮樂，乃可入室。

《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以德教化民，制禮作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為邦百年，仍不能興禮樂之事，故僅可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釋文》：「迹，本亦作跡。」《說文》：「迹，步處也。蹟，或從足責。速，籀文迹从速。」①並不作「跡」，是「跡」乃「迹」俗。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正義曰：邢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案：夫子言善人不得見之，及此言及善人，舉所見論篤、君子、色莊三者以當之。蓋此三者皆可謂之善人，然容有似是而非者與乎其間，故但

①「从速」之「速」，《經解續編》本作「束」，據《說文》是。

爲疑辭。或言「與」，或言「乎」者，文法之變。○注「論篤」至「善人」○正義曰：「口無擇言」、「身無鄙行」，約《孝經》文。「擇」與「殫」同，敗也。彼作「擇行」，謂無敗行。

子路問：「聞斯行諸？」【注】包曰：「賑窮

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注】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冉有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

敢問。」【注】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注】

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正義曰：觀公西華之問，冉有亦當有父兄

在，而夫子答之與答子路異，此亦所以惑也。夫聞義即當

力行，君子善則歸親，苟有所爲而合於義，稱父母或兄之命

焉可也。若必待稟命，而或爲父兄所阻不得行，是亦奚得

爲義？但子路有聞即行，其中有宜稟命父兄而迫不能待，

不特失承順之道，並其所行或因急遽而未合於義，此夫子

所以抑之也。至冉有，固自言「說子之道」而以「力不足」自諉者，不患其不稟命，但慮其逡巡退縮，而爲之不勇耳，夫子所以進之。二子之問，非在一時，而公西華之窺聖人，有以得其異同，亦可謂善學者矣。「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行之」下有「也」字。○注「賑窮救乏之事」○正義曰：義事多端，注必指賑窮救乏者，舉所重言之。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注「言冉至正之」○正義曰：「謙退」者，「謙」與「慊」同，不足也。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注】孔曰：「言與孔子

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

曰：「子在，回何敢死？」【注】包曰：「言夫子

在，已無所敢死也。」正義曰：《曲禮》云：「父母在，不許

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

春秋·勸學》篇：「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

也，其有師者可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

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

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

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

父也。此周、秦人解誼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

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則疑

其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鬪，如子路之愠怒奮

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恒有。及

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

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

遇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狀類陽虎，匡人疑爲陽

虎而誤圍之，非真欲殺夫子。此直俟其細詢踪跡，審其動

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弦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

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

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

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

敢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

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

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

「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鬪」，皆

不合。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注】孔曰：「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

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

問。【注】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

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注】孔曰：

「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子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注】孔曰：「問爲

臣皆當從所欲。^①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正義曰：《釋文》云：「忠，古文「臣」字，本今作「臣」。」此古文出六朝時所製。「大臣」者，謂公卿大夫爲諸侯佐者也。「異」者，謂異人也。若顏淵、仲弓之類。「曾由與求之問」，曾猶乃也。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即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伸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包氏慎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諍諍臣者，其國昌。」」依此，則二子事季，亦能匡正以道，故季子然以「大臣」許之，而夫子斥之者，以其不能以去就爭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

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張栻《論語解》：「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君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案：夫子此言，明二子尚能守正，亦所以警季氏，使無自陷大逆也。○注「子然季氏子弟」○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戴氏望《論語注》：「疑子然即季襄。」○注「謂子」至「大乎」○正義曰：注以「異」爲「異事」，「曾」爲「則」，並不合。○注「言備臣數而已」○正義曰：《說文》云：「具，共置也。」《廣雅·釋詁》：「具，備也。」大夫家臣，當有員數。此二子仕季，亦但備數，任職事，不能如大臣能匡正人主也。《漢書·翟方進傳》：「爲具臣以全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

①「從」下、「欲」下，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分別有「君」、「邪」字。

子。【注】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注】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注】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邱宰」。《論衡·藝增》篇亦作「邱宰」。戴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邱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邱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邱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邱，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所當闕疑，各就文解之也。「有民人」者，民謂庶人在官，人謂群有司，皆所以佐宰治事也。「有社稷」者，《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稷」者，穀神。《白虎通·社稷》篇：「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

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夏氏忻《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土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爲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案：天子諸侯行禮於社甚多。《白虎通》祇舉求報言者，以社稷皆土神，求報是其正祭，不煩廣說他事也。大夫祭社稷，亦是春求秋報，凡舉民事時皆同矣。「讀書」者，《說文》云：「讀，誦書也。」書者，《詩》、《書》、《禮》、《樂》之統名。於時世卿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爲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即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

○注「所以爲賊害」○正義曰：《說文》云：「賊，敗也。」「敗」、「害」義近。○注「疾其」至「知窮」○正義曰：上篇言佞事，云「禦人以口給」，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遂」猶成也。「窮」謂理窮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注】孔曰：「皙，曾參父，名點。」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注】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居則曰：「不吾知也！」【注】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注】孔曰：「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注】率爾，先三人對。「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注】方，義方。夫子哂之。【注】馬曰：「哂，笑。」正義曰：「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夫子九歲，冉有少夫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夫子四十二歲，惟曾

皙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夫子長於四子，不欲多引年，故謙言「一日也」。「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己」。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夫子自言身老，若四子，則年力未衰，宜爲世用，故就其平居所發論，誘之盡言，以觀其才志何如耳。「率爾」，皇本作「卒爾」，注同。《莊子·人間世》注：「率然附之。」《釋文》：「率」，本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加之以師旅」者，謂己國有征討及他國來侵伐者也。「加」者，益也。《說文》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市從自。自四市衆意也。」「軍之五百人爲旅。從从從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注：「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因之以饑饉者，《老子·儉武》篇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所謂「因」也。《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疏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菓可食者，通名爲蔬。」邵氏晉涵《正

義》：「穀梁襄十四年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以穀人多寡分立差等，兼取荒饑爲名，其實五者皆爲饑也。《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墨子》以『五穀不收』爲『饑』，合於雅訓矣。」案：穀不熟、疏不熟皆可名饑。《爾雅》及《穀梁》、《墨子》各具一義。《釋文》：「饑，鄭本作飢。」《說文》：「飢，饑也。」義稍別。今經傳通用。「由也爲之」者，爲，治也。「比及三年」者，比，近也。見《廣雅·釋詁》。《周官·小司徒》云：「乃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②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人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甫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蓋子路長於治軍旅，故夫子亦言「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也。○注「曾參父名點」○正義曰：《弟子列傳》：「曾參，字皙。曾參父。」《說文》：「黷，雖皙而黑也。從黑，箴聲。古人名黷字皙。」段注：「《弟子列傳》：曾參字皙，奚容箴字子皙，又狄黑字皙。『箴』、『箴』皆『黷』之省。《論語》曾皙名點，則同音段借字也。」○注「言我問女

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正義曰：注意「吾以」二字爲倒詞，於文未順。又難對之義，非經所有，並非是。○注「率爾先三人對」○正義曰：「率」者，輕速之意。《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卒』，「率」義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云：「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案：四子以子路爲年長，自當先對。但亦當顧望，不得急遽先三人也。又其言自負太甚，故夫子以爲不讓。○注「攝迫也」○正義曰：「迫」謂迫近也。焦氏《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楊倞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即「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注「方義方」○正義曰：《廣雅·釋詁》：「方，義也。」鄭注此云：「方，禮法也。」禮法即是義。《漢書·禮樂志》引此句，解之云「教以禮誼之謂也」，與鄭注及此注同。《司馬法》云：「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是其義也。○注「晒

① 「十」上，據《穀梁傳》脫「二」字。

② 「卿」，《經解續編》本作「鄉」，與《周禮》原文合，是。

笑」○正義曰：《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與「矧」同。宋氏翔鳳《過庭錄》：「《說文》：『哂，笑不壞顏曰哂。』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哂」為正，「矧」是段借。凡笑以至矧為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皙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注】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正義曰：「爾何如」者，謂其志何如也。「方六七十」者，謂國之四竟，以正方計之，有此數也。「如五六十里」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人。」《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子秦地如毋子，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近，故「如」訓為

「與」，「與」亦可訓為「如」。「足民」者，謂使民財用足也。亦待三年者，《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然則足民，亦須以三年計之也。皇本「民」下有「也」字。○注「求性」至「而已」○正義曰：冉求能治大國，而祇言小國，是其性謙退也。《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注】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頌曰同。」①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正義曰：「宗廟之事」，鄭注指祭祀。胡氏紹

①「堯典」，據《尚書》應作「舜典」。

②「頌」，孫校改作「頌」。

勳《拾義》云：「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案：胡說是也。大夫士助祭，無用端服者，則『宗廟』為朝聘可知。「如會同」者，如，猶與也。金氏鶚《禮說》：「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于郤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于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于郤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

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為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為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為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案：金說是也。《左僖八年傳》云：「不赴於同。」《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據此諸文，明列國會盟稱『會同』也。惟「如」字作指點詞，與王氏訓「與」者義異。愚以下文言「宗廟會同」明宗廟有專指之事，則「如」訓為「與」，王義自優。而宗廟之事，必如胡氏以為朝聘，乃合經旨。「端章甫」者，鄭君注為「諸侯視朝之服」，然此是相者所服，於諸侯無涉。《說文》云：「端，衣正幅。從衣耑聲。」段氏玉裁注：「凡衣及裳，不邪殺之幅曰端。」《左傳》「端委」，杜注：「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①今案：「端」是正幅之名，故《說文·巾部》「輪」下曰「正幅裂」。今經傳皆作「端」，自是同音段借。凡朝祭之服，皆用正幅，通得端名，

①「杜注」至「故曰端」，孫校：「此《昭元年》孔疏引服虔說，非杜注也。」

故《樂記》言「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是祭服名端也。《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是朝服名端也。胡氏紹勳《拾義》：「古時布廣二尺二寸。端用正幅，衣形正方，自袷驚至玄端服不同，而其爲端則同，何論朝服也？」《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康成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袼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袼三尺三寸，袼尺八寸。」賈氏疏云：「其袼尺二寸，據《玉藻》「深衣之袼尺二寸」而言也。」陳氏《禮書》云：「謂之端，則衣袂與袼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袼殺於袼尺，非端也。大夫之袼，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夏氏炘《學禮管釋》又謂男子五冕服、五衰服皆端，惟弔服弁經侈袂，婦人服侈袂，亦以鄭氏爲誤。案：大夫以上侈袂，鄭君此說，必非無據。侈袂，謂侈於士之袼一尺一寸也。蓋士之袼，以布一幅爲之。大夫以上之袼，加半幅布，故曰「半而益一」。然袂雖侈，仍用正幅，何妨得有端名？陳、夏二君之疑，殊所未曉。《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此亦舉玄端以例其餘耳。朝服是緇衣素裳，玄端則

玄衣而裳無定色。緇玄色近，緇是七人之黑，玄是六人之黑，故《禮》或稱朝服爲玄端，而冠亦同用玄色，謂之玄冠。其不同者，惟裳與韠諸飾。《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云：「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胡氏培壘《正義》：「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士服。《特性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與此同。」又云：「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金氏榜《禮箋》解《士冠禮》云：「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唯其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上經「爵弁服纁裳，皮弁服素積」，皆上下通服，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明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見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乃言玄端之韠色不同，猶冕弁服之有韠韍、赤韍，與裳無涉。」其說雖與鄭異，而於經旨實合。蓋韠固從裳色，然亦取其相近。如朱色淺黑，則近於玄，淺赤則近於黃，素色淺白，亦近於黃。凡色之相近，皆可配以爲用，不必裳韠同用一色也。《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綯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

云「纁而乘路」，則爲天子冕服，蓋冕服亦通名端。當用纁裳，而云「玄裳」，纁、玄色近，玄即纁也。^①天子冕服有玄裳，則玄裳非但爲上士所服矣。朝聘會同擯相之服，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既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韠，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緇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二月爲正，其

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衮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小相」者，言諸侯有宗廟會同之事，己爲小相，佐助君也。上篇夫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與賓客言，是大相之事，則亦言「小相」爲謙可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

① 「纁玄」至「纁也」，孫校：「纁、玄色甚遠，此說誤。疑當云「緇、玄色近」。『纁』乃傳寫之誤。」

② 「勉」下，《大戴禮記解詁》有「能」字。

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觀此，則子華爲相，是自道其實。然舊時解此節，以「宗廟」爲天子之宗廟，「會同」爲諸侯見天子之禮，「端章甫」爲諸侯之服。夫赤自思爲諸侯，其妄已甚，而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裋冕，不聞用玄端章甫，宜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皆斥其謬也。○注「宗廟」至「之禮」○正義曰：注以「宗廟之事」爲諸侯廟祭，而解「會同」爲諸侯時見，殷見，則皆見天子之禮。《周官·大宰》：「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疏云：「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即是春朝，當秋來即是秋覲，當夏來即是夏宗，當冬來即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西方六服盡來。秋冬，司農云「舉春秋即冬夏可知」者，①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又《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

徧。」疏云：「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若王有故，六服衆皆同來。」是其禮也。凌氏曙《典故覈》云：「案：鄭注云云，蓋宗廟一事也，會同二事也，端章甫謂視朝，三事也。三者皆須相禮，或舉地，或舉事，或舉服。古人文法互見如此。」案：此鄭誤注，今不用也。「小相」，在主國曰擯，賓國曰介，擯介統謂之相。邢疏曰：「《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楨與闈之間，士介拂楨。」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依鄭注，兼有朝祭之相。《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此廟中之相也。諸侯視朝之相無明文。《周官·大宰》「贊聽治」，是大相。《小司寇》「擯外朝」，《司士》「擯治朝」，《太僕》「正服

①「秋冬司農云」，孫詒讓《周禮正義校勘記》：「『秋冬』下有奪文，「司」當作「同」，「農」字疑衍。此注並非先鄭說，不當云「司農云」。」

位」，皆小相。則諸侯視朝亦有相可知。「點，爾何如？」鼓瑟希，【注】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注】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注】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注】包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朱子《集注》云：「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鼓瑟希」者，《說文》云：「鼓，郭也。从中又。又象其手擊之也。」《周官》：「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注：「出音曰鼓。」此字虛實兩義。毛晃、岳珂並分「鼓舞」字從「鼓」，「鐘鼓」字從「鼓」，非也。方氏觀旭《偶記》：「《爾

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曾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其說並是。「鏗爾」，《玉篇》引作「搗爾」。《廣雅·釋言》：「搗，擊也。」「搗」與「鏗」同。《說文》小徐本「鏗」下云：「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大徐本作「舍瑟」。段氏玉裁注依小徐本改正。又「輶」下引此文，段氏亦改「舍瑟」。其說云：「《論語》釋文云：『鏗，苦耕反。投琴聲。』是則陸氏本作『舍瑟而作』，下文云『本今作瑟』者，後人所增語。《廣韻》曰：『搗，琴聲。口莖切。』《玉篇》曰：『搗，口耕切，琴聲，』引《論語》『搗爾，舍瑟而作』。」案：由段所引，是古本皆作「琴」字。此文孔注云「投瑟之聲」，「投瑟」必「投琴」之誤。《釋文》所云「投琴」，即本孔注也。「作」，起也。《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鄭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此舉問異事，當如前之敬。蓋君子有問於己，皆當起對，對畢就坐。若對未畢，君子詔己坐，亦得坐。若夫子問「六言六蔽」，子路起而對，夫子復令之坐是也。若然，此三子承夫子之問，並應作而後對。前不言者，從可知也。「撰」，鄭本作「撰」，云：「撰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廣韻》曰：「詮，善言也。」本鄭義。陳氏

饘《古訓》曰：「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僎」本通，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案：鄭以點爲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僞孔訓爲「爲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審，多若此也。《釋文》云：

「亦各言其志」，一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今皇、邢本皆有「也」字。「莫春」者，舉時所值言之。《釋文》：「本亦作「暮春」。」《說文》無「暮」字，「𡵓」下云：「日且冥也。從日在𡵓中。」引申爲遲晚之訓，故此春盡言莫春也。皇本「冠者」上有「得」字。《儀禮》鄭《目錄》云：「童子在职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白虎通·緋冕》云：「所以有冠者何？冠者，幘也，所以幘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童子者，人年十五以上爲成童，此則未冠者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鄭注云：「沂水出沂山，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案：《水經·泗水》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山西北，^①平地發泉，流經魯縣故城南。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尼丘山即鄭注所云沂

山。此水在魯城東南，歷城南西，右注泗水，鄭注止云「魯城南」者，就雩壇所在言之。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曰：

「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于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即此。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乂」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案：齊之沂水在東，故《齊乘》以魯沂爲西沂水也。雩壇者，雩時爲壇設祭於此，有樂舞，故曰「舞雩」。《爾雅·釋訓》：「舞號雩也。」《周官·女巫》疏引《春秋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聲。」《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從雨，亏聲。雩，或從羽，雩，羽舞也。」《周官·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女巫》云：「早暵則舞雩。」《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早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是雩祭有樂舞也。雩壇在沂水上，鄭自舉目見言之。《水經》言「壇高三丈」，其遺蹟也。「饋爲饋酒食」者，《周官·大宗

①「山山」，據《水經注》衍一「山」字。

伯：「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然則零祭或亦用黍稷與？鄭君此處注，雖殘佚不完，然以「饋」訓酒食觀之，當以零祭有酒食事矣。「饋」、「歸」字通用。《魯論》作「歸」，依本字釋之，《少儀》「燕遊曰歸」是也。《史記·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史公采《古文論語》，當本作「饋」，徐廣所見一本是也。《論衡·明零》篇解此文云：「魯設零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零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零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零。」又曰：「龍見而零。」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零，秋八月亦零。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零也。春零廢，秋零在，故靈星之祀，歲零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零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案：《論衡》說與鄭君同異不可知。宋氏翔鳳《發微》：「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零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零祭，故《左傳》

「龍見而零」，杜注以為「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零。《論語》「暮春」，春盡為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被濯於沂水，而後行零祭。蓋三子者之僕，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偽為，故曾皙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為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矣。」又云：「《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為早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又《周官·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又《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為壇南郊之地，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鞞鞞至祝故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子雩上

帝，諸侯以下雪上公。」疏云：「正雪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爲雪祭。今案：宋說雪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拔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月令》：「仲夏之月，令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以雩正祀在五月，不在四月。鄭注以爲《禮》文有失，又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則謂秋時因旱得用雩禮，若不旱，則不雩，與《春秋》《書》秋雩之義合。而《論衡》謂周人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是謂秋有雩爲正祀，則以漢禮誤解周制也。又鄭注《月令》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雩無雩。此說四月正雩之外，若冬春夏有旱，但用雩不雩，惟秋旱得用雩禮。而董氏《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或董氏言旱甚則然。①鄭君言春夏冬用雩者，指小旱言之，若旱甚，亦是用雩禮也。沈氏禱《孔注辨僞》解「龍見而雩」，云：「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考之，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左氏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

亢氏之間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木節解」，注曰：「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馬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左氏傳》梓慎曰：「火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衍義》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考《漢舊儀》，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今案：沈說甚覈。然《左傳》郊、雩、嘗、烝，備列四時之祭，則雩之正祭自在四月。沈君以龍見在三月固是，然三月初見，至四月祭之，未爲不可。經云「龍見」，非云「始見」。

①「而董氏」至「則然」，孫校：「董子《求雨》篇所云乃禱也，與雩異，原書亦無雩文。」

《月令》且云「仲夏大雩」，而謂周無夏雩，豈其然乎？《詩序》：「春夏祈穀。」鄭以夏無祈穀，故舉雩祀當之，亦是暗據《月令》「仲夏大雩」之文，而又未能定，故云「與」以疑之，非疑夏無雩祭也。至沈君以「浴乎沂」爲浴土龍，點言志爲欲逐季氏，即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兩雩，此皆附會，於義遠隔，今並削之，不欲滋後世之疑也。予友柳氏與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春服既成」，謂雩時所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韋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即祝類，「童子」即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者。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榭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楔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樞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以

童冠爲曾點弟子，是《魯論》之說。而《隸釋》載員興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宋氏翔鳳《發微》云：「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稷正。要之，靈星之祭，即《左傳》「龍見而雩」。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篇曰「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鼎及鼎，兕觥其觶，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今案：靈星一歲再祀，乃是漢制，宋君亦誤以爲周禮。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即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家語·弟子解》：「曾點疾

① 「文」，據《論衡》當作「名」。

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以浴沂、風舞雩爲禮教，正與《論衡》所云「調和陰陽」之旨合。乃漢人解此文，又誤會《古論》之義，以楔當舞雩。《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楔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拔楔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楔賦》：「顧新服之既成，將拔除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沈氏濤《十經齋文集》云：「考拔楔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皙傳》言「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拔除不祥。」則亦以爲溱、洧之淫俗，非鄭、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拔除蠱浴」，注：「歲時拔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拔祲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繫於東流水上，曰洗濯拔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官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拔楔皆除惡之祭。《女巫》之「拔除」即《女祝》之「檜攘」。《禮·月令》：「九門磔攘，以

畢春氣。」注謂：「昂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篤《拔楔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案：沈說是也。《月令》「磔攘」，即春儺之禮。後世「拔楔」，即其遺俗，與舞雩爲請雨祈穀實者各別。此則蔡、張誤會《古論》之旨，妄以「拔楔」當「舞雩」也。○注「思所以對故音希」○正義曰：《說文》云：「稀，疏也。」稀從希聲，希有鮮少之義。蓋點聞夫子問己，而思所以對，故鼓琴略緩，而其音稀疏也。○注「置瑟」至「之聲」○正義曰：注以「置訓「舍」，「起」訓「作」，故云「置瑟起對」也。《說文》：「僕，具也。」「僕」與「撰」同。《周官·大司馬》「撰車徒」，謂具車徒也。具者，備也。「鏗爾，投瑟之聲」者，投亦置也。「投瑟」，當作「投琴」。○注「包曰」至「之門」○正義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莫春爲季春三月」者，莫，晚也，季，少也。凡四時，首月爲孟，次月爲仲，末月爲季。此三月是春末月，故言「季春三月」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仍用夏令，則莫春謂建辰月

矣。「單袷」者，《夏小正》云：「二月，往耒耜，禪。」「禪」與「單」同。《玉藻》云：「禪爲綢。」凡衣有裏曰袷，無裏曰禪。《說文》云：「袷，衣無絮。」《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注引《字林》，與《說文》同。今人稱袷衣，亦袷之轉聲。凡單袷皆是春服，故注舉以言之。「風涼於舞雩之下」者，言魯人時正舞雩，點往其下，得風涼適體也。《後漢書·王符傳》：「仲長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與此包注意同，爲《魯論》說也。惟「風」字作「諷」，或係段借。李賢注以《古論》之義解之，非也。○注「善點獨知時」○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之時，逍遙游泳之至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注】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注】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

小，孰能爲之大？【注】孔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爲大相？」正義曰：「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唯求」、「唯赤」二語，皇、邢疏皆謂「夫子語」，是也。夫子以求、赤所言皆爲邦之事，而求祇言能仕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地，赤祇言能爲小相，則所言皆讓，與子路異，故夫子反言以明之。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安見非邦？宗廟會同，皆諸侯之事，安見不能爲大相？而二子之言皆讓，故無可譏議也。「安見」，《釋文》作「焉見」，云「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盧氏文弼《考證》曰：「古「焉」、「安」二字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者不知，因云「今本無」。《釋文》又云：「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唐石經初刻，均與《釋文》一本同。又皇本「小」、「大」下各有「相」字。

高郵夏崇術校刊

①「王符」，據《後漢書》當作「仲長統」。

論語正義卷十五

實應劉寶楠學

顏淵第十二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注】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

也。」正義曰：「克」，皇本作「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

爲，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下句「爲仁由己」義同。《左昭十二年傳》言楚右尹子革諷靈王以《祈招》之詩，「王揖而

人，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克己復禮爲仁」，乃古成語，而夫子引之。二「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己誠爲仁，人必知之，故能歸仁，己得成名也。言「天下」者，大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禮記·哀公問》：『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歸」亦祇是名謂之義。先教諭云：「漢長安令楊興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大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群賢首」。言甚夸大，而不嫌於僭倖者，祇稱名也。今案：《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後漢書·郎顗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並以「歸仁」爲稱仁。《禮記·禮器》云：「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鄭注以「懷仁」即「歸仁」。「懷」、「歸」並訓稱也。○注「克己」至「仁矣」○正義曰：《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敞傳》：「宜當克己，以醺四海之心。」凡言「克己」，皆如

「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爲私，並失之矣。「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己先有私，己先無禮，至此乃復也。顏淵曰：「請問其目。」【注】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注】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注】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正義曰：「勿」者，禁止之辭。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動」，猶行也，謂所行事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

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慎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慎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樂記》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即此文所嚴非禮諸事也。○注「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正義曰：「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古人爲學，皆有數記，所以備循習，戒遺忘。故此注言「條目」，知必有之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籥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注】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

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包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為《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為問政，《史記》誤也。「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晤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凡迎賓之禮，賓降等者於門內，賓敵者或尊者皆於門外。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承」者，《說文》云：「承，奉也，受也。」如承大賓，①如承大祭，言仁者能敬畏人，故能愛人也。《左傳》三十二年傳：「晉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而白季及夫子引之。傳言「承事」，此言「使民」，文略不同。「施」猶加也。《韓詩外傳》：「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由《外傳》此言觀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己所欲，必又當施諸人。故《孟子》言仁者「得民之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是也。翟氏灝《考異》：「《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是『勿施』二句亦古語。『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觀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在邦、在家無怨者，言仁者愛人，故人亦愛之，無可復怨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注】孔曰：「訥，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注】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釋文》：「訥，或作仞。」案：「仞」是段借字。《汗簡》引《古論》作「訥」。鄭注云：「訥，不忍言也。」此注文不備，莫曉其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

①「承」，據經文當作「見」。

②「七」，據《公羊傳》當作「八」。

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訕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訕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云：「訕，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訕而言之。」蓋訕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案：包說或得鄭義。若然，則「爲之」，猶言「處之」也。「斯謂之仁矣乎」，皇本「斯」下有「可」字，「矣乎」上有「已」字。○注「訕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正義曰：《說文》：「訕，頓也。」「頓」與「鈍」同，此訓「難」者，引仲之義。《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認。」楊倞注：「認，難也。」「認」與「訕」同。犁爲宋桓魋弟，故曰宋人。《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犁，此注不知何本。○注「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正義曰：此以「言」爲言仁，則上文「其言也訕」，謂仁者不輕言仁也。皇疏引江熙曰：「《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

輕言也。」案此注亦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

懼。」【注】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

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

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注】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

懼。」正義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注：「牛兄」

至「解之」○正義曰：「不憂不懼」，即「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

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爲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

孟子謂：「越人鬪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鬪弓而射

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爲親親，乃爲仁。今牛因

兄爲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

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

教，遠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

牛來學於夫子時也。○注「疚病也」○正義曰：「疚，病」，

《爾雅·釋詁》文。《禮·中庸》云：「故君子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鄭注：

「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注】鄭曰：「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注】

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正義曰：「商聞之」，謂聞諸夫子也。錢氏大昕《潛研

堂集》：「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案：錢說是也。《論

衡·祿命》、①《辨崇》篇引此文皆作「孔子語」可證。戴氏望注云：「牛以魋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李氏惇《群經識小》：「案：向魋既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有命」謂祿命也。「有命」、「在天」互文見義。

「敬而無失」，謂修己以敬，無所放失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言四海之內，皆與吾親如兄弟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

「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皆」下有「爲」字。阮氏元《校勘記》：「《鹽鐵論》『和親』章及《文選》蘇子卿《古詩》注並引此文，有『爲』字。」○注「牛兄桓魋行惡亡無日我爲無兄弟」○正義曰：邢疏云：「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案：魋弟尚有子頤、子車，並黨惡。魋兄向巢伐魋，不克，欲質大夫以人，不能，亦入于曹，後遂來奔，故曰「我爲無兄弟」，明不專指魋一人言。○注「君子」至「兄弟」○正義曰：注以與人雖當恭而有禮，然人不皆賢，

①「祿命」，據《論衡》當作「命祿」。

又牛正以兄弟不賢爲憂，故以「疏惡」、「友賢」言之。「九州」者，周仍夏制，有九州。見《職方氏》。注以經言「四海」，嫌有四夷荒遠，故但舉中國，以「九州」言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注】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注】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正義曰：「明」者，言任用賢人能無疑也。《荀子·解蔽篇》：「傳曰：『知賢之謂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漢書·五行志》：「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壑。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觀班《志》所言，是「明」謂知人。《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曰明。」然則夫子答子張，亦是舉明謚告之矣。《說文》：「譖，愬也。從言晉聲。」「諛，告也。從言廌聲。謝，諛或從言朔。愬，諛或從朔心。」《五行志》引《論語》「愬」作「訴」，當爲「諛」或體。「遠」者，言明之所及者遠，凡民情事，無不周知也。《漢書·劉向傳》：

「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譖愬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即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譖愬之萌。《漢書·梅福傳》：「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奚由而至？即有一二宵小，妄施譖愬，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注「譖人」至「內實」○正義曰：《說文》「浸」本水名，此作「浸」，即「浸」之省。《廣雅·釋詁》：「浸，漬也。」「浸，積也。」「潤，益也，漬也。」《漢書·高五王傳》：「事浸淫聞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譖」者，徐徐用言來說己，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籀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愬者本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

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傳之，不經于心匈。」即馬義也。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戴憑傳》注：『《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按：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今案：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滕馮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互及。」李賢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喻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既已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注】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正義曰：「足食」者，《禮·王制》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

用，量人以爲出。」又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是足食，由於能制國用，有餘蓄，則藏穀以備凶荒。《周官·倉人》云：「掌粟人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是也。「足兵」者，《說文》云：「兵，械也。从升持斤，并力之貌。」《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兵本戰器，因而執兵之人亦曰兵。《左·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又《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皆謂士卒也。此文「足兵」、「去兵」，兼有兵器與人。顧氏炎武《日知錄》謂以執兵之人爲兵，始於秦、漢，非也。《春秋穀梁傳》：「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金氏鶚《禮說》：「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今案：兵制咸有定額，所以患不足者，容民貧

寡，不及出軍之數。又平時武事多未講，車甲朽頓，備防不設，此雖空有兵籍，實則不足。觀公孫輒言「魯有名而無情」，而「晉車千乘」，「衛車甫及其半」，皆由兵不足之故。故「駟牡三千」，詩人以美衛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閟宮》又美魯僖，可見當時兵多不能足也。「民信之」者，「民」字當略讀。「信」謂上予民以信也。《大戴禮·王言》云：「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又《晉語》箕鄭對晉文公曰：「信於君心，信於民，^①信於令，信於事。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咸以信為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國」，亦云「敬事而信」也。「民信之」與「足食」、「足兵」為三政，故子貢言「於斯三者」。鄭注云：「政有此三者，則國彊也。」言「國彊」者，明夫子此言為國貧弱言之。若本彊國，但須民信之，不煩言「足食」、「足兵」矣。「不得已而去」者，言三者本不宜去，若不得已，如國凶札禍裁之類，政不及備者乃去也。「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周書·繆匡解》：「年

饑則兵備不制。」又云：「男守疆，戎禁不出。」是凶歲去兵。其時雖輕徭薄賦，然食政猶未去，所謂「凶年則寡取之」者也。去兵而有食與信，與民固守，自足立國也。「去食」者，謂去兵之後，勢猶難已，凡賦稅皆蠲除，《周官·均人》所謂「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又發倉廩以振貧窮。《周書·大匡解》：「農廩分鄉，鄉命受糧，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是凶荒去食也。若信，則終不可去，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明去兵、去食，極其禍難，不過人君國滅身死，然自古人皆有死，死而君德無所可譏，民心終未能忘，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況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子弟之衛父兄，雖值危難，其猶可以濟。是故信者，上所以治民之準也。苟無信，雖足兵、足食，猶不能守，況更值不得已而兵食皆將去之乎？《晉語》云：「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人，何匱之有？」可知信能立國，雖箕鄭亦知此義矣。鄭此注云：「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引李充曰：「朝聞道夕死，

①「民」，據《國語》當作「名」。

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皇本「民信」上有「令」字。《釋文》：「於斯三者」，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又「去兵」下「子貢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注】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注】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注】孔曰：「皮去毛曰鞶。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正義曰：「棘子成」，皇本「成」作「城」。「何以文爲」，「以」，用也。「爲」，語助辭。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訓義並同。夫子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或聞其語，妄以君子但當尚質，不必用文，故子貢惜其說君子爲易言，雖追悔之，無及於舌也。「文猶質，

質猶文」者，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文質皆所宜用，其輕重等也。「虎豹」、「犬羊」皆獸名。鄭注云：「鞶，革也。革者，皮也。」《詩·載馳》正義引《說文》：「鞶，革也。」今本《說文》作「鞶」，云「皮去毛也」，與《詩》疏所引異。然「鞶」爲「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不必專主去毛一訓。《周易·象下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此文「虎豹之鞶」喻文，「犬羊之鞶」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皇本作「鞶」，《說文》亦引作「鞶」。又「犬羊之鞶」下，皇本有「也」字。○注「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漢書·古今人表》、《三國志·秦宓傳》作「革子成」，「棘」、「革」通用。如《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游》「湯之問棘也」，皆可證。《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衛居殷都，棘子成即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注「惜乎」至「不及」○正義曰：《說

①「外」下，據《鹽鐵論》脫「有」字。

文云：「駟，一乘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言出於舌，過誤一成，雖駕馬追之，亦無及也。《緇衣》注云：「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注「皮去」至「羊耶」○正義曰：注以「文猶質」，「質猶文」即說棘子，故解為「文質同」，謂棘子成同文於質，無所分別，故喻以虎豹犬羊咸去毛，則皮亦無所別也。然棘子棄文用質，非有文質同之見，注此義失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注】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注】孔曰：「孰，誰也。」正義曰：《釋文》云：「饑，鄭本作飢。」舊有一說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蟲，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愚謂此問當在十二年用田賦之前，故云「二，吾猶不足」，明據宣公稅畝為用二也。但哀公十二年以前，《春秋》未書年饑，疑當是穀收歉薄，未至成災，抑因用不足，故為此言。若在哀十

二年後，則與「二，吾猶不足」之文不合，殆未然也。俞氏正變《癸巳類稿》：「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為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百姓》者，《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民不一姓，故稱百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言貨財皆出於民，百姓足用，君亦足用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言百姓不足用，君亦不足也。「與」，如「取與」之「與」。《漢書·谷永傳》「與」作「予」，通用字。《荀子·富國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

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二文並足發明此文之旨。《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與此章問答正同。○注「周法」至「通法」○正義曰：邢疏云：「《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亦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義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云「十一」者多矣，故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稅。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此鄭玄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詩·甫田》孔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

①「義」，據《孟子》趙岐注當作「而」。

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人公也。云「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夏法，^①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八十畝，^②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

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詩》疏引申鄭義甚詳辨，然鄭氏以徹法爲諸侯郊內貢，郊外助，因訓「徹」爲「通」，近儒亦不從之，而多以趙岐《孟子》注爲然。劉熙注《孟子》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與趙岐義同。案：《說文》則「徹」本訓「通」，「斲」下云「發也」。趙、劉以「徹」爲取，或即「斲」之段字。然《孟子》云「徹者，徹也」，就本字爲訓，似不煩段借，則鄭義爲長。《稼人》職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姚氏文田《求是齋稿》謂斂法即徹法。蓋徹無常額，惟

①「夏」，據《毛詩》孔疏當作「貢」。

②「八」，據《漢書·食貨志》衍。

③「稼人」，據《周禮》當作「司稼」。

通豐凶及君民計之，合百畝而以十畝之人爲稅，此「徹」訓「通」之義。鄭君但言「通率什一」者，欲明徹制與貢、助相通。其取於民，無不通計可知。至郊內貢、郊外助，不獨文見《孟子》，即以《載師》「任地」證之，王畿內外，既斂法各異，則謂諸侯郊內、郊外，斂法不同，亦奚疑也？《後漢書·陸康傳》：「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此與鄭君訓同義異，且未言徹制何若，其義終難明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正義曰：《匠人》疏引此注作「鄭曰」，或鄭亦有注而僞孔襲之。據鄭上注云「周制什一而稅」，則此「二」爲什而取二矣。此即指宣公稅畝之事，至哀公違有子之諫，復用田賦，比什二爲益重。宜乎至孟子時，亟亟以薄賦斂爲仁政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注】孔曰：「辨，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注】包曰：

「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注】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

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吳氏嘉賓《說》：「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訓多協韻以便蒙誦。」案：「崇德」者，《爾雅·釋詁》「崇，高也」。謂於人之有德，尊崇之也。「主忠信」者，鄭於《學而》篇注云：「主，親也。」言於忠信之人，親近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言其人非有可愛可惡之實，已但任情愛惡之也。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之「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而迫管其詞，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又云：「人情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能至當而不易者。」謹案：《樂記》云：「著則賢不肖別矣，著猶明也。」孔疏云：「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今此忽愛忽惡，是好惡未著，故賢不肖亦不能辨，非惑而何？《釋文》云：「惑，本亦作或。」案：《說文》：「惑，亂也。」「惑」，「或」爲古今字。皇本「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三句下，各有「也」字。「誠」，《毛詩》作「成」。○注「辨別也」○正義曰：「辨，別」，亦常訓。《說文》：「辨，判也。」^①

① 「辨」，據《說文》當作「辨」。

「判」、「別」義同。○注「愛惡」至「惑也」○正義曰：「愛惡當有常」者，言愛惡不失其理，則能有常，不至變異也。「一欲生之，一欲死之」，謂一念欲生之，一念欲死之。此總釋經文「愛之欲其生」四句之意。《漢書·王尊傳》：「公乘興等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觀此文所引，其義益明。○注「此詩」至「非之」○正義曰：《詩·關雎》疏引此注首句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文較備。「祇，適」，毛傳文。鄭彼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不足以得富」，即此注「不可以致富」。惟「成」、「誠」二字，各就文爲訓。其實《毛詩》作「成」，亦「誠」之段借。自異人道即是惑，故取其義以非此之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注】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書·謚法解》：「布義行剛曰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君當思所以爲君，臣當思所以爲臣，父當思所以爲父，子當思所以爲子，乃深察名號之大者。《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羣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孽孽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幼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

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阮氏元《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本今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注「當此之時陳恒制齊」○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引狄惺菴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即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開，字子彊，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字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恒。」案：狄說本《孔子世家》。觀此，益知僞孔之謬。○注「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武五子傳》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即此注「將危」之意。陳氏至太公和遷齊康公海上，自立爲齊侯，是陳氏滅齊也。景公時，其兆已見，故注云然。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云：「『片』，讀爲『半』，半言爲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案：

《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片」、「半」一音之轉，故鄭注即讀「片」爲「半」。《漢書·李陵傳》：「令軍士人持一半冰。」注引如淳曰：「半，讀曰片。」此其證也。「片」既讀「半」，義亦從之。故《釋文》所載「片，半」之訓，即是鑷括鄭義，非鄭別有注也。「半言爲單辭」者，《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斲，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折，篆文斲从手。」《魯讀》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折則刑」，是「折」、「制」字通。《說文》：「剌，裁

①「傳」下，據文意當脫「注」字。

也。从刀未。制，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傳》篇「不中于制獄」，即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即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确也。从尫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塉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辯答之辭于其中，即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賁券，即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

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爲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即依爲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子路無宿諾。【注】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正義曰：《說文》：「宿，止也。」引申之，有久義。《漢書·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注：「宿，久留也。」「諾」者，應也。子路有聞即行，故無留諾。其於折獄亦然。蓋折獄一定，即予開釋，不使訟者受羈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記者類記於此。《大戴禮·子張問人官》篇：「行事勿留。」注：「凡行政事，勿稽留之。」即此義。《釋文》云：「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爲別章。」《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上有「子曰」字，與《釋文》所載或本合。然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注「宿猶」至「豫諾」○正義曰：《管子·地員》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公羊桓元年傳》注：「宿者，先誠之辭。」並與豫義相近。毛氏奇齡《四書改錯》：「《集解》

作「不豫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據《左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許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豫諾之證。」案：此注亦通，但與折獄事無涉，故不用以釋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注】包曰：「與

人等。」必也使無訟乎！【注】王曰：「化之在

前。」正義曰：「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

《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

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

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

《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

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

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

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祇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注「與人等」○正義曰：言聽訟吾與人同，無異能異法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是「與人等」可知。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

忠。」【注】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

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北堂書鈔》三十

六引鄭此注云：「身居正位，不可懈卷。」是鄭以「居」爲居

位，「卷」即「倦」之省。《釋文》云：「倦，亦作券。」鄭君《考

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

券」，轉寫作「懈卷」也。《詩·假樂》云：「不懈于位，民之

攸暨。」管子·形勢解：「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

之起事則不成。」○注「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正義曰：《大

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

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

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

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正義曰：

《釋文》云：「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案：皇

本有「君子」，皆因前篇致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

人反是。」正義曰：《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已善，亦

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孔氏廣森《補注》：「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注】鄭

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曰：「子帥以

正」，趙岐《孟子章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引此

文，並作「子率而正」，皇本亦作「而正」。《說文》：「陟，先

道也。」經傳省作「率」，段借作「帥」。「帥，佩巾也」，別一

義。《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

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

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又《王言》

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故君先立於

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樸，商慤，女憧，婦恇。」並

與此章義相發。○注「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正義

曰：魯有三卿，季孫爲司徒，是上卿，故爲諸臣之帥。言此

者，明帥諸臣同歸於正，百姓孰敢不正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即此注義。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注】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正義曰：《說文》云：「盜，私利物也。」《左文十八年傳》：「竊賄爲盜。」當康子時，魯國多盜，故康子患之。「雖賞之不竊」者，《說文》：「賞，賜有功也。」盜自中出曰竊。上言「盜」，此言「竊」者，互相訓。《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然則民之竊盜，正由上之多欲，故夫子以「不欲」勗康子也。《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庶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①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禁省而威行如流。」與此章義相發。張栻《論語解》引張橫渠曰：「假設以子不欲

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案：此說即孟子「民有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於義亦通。皇本「不欲」上無「之」字。○注「欲多」至「所好」○正義曰：欲生於情，故《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慾」字，《說文》不載，此云「情慾」者，從俗作之。邢疏云：「《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案：《緇衣》篇亦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注】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注】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

①「知」上，據《荀子》脫「皆」字。

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正義曰：《說文》：「殺，戮也。」《釋名·喪制》云：「罪人曰殺。殺，竄也，埋竄之使不復見也。」子為政，焉用殺者，言子為政，當以德化民，不當先用殺也。《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說之云：「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凌，彊國先刑而後德。」《鹽鐵論·疾貪》篇：「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又云：「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申韓》篇：「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皆言為民上不貴用殺也。「子欲善而民善」者，言子苟欲善，雖無道之民，亦化而為善，復申言不必用殺之效也。賈誼《新書·大政下》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又云：「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是其義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邢疏：「此為康子設譬也。在上君子為政之德若風，在下小人從化之德如草。」《韓詩外傳》：「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為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

從風矣。」疑「父子訟」即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為司寇時。傳聞異辭，要亦為此文合證也。皇本「德風」、「德草」下並有「也」字。《釋文》云：「尚，本或作上。」案：《孟子·滕文公》篇亦作「尚」。○注「偃仆」至「於上」○正義曰：趙注《孟子》云：「偃，伏也。」「仆」、「伏」義同。趙云「尚，加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此注云「加草以風」，亦訓「上」為加也。《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注】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

① 「喪」上，據《釋名》脫「釋」字。

所欲，其知慮常欲以下人。」^①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注】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注】馬曰：「佞人黨多。」正義曰：「達」者，通也，通於處人處己之道，故行之無所違阻。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即達義也。「在邦」、「在家」，謂士之仕於邦家者也。「質直而好義」者，謂達者之為人樸質正直，而行事知好義也。「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言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人也。如此，則攸往咸宜，雖不求名譽，名必歸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之論達，與夫子略同，皆謂謹身篤行，不求聲聞者也。若夫聞者，多是虛偽，故以仁之美德而色取之，不顧其行違也，身居於仁，而若無所疑也。如此以得名譽，是之謂聞。《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以莽之姦邪，亦是好爲聞人，故讒說殄行，不免震驚朕師也。子張堂堂，難與爲仁，夫子恐其於仁亦是色取，故於聞者亟斥之，且恐其以聞即爲達也。皇本「夫達」、「夫聞」下無「也」字。○注「常有」至「下人」○正義曰：「謙退」者，言達者常有謙退之志，故能察言觀色，更下人也。「知其所欲」者，言於人既察觀而知之，當順情以施也。「志慮」者，志之所慮也。察言觀色，不敢有加於人，是常欲以下人，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

①「知」，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作「志」，下疏文亦作「志」。

大，無敢慢」者也。俞氏樾《平議》云：「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即「無慮」，亦猶大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玄·玄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即本之此。」案：俞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

○注「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正義曰：此《易·謙卦·彖辭》。尊者，卑約也。《曲禮》云：「故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傳。」楊倞注：「傳與撝同，卑退也。」「尊」、「撝」、「傳」音義並同。○注「佞人黨多」○正義曰：此解邦、家必聞之故，言所稱譽之者，皆是佞黨。若君子則衆好必察，不致爲所惑也。顏師古《王莽傳》注：「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即本馬義。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注】包曰：「舞雩

之處，有壇墀樹木，故下可遊焉。」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注】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

非崇德與？」【注】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正義曰：言「舞雩之下」者，明時魯雩祭，樊遲從夫子往遊其下也。「崇德、脩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惑」爲韻，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猶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造人，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戴氏望《論語注》云：「《春秋》昭廿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從遊，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羈，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

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案：戴氏此說，本之宋氏翔鳳《發微》，與《論衡》刺魯之義極合。皇本無「攻人之惡」，「無」作「毋」。○注「舞雩之處有壇，樹木」○正義曰：《禮·祭法》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壇。」又「雩宗」，注云：「水旱壇。」《月令》「雩帝」，注云：「爲壇於南郊之旁。」《水經·泗水》注言：「魯雩壇高三丈，在魯縣故城南雩門之外。」此注兼言「壇」者，壇外平地，時亦除治之，即爲壇也。知有樹木者，《周官·大司徒》言「設社稷之壇，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社稷是壇，有所宜之木，此雩壇亦當有樹木可知。○注「慝惡也脩治也」○正義曰：《左傳十五年傳》：「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注：「隱惡，非法所得。」《周官·環人》《察軍慝》注：「慝，陰姦也。」「脩」與「修」同。《廣雅·釋詁》：「修，治也。」此常訓。○注「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正義曰：注說非。解「後」字爲自然之辭，尤不合。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注】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樊遲退，見子夏

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注】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注】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案：遲未達，當更有問辭，今無文者，略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言舉爾所知之直者，錯諸枉者之上，即是知人也。「錯」，《釋文》引或本作「措」。樊遲又未達夫子所言之理，不敢復問，故退見子夏告之也。「鄉」，皇本作「嚮」。《釋文》：「鄉，又作曷，同。」《說文》云：「曷，不久也。」不久

①「君」，據《荀子》當作「子」。

者，言日近也。阮氏元《校勘記》：「歸，正字。嚮，俗字。鄉，段借字。」「富哉言乎」，皇本「言」上有「是」字。鄭注云：「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案：《書·舜典》：「命皋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皋陶爲士。」不名士師也。疑「師」字誤衍。《周官》有士師，屬大司寇，以下大夫爲之。《左文五年傳》：「皋陶庭堅。」又《十八年傳》高陽氏才子八人，有庭堅。杜注：「庭堅，即皋陶字。」是皋陶號庭堅也。伊尹，湯臣。《說文》「伊」字注：「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疑「伊」是氏，「尹」是名。《說文》所云「尹治」者，就文說之。若《白虎通》說顓頊、帝嚳、堯、舜，皆有聖德之義是也。鄭注《尚書》謂「伊尹名摯」，與《孫子·用間》篇合。摯爲名，則尹爲字，可信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子貢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云云。《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

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譏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譏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即《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注「舉正」至「爲直」○正義曰：《左襄七年傳》：「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小明》詩傳：「能正人之曲曰直。」曲者，枉也。枉爲直者所正，其必皆化爲直可知。○注「言舜」至「至矣」○正義曰：「選，擇」，常訓。「不仁者遠」，言不仁之人，自知枉曲，皆遠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杜注：「稱，舉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故賢人在上位，

① 「萬章」，據《孟子》當作「盡心」。

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即此注「不仁者遠，仁者至」之義。其不仁既知遠去，必亦化而爲善，故能使枉者直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注】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正義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不可則宜止，不復言，所以全交，亦所以養其羞惡之心，使之自悟也。皇本「而」下有「以」字，「道」作「導」，「不可」作「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注】孔曰：「友以文德合。」以友輔仁。【注】孔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也。「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爾雅·釋詁》：「輔，輔也。」引伸之，有佐訓。《禮·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說苑·說叢》篇：「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

者鮮矣。」○注「友以文德合」○正義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爾雅·釋詁》：「會，合也。」亦常訓。

高郵夏崇雅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六

實應劉寶楠學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

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

「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

【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

此上事，無倦則可。」正義曰：《禮·月令》云：「以道教

民，必躬親之。」《大戴禮·子張問人官》篇：「故躬行者，政

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

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

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

鄭力報反。」陳氏鱣《古訓》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即《孟

子》「放勳曰：勞之來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

率教，不用刑趨勢迫也。「無倦」，《釋文》作「毋倦」。胡炳

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

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

○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

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即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

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

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

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尚勞民之誼。孔注此

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為政》篇文。引

《易》者，《兌·彖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

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

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為嫌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注】王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

①「淫」，據《國語》當作「逸」。

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注】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

皇疏獨謂「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邑宰」，則以夫子所言得專刑賞任人，當爲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群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估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爲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之，以勸功褒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爲己輔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卿世大夫，而舉

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

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正義曰：

「衛君」者，出公輒也。「待」者，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衛，爲公養之仕，知衛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是正名指蒯聵之事，此必《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

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爲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即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鮚埼亭集·正名論》曰：①「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聵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愚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聵，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遂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辭，是輒不以世子子蒯聵。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

不敢以世子稱蒯聵，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稱蒯聵爲世子者？所以蒯聵人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是待蒯聵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蒯聵審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謂不以蒯聵爲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聵爭國，顧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

① 「鮚」，據全氏文集，當作「埭」。

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竊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爲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爲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聵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蒯聵之罪，而又存蒯聵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輒之罪，所以兩治之也。《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太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①《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案：仲舒以正名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羊》說，亦是受之靈公，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見。董生此論，未爲誤也。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

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内外十歲耳。二年，蒯聵入戚。三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斨《衛出公輒論》亦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即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人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聵於靈公四十二年人居於戚，及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已久，且以國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即出公輒。孔子在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父之心，孔子以爲尚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

①「之先君」上，據《春秋繁露》脫「不受」二字。

兵拒父，而孔子猶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案：惲氏、夏氏此言，亦屬持平，故附著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百物即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稱謂與爵位之名。《穀梁傳》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之爾。《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稽求篇》：「《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釁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曰名物，曰名

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真。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部，^②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鱣《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

① 「孔子」至「不順」，此十字乃《春秋繁露·實性》篇文。

② 「部」，據《論語稽求篇》當作「剖」。

名。」臧氏庸《鄭注輯本》釋云：「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玉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渾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

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狂也。』」案：《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檀弓》：「于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莊子·應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注：「于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字，而訓「于」爲狂，狂者，疏濶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釋文》者，或以「狂」爲「枉」之誤，或以「狂」爲「往」

之誤，均須改字，殆未然矣。「蓋闕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敘》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字如」，「踐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蹶蹶如」、「鞠鞠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漢書·儒林傳》曰：「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①如淳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丘蓋。」②「丘蓋」，《荀卿》書作「區蓋」。「丘」、「區」、「闕」三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丘」，古音同「區」，「丘蓋」即「區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即《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蹶蹶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贖也。」《說文》：「刑，罰皐也。」「罰，皐之小者。」「罰」是小皐，則「刑」爲皐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

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踰天踏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家父子之名，而

① 「不言」至「意也」，《漢書》注作「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
② 「齊俗」至「丘蓋」，《漢書》注作「齊俗以不知爲丘」。

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則一己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敘。」○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迂，避也。」此云「猶遠」者，引申之義。《呂覽·先己》篇：「寡人以爲迂言也。」高誘注：「迂，遠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

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隸變。《漢書·食貨志》：「闢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世卿持祿，廢選舉之務，賢者多不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諷子以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爰暨小人。」是「小人」即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恒業，非可見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民咸知敬也。《荀子·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

其實，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請學爲圃」下有「子」字。「襁負」，《釋文》云：「襁，居丈反，又作襁，同。」張參《五經文字》曰：「作襁，非。」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縲」、「縲」字從系，不從衣。《說文》「縲」字，乃淺人妄增。」○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與「討」同，謂種植也。五穀，禾黍稷稻麥也。《詩·伐檀》傳：「種之曰稼。」《周官·司稼》注：「種穀曰稼。」是凡樹穀曰稼也。《說文》：「圃，所以種菜曰圃。」①《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蔬曰圃」。蔬兼有菜蔬。《禮記·射義》注云：「樹菜蔬曰圃。」與此訓同。○注「情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無所欺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也。○注「禮義」至「曰襁」○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教民，是逆探下文爲此語，殆未然也。「負者以器曰襁」，《弟子傳》集解引作「負子之器曰襁」。皇疏引注亦作「負子」。又引李充曰：「負子以器。」則「負者」乃「負子」之譌。《說文》：「縲，桎類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縲縲。』高注：『縲，樓上繩也。』」又《直諫》篇注：

「縲，樓格繩。」「樓」即「縲」，「格」即「絡」，織縲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縲。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縲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案：顏師古《漢書·宣紀》注：「縲，即今之小兒繡也。」李奇曰：「以繡布爲之。」李賢《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繡帛爲之。」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褆裹兒負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繡兼有絡繩，蓋統名縲，後起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縲葆」，假借用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注】專，猶獨也。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

①「所以」，據《說文》衍。

②「樓」下，據《說文》段注及《呂覽》高注脫「格」字。

讀，尋繹其義旨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案：《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諷對者。」注曰：「諷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習於

《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櫨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誦習此道，不能爲用，雖多，亦奚以爲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後案》以「多」指未刪之詩，誤。○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服注：「專，獨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達，則介

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即此「助」訓獨之義。①閻氏若璩《釋地》又續《非之》，云：「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噤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注】令，教令也。正義曰：《漢書·公孫

弘傳》：「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繆稱訓》：「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

①「助」，據經注及文義當作「專」。

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號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

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左定五年傳》：「公叔文子曰：『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為兄弟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啟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而以魯為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

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諛諂，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

「荆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淳《蛾術篇》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財也。《列子·說符》篇：「羨施氏之有。」張湛注：「有，猶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己合禮，不以儉為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飾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國奢當示之以儉，又深習驕盈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

①「五」，據《左傳》當作「六」。

所復歎也。○注「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注】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

阮氏元《校勘記》：「《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

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爲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明富民當制民之產，民得恒產，乃易教也。《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注「孔子之衛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正義曰：「庶，衆」，《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衆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

尚爲兄弟，故夫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棋，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注】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

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爲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正義曰：臧、宋輯本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大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敝已久，難可卒化，與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兼父子計之。《荀子·大略篇》：「文王誅

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也。包氏慎言《溫故錄》：「《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教。食者，民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導之。言『必世』者，量民力之所能，不迫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者乘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義亦略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至「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為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政者，正也。言為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

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正義曰：冉子即冉有。稱「子」者，著其為師也。「晏」

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訓日暮，當是引申之義。解者謂「晏」為「盱」之段借，亦通。毛氏奇齡《稽求篇》：

「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記》：「《禮·玉藻》云：『揖私朝，燁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

視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

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

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是此「周」為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生異。方氏觀旭

《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鱣》《古訓》謂「其事」，「其」字即指季氏。自餘若閻氏若璩、毛氏奇齡、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即是大夫內朝，在正寢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衆卿大夫並議之。夫子反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文異，散文亦

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政」、「事」不分別也。揆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其義矣。《魏書·高閭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如此，則可近也。」正義曰：皇本「如知爲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

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興國」○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興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虛《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恂《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贊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

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冀有人諫諍，不嫌有予違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爲非也。黃氏式三《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所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正義曰：《釋文》：「葉，舒涉反。本今作葉。」盧氏《考證》以「葉」爲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校語是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

異義同。《管子·版法解》：「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

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正義曰：《爾雅·釋詁》：「速，急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人官》篇：「故君子莅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爲政不可欲速也。「利」謂便國益民也。爲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興行，但不可

見於小耳。《大戴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勸勸》篇：「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發。《釋文》：「毋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郛。」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釋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測，難爲據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今爲沂州府莒州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異。《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注】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謁，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爲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隸續·陳寔殘碑》：「寔，字仲躬。」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爲人名，高誘《淮南·汜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行，「躬」舉其名。

直躬，猶狂接輿、盜跖之比。僞孔以爲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諭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誤。若不幸而親陷不義，亦當爲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爲臣隱，父獨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

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注「有因而盜曰攘」○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即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攘，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攘」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而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正義曰：

「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稍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擯相，故言「使於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於大夫而爲政也。「行己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己身，恒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曾子制言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

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已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凌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誤」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偶」同。《說文》：「偶，揚也。」《廣雅·釋訓》：「偶，譽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間、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案：春秋之時，卿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猶是舊法，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孝稱弟，即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

美，然孝弟爲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荀子·子道篇》以「人孝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辱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趙岐《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義若親在，^①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硜硜」，《孟子·公孫丑下》：「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引此文作「悻悻」。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慳慳。」案：「慳」、「硜」同。《論語》作「悻」，當出《齊》、《古》異文。○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果」與「慳」同。《蒼頡篇》：「慳，慳也。」「慳」即「敢」字。皇本作「必敢爲之」，「必」下脫「果」字。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賦性愚固，故有此貌。下篇「鄙哉硜硜乎」，義異訓同。《史記·樂書》「石聲硜」，《樂記》作「石聲

① 「義」，據《孟子》趙岐注衍。

磬」。《說文》：「磬，古文從石。」是「磬」即「磬」字。《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莊子·至樂篇》：「磬誼乎如將不得已。」釋文引李云：「趣死貌。本又作脛脛。」《漢書·楊敞傳》：「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爾雅·釋詁》：「擊，固也。」郝氏懿行《義疏》：「擊轉爲磬。《玉篇》：「磬，口耕切，別作磬。」是「誼」、「脛」、「擊」、「磬」並與「磬」同也。「抑亦其次」，注是櫟括經文。孔氏廣森《經學厄言》：「疑鄭所據本如此。」非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

「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

「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正義曰：「斗筭之人」，言今之從政，但事聚斂也。《釋文》云：「算，本或作筭。」案：《說文》：「筭，長六寸許，計歷數者。从竹从弄。」「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筭。」二字義略同。《漢書·公孫賀傳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雜論》作「何足選哉」，①「選」、「算」一聲之轉。此當出《齊》、《古》異文。《詩·柏舟》「不可選也」，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周官·大司馬》：「撰車徒。」鄭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是「選」、「算」音近

通用。○注「噫心」至「數也」○正義曰：「噫」是歎聲。心有所不足，故不能平也。「斗」、「筭」皆器名。《說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鄭以「斗」是量名，人所共知，故不具釋。或鄭亦有注，《集解》刪佚之耳。「筭」字從竹，故云「竹器」。《儀禮·既夕》云：「筭三：黍、稷、麥。」下文又有「菅筭」，以菅草爲之。亦得名筭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筭，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般。」賈疏云：

「豆實三而成般。」《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豆。」則般受斗二升，此「筭」與「般」同，盛黍稷約同之。案《說文》「筭」下云：「飯筭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筭曰筭。」「筭」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筭，筭也。从竹呂聲。《方言》：「筭，南楚謂之筭，趙魏之郊謂之筭筭。」郭曰：「筭，盛餅筭也。今建平人呼筭音鞭鞘。」「筭」即「筭」字，「筭」即「筭」字。《說文》「筭，筭」，據段說，「筭」當作「筭」。《士昏禮》鄭注云：「筭形蓋如今之筭，蔭蔭。」「蔭蔭」即「筭筭」也。《說文》：「筭，飯器。以柳爲之。象形。筭，口或从竹去聲。」又《廣雅·釋器》：「嵎峽，筭筭也。」《太平御

①「選」，《鹽鐵論》作「算」。

②「筭」，據《說文》當作「筭」。

覽《纂文》云：「蟻峽，大莒也。」據此，則筥、簠、簋、簠、簋、蟻峽，皆即筥之異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連稱。而「筥」本爲飯帚，又爲筥桶，皆是別義，與《論語》無涉。惟許、鄭言筥容數各異。宋氏翔鳳《過庭錄》以爲《論語》先言「斗」，後言「筥」，筥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既夕》用筥，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筥八，盛容二升」，或後世大小異制。若顏師古《漢書·公孫賀等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筥受一斗，則謂筥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

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

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

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正義曰：凌氏

鳴喈《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復》

四、《益》三、四稱「中行」，謂孚中以行，可與之自治治人也。

孚化萬邦，中庸鮮能，故不得隱怪，鄉原又不可與，故必也狂狷乎。」案：《說文》無「狷」字，「獯」下云：「疾跳也。一曰

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獯，狷，古今字。今《論語》作

「狷」，《孟子》作「獯」。大徐別增「狷」篆，非。」又《心部》：

「獯，怒也。从心，聲。讀若絹。」段注：「《論語》「狷」，《孟

子》作「獯」，其實當作「獯」。今案：「怒」與「急」同。獯者

性褊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

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

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

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嚻嚻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

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獯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

之人，以狂獯次善者，故思之也。嚻嚻，志大言大者也。重

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

也。屑，繫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

不繫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

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獯乎。」此蓋失

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

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

者」至「恒一」○正義曰：《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慎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為不善，故云「無為」。「時多進退」，謂無恒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願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恒也。《詩·載馳》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鄉原則闖然媚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注】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

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注】包曰：「善南人之言也。」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隱四年傳》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案：「巫」、「覡」對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

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為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恒之人所能為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徹達幽。」觀此，則巫醫皆抱道懷德，學徹天人。故必以有恒之人為之。解者或以巫醫為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婦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

也。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倣倣之疾，是事皆如是，^①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案：《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聞述之。龜曰卜，蓍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恒之人爲之。無恒之人不常厥性，故雖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爲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此其所以不可爲卜人筮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恒之人，雖欲褻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爲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緇衣》文合《論語》。支允堅《異林》又疑「巫」即「筮」字，古通用，尤妄說。○注「南人」至「之人」○正義曰：「南人」，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爲「殷掌卜之人」，未知所本。「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恒之人，故無恒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爲人治疾也。《緇衣》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

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恒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注】孔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案：《易·象傳》云：「不恒其德，無所容也。」言無恒之人，無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恒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互體爲兌，兌爲毀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爲德，坤爲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

① 上「是」字，據《禮記》鄭注衍。

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著龜之卦兆吉凶。」無恒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無恒，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恒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恒爲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恒德亦爲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達占」也。鄭注《緇衣》以「夫子凶」爲無恒之人，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

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人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論子猶云：『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①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① 「成」，據《左傳》當作「平」。

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注】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正義曰：《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之說備於鄭注。案：疏依鄭爲說，則「朋黨」、「孤特」，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真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真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

「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即申釋易事難說之故。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使人器之，所以易事也。《禮記·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佞媚，即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於一人。』」求，即責也。《說苑·雜言》篇：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曰：《大戴記·子張問人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

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據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注「剛無」至「於仁」○正義曰：上篇言申根欲，不得爲剛，是「剛」爲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爲，故曾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即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爲人木強敦厚。」《張周傳贊》：「周昌，木強人也。」《酷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爲「強直如木石」，是謂「木」爲樸質無文也。「訥」即「訥於言」之「訥」，故曰「仁者，其言也訥」。注云「遲鈍」，謂

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訥，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非凡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音絲，本又作偲。」《集韻》云：「偲，或作偲。」則「偲」、「偲」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

①「子張」，據《論語》當作「堯曰」。

「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悌悌，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悌與「怡」，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當時諷諭之于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正義曰：《說文》云：「切，剗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賁傳》注：「切切，猶勤勤也。」勤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敬也。」

「敬」與「傲」同，謂敬戒也。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即切責之意，鄭與馬同也。又云：「怡怡，謙順貌。」謙順，即和順。《說文》云：「怡，和也。」「台，樂也。」《爾雅·釋詁》：「怡，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

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言甚明晰，但「熙」、「怡」義同，「節」、「偲」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熙熙」是《古論語》，「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之。節者，限制也。《荀子·彊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即謂限制也。」朋友相勉，不使爲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引《白虎通》說鳳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注】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也。凡以數爲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爲初，七年爲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即，就」，此常訓。《說文》：「戠，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

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穀梁傳》二十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義曰：「習」，謂肄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彥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為習戰，而疏謂何與鄭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雖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賅之矣。《周

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削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二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測也。

同邑王儒卿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七

寶應劉寶楠學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注】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注】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即憲所記。吳氏嘉賓《說》：「憲之狷介，雖邦有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粟可見也。故曰『邦有道，穀』，廣之也。」○注「邦有道當食祿。」○正義曰：《泰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伐，自

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伐」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爲仁矣」，「矣」與「乎」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剋，勝也。」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也。」《詩·瞻卬》傳：「忌，怨也。」展轉相訓。故「怨」亦爲「忌」。但「怨」有恚怒之意，「忌」則祇心有所諱惡，故爲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注「包曰」至「爲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案四者不行，已近忠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不得但懷

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傳三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為將有事於四方也。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戀所居，乃偷安而無意人世者，故孔子警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

「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正義曰：行貴有恒，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

曰：「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注「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正義曰：《詩·民勞》傳：「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為「厲」。《廣雅·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為論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為引申矣。「論」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坫《後錄》云：「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為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

所違犯也。《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者知崇氣節，而持之過激，釀為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

① 上「三」字，《經解續編》本作「二」，據《左傳》是。

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①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彊，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邢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案：正義甚晦，邢疏解之亦不悛。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

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

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羿。羿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

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

若人！」【注】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

子。」正義曰：南宮者，氏也。閻氏若璩《釋地續》：「古者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适，本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羽开聲。」《弓部》：「弓，帝嚳族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开聲。」

《論語》曰：「羿善射。」案：「弓」、「羿」一字，今作「羿」，隸體省變。許所據《論語》，當出安國《古文》。其以「弓」爲帝嚳時射官之名，則意羿之後世襲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舉其官矣。「羿」，舊音工到反。王逸《楚辭·天問》注引「羿」作「澆」，此聲近通用字。「盪」，《說文·灋部》引作「湯」。^②《漢書·天文志》注引晉灼曰：「湯，猶盪滌也。」古「盪滌」字祇作「湯」，「盪」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澪，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

① 「苦」下，據《荀子》脫「樂」字。

② 「六」，《經解續編》本作「芥」，據《說文》是。

前。」「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凌氏鳴嗜《解義》：「适疾時君好力戰，不修民事而問。夫子爲尊者諱，故不答。夫子善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援古諷今之義，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注「适南」至「壽終」○正義曰：注以适爲南宮敬叔，誤。辨見《公冶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讎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棼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①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循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昇爲澆，甚是。而云「陸地行舟」，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語附合之，此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昇亦非所謂澆者，昇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作昇。」乃知丹朱、昇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昇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昇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昇、昇而後禹、稷也。」案：如吳說，是以《論語》之羿，即堯時羿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文》：「昇，嬖也。」引《虞書》：「若丹朱昇」，《論語》：「昇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昇盪舟」者，恐

① 「謀」，據《左傳》當作「謀」。

即謂丹朱。二說並與僞孔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李氏惇《群經識小》、趙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澆」、「羿」、「傲」三字，古多通借，則以《論語》之羿、羿，即《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浞、羿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衆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羿』，古字通用。《說文》：『羿，嬖也。』引《書》『若丹朱羿』，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斗南既以丹朱、羿爲兩人，指爲羿羿之羿，王伯厚又疑《論語》『羿濫舟』，即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不知『濫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領推行之。』此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即《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澶，覆其舟滅之』。此羿濫舟之事，即古人以左右衝殺爲濫陣之義也。孔氏於《尚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啟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羿即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丹

朱與敖是二人，敖即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鮌稱檣杌之比。漆書古文作「羿」。《論語》『羿濫舟』，即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自注：「《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今案：象固稱敖，然《堯典》言「象傲克諧」，則象後亦感化爲善，故封之有庫，富貴終身，何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誤也。《說文》「羿，嬖」，是本訓。其引《書》「丹朱羿」，正爲「羿，嬖」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羿」、「傲」一也。又下引《論語》『羿濫舟』，此兼存異義，謂《古論》段「羿」爲「澆」，與羿嬖之義無涉，故著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溝洫」，《泰伯》篇文。《書·皋陶謨》云：「禹曰：『予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禹貢》亦言「辨土作貢」，是禹治水兼及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鄭注：「時讀曰蒔。」此注云：「播殖，即播蒔也。稷者，五穀之長，故以名官，稱后稷焉。」案：适之言乃降祥降殃之理，其稱禹稷，正以諷時君當盡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

子」，誤。○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适兩舉之，是賤不義而貴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禍，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正義曰：仁道難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猶不得為仁，即克伐怨欲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注】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正義曰：此為勞者、誨者表也。不欲愛即勿勞，不能忠即勿誨。故夫言者既竭懷以達誠，聞

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勸，勞勸也。」今通用「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案：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汜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即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詰。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注】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

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曰：「裨」，鄭本作「卑」，見《群經音辨·彡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凡作「卑」，與鄭本合。「湛」、「湛」通用字。江氏聲《論語發質》：「裨，謀，裨，當即一人。『湛』當從火作『湛』。《毛詩》傳：『湛，炷竈也。』則名竈字湛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以後但有裨，與子產相終始，而裨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痕』字。『創制』之字當作『創』。」案：《說文》：「創，造法，創業也。從井，井聲。讀若創。」是「創」、「創」音同，故《論語》段「創」爲「創」也。「草」者，言始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藁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訓「飾」，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

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裨，謀，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東里」者，美之，故詳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二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謀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裨，謀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謀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即世叔，「世」、「大」通用，如「世子」亦稱「太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即《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游吉，游販之子。見

《左襄二十二年傳》。①「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邢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翬」同，故字子羽，若魯大宰翬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即謂子產之屬。「因以爲號」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注】孔

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

「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

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

曰：「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

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

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

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

以其當理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

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

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與此文褒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人也」之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即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案：鄭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語。宋、阮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爲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訓。鄭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有私忿，故不失爲仁。朱氏彬《經傳考證》：「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

①「二十二」，《經解續編》本作「三十一」，據《左傳》是。

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義也。《釋文》：「蔬，本今作疏。」皇本同。○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子西即公子駟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即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楚子西有遜國之美德。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汝之稱。子西雖功足錄，然以囊瓦之貪庸，不能啟悟昭王，使早黜退之，知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喪身禍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爲無足稱也。《鹽鐵論·雜論》云：「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爲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歛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遽意。」^①「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真》：「彼，哀也。」《論語》云「子西

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案：宋君前說，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說則謬甚。《埤蒼》曰：「彼，邪也。」《廣雅·釋詁》曰：「彼，衰也。」「邪」、「衰」一字。「衰」與「哀」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誤作「哀」。而宋君即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彼」，於義爲長。然「彼，衰」之訓，以論子西，不免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人」，《詩·蒹葭》《白駒》皆有此文。鄭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詩》云「伊人」，皆說賢人。注以管仲爲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此僞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偃。」未詳所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即駢邑三百。^②「富人」即伯氏。古以祿多爲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

①「曰」，據《公羊傳》注當作「者」。

②「書社三百即駢邑三百」，孫校：「此似不當并爲一事。」

「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分大國小國。彼疏引熊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左傳》襄二十七年：『唯卿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卿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邢，地名。」段氏玉裁注：「《前志》齊郡臨胸，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胸，有古邢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鄆、郛。』杜云：『邢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即此地。『駢』即『邢』字。今山東青州府臨胸縣東南有邢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没人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家

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經學厄言》亦云：「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伯氏」，以自奪爲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焦氏循《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

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韓。」《汗簡》引《古論》同。

《說文》：「韓，緩也。綽，韓或省。」「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爲趙、魏老當以德，爲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爲」○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孟公綽爲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趙之先與秦同姓嬴，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隸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爲卿。魏，國名。《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畢魏，因爲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昏禮》：「授老鴈。」注云：「老，群吏之尊者。」賈疏云：

「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是家

臣稱老也。下章言「公綽之不欲」，是性寡欲也。「食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繡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彙纂》云：「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

《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禮器》云：「禮

①「食」，據《儀禮》賈疏及《喪服》文當作「士」。

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備禮樂乃可為成人。於時四子已出仕，未嘗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亦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紇其名。○注「卞邑大夫」○正義曰：《左》僖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王氏塗《地理考》：「卞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卞為魯邑也。《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為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為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為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略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卞」古字

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即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為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即此卞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為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冕弁』之「弁」，篆體作「弁」，隸變作「弁」，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為「弁嚴」，其實「弁」、「卞」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略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善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①「去之」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鄭之意，當以陳軫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卞莊子為秦人。王氏塗《四書地理考》：「陳軫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為長。」○注「加之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

①「成」，據《左傳》當作「郕」。

樂，乃得成文，故曰「文之以禮樂」。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皇、邢疏以「曰」爲夫子語，《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曰」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爲子路言，於義似較長。「授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灋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爲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

衛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

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謚」○正義曰：《檀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謚貞惠文子，而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爲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注】孔曰：「防，武仲故邑。」

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正義曰：汪氏烜《詮義》：「以者，不當以也。於魯者，絕武仲於魯也。」案：「要」，約也，言約君如己所求也。《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即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宋防既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季孫還，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即近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

「立後」者，謂立爲己後。《禮》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人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娶于鑄所生者也。「大蔡」，龜名。「二勳」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正義曰：「晉」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譎，權詐也。』訓詐則爲惡德，訓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鹽鐵

論·力辨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强大亡。」《安平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語儒》篇：「今經確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為齊桓之過，則守正為齊桓之所長，權譎為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亦是嘉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義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

「不正」、「不譎」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為《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為「正」。按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為權，不善用譎則為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為義。」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金」，作「正」為後人所改，此近臆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襄公、莊王，皆無興微繼絕，尊親王室之功。」是以譎正為歎譽，漢人久見及此。先晉文後齊桓者，明行事終歸正也。楊慎《丹鉛錄》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罪亦多於文公。」①事速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盛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

① 「文公」，據楊慎《丹鉛錄》當作「桓公」。

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仇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甯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譎雖爲權，然君子行事，以正爲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城濮之戰，不厭其用譎，若衡雍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安用譎爲耶？大約文公求霸過啞，殊爲可疑。《左氏》內、外傳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又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暮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行權耳。○注「譎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譎」爲詐，蓋不予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朝王，^①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

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會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譎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馬據一端言之。《左傳》四年傳：「楚貢苞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正也。《穀梁》僖四年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①「朝」，《經解續編》本作「召」，據《左傳》僖二十八年，是。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

曰：「誰如管仲之仁？」正義曰：《管子·小匡》篇：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次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

「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即

《公羊》以桓公爲篡，《穀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

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

時議，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左氏傳》

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祁午謂趙文子「再合

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

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

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

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

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爲衣裳之會。解者莫

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釋穀梁廢疾》略存其義，而

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詰。今案：鄭云：「自柯之明年，葵

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柯會在莊十三年冬，

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年鄆會始也。十五年又

會鄆，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僖元年會榿，五年會

首止，七年盟甯母，●九年會葵丘。是葵丘以前，止有七

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

鄭不據之者，《穀梁》疏引劉炫以爲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

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管仲謂爲近楚遠齊，齊

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

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

黃。二會非管仲意，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

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

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

①「小」，據《管子》當作「大」。

②「五」，據《左傳》昭公元年當作「三」。

③「毋」，《經解續編》本作「母」，下「寧毋」之「毋」同。

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遠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失，不得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爲衣裳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載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鄆、兩幽、檀、賁、陽穀、首戴、甯母，正符九合之數。鄆會在柯後一年，甯母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尚未許桓爲伯也。傳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鄆，又明年會鄆，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鄆，故鄭亦不數柯，而云「柯之

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鄆矣。《呂氏春秋·貴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云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①皆從此生矣。」《新序·雜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鄭說非無據矣。至貫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閔之」之言，然閔其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無援也。此固無損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撝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桓盛會，亞於葵丘，九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檀謀救鄆，首戴謀甯周，甯母謀伐鄆，皆無異辭。至葵丘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衰，故鄭不數葵丘，已有九也。自鄭《釋廢疾》傳寫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鄭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洮與葵

① 下「匡」字，據《呂氏春秋》當作「聽」。

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洮會兵車爲誤。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凌氏曙《典故叢》亦從其說。謂洮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洮會爲兵車，合於鹹、牡丘、淮爲四會。《左傳》云：「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則有貫與葵丘，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云：「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弨《釋文考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

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鱣《古訓》略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顯與鄭義不合。又鄭《論語》此文無注，盧誤記有注。凡諸述鄭，未符厥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鄆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楊疏所不從矣。若劉敞《意林》以始幽終淮爲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並榿、貫、陽穀，首止、甯毋、洮、葵丘、鹹爲九。羅泌《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傳》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①異義錯出，難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

①「九」，據《左傳》當作「二十六」。

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樾《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楊子之意，其與《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鄭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魯」，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弑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髡

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大匡》篇：「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人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注】受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患。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

「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僎，使相可也。』」公從之。《列子·力命》篇：「桓公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爲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爲霸，故其字亦作「霸」。《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長，所以爲政之名也。把持者，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爲西伯，不嫌稱聖也。春秋時，如齊桓、晉文，先未受命，恃其國彊，迫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爲伯。然伯道未純，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即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爲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左僖三十二年傳》：「初，

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爲戎狄俗也。「左衽」者，《說文》：「衽，衣衿也。」「衿，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衿」、「襟」一字。《聲類》：「襟，交領也。」交領即交衽。蓋衣領下屬於衣前右幅，通稱爲衽、爲衿、爲襟。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右，領左，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皆右衽，深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即指深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無深衣，止隨俗所好服之，而多是左衽，故夫子舉爲言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江氏永《鄉黨圖考》皆據《玉藻》「衽當旁」釋此文。彼「衽」是掩縫之用，長二尺五寸，綴之右腋之袷端，以垂於下，此深衣之制。然江考朝服、祭服、喪服，左右皆有衽，即深衣之裳左旁亦有衽。《玉藻》所云「續衽鉤邊」者，江謂「在左旁，縫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左衽，而何夷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蒼頡》、

① 「三」，《經解續編》本作「二」，據《左傳》是。

② 「深衣則用對襟」，孫校：「深衣對襟說未是。」

《聲類》諸訓解之矣。《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趁辭耳。毛本「衽」作「衽」，係俗體。○注「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皇，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周自東遷，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馬氏統論桓功，當訓「一」爲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論乎桓公之志。」「志」者，志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

注：「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人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滅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注】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翔鳳《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

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踐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笙竇」。《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竇」。「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竇、笙竇、句瀆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匡》言「人齊境，自刎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績爲人所

知也。○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彊國篇》：「救經而引其足也。」楊倞注：「經，縊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間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瀆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傅。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即位而死，君臣之義尚未正成，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匡》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其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注】孔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

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可以爲文

矣。」【注】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正義曰：毛

氏奇齡《四書賸言》：「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

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

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

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

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爲臣大夫。

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略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

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僕」，明僕爲家

臣中之爲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

《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不以「大夫」連

「臣」字也。「僕」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僕，本又作

撰。」《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僕」，是「僕」、

「撰」亦通用也。錢氏坫《論語後錄》：「案：《周書·謚法》

「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

「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

「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謚於

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

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

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薦之」至「公朝」○正義

曰：注意以僕因文子薦之，同升於公爲大夫。經言大夫僕

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僕，

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即本

正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

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

喪？」【注】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

爲當亡？」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

《周書·謚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

之謚，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

《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

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

「曰」字，邢本從鄭作「子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

本有「久」字，然考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注】馬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正義曰：皇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嚴氏杰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作有芒』之『作』。」包氏慎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盧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即是「作」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作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作，慙也。」「詐，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詐」，今通用「作」字。己所能爲，即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作。」此即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作」爲美詞，與馬義合。《曾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厲也。」竊謂「辨厲」即「不作」之意，「戰戰」即「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

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

公曰：「告夫三子。」【注】孔曰：「謂三卿也。」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三子』者。」【注】馬曰：「我禮當告君，不

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

辭語之而止。」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恒弑其

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

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

不與者半。以魯之半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

言。』與此文略同。王即簡公名。《周書·謚法解》：「一德

不懈，『平易不訾』，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訾』爲謚

也。《公羊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

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衆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即以是年夏有陳恒執君、弑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罅隙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

夫子之清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謚爲成子。」是成子即陳恒謚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爲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已不敢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①「齊」，據《史記》當作「田敬仲完」。

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正義曰：皇本「也」作「之」。○注「事君」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即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顓臾，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即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識》：「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注「爲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人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

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楊倞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顯揚，邢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爲賓主禮也。「與」，猶授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

鄉，有蘧伯玉冢。一曰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
 《呂覽·召類》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
 《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祇爲謙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使乎使』三字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寡過」、「未能」非爲所受之辭，故爲使得其人也。
 《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當時駁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

職。」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

子貢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既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子

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注】孔

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曰：《釋文》云：「方人，鄭

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弼《考證》：「《古論》

「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

也賢乎哉」，言汝己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

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說此文云：「《左傳》

「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

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

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

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

俗易而意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

「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

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

「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

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①以「方人」爲毀，是亦讀

「方」爲「謗」，用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

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

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者，少爲先生

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輔而成，故朋友切磋，最

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

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

文何反譏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

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正義曰：皇本作

「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

者，是賢乎？」【注】孔曰：「先覺人情者，是甯能

爲賢乎？或時反怨人。」正義曰：《漢書·翟方進

傳》：「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顏師古

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大戴

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與

此文意同。「先覺」者，詐與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

《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

①「德」，據《三國志》當作「徒」。

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即逆億，故云「是安能為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責」，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冤」。盧氏文弨《考證》：「古「怨」與「冤」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注】包

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為」，鄭作「丘何是」，本或作「丘何為是」。「栖栖」者，邢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𪔐，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𪔐方而鳥𪔐，故因以為東𪔐之𪔐。棲，𪔐或作木妻。」①「棲」與「栖」一字，則「栖」亦「𪔐」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緩急，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閱貌。」義亦同。夫子周流無

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人主。微生疑夫子但為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微生姓畝名」○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畝也。」「晦」，古「畝」字。《翟氏灝》《考異》引鄭曉說，以畝、高為一人，畝名，高字。愚未敢以為然。○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干人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

曰：「德者，調良之謂。」正義曰：《太平御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與此注異。當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調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馬蹄》篇釋文：「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司農

①「作」，《說文》作「從」。

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無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爲善馬。人之稱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注】德，恩惠之德。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正義】曰：「報」者，《廣雅·釋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答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爲法，故此告或以人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吳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時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

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期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曰「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注】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注】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注】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正義曰：「莫我知」者，夫子歎己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鄭注云：「尤，非也。」尤「即」說「省」。夫子當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儀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包氏慎言《溫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

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麟之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問》曰：「蓋聞前哲首務，務于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云：「仲尼悼禮樂廢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

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以此節爲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爲作《春秋》之旨。學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識》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即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譬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

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注】

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

「夫子固有惑志」【注】孔曰：「季孫信讒，志子路。」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

「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正義曰：《說文》：「寮，從穴寮。《論語》

有公伯寮。」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爲隸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僚」，《索隱》引別本又作「繚」，作「遼」，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僚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寮即是疑子路。皇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案：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寮何所得愬，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彊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寮有愬，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道，此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寮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

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複姓，見《廣韻》。稱「伯寮」者，猶「冶長」、「馬遷」之比。《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不云「魯人」。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繚字周。蓋以申繚一人當申堂、公伯寮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譏其僞造，是也。明程敏政以寮爲聖門蠹蝨，請罷其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謚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

①「二」，據《左傳》及阮元《論語校勘記》當作「三」。

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注云「何忌」，誤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愆，然後使季孫誅寮，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者不肆，是周制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為《集解》刪佚。《檀弓》：「杞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①是無隱也。」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

朝、市。」韋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又晉尸三郤于朝，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即云「以其賤故也」。其後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微矣。《王制》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為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②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此說深爲得理。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奔喪》「哭辟市朝」，《孟子》

①「之」，孫校改作「三」，據《國語》孫校是。

②「且掌戮」至「職尊者」，孫校：「《掌戮》有爵，謂命士以上，云謂大夫以上，非鄭義。」

「若捷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即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爲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韻》稱爲「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注】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

【注】孔曰：「有惡言乃去。」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避，去也。」賢者所辟，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呂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違世」、「違地」、「違人」。後篇桀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即「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違世爲大上，違地、違人皆其次，似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

《管子·宙合》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倖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至「接輿」○正義曰：「作，爲」，常訓。「爲之者」謂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注云云，即

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應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即王弼所本。陶潛《群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為「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注】晨門者，閭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注】包曰：「言孔

子知世不可為而彊為之。」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

者，子路時自魯外出，晚宿石門也。鄭注云：「石門，魯城

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引見《後漢書·蔡邕傳》

注。又《張皓王龔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

開閉也。」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洙水》注：

「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

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為水門，跨於水上。」閻氏若璩

《釋地》謂此即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

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

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

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授」者，下大

夫授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即謂下士在門開閉者矣。《說文》：「晨，早昧爽也。從白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啟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皇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共事，而猶冀己見用為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即此意。○注「晨門者閭人也」○正義曰：《周官·閭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閭人，司昏晨以啟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閭人也。晨時啟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為名耳。」案：閭人為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閭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即閭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注】蕢，草器也。有

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

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

已。言亦無益。深則厲，淺則揭。」【注】包曰：

「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注】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

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正義曰：《釋文》：「荷蕢」，本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儻也」。《何》本字，「荷，夫蕢葉」，別一義。《說文》：「史，古文蕢」。《論語》有荷史。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皇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即「扑」字。又「磬，樂石也。象縣虞之形，受擊之。籀文省爲磬。」《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趙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贊》：「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蕢，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簣」，「蕢」，「簣」同。注云「荷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蕢」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

音。荷蕢聞知其聲，故善之也。「既」，終也，卒也。言荷蕢又有言也。「鄙哉硜硜」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嘒以殺。」注云：「嘒，歟也。」歟，猶歟，不安舒之貌。殺，減也。凡感於哀心，其聲衰減，抑而不揚，故荷蕢以爲鄙也。《說文》：「硜，古文磬。」《史記·樂書》：「石聲硜。」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磬」與「磬」、「硜」並通。「莫己知」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翟氏灝《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己知』之語。」《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唐石經》尚不誤。「斯己」者，言但當爲己，不必爲人，即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己」爲「以」，非是。「深則厲，淺則揭」，《衛詩·匏有苦葉》文。荷蕢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考證》：「『果哉』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詞意

①「李賢」，據《漢書》注當作「顏師古」。

皆相類。『戴氏望《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戴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闊，勤苦也。」《廣雅·釋訓》：「契契，憂也。」契、契同。○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正義曰：「此硜硜者」，亦謂磬聲也。「徒信己」，即釋「斯己」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有益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爾雅》釋「厲」字具二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厲。」「由膝以上」，與「涉」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褌也。」水但濡褌，即是「由膝以上」，即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礪，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礪」，此當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厲揭皆視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

「慄」同。孫炎《爾雅》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荷蕢所言，不知己志而輒譏己，是爲果也。「末，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道爲衡，若但如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難矣。此正荷蕢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正義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謂在《尚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未檢伏傳，遽以此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

王四方，^①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此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鵲」之「鵲」。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段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注作「涼」，亦段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說》：「葛洪曰：『橫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草，以短柱拄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亦名梁。既葬，泥之，障以蔽風。』」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剪屏，非庵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也。倚

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堊。《釋名》曰：「堊，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壘堊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堊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尚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堊室。堊猶廬也，焉用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堊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即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人，或以苦蔽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

① 「王」，據《國語》當作「正」。

② 「懼」，據《呂氏春秋》當作「慎」。

臥於地之長梁拄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楣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闔以喪廬稱之。《文選·閒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望文爲義，非古訓也。「三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此自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喪服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者，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謙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大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冢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亟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檀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禮，問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

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也。」是高宗爲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此僞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闇」，解爲「喪廬」，不用其師說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慈良於喪，故《書》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

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說文》：「薨，公侯卒也。」上得兼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人」，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

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即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子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

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注】

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注】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

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病，猶

難也。」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

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

百姓」，則治國平天下也。《易》·家人·彖傳云：「家人，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安人之義也。凡安人、安百

姓，皆本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

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

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

【注】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注】孔曰：「叩，

擊也。脛，脚脛。」正義曰：《說文》：「幼，小也。」《釋

名·釋長幼》：「幼，少也。言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

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爲人所稱述也。案：

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爲弗聞而過之。及此夷俟，

乃嚴責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罪惡之大者，當在誅殛之

法。非祇以言相責，故惟若弗聞而過之，可全親故也。至

此夷俟，不嫌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即指登木而歌之

事。所以隱責其不孝也。一寬之，一嚴之，聖人之仁至而

義盡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少稱不弟焉，恥也，壯

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與此文略同。○注

「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

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是原壤爲孔子故舊也。云「魯

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踞」同。《廣雅·釋

詁》：「踖，踞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却負戴而踖踖。」

「踖踖」連文同義。《說文》：「居，踖也。」「踖，居也。」段氏

玉裁注謂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今人「踖居」字，古祇

「案：《法言·五百》篇：「如夷俟倨肆。」宋咸注云：「皆驕倨之謂。」《廣雅》云：「蹲、踖、屣、啟、肆，踖也。」夷俟即「踖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踖肆」，與「鞠躬」爲「鞠躬」同。「鞠躬」，雙聲也。「夷俟」，疊韻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

「毀則爲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禮，時人或競倣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叩擊也。脛脚脛」○正義曰：《說文》無「叩」字，「𢶏」下云「擊也」。即此義。《說文》：「脛，胫也。」胫，脛尚也。《釋名·釋形體》：「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脛是人股之名。此云「脚脛」者，謂脛之下近脚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童子隅

論語正義卷十七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

益也。」正義曰：《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

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

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即闕黨。《寰宇記》云：孔子

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關里之中背洙面泗鬻柑圃之東

北所訛誤滄之閒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所

「是也。見之則見。」此皆以明之。

漢高帝以大字同兒子，當時廟號用王侯制也。《水

經·四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

闕，北餘步即靈光殿基。」①二者與闕里無涉。閻氏若璩混

三者爲一，非也。說本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兗州

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此出後世傳會。「將

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益者，疑爲求益

①「餘」上，據《水經注》脫「百」字。

也。「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①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童子儼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也。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闕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贊，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晁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贊於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摯相也。」又「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贊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摯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兼二者而言。○注「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坐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坐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益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兄既先己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先此童子而生，當為成人也。年十六以上為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即雁行也。若童子，則即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

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為欲速成也。

薪水郭階

同邑王豫卿

校刊

①「南北」，據《禮記·玉藻》當互乙。

論語正義卷十八

恭冕述

衛靈公第十五 集解

凡四十九章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

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十字。又

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邢本無此章，則《集解》

本與鄭本異也。但皇、邢本祇四十二章，《釋文》亦止

四十三章。今云「四十九章」，「九」字誤，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

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注】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

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

行。正義曰：《說文》：「陳，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

《釋文》作「陣」。《顏氏家訓·書證》篇謂「陣」字始見王羲之《小學章》，則晉時俗體也。「俎豆」者，朝聘禮所用也。

《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

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孔

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

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

年。孔子去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

仰視蜚鴻，故去志益決。《論語》記夫子去衛之本意，故但

及問陳耳。《左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

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事略同。○注「軍陳行列之

法」○正義曰：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

皆軍行陳列之名。①春秋時，諸侯多別制陳法，如鄭有魚

①「太公」至「之名」，汪宗沂校：「正義引太公《六韜》三

陣，乃偽書（愚近有補輯《太公兵法》），不足引，似當引

《周官·大司馬》「平列陣如戰之陳」。」

麗，魯有支離，楚有荆尸，類皆是。○注「俎豆禮器」○正義曰：《說文》：「俎，禮俎也。從半肉在且上。」且，薦也。從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嶽，殷以楨，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嶽之言麗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楨之言枳楨也，謂曲楨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禮記》《三禮圖》：「案：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案：俎載牲體，豆盛醢醬及諸濡物，是皆禮器也。○注「萬二」至「末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得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習之，然後可以即戎，故軍旅爲末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孔曰：

「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

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正義曰：《說文》：「糧，穀也。」《周官·廩人》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餼糧。」是糧爲行食。夫子時在道，故稱糧矣。鄭注云「糒，糧也」，本《爾雅·釋言》。陳氏鱣《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糒」義，或爾也。皇本作「糧」，係俗體。《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糒，弟子皆有饑色。」《呂氏春秋·慎人》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藜羹不糒，宰予備矣。」高誘注：「備」當作「憊」。憊，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說苑·雜言》並略同。高注《呂氏春秋》連引「問陳」、「絕糧」兩事，當時簡編相連，未有分別。而皇、邢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然以僞孔注觀之，兩事既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日遂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恒理言，君子當蒙福佑，不宜窮也。「固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荀子·宥坐》載此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

心不惑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即言「困窮」之義。《易·困·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困窮也。《說文》：「嫺，過差也」，引此文作「嫺」，「嫺」、「濫」字異義同。鄭注云：「濫，竊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小人貧必至為盜，故此注以「竊」言之，《禮器》注「濫，亦竊盜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也。○注「興起」至「乏食」○正義曰：「興，起」，《爾雅·釋詁》文。《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衛如曹云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兩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然則去宋之後，尚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鄭至陳，不由蔡地，與「陳蔡之間」之文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難，與匡人無涉。孔注並誤。《世家》又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者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

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用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已，^①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江氏永《鄉黨圖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遷于蔡，是爲陳、蔡之間，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詳《先進》疏。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讐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先進》篇亦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此注以爲困亂，亦近臆測。而《世家》更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更非是也。○注「濫溢」至「爲非」○正義曰：《說文》云：「濫，汜也。」水汜濫則至潰溢。杜注《左哀五年傳》「濫，溢也」，是也。「不如」猶言「不似」。《孟子·梁惠王

①「已」，據《史記·孔子世家》當作「行」。

上》：「孟子云：『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是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

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謂多學而

識之。」非與？【注】孔曰：「問今不然。」曰：「非

也。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

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

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

阨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

識之者與？』云云。是此節亦絕糧時問答語。阮氏元《一貫

說》：「貫，行也。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

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

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

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

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貴，

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

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爲要。《中庸》云「博學之，

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否則，徒博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授政使四方，不能達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此章與詔曾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旨。《莊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即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

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揚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揚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揚，揚己不能貫墨，墨己不能貫揚。使揚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人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繫矩也。繫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案：

焦說亦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

「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正義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注「君子」至「知德」○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陳、蔡，答子路語畢，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或即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駁耳。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

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言任官得其

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漢書·王子侯表》：「下饗共己之治。」顏注引此文亦作「共己」，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注：「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爲勝於天。」○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注以恭己固可以德化，然亦因輔佐得人，乃成郅治。此注可補經義。《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此即謂舜因堯舊，任官得人也。《大戴禮·王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伴俎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箋：「伴俎，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伴俎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並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注】孔曰：「紳，大帶。」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是此問亦在絕糧時。翟氏灝《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爲疑，過矣。「篤」與「竺」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貊」者，《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

①「三」，據《新序》當作「四」。

言惡也。」此「貉」作「貉」，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軍中也。戴氏震《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箱。」書諸紳者，謂書夫子語於紳也。《說文》：「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趙氏佑《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辟垂，士率下辟。辟讀如字，即褻積之褻。率即紼，謂纏緝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即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囊，蓋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又「夫然後行」句末有「也」字。○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長》、《內則》注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注「衡軛」至「車軛」○正義曰：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有曲木又馬頸，謂之軛。衡軛本二物，注以「軛」釋「衡」，意尚未晰。皇疏云：「參，猶森也。森森然滿亘於己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曾參之參。」是「參」，

「森」音同，然「參」不訓「森」。皇疏所云，未必即得注意。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參，直也』，《論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謂直入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鄘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樾《群經平議》又以「參」爲「𡗗」。《玉篇》曰：「𡗗，《尚書》以爲參字。」蓋《西伯戡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𡗗」。《說文·𡗗部》：「𡗗，象坡土爲牆壁。象形。」《尚書》、《論語》並作當「𡗗」。𡗗之言象也，言見其積象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箸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注】孔曰：「衛大夫史鮒，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

①「當」下，據《釋文》脫「值」字。

「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

「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對。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蘧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怙，蘧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深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爲更賢，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怙」，即此所云「卷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裛」同，藏也。下篇「懷其寶」，訓同。「卷而懷之」，蓋以物喻。唐石經「懷之」作「懷也」。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樾《群經平議》以「也」字爲是，而訓「懷」爲「歸」，引《詩·匪風》《皇矣》毛傳爲證，亦通。○注「衛大」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大夫，名鮒。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僞孔所本。梁氏

玉繩《人表考》：「案：杜《譜》列史鮒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而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考》亦云：「史魚，朝子。」並謂即《檀弓》之衛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爲喻也。顏師古《漢書·貢禹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蘧伯玉身遭其變，近闕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爲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衛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構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逮夫衍奔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已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闕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懷懷矣。其答甯喜則曰：「環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人？」是出與人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德輿《養一齋集》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

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又曰：「未仕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潘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獻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難作得從近闕出也。「不與時政」，即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尚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又曰：「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昏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①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

湯之鬻，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闡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給，^②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③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正義曰：「志士」者，《孟

①「吾」，據《中論》當作「無」。

②「給」，據《中論》當作「結」。

③「致」，據《中論》及《荀子》當作「方」。

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俞氏樾《平議》謂「志士」即「知士」，與「仁人」爲「知」、「仁」竝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栻《解》：「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雕菰樓文集》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竅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惠氏棟《九經古義》以「利」爲《古論》，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略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曾子制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群。」《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己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正義曰：「爲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

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干寶《易·雜卦》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

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爲「人得加功」也。《禮·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周月解》：「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爲四時始。寅月爲孟春，夏時用之。民既便於施功，故易得知之也。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幹前橫木也。」段注引應劭說，謂「以木當胸以輓車者即此」。又謂「車名，本字自作『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也。」此引申之義。○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

①「發」，據《白虎通》當作「微」。

②「氣」，據《易緯乾鑿度》當作「道」。

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即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鸞車，有鸞和也。鉤車，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質，故知殷大路是木路也。鄭注《巾車》謂：「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質，故亦稱「素車」也。《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質爲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論語》此文，當得兼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爲席，置大路中以爲藉也，亦尚質之意。

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黹纁塞耳，不任視聽。」注「冕禮」至「視聽」○正義曰：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黹纁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黹纁塞耳，所以聵聰也。」盧辯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統垂旒爲閑姦聲，聵亂色，令不惑視聽，則璚瑱之設，兼此二事也。」孔氏廣森《補注》：「《玉篇》曰：「黹，

黃色也。統，綿也。」以綿爲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綴玉謂之璚，懸統之繅謂之統。天子玄統，諸侯黃，大夫青，士素。」今案：「纁」、「統」一字。注言此者，欲言冕制之善，亦文備之一端也。《宋書·禮志》：「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周之祭冕，纁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樂則《韶》、《舞》。【注】《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正義曰：俞氏樾《群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五曰興舞」，《論語·八佾》馬注引作「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尚論古樂。《韶》之後即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案：俞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

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爲周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佾》疏。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注】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正義曰：「放」者，罷廢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利，列國以相間。」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詁》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

《鄭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樂記》云：「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也。」淫聲爲建國所宜禁，故此言「爲邦」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荀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注「鄭聲」至「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也。惑於鄭聲，則

①「一」，據《公羊傳》當作「七」。

②「討」，據《公羊傳》注當作「遠」。

思淫亂，惑於佞人，則當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即「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

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栻《解》：「慮之不遠，其憂即至，故曰近憂。」○注「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既濟》象辭也。」案：《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略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正義曰：《文選·陶徵

士諫》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太平御覽》四百二引鄭注：「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謚曰惠。」文小異。《左》僖二十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為邑名者，柳下若桑中、棘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國策》：顏觸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壘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惠為謚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是惠為謚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以柳下為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為謚，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為生前之號，均與鄭異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為無駭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為士師，見下《微子》篇。「不與立」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為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

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策，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李氏惇《群經識小》：「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注「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竊」，如「盜竊」之「竊」，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舉難》篇：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

之行也。」《中論·脩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子曰：「不曰『如之何』，【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正義曰：《春秋繁露·執贄》篇：

「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爲心自審度，亦通。《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憂長」即審度之義。○注「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正義曰：陸賈《新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

①「辨惑」，據《新語》當作「慎微」。

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①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言之。僞孔所云「禍難已成」，似即竊取此義。然曰「無如之何」者，亦統兩「如之何」爲一句，非如僞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

難矣哉，言終無成。」正義曰：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說文》云：「群，輩也。」群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群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惠」，注同。此依《魯論》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即指皇本。《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並作「慧」。○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僂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爲有才知之稱。戴氏望注云：「小慧，爲小辨慧也。」

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案：戴說即鄭義。《釋文》引注更云：「《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則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馮氏登府《異文考證》：「案《晉語》：「巧文辯惠則賢。」注「惠」即「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翟氏灝《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臧氏琳《經義雜記》以有者爲衍，是也。「義以爲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

① 「制其剛」，據《新語》當作「正其時」。

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是凡禮皆以行義也。禮尚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信」者，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稱「君子」者，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爲法則也。○注「義以」至「言語」○正義曰：《禮器》注：「質，猶性也。」《荀子·臣道》注：「質，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本於心之裁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口。鄭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爲言語也。《詩》云：「慎爾出話，無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已知。」正義曰：《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沒世」，猶沒身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此爲孔子作《春秋》時語，亦安國舊說。《中論·考偽》篇：「貴名乃所以貴實

也。」張栻《論語解》：「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

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藏身不怨，而即欲喻諸人，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群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群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群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

《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如「揚于王廷」之「揚」。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

效，不專尚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舉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

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正義曰：《集注》

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

實。」包氏慎言《溫故錄》：「斯民」兩語，正申明上文「所

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

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獎進而人於善

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觀也。蓋「斯民」即三代之民。三代用

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為善

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試之也。《漢

書·藝文志》儒家敘略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

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後

漢書·班彪傳》：「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

為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

所以磨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磨

礪選錄，然後用之。」合此二文，校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

有所譽」，是即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

偏於厚，而究其磨礪誘掖之意，非為私曲，故曰「直道」，所

謂善善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至於黎民醇厚，周言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秦人以刻薄馭民，而民俗益敝。至漢文、景，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過，而治迹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即是「直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證若符合也。皇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疏，以「宣為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必有所試』」，謂譽而用之也。以「試」為夫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①「班」，據《後漢書》當作「韋」。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誤「已」。○注「古之」至「穿鑿」○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①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篇，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

傷其澆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即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褻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塗。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段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爲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爲五馭之法」，尤補注義。《荀

①「內」，據《周禮》當作「外」。

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借人乘之，乃得教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藝之學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爲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氏嘉賓《論語說》：「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然非小不忍之謂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苟不忍於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常在於似之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惡佞足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後世所謂能有所忍以就大事者，不知此狙詐之術，雖於聖人之辭若可通，竊以爲非也。」案：《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強大誼，絕小不忍。」《外戚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義之所割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正義曰：《潛夫論·潛歎》篇云：

「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

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所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案：《潛夫論》引「衆好」句，在「衆惡」前。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溫公《論選舉狀》、《議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縫書》亦先「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篇、羅隱《兩同書》「真偽」章，「好」均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即王注疑亦如此。俞氏樾《平議》以爲傳寫誤倒，或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其人特立不群」，所以衆惡。《梁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即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

人。」正義曰：皇本「弘人」下有「也」字。○注「王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爲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即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爲衆。《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即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衰微之學，興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此文而反言之。《穀梁傳二十年傳》：①「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達而一於思，反爲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略本此文。賈子《新書·修政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正義曰：《潛夫論·讚學》篇引「耕也餒在其中」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爲一章，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犁也」，謂以牛犁田也。○注「餒餓」至「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餒，飢也。」此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爲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爲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爲請，而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爲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

①「二十」，據《穀梁傳》當作「二十二」。

學則可以得祿，所以誘掖人於學，而凡爲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謂士之爲農者，但務農而不爲學也。既不學不可得祿，故或遇凶歉而不免於餒，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概以「謀食」責之？《潛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誼與鄭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即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己，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涖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正義曰：此章十一「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贖言補》：指民言。知足以及民，即知臨爲大君之宜。案：「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配儼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

「師尚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即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涖之」者，涖，臨也。見《毛詩·采芣》傳。《說文》：「竦，臨也。」即「涖」本字。皇本作「莅」，又「涖」或體。「莊以涖之」，謂威儀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民當莊之義。「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使行之也。《荀子·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無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然後皆

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禮爲治之善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讓其違道也。」下文又云：「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證武仲之失位，由於不順不恕。不順不恕即是不仁，與包義正合。《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

也。小人祇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正義曰：《說文》云：「蹈，踐也。」惠氏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爲甚」○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爲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蓋事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當行」至「仁急」○正義曰：《說文》：「當，田相值也。」人於事，值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

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言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略同，故引文說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注】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注「貞正」至「小信」○正義曰：《易·彖傳》：「貞，正也。」此常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為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又「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焦氏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案：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即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即「諒」也。《漢書·王貢等

傳贊》：「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孔

曰：「先盡力而後食祿。」正義曰：「敬」者，自急救也。

《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去。」①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祇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儒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所在

見教，無有種類。」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

①「去」，據《禮記》當作「者」。

「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正義曰：吳氏

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爲善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爲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爲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即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爲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哉？「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爲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爲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燾持載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爲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注】孔曰：「凡事莫

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注「凡事」至

「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爲《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兼舉也。

師冕見，【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孔

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

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正義曰：趙氏佑

《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

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

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後，

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若爲扶工者，一一詔告之。

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爲禮也。《禮·少

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義曰：恒

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注：「相，扶工。」

江都錢國珍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九

恭冕述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

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孔曰：「顓臾，

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

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

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

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

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

矣。【注】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

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注】孔

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正義曰：

季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

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鍾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

其謀，因見孔子告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

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

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

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

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

者也。」《集注》引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

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

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

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邦域」者，

《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境。」《釋名·釋州國》：「邦，

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

音義同。《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即邦域也。惠氏棟

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

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鱣又謂下文「邦內」，

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然《釋文》於此但

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即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爲」，與「何以文爲」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爲伐也」。○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傳》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庸」，謂以作爾城也。顓臾爲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閟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爲莒人，宿被宋遷，邾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郛，取鄆，取郕，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爲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左傳》言顓臾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顓臾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即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渭《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

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鼎論曰：「蒙山高峰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即龜蒙峰也。」蔣氏廷錫《尚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即蒙山，蓋統山之群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在內，

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里包有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

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積，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行傾側也。「顛」者，失隊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瞽者之相也。」此言瞽者將有危顛則須相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經傳釋詞》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兕」皆獸名。《爾雅·釋獸》：「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豕，如野牛而青。兕，古文從儿。」《周官·圉人》職：「掌圉游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案：「蕃」與「藩」同。「蕃衛」即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

桺。《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顧史與費相近，閻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顧史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顧史近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考證》謂《後漢·臧宮傳》注引亦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江氏永《群經補義》疑即《書·盤庚》「遲任，不知然否？」○注「桺檻也」○正義曰：《說文》：「桺，檻也，臧虎兇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正義曰：《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序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義。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注】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

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正義曰：皇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于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魏書·張普惠傳》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爲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則脩

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於德，無勸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即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

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正義曰：閻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顓臾在邦域中，非遠人，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竝興，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

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人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即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邦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能守其邦也。《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馮氏《考證》：「唐石經亦有『於』字。」阮氏《校勘記》曰：「《隸釋》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云『盍、毛、包、周無『於』』。宋本『而在』下亦有『於』字。陳氏鱣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也。』『牆』，漢石經作『牆』。下篇『辟諸宮牆』，亦作『牆』。《脩華嶽碑》：『牆屋傾亞。』皆段『牆』爲『牆』。方氏觀旭《偶記》：『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防，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即效意如之謫，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

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疆，不克，則魯師實已勞憊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疆，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

「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廣雅·釋器》：「干、楯、楯，盾也。」「楯」與「盾」同。干、盾、楯、楯，皆一物異名。《方言》又云：「戟，楚謂之鈇，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鎮，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鏐胡，其曲者謂之鈇鈇鏐胡。」郭注：「鈇，取名於鈇鈇也。鈇鈇鏐胡，即今雞鳴鈇鈇戟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爲戟之異稱。

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牆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

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肅」。《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蔽也。」屏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囚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正

義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考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

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璫，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爲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彊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僭上無等，雖極霸彊，要爲無道之天下矣。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而出奔齊。」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彊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大出五世希不失」，獨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氏季驊《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輦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殺。十五年，以上軍下軍人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二年

室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惺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段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己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馮氏景《解春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蒙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孱主，第相關於門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僞孔所襲。《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幽王

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僞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爲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囚」○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爲文子始專政也。○注「陪重」至「奔齊」○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爲陪。」《曲禮》：「列國之大夫，人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爲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爲陪臣矣。陽虎之先，爲季氏臣，未有所證，或馬據《論

語》，以意言之。但注「陽虎」，「虎」字疑誤，當謂陽虎之先，別一人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注】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所非議。」正義曰：《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謀也。」《詩·北山》：「或出人風議。」是謀論政事為議也。方氏觀旭《偶記》云：「議者，圖議國政。倘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齊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竝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鄙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注「制之由君」○正義曰：「君」，統天子、諸侯言之。政制自上，臣下奉而行之，所謂「君令臣共」者也。若夫桓、文啟霸，政柄未移，雖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考其世運，猶可稱

有道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逮，及也。」「隸，及也。」音義並同。○注「言此」至「世矣」○正義曰：鄭知夫子此言在定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時，故知為定公初也。毛氏奇齡《稽求篇》：「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

① 此處闕文據《論語偶記》當作「陽虎有言而魯國亂」。
② 「舍」，《春秋》經作「焙」。

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四公，上自文薨以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絀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史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案：毛氏此言，足以證明鄭義。《春秋繁露·玉林》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案：董氏以季文子始仕在文公時，文公出侮人奪，固已自啟其釁，故至宣公，祿去公室。《繁露》此言，與鄭意似異而實同也。《左文十八年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公羊傳》作「子赤」，是「惡」即「赤」，此其事也。「祿」，謂百官之俸。

注「爵祿」連言者，謂有爵而後有祿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皇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魯文公薨，而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傳》：「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平成。」竝指文子。江氏永《群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婁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

①「林」，據《春秋繁露》當作「杯」。

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案：江氏是也。閻氏若璩、毛氏奇齡、馮氏景、李氏惇、方氏觀旭說並同。閻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三桓」至「皆衰」○正義曰：《禮·郊特牲》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即慶父之後，又稱爲孟氏也。叔孫即公子牙之後，季孫即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偶記》曰：

「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共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羯，羯生僖子獲，獲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婁，婁生成子不敵，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竝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蓋惟就季氏之世爲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爲冢卿，二子爲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嚴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爲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統三家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

亡之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注】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正義曰：《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諒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爲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即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即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即所謂「巧言」也。《說文》：「諂，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諂言。」《論語》曰：「友諂佞。」此當出《古論》。○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忌直言，則諱避不諫也。此義迂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

爲「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讀「避」爲「婢亦」矣。盧氏文弼《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爲「譬」，本鄭注。馬融則讀爲「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惠氏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誤。」案：盧校是也。巧爲譬喻，已是便佞，鄭君此義未爲得也。《考文》載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僻」，《後漢·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亦作「僻」，與《公羊》疏所稱世間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僻」，此直以義妄改。夫善柔、便佞，皆邪僻之行，則作「便僻」便是渾言無所指稱，宜爲通人所不取也。《後漢書·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又讀「便辟」爲「便嬖」。《孟子·梁惠王》篇：「爲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便嬖」是近倖小臣，不得稱友，且若輩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正義曰：《爾雅·釋訓》：「威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威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善柔，夸毗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爲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訓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

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鱣《古訓》疑爲鄭義，非也。○注「便辟也謂佞而辯」○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佞，辯也。」「辨」、「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辯佞，辯爲媚矣。」是陸、徐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校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佞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注】孔曰：「宴樂，沈荒淫漬。三者，自損之道。」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即直、諒、多聞是也。「佚遊」者，佚猶放也。《釋文》云：「佚，本亦作逸。」二字古通用。○注「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蘋，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保傳》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芡》，趨中《肆

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攘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入」，猶言「往反」。《書·皋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為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胥是意也。○注「宴樂沈荒淫瀆」○正義曰：《說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為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段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享宴也。」彼是以禮飲食，與此「宴樂」為沈荒淫瀆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荒湛于酒。」「湛」與「沈」同。《春秋左氏傳》以貪于飲食為饕餮，而晏子亦以飲食若流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特殺，不欲以口腹之欲敗乃度也。「淫瀆」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溺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略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焯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瞽，過也。」《說文》：「愆，過也。瞽，猶文。」○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趨，疾也。」「躁」即「趨」字。《考工記》：「羽豐則遲，殺則趨。」「趨」與「遲」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釋言語》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為「傲」，今從《古》。」盧氏《考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魯》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鹽鐵論·孝

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魯論》，作「傲」。陳氏鱣曰：「《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注】孔曰：「得，貪得。」正義曰：《說文》云：「苴，警也。從艸持戈，以戒不虞。」又云：「壯，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鬥》，猶爭也。《說文》：「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鬥》，遇也。從鬥斲聲。「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鬥」。《釋文》：「得，或作德，非。」翟氏灝《考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彊暴，老則好利。』本此章。」張枋《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歎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

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注】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脩身以俟之。妄為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已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為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為政教，是為賢德之君。程氏廷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為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微異，均得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

「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卿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長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忽之，是謂小人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侮，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侮，古文從母。」《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注「順吉」至「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即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

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鵠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遇有深淺厚薄，^①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②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即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大人「即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鱣《古訓》：「何解「大人」即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複，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

① 「遇」，據《春秋繁露》當作「過」。

② 「大人」，據《春秋繁露》爲衍文。

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云：「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董氏之旨，亦主禍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識，或慮德聞，易獲罪聖言也。與《繁露》旨意當同。○注「恢疏」至「侮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案：天道難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聞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肆』，倨肆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肆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

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言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隔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聰，察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尚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忠」，忠者誠實之謂，誠實則順理可知。《釋文》：「難，乃旦反。」皇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患」、「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注】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如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大戴禮·曾子立事》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辯注引此文，明「探湯」即「恐其及己」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

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喻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臆言》：「案：《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為却惡之喻。」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譎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僞孔襲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駉牝

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引郝敬說，並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驂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伏櫪」，正與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廐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謙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廐之馬，蓋僭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即指德言，若改爲「得」，頗乖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而多馬。」又

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餓，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①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選《補關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必止食薇也。《秦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改」，誕矣。」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維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於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其斯之謂與」句上當有脫文。注以「斯」指德，亦是因文解之。蔡節《論語集說》牽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二句爲指夷、齊，殊爲穿鑿。張栻

①「異」，據《史記·伯夷列傳》當作「義」。

《論語解》、孔廣森《經學厄言》並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證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則亦《集說》之傳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漢·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說之。首山、首陽、雷首，三名實一地。「反」與「坂」同。華山即太華，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蓋河由壺口之西，循山麓南行，至太華乃折而東，雷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區山，俗號為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同。《唐詩·采芩》云：「采芩采芩，首陽之巔。」首陽之名，確見此詩。其《序》言：「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讒言」即指驪姬。當時太子申生被誣以死，驪姬復譖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言「舍旂舍旂」，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言「舍旂」者，非一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韋昭解：「蒲，今蒲坂。」是首陽在蒲坂，即是雷首，有明徵矣。金氏鶚《求古錄》亦據《詩》「首陽」，以為即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為在晉都平陽之西，則全無所據。揆其意，

徒以《采芩》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不知獻公時疆域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即在蒲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斤斤於晉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至」者，蓋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祇稱「北至」矣。《大戴記·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其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孔氏釋首陽，即本馬、鄭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間，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間，後乃隱首陽，河濟間即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疆文成義，不可為典要矣。至許慎《說文》謂首陽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洛陽東北，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注】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注】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

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為敬也。「過庭」，謂東西徑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節。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疑即過庭學禮之訓，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

謂「遠」。《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羊隱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明「夫人」為君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注「小君」至「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即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

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諸儒以「稱諸異邦」爲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偽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爲邦人謙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爲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爲邦人所稱異。孫氏奇逢《近指》引郝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氏光地《劄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壘《研六室雜箸》：「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

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精審，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江有汜》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即娣媵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隼氏、江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改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羊氏》之駁言也，以《穀梁》爲正。」

論語正義卷二十

恭冕述

陽貨第十七 集解

凡二十四章 正義曰：漢石經：「凡廿六

章。」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爲一章，故云廿六。」邢本「古者民有三疾」章下「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唐石經亦有此章，係旁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疑古傳本有二：有者非後人所增，無者亦非後人所刪也。皇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皆無此章，則從《集解》所據本也。王注亦見《學而》篇皇疏。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注】孔曰：「陽

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注】孔曰：「欲使往謝，故遣孔子豚。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篇載此事，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嫌己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矚，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據《孟子》，則歸豚本由矚亡，故孔子亦受而矚亡拜之。彼文作「饋」，此作「歸」，二字通用。《釋文》載「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則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廣雅·釋詁》：「觀，視也。」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時」與「觀」同。《釋言》篇：「時，伺也。」此與《孟子》作「矚」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氏奇齡《四書賸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周氏柄

中《典故辨正》說：「《禮·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又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矚亡而來。」○注「陽貨陽虎也」○正義云：「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字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陽虎欲以己更孟氏，疑與孟孫同族。」○注「欲使」至「相逢」○正義曰：《廣雅·釋詁》：「歸，遣也。」《孟子》疏引此注：「豚，豕之小者。」今此文脫。①《說文》：「豕，小豕也。從彖省。象形。豚，篆文從肉豕。」《方言》：「豬，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豨。吳、揚之間謂之豬子。」是豚爲豕之小者也。《爾雅·釋宮》：「路，旅，塗也。」《釋名·釋道》云：「塗，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周官·司險》注：「五塗，徑、畛、塗、道、路也。」此注「塗」訓「道」，又「道路」連言，皆渾舉不分別也。「相逢」者，訓「遇」爲「逢」也。《爾雅·釋詁》：「遭，逢，遇也。」「遭，逢，遇，還，見也。」《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其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

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注】孔曰：「以順辭免。」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引明郝敬云：「前兩『曰不可』，皆是貨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同。樊氏廷枚《釋地補》云：「《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

①「孟子疏」至「此文脫」，孫校：「《孟子》疏南宋人僞托，引《論語》恐不可信。」今按：此爲《孟子》疏文，非《論語》孔注之佚文。

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

有。此亦子西自爲問答。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論語》云云，

《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

也。『懷其寶』者，懷，藏也。皇疏：『寶，猶道也。』義見《廣

雅·釋詁》。胡氏紹勳《拾義》：『或謂身爲寶，如《老子》

『輕敵幾喪吾寶』，注云：『寶，身也。』《呂覽·先己》篇『晉

其大寶』，注云：『大寶，身也。』『懷其寶』，謂藏其身。兩義

並通。《爾雅·釋詁》：『迷，惑也。』《說文》同。言懷道不

仕，若己迷惑其邦，不使致治也。『吾將仕』者，言己當就仕

也。《左傳》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質。』服虔《解詁》：『古者

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則夫子言『將

仕』，意亦策名委質，如今時投選報吏部矣。○注「言孔」至

「有知」○正義曰：孔子初適周反魯，既又適齊反魯，是栖

栖也。《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是「亟」有

「數」訓。○注「年老歲月已往」○正義曰：陽虎於定八年

冬叛魯，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叛魯前，時孔子年亦近

五十，始衰，得稱老也。○注「以順辭免」○正義曰：皇疏

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

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

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孔

曰：「君子慎所習。」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

「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

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

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

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己矣。在

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

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

形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

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

《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

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①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

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

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

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

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

①「言」上，據《孟子字義疏證》脫「一」字。

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語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問：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善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即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縣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枯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

「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即「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

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性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啞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案：諸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皆不善，此有激之論，不爲典要。至世碩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多影響，故俱略之。《漢書·宣元六王傳》：「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消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由是言之，性不外乎耆欲，習即生於耆欲。善者能制其耆欲，而習

而爲善，不善者不能制其善欲，而習而爲不善。善惡殊途，所以云「相遠也」。○注「君子慎所習」○正義曰：《後漢書·班彪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缺。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是以聖人慎所與居，而戒慎所習。』」即此注之義。《漢書·刑法志》：「風俗移人，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亦謂人習於俗也。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注】孔曰：「上知不可使爲惡，下愚不可使爲賢。」正義曰：

阮氏元《論性篇》：「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者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即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尚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哲」與「愚」相對，哲即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①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又案：韓文公《原性》篇謂「孔

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今案：阮說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禹與之爲善則行，鮌、讎、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干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此文略本賈誼《新書·連語》篇，以上智爲善，下愚爲惡。《論衡·論性》篇亦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是以上智、下愚爲善惡之分，又以上章及此章爲三品，漢人早有此說，而文公因之。然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孟子已辭而闕之，而斷爲性善，則知三品之言非矣。夫子言「生而知之」爲上，即此「上智」；「困而學之」爲又次，困即是愚，而爲又次，無不可移也。至「困而不學」，乃云「民斯爲下」，下即此所云「下愚」。

①「既」，據《尚書·召誥》及上文當作「其」。

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案：如程說，是愚亦可爲善，則愚非惡矣。如戴說，即下愚亦可移。蓋均本孟子「性善」之旨，以發明夫子言外之意。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注】孔曰：「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注】莞爾，小笑貌。

曰：「割雞焉用牛刀？」【注】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鄭注云：「武城，魯之下邑。」與前篇包注略同。《御覽》卷一百六十引此文注云：「武城，今在費縣。」此注不知爲誰。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謂亦鄭注。不知然否。「弦歌」者，《說文》：「弦，弓弦也。從弓，象絲軫之形。」曹憲《廣雅音》：「凡弓、弩、琴、瑟，弦皆從弓。」皇本此文作「絃」，是別體。《文王世子》：「春誦夏弦。」注：「弦謂以絲播《詩》。」《周官·小師》：「弦歌」，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依詠《詩》者，謂以琴瑟之弦依《詩》詠之也。《毛詩·子衿》傳：「古人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夫子於武城得聞之者，《樂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庠塾之教廢，故禮樂崩壞，《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乃始復庠塾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之聲也。「莞爾」，《釋文》作「莧」，華版反。本今作莞。《易·夬》九五：「莧陸夬夬。」虞翻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案：《說文》：「莧，讀若丸。」與「莧」字從艸從見，形最相似。「莧」訓山羊細角，羊有善義，故引申爲和睦之訓。《論語》正字作「莧」，段借作「莞」。《集解》云：「小笑貌」，與虞氏「莧陸」之

訓亦合。《釋文》所見本作「莧」，遂音「華版反」，非也。此說略本之劉氏毓崧，見其所著《通義堂集》。唐石經作「莞」，皇、邢本同。《列子·天瑞篇》：「老韭之爲莞也。」殷敬順《釋文》：「莞，一作莧。」亦二字混用不別。《廣雅·釋詁》：「莧，笑也。」疑「莞」字小變。唐貞觀《孔子廟碑》：「哂爾微笑。」此後出俗字。「割雞」謂分割肉節也。《爾雅·釋言》：「割，裂也。」《說文》：「雞，知時畜也。鷄，籀文雞從鳥。」「牛刀」，謂割牛刀也，不言「割」者，蒙上省文。○注「莞爾小笑貌」○正義曰：唐貞觀碑：「哂爾微笑。」「微」、「小」義同。《楚辭·漁父》云：「漁父莞爾而笑。」王逸注：「笑，離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注：「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正義曰：此戲言也。皇疏引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此深得夫子之意。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注】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注】孔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孔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正義曰：「君

子」者，謂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小人」者，謂凡庶民之子孫也。《尚書大傳》：「新穀已入，糧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樂記》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則學禮樂，自知相親、相敬之道，故愛人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民知事貴敬上之道，故易爲上所使也。」「戲」者，《爾雅·釋詁》：「戲，謔也。」《呂覽·重言》篇注：「戲，不誠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注】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注】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潛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皇本「弗」作「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不

狙」。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不，語詞。不狙，狙也。《論語》作「弗擾」，段借字也。古音「狙」與「擾」同。不狙字子洩，「洩」與「伏」通，皆貫習之義。」金履祥《通鑑前編》：「公山不狙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哲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案：金說是也。翟氏灝《考異》謂：「召，是季氏召。下文「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解，妄爲說之。「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其」與「豈」同，言不爲也。「東周」者，王城也。周自文王宅豐，武王宅鎬，及後伐紂有天下，遂都鎬，稱鎬京焉，天下謂之宗周。迨周公復營東都於郊，遂以東爲王城。幽王時，犬戎攻滅宗周，平王乃遷居東都，遂以東都爲東周，而稱鎬京爲西周也。《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狙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

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世家》之文，是孔子欲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此當出安國故也。《鹽鐵論·褒賢》篇：「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兼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夫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即此意。必據魯者，周道幽、厲傷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新以西周之治。新以西周，不得不紂東周，故此文亦言不爲東周也。鄭注此云：「東周，據時成周。」案：《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者，亦周公所營以處殷頑民，在王城之東。胡氏渭《禹貢錙指》謂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是也。王子朝之亂，敬王出居成周，當時遂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鄭云：「據時當指成周。」爲「當訓助。然考其時，王室已定，不致有爲東周之疑也。皇本「用」上有「復」字。○注「弗擾」至「孔子」○正義曰：《左定五年傳》：「季桓子行野，^①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又《八年傳》：「季寤、公

① 「野」上，據《左傳》脫「東」字。

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歆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譚，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竊意不狃斯時正爲費宰，而陰觀成敗於其際，故畔形未露。直至九年，始據邑以叛，然猶曰「張公室」也，久之而並與魯爲敵。故《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夫子命申句須、樂頤伐之而後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遂奔齊」。此則不狃畔魯之事，而非此之以費畔也。《史記·孔子世家》載以費叛召孔子在定九年，可補《左氏》之遺。趙氏翼《陔餘叢考》信《左傳》而反議《史記》，並疑《論語》，則過矣。若毛氏奇齡《稽求篇》據此注，謂陽虎囚季桓子，弗擾之畔即在其時，則爲定五年，與《世家》不合。且不狃初以仲梁懷不敬己，而欲陽虎逐之，虎遂並囚桓子。桓子先亦甚敬不狃，斯時似尚無讐，其畔季氏，乃八年以後事。《左傳》文甚明顯，不得牽混。○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正義曰：武氏億《經讀考異》：「近讀從『已』字絕句。案：孔曰云云，是當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今案：近讀義勝。○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正義曰：費在周東，故曰東方。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注】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正義曰：「任」謂任事也。《國語·晉語》：「箕鄭曰：『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即此義也。「惠」者，仁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趙氏佑《溫故錄》：「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此義亦通。○注「不見侮慢」○正義曰：鄭注云：「不致人侮慢之言。」即僞孔所本。皇疏引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注「應事疾則多成功」○正義曰：《說文》：「敏，疾也。」《管子·形勢》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是言治事當敏疾也。焦氏循《補疏》：「僖四年《公羊傳》注：『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徐彥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卅三年《左傳》

「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官·師氏》：「二曰敏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案焦從何義，亦通。

佛肸召，子欲往。【注】孔曰：「晉大夫趙簡

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注】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佛肸，皇本作『佛肸』，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佛肸』。『佛』、

「肸」三字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隸省。」《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是

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即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即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翟氏灝

《考異》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

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却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恒理答之。」

案：翟說太深，反失聖意。蓋聖人視斯人之徒，莫非吾與，

而思有以治之，故於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時天下失政久矣，諸侯畔天子，大夫畔諸侯，少加長，下凌上，相沿成習，恬不爲怪。若必欲棄之而不與易，則滔滔皆是，天下安得復治？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以無道之故而始欲仕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

非所謂竊國者乎？而何以異於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

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固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二語而已，而豈知夫子用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爲失哉？中牟者，邑名。王氏塗《四書地理考》：「洪氏亮吉曰：『《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

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

即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

都邯鄲，是中牟又在邯鄲之東矣。《戰國策》：「昔者趙氏

襲衛，魏主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肸爲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則中牟在湯陰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傳》：「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駰《集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即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人晉必由之道。若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於經傳。班固《地理志》于「河南郡中牟縣」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

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漯水」，則又未知何據也。」塗案：《定九年》：「衛侯將如五氏，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蓋衛侯自今開州至邯鄲，而路由湯陰。是時中牟屬晉，至《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則中牟屬衛矣，豈因佛肸之叛，地入于衛與？若臣瓚之說，引作「溫水」，或引作「漯水」，疑當爲「湯水」之譌也。」案：洪說甚核。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莊氏述祖《別記》略同。「如之何」者，之者，是也，謂佛肸也。言佛肸已畔，已雖往，如彼不善何也？○注「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正義曰：佛肸是范、中行邑宰，見《孔子世家》。此當出安國舊義。今此孔注以爲趙簡子邑宰，與彼文不合，其僞顯然。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

①「主」，據《戰國策》當作「王」。

食之物繫滯一處。正義曰：「不曰堅乎」句上，皇本有「曰」字。「緇」，《史·世家》作「淄」。《新語·道基》篇、《論衡·問孔》篇、《文選·座右銘》注亦作「淄」。阮氏元《校勘記》：「淄」、「緇」古字通。《後漢·后妃紀》：「恩隆好合，遂忘淄蠶。」以「淄」爲「緇」。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鄰，涅而不緇」者，「摩」與「磨」同，「鄰」當「磷」之段借。《校勘記》及翟氏灝《考異》、桂氏馥《群經義證》、①馮氏登府《異文考證》引漢《費鳳別碑》：「涅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穢。」據《史記·屈賈列傳》有云：「礪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與三碑略同，皆是「涅而不緇」異文。《書·洪範》疏引《荀子》：「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涅」作「泥」，是「涅」、「泥」二字通用之證。鄭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此非經旨。○注「磷薄也涅可以染皂」○正義曰：《廣雅·釋詁》：「磷，溲也。」王氏念孫《疏證》：「《考工記·鮑人》：『雖敝不羶。』鄭注云：『羶，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磷」、「羶」、「鄰」並通。」「溲」，經傳皆通作「薄」。《方言》：「涅，化也。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涅。」《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是涅乃黑土，用以染

物，故《方言》以「涅」訓「化」。《漢書·敘傳》引此文，顏注：「涅，汚泥丸，●可以染皂。」以汚泥當黑土，辭之誤也。焦氏循《補疏》：「孔謂『可以染皂』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真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于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即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涅。」硯即涅也，其可以染皂，蓋指今之皂礬。○注「匏瓠」至「一處」○正義曰：《詩·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說文》：「匏，瓠也。」一物二名。言「匏瓜」者，匏亦瓜類也。《詩》傳又云：「瓠葉苦，不可食也。」陸璣《詩疏》謂：「匏葉先甘後苦。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瓠有甘苦二種，瓠甘者，葉亦甘，瓠苦者，葉亦苦。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謂瓠之甘者，次年或變爲苦。以陸氏先甘後苦之說爲非。如王之言，是此云『不可食』者，謂匏瓜之苦者也。《魯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云『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是也。匏瓜以不食得

①「桂氏馥」，當爲「武氏億」之誤。

②「丸」，據《漢書》注當作「也」。

繫滯一處。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可食。」空懸即謂懸繫也。韋昭解《魯語》「共濟」，謂「佩匏可以渡水」，自是釋彼文宜然。或遂援以解《論語》，謂「繫」即繫以渡水，則已有用於人，於取譬之旨不合矣。皇疏又載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黃震《日鈔》云：「臨川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引《論語》，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今案：匏瓜星名，見《史記·天官書》。此義亦通。「吾自食物」者，言吾當如可食之物，與匏瓜異也。「當東西南北」者，言人當志在四方也。《檀弓》引夫子云：「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注】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注】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蕩；【注】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注】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注】孔曰：「狂，妄抵觸人。」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廣雅·釋詁》：「蔽，障也。」《荀子·解蔽》注：「蔽，言不能通明，滯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彊，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者廣大，昔者闇昧而今者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案：六言皆心知之善，而不好學皆有所蔽。故《荀子·勸學》云「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即謂學能祛蔽也。管氏同《紀聞》：「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爲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輕信爲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案：前篇云「直而無禮則絞」，下章云「君子有勇而無

義爲亂」，與此言好直、好勇之蔽同，蓋禮義皆須學以成也。皇本「由」下無「也」字。「居」上有「曰」字。○注「子路起對故使還坐」○正義曰：凡尊長問己，已將答之，皆起離席以申敬也。對畢就坐。若未畢，尊長命之坐，則坐。○注「仁者」至「適守」○正義曰：仁者不好學，則不知裁度，或至愛無差等也。知者不好學，多妄自用，不能據德依仁，故無所適守。○注「狂妄抵觸人」○正義曰：《說文》：「抵，側擊也。」觸，抵也。「抵」與「抵」同。剛者性獷直，其言行多抵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

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注】孔曰：

「興，引譬連類。」可以觀，【注】鄭曰：「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群，【注】孔曰：「群居相切磋。」可以怨。

【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注】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正義曰：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詩》故而不切，其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詩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

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情性，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怨，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失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案：

焦說甚通。《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爾雅》於鳥獸草木，皆專篇釋之，而《神農本草》亦詳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矣。○注「興引譬連類」○正義曰：《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案：先鄭解「比」、「興」就物言，後鄭就事言，互相足也。「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毛詩》傳言興百十有六，而不及賦、比，亦此意也。此注言

「引譬」者，謂譬喻於物也。《學記》云：「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注：「博依，廣譬喻也。」即此「引譬」之義也。言「連類」者，意中兼有賦、比也。○注「觀風俗之盛衰」○正義曰：謂學《詩》可論世也。《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世治亂不同，音亦隨異，故學《詩》可以觀風俗而知其盛衰。若吳季札觀樂，最著也。○注「群居相切磋」○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以群居相切磋。」○注「怨刺上政」○正義曰：鄭注云：「怨，謂刺上政。」此僞孔所本。《廣雅·釋詁》：「譏諫，怨也。」「諫」、「刺」同。凡君親有過，諫之不能從，不能無怨，孟子所謂「親親之義」也。然必知比、興之道，引譬連類而不傷於徑直，故言易人而過可改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正義曰：皇本「召」作「邵」。《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邾所得南國之詩也。不主

一國，故總繫焉。「二南」之時，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當時鄉樂未廢，故夫子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循行之，故稱「爲」也。竊又意「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

注「周南」至「而立」○正義曰：「二南」亦是《國風》，以列在前，故言「《國風》之始」。「淑女」謂大姒，「君子」謂文王也。《關雎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注言此者，見「二南」多言德化之所及，其致治之本則在《關雎》，故舉「淑女配君子」以爲言也。「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後漢·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毛詩·關雎》傳亦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是夫婦爲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①「向牆而

①「教」，據上文當作「化」。

立者，訓「正」爲「向」，與「正南面」之「正」同。向牆面而立，言不可行也。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漢·匡衡傳》謂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並此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正義曰：《說文》：「鐘，樂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白虎通·五行篇》：「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皇本「鐘」作「鍾」。「鍾」者，酒器。經傳二文多通用。《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是言禮不重玉帛也。」《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案：

此謂敬爲禮本，和爲樂本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亦與此章義相發。皇疏引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注「玉圭」至「治民」○正義曰：《周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類聘。」①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璧琮以享，皆瑞玉也。注偏舉圭璋，故云「屬」以兼之。《說文》：「帛，繒也。」鄭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聘禮》：「釋幣制玄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二，纁居一。」《朝貢禮》云：「制丈八尺。」疏云：「制，謂舒之長短。」《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胡氏培壘《正義》謂《雜記》是言昏禮納徵，束帛用二丈，取成數，其他禮幣皆以一丈八尺爲節也。案：帛亦言「屬」者，據《聘禮》，束帛之外，又有錦紡，鄭此

①「類」，據《周禮》當作「親」。

注意兼有之也。《孝經·廣要道章》：「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鄭所本。○注「樂之」至「而已」○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亦馬所本。鄭注云：「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與馬略同。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說苑·修文》篇：「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曾子曰：『外厲者必內折。』」內折與內荏同義。《釋文》：「穿踰，本又作窬。」此誤依孔義改經文作「踰」，陸所見本已然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儒行》『簞門圭竇』，鄭注：『圭竇，門旁竇也，穿牆爲之。』《釋文》：『圭竇』，《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三蒼解詁》云：『門旁小竇也。』此則鄭本作「竇」，陸本作「窬」。玉篇引《禮記》及《左傳》並作「圭竇」，今《左傳》亦作「圭竇」，是知「窬」與「竇」通。《說文》：「竇，空也。」「窬」下曰：「一曰空中也。」窬是穿木戶，亦取空中之義。故凡物之取於空中者，皆得爲窬。《淮南·汜論訓》：「古者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高誘曰：「窬，空也」，是也。

「窬」與「瘡」同，孟康《漢書》注曰：「東南謂鑿木空中如曹曰瘡」，是也。此「穿窬」猶言穿戶，與「踰牆」之「踰」不同。《孟子》「穿窬」亦此解。謹案：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此在軍律尤嚴也。○注「荏柔也」○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應劭注：「荏，屈撓也。《詩·巧言》：『荏染柔木。』毛傳：『荏染，柔意也。』《說文》：『桀，弱貌。』「桀」與「荏」同。《廣雅·釋詁》：「桀，弱也。」○注「穿穿壁窬窬牆」○正義曰：《說文》：「穿，通也。從牙在穴中。」壁即牆也。云「窬，窬牆」者，謂「窬」即「踰」之段借。孔注本亦是「窬」字，不作「踰」也。或謂僞孔亦解「窬」爲空，則與穿壁義複，孔意不如是。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正義曰：《孟子·盡心》篇云：孟子答萬章問，引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此孟子述所聞語較詳。「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闖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此孟子言鄉原異於狂獧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趙岐注：「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是趙訓「原」爲善。前篇「侗而不愿」，鄭注：「愿，善也。」「原」與「愿」同。《中論·考偽》篇：「鄉愿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字直作「愿」，與趙訓同矣。一鄉皆稱善，而其忠信廉潔皆是假託，故足以亂德，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子貢問鄉人皆好，夫子以爲未可，亦是恐如鄉原者在其中也。○注「所至」至「德也」○正義曰：注前讀「鄉」如字，後讀「鄉」與「向」同。其解「原」字，並謂原人之情，與《孟子》不合，蓋未然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

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此爲闡於大道，不知審擇者戒也。《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楊倞注：「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注「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正義曰：皇疏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爲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乃即爲人傳說，①必多謬妄，所以爲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案：注「傳而說之」，即「言說」之「說」。《釋文》於「塗說」無音，於注「說之」音悅，此不可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注】

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注】患得之，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釋文》：「與哉，本或作無哉。」得之，「失之」之者，是也，謂祿位也。鄙夫患不得祿位，則有夤緣干進之術。既得而又患失，則

①「乃」，皇疏作「仍」。

益思固其祿位，而不敢正言直諫，以取媚人主，招權納賄，以深病民。《漢書·朱雲傳》：「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又《後漢·李法傳》：「法上疏諫：『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人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以己無患失之心，遂上疏諫，致罷免耳。是與鄙夫異也。若然，《禮·雜記》云『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與鄙夫所患同者。君子恥不稱其位而失之，與鄙夫思固其位之志殊也。先伯父五河君《經義說略》曰：『自『色厲而內荏』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略相同。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蓋貌爲有德則色厲，而陰實小人故內荏，貌爲好學則道聽，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欺世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注「言不可與事君」○正義曰：注以「與」爲我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解此文云：「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注「患得

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爲「不得」，猶《尚書》以「可」爲「不可」。焦氏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即不如也，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云：『楚俗語。』孔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今案：《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又毛氏奇齡《贖言》引《家語》：「患弗得之。」皆以訓詁增成其義。韓愈《王承福傳》：「其賢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亦此意。沈作喆《寓簡》據《王承福傳》，謂古本必如是，此未達古人立文之法。○注「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正義曰：《鹽鐵論·語排》篇：「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聽從者無所匡正，但知保其祿位，故必至邪媚無所不爲也。《後漢·李法傳》注引此注，「邪媚」上多「諂佞」二字。

❶「語排」，據《鹽鐵論》當作「論排」。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

也。【注】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

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

蕩；【注】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注】

馬曰：「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注】孔曰：「惡

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

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鄭注

云：「《魯》讀廉為貶，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貶，自

貶損也。《釋名》云：「廉，自檢斂也。」「貶」、「廉」義同。」

案：陳說固是，然「廉」字義勝，故鄭從《古》。宋氏翔鳳《發

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

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為古之疾也。

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

古但為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

所為明禮樂以救之與？」○注「肆極意敢言」○正義曰：

《孟子·盡心下》言狂者，云：「其志嚻嚻然，曰：『古之人，

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岐注：「嚻嚻，志

此注所云「極意敢言」也。○注「蕩無所據」○正義曰：

「據」，即「據於德」之「據」。無所據，則自放禮法之外，若原

壤者也。○注「有廉隅」○正義曰：《說文》：「廉，仄也。」

「仄」與「側」同。《漢書·賈誼傳》：「廉遠地則堂高。」注：

「廉，側隅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剌。」注：「廉，稜

也。」義俱相近。○注「惡理多怒」○正義曰：注以「惡理」

訓「戾」，「多怒」訓「忿」。《說文》：「戾，曲也。」《字林》：

「戾，乖戾也。」乖戾則多違理，故注云「惡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注】孔曰：「朱，正

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

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

其奪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注】孔曰：

「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

正義曰：皇本「者」作「也」。《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

言：「惡莠，恐其亂苗也；要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

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

原，恐其亂德也。」較此文為詳，而總之云「惡似而非者」。

①「要」，據《孟子》當作「惡」。

趙岐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注「朱正」至「正色」○正義曰：《說文》云：「朱，赤心木。」趙岐《孟子》注亦云「朱，赤也。」《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人謂之緇，再人謂之纁，三人謂之纁，朱則四人與？」朱爲正色者，《考工記》：畫纁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赤是朱，居南方之正，故爲正色也。紫爲間色者，《鄉黨》皇疏引穎子嚴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間也。」《釋名·釋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是紫爲間色，以黑加赤，稍有赤，故與朱亂也。云「間色之好者」，以時尚紫，知色好也。《困學紀聞》：「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皆周衰之制也。江氏永《鄉黨圖考》又引「渾良夫紫衣，僭君服」，是當時好服紫矣。夫子以紫奪朱惡之，非謂其間色也，若他間色紅綠碧緇之類，皆得用之。○注「利口」至「國家」○正義曰：鄭注云：「疾時利口，多言少實也。」此僞孔所襲。「多言少實」，是其言不由中，但務爲說媚而已。《中論·覈辨》篇：「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諛諛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

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子曰：「子欲無言。」【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案：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弟子之悟也。《詩·日月》：「報我不述。」毛傳：「述，循也。」言弟子無所遵行也。鄭注云：「《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鄭以四時行、百物生皆說天，不當作「夫」，故定從《古》。翟氏灝《考異》謂兩句宜有別，上句從《魯》論爲勝，誤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

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為興藏也。《詩·文王》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者，事也。天不言而事成，故無聲無臭也。《禮·哀公問》篇：「孔子云：『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案：聖人法天，故《大易》咸取為象，夫子《易傳》特發明之，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則，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儀之而可得，固不必諄諄然有話言矣。○注「言之為益少」○正義曰：夫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故恐徒言之則為益少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正義曰：《釋

文》：「孺，字亦作孺。」此俗體。《禮·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尚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注。《御覽》四百二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非君子之行也。』」注云：「中間，謂介紹也。」《禮·少儀》云：「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是也。鄭注又云：「將命，傳辭者。」此指主人之介，傳主人辭者也。「戶」，室戶也。古人燕居在室中，即見賓亦然。「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皇本「辭」下有「之」字。○注「為其至思之」○正義曰：「不知己」，邢本脫「知」字，「己」誤「已」，此從皇本補正。將命者悟，知其非疾，必亦告之孺悲，令孺悲自思其失禮而改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注】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槁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正義曰：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替而小祥，又替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胡氏培輩《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間隔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非也。」案：二十五月之說，見《禮·三年問》及《公羊閔二年傳》。或彼文止據大祥爲再期，未數禫月也。梁氏玉繩《誓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云：「禘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

云：「議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論語》「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啟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己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案：《詩·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檜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又《公羊哀五年經》：「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是三年之喪，當時久不行。故滕文公問孟子：「定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且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魯先君，則文公以來之謂也。然《檀弓》言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宰我親聞聖教，又善爲說辭，故舉時人欲定親喪爲期之意，以待斥於夫子。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非爲居喪者言。而當時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諱隱也。「期已久矣」，「期」讀如「其」。《釋文》云：「期，音基，下同。一本作其。」一本是也。「其已久矣」，謂三年太久。《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下文「期可已矣」，方讀如基，與「期已久矣」之「期」，文同義異。盧氏文弼《考證》反疑「其」爲「替」之誤，非也。《說文》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沒」，盡也。鄭注

云：「升，成也。」言舊穀已盡，新穀已成，明期是周歲，天道將復始也。「燧」者，《左文十年傳》：「命夙駕載燧。」杜注：「燧，取火者。」《禮·內則》事佩有「木燧」、「金燧」。鄭注：「木燧，鑽火也。金燧，可取火於日。」《考工記·輅人》：「鑿燧之齊。」鄭注：「鑿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此即金燧之制，與木燧名同。《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以為名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鑽燧之法，書傳不載。揭子宣《璇璣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為鑽，柳剛取心方尺為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竇，薄煤成火矣。此即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今案：揭說頗近理。若然，則「春取榆柳」者，正用兩木，一為鑽，一為燧也。其棗杏桑柘，意亦然矣。」徐氏頌《改火解》：「改火之典，昉於上古，行於三代，迄於漢，廢於魏，晉以後，復於隋而仍廢。《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為火。」故曰昉於上古也。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燧行火之政令，故曰行於三代也。漢武帝時，別置火令，丞，^①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於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雒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非見紂於魏、晉後乎？隋文從劭請而復之，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

視為具文而已，故曰復於隋而仍廢者也。」案：《周官·司燧》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管子·禁藏》篇：「鑽燧易火，所以去茲毒也。」蓋四時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須改火以去茲毒，即是以救疾也。○注「周書」至「火也」○正義曰：《周書·月令》篇今亡。《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諸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禮·司燧》疏引鄭此注「《周書》曰」云云，與馬注同。●漢人皆見《周書》，則《隋書·經籍志》繫之《汲冢》，謂與《竹書》並出晉世，誤也。先鄭《司燧》注引《鄴子》同，亦本《周書》。「榆、柳、棗、杏、桑、柘、檟、槐、檀」，皆木名。《說文》：「柘，桑也。」疑柘是桑之屬。又《說文》「檟」下云：「檟，木出發鳩山。」而《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則「檟」、「柘」通也。此木今不知所指。鄭《詩》箋云：「柘，櫟也。」櫟，今之阜斗。陸璣引《三蒼》：「械，即柘也。」《爾雅·釋木》：「械，白桤。」郭注以為小木叢生。二說各

①「別置」，孫校乙為「置別」。

②「周禮」至「馬注同」，孫校：「《司燧》疏但云《論語》注，疑即指馬注云云之言。殆未檢孔疏而為輯本所誤。」

異。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木不出火，惟櫟爲然。」則以「柞」爲「械」，近之矣。《說文》：「櫟，柔木也。工官以爲奭輪。」郭注《中山經》又云：「櫟，剛木也。中車材。」段氏玉裁《說文》注謂此木堅韌，故剛柔異稱而同實。是也。皇疏云：「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櫟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櫟也。槐櫟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櫟也。」案《淮南·時則訓》：「春爨其燧火，夏秋爨柞燧火，冬爨松燧火。」此與《周書》不同。又《天文訓》云：

「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土先於金，金先於火。周氏柄中以董子《繁露》證之，木令後當次火，火令後當次土，今文錯誤。其說甚確。《管子·幼官》篇又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蟲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蟲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周氏柄中云：「《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蟲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爨』，其

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蟲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爨」。夏改秋火，秋，其蟲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爨」。秋改冬火，其蟲介，故曰「秋以介蟲之火爨」。《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注】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注】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注】孔曰：

「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注】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正義曰：《說文》：「稻，稌也。」別二名。北方以稻爲穀之貴者，故居喪不食之也。《儀禮·喪服傳》言：「居喪既虞，食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練者，小祥之祭。鄭彼注云：「疏，猶麤

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疏食者，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稷，然豐年亦得食黍。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于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詩·碩人》箋：「錦，文衣也。《終南》傳：「錦衣，采色也。」錦是有文采之衣，謂凡朝祭服以帛爲之者也。《檜詩》「刺不能三年」，而云「庶見素冠素衣」，素冠，練冠也。《禮·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緣。」《問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練緣，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陳氏奐《毛詩疏》：「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小祥之麻衣配練冠。」是未終喪皆服麻衣，無采飾，則不得衣錦可知。皇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汝安則爲之」句上有「曰」字。《說文》：「甘，美也。」《詩》多言「旨酒」，此文「食旨」，兼凡飲食言之。《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謂大祥也。《問傳》云：「期而大祥，有醯醬。」有醯醬者，明始得食肉也。又云：「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則自小祥後，但得食菜果，飯素食，而醴

醬食肉必待至大祥之後，飲醴酒必待至禫之後，則小祥後不得食旨明矣。《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檀弓》云：「祥之日，鼓素琴。」則自大祥之前，不與於樂，故《曲禮》云「居喪不言樂」是也。「居處」，謂居常時之處也。《問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芊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喪服傳》言「既虞寢有席」，與《問傳》言「寢有席」在小祥之後稍異。又《喪服傳》言：「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所謂堊室也。」則鄭以《喪服傳》與《問傳》合也。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既祥動室，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寢在禫後，與《問傳》在大祥後又稍異。以理衡之，當以《大記》爲備也。《禮·問喪》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不仁」者，言不愛父母是不仁也。故又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無有也。《大戴禮·盛德》篇：「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

①「檀弓」，據《禮記》當作「喪服四制」。

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即此義也。漢石經「於其父母」下無「乎」字，當誤脫。○注「旨美也」○正義曰：《說文》同。○注「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正義曰：《說文》：「懷，挾也。」「裹，裹也。」今字作「懷」作「抱」，皆段借字。《蓼莪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注「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三年問》引《論語》此文，「通喪」作「達喪」。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此孔所本。《禮·中庸》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義曰：《詩·蓼莪》文。注引此者，見三年之喪，亦是思報德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注】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正義曰：《孟子·告子》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者，思理義也。無所用心，則於理義皆不知思，其不說學可知。「難」者，言難以成德也。《孟子·告子》篇：「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是博弈皆用心也。「賢」者，勝也。「已」者，止也。博弈之人，知用其心，若作

他事，當亦用心，故視無所用心者爲勝也。《荀子·脩身篇》：「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即無所用心之人也。「博」者，《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方言》：「博，謂之蔽，或謂之箇。秦、晉之間謂之博，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博毒，或謂之宛專，或謂之匿璇，或謂之棊。」「博」與「博」同。《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注：「六貳之博，即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弈」者，《說文》云：「弈，圍棋也。」《文選·博弈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焦氏循《孟子正義》：「博蓋即今之雙陸，弈爲圍棊。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棊，以其同行於棊，皆謂之棊。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棊俗謂之鎚，尚可考見

其狀，故有箭筈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蓋弈但行碁，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弈益遠矣。」○注「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正義曰：不用心，則無所據依以樂善，既不樂善，則自生淫欲。《魯語》敬姜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正義曰：「尚」、「上」義同，故二文並用。

「義以爲上」者，言以義勇爲上也。《禮·聘義》云：「有行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又《荀子·榮辱篇》：「爲事利，爭

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忤忤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注】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注】馬曰：「窒，窒塞也。」正義曰：皇本「子貢」下有「問」字。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案：「亦是承上之辭，此句上無所承，自不當有「亦」字。陳氏鱣《古訓》曰：「子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句法同。」又漢石經「惡居下而訕上者」，無「流」字。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無「流」字。陳氏鱣《古訓》云：「《四輩經》、《比丘尼經》音義引亦無「流」字。」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云：「《白六帖》兩引，俱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並無「流」字，今經文有「流」字，後人據誤本加也。《少儀》疏引此文，雖有「流」字，亦後人所增。蔡邕《楊賜碑》：

「惟我下流，二三小臣。」此自稱，爲謙辭，非本《論語》此文。鄭注云：「《魯》讀『室』爲『室』，今從《古》。」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說文》：『室，實也。』《集韻》：『室，實也。』義本通，古二字亦相假。《周卯敦銘》：『孚乎家室。』《韓勅碑》：『廡城庫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室』，皆其證也。馬氏應潮曰：『室有室義。』《太玄經》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虞翻注：『室，室也。』案：「室」、「室」音義俱近，故《魯論》作「室」。鄭以「室」義較顯，故從《古》。○注「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正義曰：君子隱惡揚善，故稱說人惡爲君子惡也。○注「訕謗毀」○正義曰：《說文》：「訕，謗也。」《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訕，誹毀也。」《禮·少儀》云：「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孔疏謂道說君之過惡。○注「室室塞也」○正義曰：注當云「室，實也」，衍一「室」字。《說文》：「室，塞也。」「塞，隔也。」戴氏望注云：「不通怨道，室塞於事。」《廣雅·釋詁》：「怪，很也。」王氏念孫《疏證》：「《玉篇》：『怪，惡性也。』《論語》：『惡果敢而窒者。』「室」與「怪」通，言很戾也。馬融訓「室」爲塞，失之。下文云「怪，惡也」，義與「怪」相近。」案：王說亦備一義。其斥馬注爲失，誤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注】

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注】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曰賜也亦有惡乎」，皇本「乎」作「也」，以此語屬子貢。邢疏同。《文選·西征賦》注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尤可證。《釋文》：「徼，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中論》此文，誤以此節爲夫子語。「毀訾以爲辨」，即「訐以爲直」之義。「絞急」與鄭本作「絞」字同。阮氏元《校勘記》曰：「敷聲、交聲，古音同部，故得通借。」案：《左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彼交」作「匪徼」，亦「交」、「敷」二聲旁通之證。「絞急」者，謂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爲知也。《中論》此文，可補鄭義。馮氏登府《異文考證》：「《禮記·隱義》云：『齊以相絞訐爲掉聲，《論語》言「絞以爲知」，又云「訐以爲直」。』「絞」、「訐」連文，正齊、魯之方言。鄭氏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故於《齊》、《古》、《魯》參校之時，不從《古》而從《魯》也。」案：鄭作「絞」，不知何論。必如《隱義》之說，亦是《齊論》，而馮君以爲從《魯》，殊屬臆測。「惡不遜以爲勇」者，言本無勇，段不遜以爲勇也。《荀子·脩身篇》：「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

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即此文之意。○注「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正義曰：《說文》：「微，循也。」「循，順行也。」《漢書》言「中尉微循京師」，引申爲凡遮取之義，故注訓抄。《說文》：「鈔，又取也。」無「抄」字。《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書》「抄，掠也」，又引《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音義》又云：「古文「抄」、「剿」二形。」案：《曲禮》：「毋剿說。」注：「剿，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與此注意同。○注「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曰：《釋文》引《說文》云：「訐，面相斥。」是訐爲攻發也。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爲己直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

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爲有家國者戒也。

「養」猶待也。《左傳二十四年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杜注：「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即此「難養」之意。《易·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傳》：「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即「不孫」之象。故初九云：「閑有家」，言當教之於始也。六二云「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婦人惟酒食之議，故能順以巽也。《師》上六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即此篇上章所指「鄉原」、「鄙夫」

之屬。皇本「怨」上有「有」字。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注】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正義曰：漢石經：「年卅見惡焉。」「卅」从兩廿，即「四十」字之併。漢碑多如此作。○注「年」在「至」善行」○正義曰：皇疏云：「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在不惑之時，猶爲衆人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案：《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孔氏廣森《補注》：「勉」，當爲「免」，言不足責。」並言人年至壯老，無所成德，議論之也。

合肥蒯光藻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一

恭冕述

微子第十八 集解

凡十四章正義曰：此篇實止十一章，疑

「四」爲「一」誤。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注】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注】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

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還仕王朝爲卿士。至此諫紂，俱不聽，微子乃去其位，行遜於外，箕子以佯狂去位，爲紂奴也。《史記·宋微子世

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舊時說者謂「微子去之」，是去殷如周，與載籍無一合者，抑亦妄矣。朱氏彬《經傳考證》：「此章止敘比干之諫，一似微、箕兩賢初無一言之悟主者，不知非也。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蟬聯而下，使人不覺耳。」《宋世家》曰：「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隗，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于是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出，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又曰：「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注「微箕」至「見殺」○正義曰：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

也。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西北去朝歌，尚在圻內。」《寰宇記》云：「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聊城爲附郭首邑，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壽張是也。閻氏若璩《釋地》謂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此據《明一統志》，不足信也。《左僖三十三年經》：「晉人敗狄于箕。」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氏《釋地》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彙纂》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是榆社縣西，亦一邑兩載，皆在圻內，但未知孰是。又《左傳》：「秦人我河曲，^①焚我箕、郛。」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謂今山西隰州蒲縣東北有箕城，當即其地。然去朝歌甚遠，必非箕子所封邑也。比干未有封國，孟子稱「王子比干」，疑比干即其名或字也。《路史》謂唐之比陽有比水，即比干國。其說不知何本。考比陽於《漢·地志》屬南陽郡，非在圻內。《路史》誤也。《白虎通·爵》篇：「子者，孽也，孽孽無已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此得有子者，鄭君《王制》注「異畿內，謂之子」是也。微子名啟，箕子名

無考。《莊子·大宗師》：「若孤不偕，^②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胥餘並承箕子之下，則彪說亦可信也。《左定九年傳》：「^③陽虎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庶兄者，謂微子生時其母未爲后，則微子是帝乙庶子，即是紂之庶兄，此馬注意亦然也。《孟子·告子》篇：「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又以微、比皆紂諸父，說比干者無異辭，而微子爲諸父，則止《孟子》一言。翟氏灝《考異》引陸象山說，從《孟子》，則以箕子稱微子曰王子，與比干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姚氏鼐《經說》：「《牧誓》言『播棄王父母弟不迪』，苟有庶兄，播棄不

①「曲」，據《左傳》當作「縣」。

②「孤」，據《莊子》當作「狐」。

③「定」，據《左傳》當作「哀」。

迪，其罪不甚于王父母弟乎？而武王乃不言之乎？吾是以知惟《孟子》之言信也。」《宋世家》又云：「箕子者，紂親戚也。」不言爲何行輩。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而王肅以爲紂諸父，與馬此注同。高誘注《淮南·主術》爲紂庶兄，而注《呂氏春秋·必已》《離謂》《過理》等篇，皆爲紂諸父。傳聞各異，未知孰是。《殷本紀》云：「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此《紀》先敘微子，次比干、箕子，馬此注本之，遂以微子爲早去也。《宋世家》云：「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乃直言諫紂。紂怒，乃遂殺王子比干。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又先箕子，次比干，次微子，與《殷紀》敘述不同。《韓詩外傳》：「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紂囚殺之。」又云：「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而去。」此傳先比干，次箕子，與《殷紀》同，與《宋世家》異，而不言微子去之在何時。竊以微子事當從《宋世家》，以宋人

所載，必得實也。若箕、比先後，宜闕疑焉。「佯狂」者，佯，僞也。《廣雅·釋詁》：「狂，癡也。」《後漢·陳忠傳》注：「狂易，謂狂而易性也。」爲奴者，《周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此據漢法以況爲盜賊之罰，其實凡有罪皆得輸入，故《甘誓》言「奴戮汝」也。箕子是有爵，雖有罪，不得爲奴，故必佯狂而後得以没人。先鄭《司厲》注云：「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是也。《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注云：「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爲奴，或見殺。」《詩·邶·柏舟》疏引鄭注又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案：《白虎通·五行》篇：「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何休《公羊》莊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也。」是同姓之臣無去理。然微子實處不得不去之勢，故鄭君復言「同姓有去理」，以明之也。○注「仁者」至「寧民」○正義曰：「憂亂」者，憂君亂也。憂亂寧民，皆是愛人，故爲仁也。《中論·智行》篇：「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

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案：微子之去，在箕、比事後，彼見二子及己，諫已不行，故聽太師、少師之勸，然後去也。以智許之，必非微子所願，而比干以忠愛受奇禍，復從而奪之，亦太近刻。然則夫子之次三子，或如胡炳文《四書通》謂先易者，後難者也。以爲上下之次，殆未然矣。皇本此注作「馬曰」。

柳下惠爲士師，【注】孔曰：「士師，典獄之

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注】孔曰：

「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正義曰：鄭注云：「黜，

退也。」案：《說文》：「黜，貶下也。」三黜仍爲此官，故先言

「爲士師」，明非改官也。柳下被黜不去，即是降志辱身之

事，然不爲枉道，故孟子稱爲「聖之和」，又言「不以三公易

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

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

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

耳。」與此文略同。○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鄭亦

有此注，孔所襲也。《周官》：「士師，下大夫四人。」鄭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官王朝得有下大夫，若侯國，不過以中下士爲之，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

以季、孟之閒待之。」【注】孔曰：「魯三卿，季氏

爲上卿，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

閒。」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注】

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待孔

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謂商所以安止之也。

《世家》云：「魯昭公奔於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

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

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以尼谿田

封孔子。晏嬰進云云。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

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

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

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

四十二歲之前。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雖沮之，而公

①「殺」，據《戰國策》當作「閒」。

猶欲待之以季、孟之間。是公意猶未忘也。邢疏云：「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將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案：《左氏傳》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二文皆言季、孟。全氏祖望《問答》謂：「以權勢稱之，故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其說甚確。若然，則康公所言叔孫位不若孟者，亦是明其權重，假位說之，非其實也。此文「季、孟之間」，專是言位。周氏炳中《典故辨正》謂：「季、孟之間，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可。」周氏之言，尤洽經旨。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注「魯三」至「之間」○正義曰：昭四年《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此注謂「孟不用事」，誤。○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正義曰：《世家》晏嬰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是晏嬰以聖道難成，故景公聞而止尼谿之封，其後以「吾老不能用」辭孔子，亦由晏嬰前言惑沮之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公之生當在成十七八年，計其即位時，已二十七八歲。至孔子因魯亂適齊，則在景公三十一年後。故閻氏若璩《釋地》謂：「孔子在齊，爲景公三十三年，時年已六十，故稱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注】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正義曰：《釋文》：「歸，如字，鄭作饋。」案：《後漢·蔡邕傳》注、《文選·鄒陽上書》注並引作「饋」，用鄭本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按《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

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注「桓子」至「三日」○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騶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騶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此僞孔所本。《韓非·內儲說》言：「齊景公以女樂六遺哀公。」此紀事之誤。又言：「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謂孔

子諫女樂，深合事情，足補《世家》之闕。案：《孟子》言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世家》亦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其任，孔子甚專。至將死，命康子必反孔子，此不得謂不知孔子矣。乃受齊女樂，甘墮齊人術中，而迫孔子以不得不行，此當別有隱情。或即惑於公伯繚之愬，以夫子爲彊公弱私，不利於己，故孔子於女樂之受，雖諫亦不聽也。《世家》言「孔子去魯適衛」，而《韓非》及《檀弓》皆言「適楚」，亦傳聞各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注】孔曰：「接輿，

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

鳳兮！何德之衰！」【注】孔曰：「比孔子於鳳

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

從政者殆而。」【注】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

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者，

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注】包曰：「下，下車。」正義曰：《莊子·人間世》云：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當似接輿歌原文，《論語》節引之耳。「衰」、「追」、「已」、「殆」皆韻。戴氏望《論語注》據《莊子》解此文云：「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已往不可以禮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案：戴說是也。《孔子世家》載子西說，云：「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是子西以夫子得志不利於楚，故疑之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畫地」即指封書社之事，明以此見殆，則「殆」訓疑，至確也。「何德之衰」，此據邢本，與《世家》同。漢石經作「何

而德之衰也」，與《莊子》合。「如」、「而」古字通。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作「何德之衰也」。又「諫」下、「追」下漢石經及皇本、高麗本並有「也」字。鄭注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陳氏鱣《古訓》曰：「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此或得《魯》義。鄭所以必從《古》者，正據《世家》作「已而已而」，又《莊子》亦云「已乎已乎」，知古本爲近也。又皇本「辟」作「避」，「不得與之言」下有「也」字。○注「接輿」至「孔子」○正義曰：接輿，楚人，故稱楚狂。《莊子·逍遙游》：「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云云。又「接輿曰」云云。此外，若《荀子·堯問》、《秦策》、《楚辭》、《史記》多稱接輿。故馮氏景《解春集》謂接是姓，輿是名，引齊稷下辨士接子作證。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妄撰姓名，殊不足據。《韓詩外傳》稱：「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與其妻偕隱，變易姓字，莫知所之。」觀此，則接輿乃其未隱時所傳之姓字，後人因「孔子下」解爲「下車」，遂謂楚狂與夫子之輿相接而歌，誤也。《秦策》范雎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陽狂，無益於殷、楚。」《史記·鄒陽傳》上書

曰：「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楚辭·涉江》云：「接輿髡首。」髡首，如仲雍之斷髮。漆身，髡首，皆佯狂之行，故此注言「接輿佯狂」也。「感切」，猶感動。○注「已往」至「治也」○正義曰：注以「往者」、「來者」指孔子，與《莊子》不合。陳氏免《論語孔注辨僞序》云：「已，止也，止所止息也。此即教孔子避亂隱居之意。《訓解》云云，與下句「今之從政殆」義重複，僞也。」案：陳說是也。以《魯》讀證之，益見。○注「下下車」○正義曰：注以「下」爲下車，則前云「歌而過」，當謂過夫子車前也。鄭注云：「下堂，出門也。」與包異者，鄭以《莊子》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也。前篇「下而飲」、「拜下」皆不言堂，與此同。《高士傳》前用《莊子》「游其門」之文，及此復從包氏，以爲下車，不免自相矛盾。

長沮、桀溺耦而耕。① 使子路問津焉。

【注】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正義曰：金履祥《集注考證》說：「長沮、桀溺，②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門、荷蓀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

之。」案：金說亦甚有理。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即「沮」省。《史記·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去葉反蔡之時，則爲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潁水注》：「方城山，水東流，注潁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寰宇記》略同，未知其說所本。而近時《山東通志》又謂：「魚臺縣桀溺里在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碑載夫子適陳、蔡，有渡，有橋，有菴，俱以問津名。」考魚臺爲魯棠邑，夫子時非去魯，何緣於此問渡？地里書多難徵信若此。《世家》云：「孔子以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論衡·知實》篇謂：「孔子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此或《古論》家說。然求意太深，反失事實。○注「耜廣」至「渡處」○正義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考工·匠人》文。《說文》「耜」作「耜」，云「耜也」。耜者，耒之別名。《三蒼》云：「耜，耒頭鐵也。」京房《易·繫辭傳》注「耜，耒下耒也」。訓義相同。《匠人》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

① 「耕」下，據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脫「孔子過之」四字。

② 「傑」，據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證》當作「桀」。

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鄭意古耜一金，一人發之，若兩人二耜併發，則謂之耦。《說文》：「耦，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伐與「發」同，許所偶亦古制也。《匠人》疏云：

「二人雖並發一尺之地，未必並頭共發。知者，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長沮不對，又問桀溺，若並頭共發，不應別問桀溺，明前後不並可知。雖有前後，其畎自得一尺，不假要並也。」案：《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晦。一晦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此文下云「耰爲覆種，則耦耕爲播種於畎中矣。」津，濟渡處者，《說文》：「津，水渡也。」《水經·河水》注：「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長沮曰：「夫執與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注】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

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注】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

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注】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正義曰：

皇疏云：「執與，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爲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也。」漢石經「與」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有「對」字。《釋文》云：「孔子之徒」，一本作「子是」，今作「孔丘之徒與」。《世家》作「子孔丘之徒與。」又「滔滔」，《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僞孔注本亦同。陳氏鱣《古訓》曰：「《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亦本此。」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引此文當作『悠悠』，今本作『滔滔』，後人所改。」案：《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漢書·班固敘傳》：「固作《幽通賦》，曰：『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惛惛

而不葩兮，卒隕身乎世既。」鄧展曰：「惛惛者，亂貌也。葩，避也。」師古曰：「《論語》稱桀溺曰：「惛惛者，天下皆是也。」此引《論語》作「惛」，亦由所見本異。「滔」聲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通。「誰以易之」，誰，謂當時諸侯也。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注云：「避人之士，謂孔子。避世之士，溺自謂也。」「擾而不輟」，漢石經作「擾不輟」。《說文》引亦作「擾」。《五經文字》曰：「擾，音憂，見《論語》。」「《集韻》：「擾，或從末。」然則作「擾」乃或體字。○注「滔滔」至「易之」○正義曰：盧氏文弼《釋文考證》：「《史記·世家》集解引此注「滔滔」作「悠悠」，又《文選》四十九千令升《晉紀總論》「悠悠風塵」，注所引孔注亦同。是《古論》作「悠悠」，鄭、孔皆同。何晏依《魯論》作「滔滔」，采孔注而改之，妄甚。」今案：「悠悠」訓周流，疑與《詩》「淇水悠悠」同，即「激」之或體，水回旋、周流皆是。此水喻當世之亂同也。注云「治亂同」者，連言耳。「空舍此適彼」，言彼此皆同，不必以此易彼也。說似可通，但與下句「丘不與易」義不協。○注「士有」至「之法」○正義曰：注以兩「從」字為孔子及沮、溺所從，非謂子路從，於語意不合。○注「擾覆種也輟止也」○正義曰：《說文》：

「擾，摩田器。」①是「擾」本器名，用以摩田。而此云「覆種」者，徐鍇《說文繫傳》云：「謂布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以覆種也」是也。江氏永《群經補義》：「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耦耕時即擾，《國語》云：「深耕而疾擾之」，《孟子》亦曰「弊麥播種而擾之」，是擾在播種之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案：《齊民要術》：「耕荒畢，以鐵齒鋤鍤再徧杷之，漫擲黍稷，勞亦再徧。」勞「與「擾」，一音之轉。「輟止」者，《爾雅·釋詁》「輟，已也」。「已」、「止」同訓。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注】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注】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群。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注】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正義曰：「子路行以告」，漢石經及《史記·世家》並無「行」字，今皇、邢本皆有「行」字。阮氏元《校勘記》謂因「丈人」章誤

①「擾」，《說文解字》作「擾」。

衍，是也。「夫子憮然」，漢石經無「夫」字。又皇本「群」下有「也」字。○注「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正義曰：《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憮然。」趙注：「憮然者，猶悵然也。」焦氏循《正義》：「《說文》：『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群」之言。此夷之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案：焦說與《三蒼》義合。蓋人失意，每致寂然不動，如有所失然也。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有此容。○注「隱於」至「居乎」○正義曰：山林是鳥獸所居，人隱居山林，是與鳥獸同群也。人與人同群，故當相人偶也。言辟人辟世，法皆非也。○注「言凡」至「故也」○正義曰：皇本作「孔注」。其申注云：「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案：注意謂天下即有道，某亦不以治民之大道易彼隱避之小道也。於義殊曲，故不從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注】包曰：「丈人，老人也。篠，竹器。」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注】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注】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注】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從而後」者，謂從夫子行而在後也。《釋文》云：「篠，本又作條，又作筱。」盧氏文弼《考證》：「《說文》：『筱，從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筱。』是『筱』爲正字，《論語》本與《說文》合。『條』乃『條枚』字，於六書爲段借。今作『篠』不省，皇本作『篠』，誤。」「四體」者，趙岐《孟子》注：「體者，四肢股肱也。」「五穀」者，禾、黍、稷、稻、麥也。說五穀者多家，此從程氏瑤田說定之。鄭注云：「分猶理，謂理治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俞氏樾《平議》略同，於義亦通。

朱氏彬《經傳考證》：「宋呂本中《紫薇雜說》曰：『四體不勤』一語，荷蓀丈人自謂。」其說得之。《平議》又云：「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引《詩》「徒御不警，大庖不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諸傳爲據，亦是也。「植其杖」，漢石經「植」作「置」。惠氏棟《九經古義》：

「案：《商頌·那》詩：『置我鞬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

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檀，從置。」今案：依《詩》箋「植」、「置」本二字。《金縢》注謂

「植，古置字」者，謂古以「植」爲「置」，段借之義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丈人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蓀芸田。

植杖者，置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爲訓，如《呂氏春秋·異用》篇所云「孔子置杖」之比。然用蓀芸田，必拄杖

而後可芸。竊以此文作「植」爲正，作「置」亦是段字，段說未能合也。「芸」本作「耰」，「耰」是或體，俱見《說文》。今

作「芸」，漢石經作「耰」俱隸省。「拱」者，《說文》：「拱，斂手也。」《新書·容經》：「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

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共」與「拱」同。《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

《玉藻》：「臣侍於君垂拱。」垂即微磬之象。子路聞丈人言，

知其賢者，禮異之也。「爲黍」者，治黍爲飯也。黍，禾屬而黏者，其不黏者別名糜稌。用以作飯，蓋食之貴者，所以敬禮客也。○注「丈人老人也蓀竹器」○正義曰：《淮南·脩務訓》注：「丈人，長老之稱。」與此注合。至《道應訓》注以爲

「老而杖於人，故稱丈人」，此說不免附會。《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彼稱丈人爲位尊者，與此荷蓀丈人爲齒尊異也。《說文》：「蓀，耰田器。」

其字從草。此注云「竹器」者，草、竹一類也。皇本經注皆作「蓀」，即本此注誤改。《說文》：「蓀，以足蹋夷草。從夊從爻。」《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丁氏杰曰：「今南昌

人耘田用一具，形如提梁，旁加索，納於足下。手持一杖，以足蹋草入泥中，名曰脚躡。」是可爲《論語》「以杖荷蓀」、

「植杖而芸」，及《說文》「蓀」字、「發」字之證。○注「丈人」至「之耶」○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詳包意，亦以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義。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以責子路也。」○注「植倚也除草曰

芸」○正義曰：植者，立也，故有倚訓，謂依倚之也。江氏永《群經補義》：「今人耘田，必扶杖乃能用足，則植杖正所

以耰，猶云拄杖也。」《說文》：「耰，除苗間穢也。」段氏玉裁

注：「《小雅》毛傳曰：『耰，除草也。』《食貨志》云：『苗生三

葉以上，稍癰壠草，因壠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此古者耰耨爲一事也，謂苗初生之始也。既成以後，仍有莠及童節生乎其間，則又以耨癰之。耨者，拔田草也，亦謂之耰。今案：用莠芸草，亦在既成以後。吾鄉農人云：「田宜多芸，不獨除草，且茂苗也。」○注「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正義曰：注以丈人偶出行不遇，非知子路復來而避之也。子路曰：【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注】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即是義，亦即是道。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亂」之爲言猶廢也。夫子栖栖不已，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亦是冀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

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故《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明雖知道不行，猶不敢忘仕也。「長幼之節」，謂前見二子有兄弟之節次也。注以「父子相養」言之，非矣。漢石經「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潔」，阮據宋本作「繫」。「道之不行」，皇本「行」下有「也」字。《釋文》：「己音紀，一音以。」盧氏文弼《考證》曰：「音以是。」○注「倫道理也」○正義曰：《說文》：「倫，一曰道也。」又訓理者，謂文理也。凡「論」、「倫」字皆訓理，其證也。○注「不必」至「知之」○正義曰：注讀「已知」之「己」爲紀。己道不行，則望人行之，故曰「不必自己道得行」。明人行之與己同也，此說稍曲。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伯夷、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

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說文》：

「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氏玉裁注謂《論語》「逸民」，許作「佚民」，「佚」正字，「逸」段借字。《孟子》曰：「遭佚而不怨。」案：下篇「舉逸民」，亦用段字。顏師古《漢書·律曆志》注：「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此虞仲後雖爲君，柳下惠亦爲士師，要自其初，皆爲民也。《左僖五年傳》：「官之

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云：「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吳太伯世家》：「太伯之犇荊蠻，荊蠻義之，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案：《本紀》以虞仲爲太伯弟，《世家》以仲雍爲太伯弟，虞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說似不同。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仲雍亦名虞仲，是虞仲有兩人。《漢書·地理志》：「周太王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楚。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惠也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志》又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于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師古曰：「中，讀曰仲。」班《志》此文，亦以周有兩虞仲。「虞」、「吳」通用，如《騶虞》亦作「騶吾」之比，仲雍稱吳仲雍，故或稱虞仲。《志》引《論語》「隱居放言」，即指逃竄荊蠻之事。兩虞仲本皆爲吳仲，故稱周章之弟爲北吳，對周章爲南吳也。後世稱北吳爲虞

者，亦以兩吳不能分別，故取同音異字而爲「虞」矣。仲雍亦稱虞者，此又因音同而假之，其本字則爲「吳」也。虞仲在夷、齊前，而先夷、齊者，重德也，若《孟子》稱伯夷在伊尹前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正義曰：《後漢書·逸民傳敘》：「蓋錄其絕塵不及。」與此注義同。○注「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正義曰：虞仲，注不知何指。《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輓以耕於野，不忍被繡人廟而爲犧。』」《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二人事可考者。朱張見《漢書·古今人表》。《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案：《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以仲尼、子弓並言，楊倞注以子弓爲仲弓，則是夫子弟子，豈得廁於古賢之列，而曰「我異於是」？且子弓之即爲朱張，亦別無一據，則王說未可信也。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慎也。又《釋文》引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宋氏翔鳳《過庭錄》：「《文選》劉琨《答盧諶書》：『自頃轉張。』」注曰：「轉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

侏張。「轉」與「侏」古字通。此鄭本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講。《書》「講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臧氏庸《拜經日記》略同。今案：鄭義不著，或如宋、臧所測。然夷逸明見《尸子》，柳下豈爲陽狂？於義求之，似爲非也。《漢·地志》說仲雍之事，引謂虞仲、夷逸，本此文連言。師古以爲竄於蠻夷而遁逸，其義或與鄭同，要未必得班本旨也。七人爲逸民之賢者，是解逸民爲隱逸，不謂超逸也。此《集解》前後失檢處。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注】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注】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孟子·公孫丑》篇：「孟子

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是即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事也。舉伯夷，則叔齊可知。又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是即柳下惠降志辱身之事也。論出處之節，自以不降、不辱爲優，而夷、齊亦失之過峻。《韓詩外傳》謂夷、齊爲謙仁，又曰「仁謙則其德不厚」，又曰「謙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是知夷、齊雖聖人所許，亦聖人所不爲也。惠、連降志辱身，出處之際，似無足觀。然中倫中慮，言行如此，實非枉道以殉人，故夫子亦許之也。虞仲、夷逸，亦是不降不辱，故能中清中權。而隱居放言，於世亦寡所合，但不及夷、齊之行，故述逸民之目，仲、逸亞於夷、齊。論行事，則夷、齊與惠、連爲最異，故相次論之，而後及虞仲、夷逸也。「不辱其身」，皇本「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漢石經作「夷佚」。「身中清」，《世家》「身」作「行」。

「行」與「廢」，當是對文，謂居位行道也。此安國舊義也。「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案：「貌」，疑「作」也。《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此謂行事所發見也。皇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與鄭本同。當由《齊》、《魯》文異。江熙所云，可補鄭義。○注「但能」至「已矣」○正義曰：「倫理」者，訓「倫」為「理」也。「思慮」者，謂心所思慮於道也。《孟子》以柳下惠為和為介。又《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孝子慈幼，允德秉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是其言行有可稱也。○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正義曰：「放，置」，見《廣雅·釋詁》。《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即此注義。《後漢·孔融傳》：「跌蕩放言。」李賢注：「放，縱也。」又《荀韓鍾陳傳論》：「漢自中世以下，闔閭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李賢注：「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此解似勝包氏。○注「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正義曰：注以虞仲、夷逸當亂世，則虞仲似非仲雍，疑指周章弟，當紂世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

義所在」○正義曰：「進」者，可也；「退」者，不可也。逸民或治則進，亂則退，或雖治亦退，或雖亂亦進，行各不同，皆未適於大道。惟夫子本從心之矩，妙隱見之權，進退俱視乎義。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云：「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久，謂久居其國，速，謂速去，此孔子之行也。《孟子》以孔子為「聖之時」，此注則以義衡之。義者，宜也，即時也。故《易傳》屢言時義也。鄭注此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案：《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後漢·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可，否，即可與不可也。《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即孔子，是謂孔子不為夷、惠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注】孔曰：

「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注】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

內。」播鼗武人於漢，【注】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人於海。【注】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正義曰：太師摯等皆殷人，則太師、少師等官是殷制也。《周官》有太師、小師、鼓人、磬師。又大司樂、膳夫皆以樂侑食，瞽矇、眡瞭皆掌播鼗。與此諸職尊卑同異，未聞也。亞飯、三飯、四飯者，《禮·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公羊隱五年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白虎通·禮樂》篇：「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餽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此班氏所說殷制，當為《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注《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大夫、士之禮，則周制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又《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一

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謂告飽也。」既告飽，則侑之，乃更食，凡三侑。《儀禮·特牲》是士禮，有九飯。《少牢》是大夫禮，有十一飯，故鄭注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皆因侑更食之數，與《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之義不同。而近之儒者，若黃氏式三《後案》、凌氏曙《典故叢》，皆援之以釋《論語》，謂初飯不侑，始侑為亞飯，再侑為三飯，三侑為四飯。案：亞飯諸義，《白虎通》言之最晰，舍可據之明文而別為新義，未為得理，且三侑不過須臾之頃，何得更人更為樂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顏師古注：「自師摯已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又《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論語》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又《董仲舒傳》：「對策曰：『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注：「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太師摯等為殷人，董氏先有此義，而班氏承之。故其著《白虎通義》於亞飯、三飯、四飯，即據殷

禮說之矣。惟齊、楚、蔡、秦，皆周時國名，世多以為疑。毛氏奇齡《稽求篇》辨之，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國語》：「文王誡于蔡原。」注：「蔡公，殷臣。」《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案：如毛說，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如今府州縣多沿先朝之稱之比。顏師古以為追繫其地，尚未然也。毛氏又曰：「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即「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是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尚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太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太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云。是則太師、少師為殷之樂官，即太師摯、少師陽也。「摯」即「疵」、「陽」即「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載所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尚書》說也。」今案：毛、段說是也。

上章逸民有夷、齊，為殷末周初。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太師摯等自為殷末人。竊以太師適齊，少師入海，皆在奔周之前。伯夷、大公避紂居海濱，後皆適周，而大公仕為太師，亦其類也。鄭此注以為周平王時人，顏師古《古今人表》注即不取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曰「師摯見之矣」。」鄭或據此文，以為目及見之，則在厲王後，歷宣、幽而當平王矣。不知《年表》所言師摯，即《泰伯》篇之師摯，當是魯之樂官，與此太師摯為殷人異也。且師摯與夫子同時，以為平王時，亦非入於河。皇本作「于」，下同。漢石經「入于海」，亦作「于」。《說文》：「鞀，鞀遼也。從革召聲。鞀，鞀或從兆。」① 鞀，鞀或從鼓兆。② 鞀，籀文鞀，從殷召。」段氏玉裁注：「遼者，謂遼遠必聞其聲也。」案：此則今本作「鞀」，即「鞀」之移寫。《釋文》：「鞀，亦作鞀。」皇本作「鞀」，皆或體。《儀禮·大射儀》注：「鞀，如鼓而小，有柄。」《周官·小師》注：「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據《爾雅·釋樂》：「大鞀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鞀有大小，

① 「聲」，《說文》無。

② 「鼓」下，《說文》有「从」字。

鄭《禮》注據小者言之。《論語》「播鼗」，播爲搖，亦小鼗矣。○注「亞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亞，次也。」《說文》：「亞，醜也。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注「三飯四飯樂章名」○正義曰：包原注句首當有「亞飯」二字，《集解》刪之耳。「樂章名」者，謂舉食之樂，取於亞飯、三飯、四飯爲章名也。鄭注此云：「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與包義同。○注「播搖也」○正義曰：《廣雅·釋言》：「播，搖也。」與此注同。《說文》：「播，一曰布也。」《周官·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絃、歌。」注：「播，謂發揚其音。」義皆相近。○注「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正義曰：孔此說無據，顏師古《禮樂志》注譏其未允，是也。《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淪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說者以子語魯太師樂，亞飯諸職即其所屬之官，當時親聞樂於夫子，故皆爲受業之徒，與孔氏「哀公時」之說相爲影響。不知《禮書》所云「齊、楚」「河海」，乃假《論語》以爲文，而非謂太師諸人皆孔子弟子也。史公作《弟子列傳》，詳載諸賢而不及師摯諸人，此可證矣。又或據孔子世家《孔子學琴師襄子》，以爲即「擊磬襄」。閻氏若璩《釋地》說：「夫子在衛，學琴師襄子，則襄子自爲衛人，與《論語》曰襄者自別。又且一琴一磬，各爲樂師，不得妄有牽合。」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大故，謂惡逆之事。」正義曰：「不施」，漢石經同。《釋文》作「不弛」。「施」、「弛」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也。此文「不施」即「不弛」段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泰伯》篇：「君子篤於親。」篤者，厚也，即不弛之義。《禮·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又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儀禮·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諸父昆弟在始封國時，當加恩也。《左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晉語》：「施邢侯氏。」孔、晁注：「廢其族也。」此「施」亦當讀「弛」，訓「廢」，與鄭君「棄忘」之訓相近。服虔注《左傳》云：「施，猶効也。」謂効其罪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援以解此文，謂「不施」爲隱其罪。此似讀「施」如字，亦待公族之道，於義得通者也。「大臣」，謂三卿也。「不以」，謂不用其言也。《禮·緇衣》云：「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

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又云：「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蓋既用爲大臣，當非不賢之人，而以小臣間之，則大臣必以不用爲怨矣。《魏志·杜恕傳》引「怨何不以」，以意屬文，未足深據。包氏慎言《溫故錄》以爲所見本異，武氏億《群經義證》更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即「呼嗟」之義，皆未然也。「故舊」者，《周官·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王制》言大學之制，云：「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文「故舊」，即謂魯公共學之人。苟非有大故，當存錄擇用之，不得遺棄，使失所也。「備」者，鄭注《特牲禮》云：「備，盡也。」人才知各有所宜，小知者不可大受，大受者不必小知，因器而使，故無求備也。《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注：「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亦此義也。《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以此五者爲先，當是聖人初政之治。周公此訓，略與之同。故說者咸以此文爲伯禽就封，周公訓誡之詞，當得實也。○注「魯公」至「之事」○正義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破殷，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

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據此文，是周公封魯，即爲魯公，祇以周公身仕王朝，未得就封，故猶以王官稱之而曰周公，至伯禽始得稱魯公耳。「施，易」，亦常訓。此注似以「親」爲父母，於義最謬，無足爲之引申。鄭注云：「大故，爲惡逆之事。」此孔所襲。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騏。【注】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爾。」正義曰：達、适、突、忽、夜、夏、隨、騏，皆依韻命名。《漢書·古今人表》：「仲忽」作「中忽」，顏師古注：「忽與忽同。」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有叔液鼎，即八士之叔夜也。古文液，或省作夜。《尚書大傳》：「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云：「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

者親親，故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注「周時」至「之爾」○正義曰：「乳」，猶生也。每生得二子，故四乳得生八子。《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則馬、鄭本有此章注義，集解佚之耳。盧氏文弼《釋文考證》云：「《聖賢群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文王時。」《晉語》說：「文王即位，詢于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為文王時。」孔氏廣森《經學厄言》：「《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勳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為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案：盧、孔說是也。江氏永《群經

補義》、翟氏灝《四書考異》略同。《春秋繁露·郊語》篇：①「《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事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董引傳說以釋《詩》「多福」之文，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此當無疑者也。包注雖不言八士在何時，然以八士皆為顯仕，當據《晉語》仕為虞官，則與董、賈說亦合也。

涇包 誠校刊

① 「郊語」，據《春秋繁露》當作「郊祭」。

論語正義卷二十二

恭冕述

子張第十九 集解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注】致命，不愛其身。

正義曰：真德秀《四書集編》：「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注】孔曰：「言無所輕重。」正

義曰：「執德」，猶言據德。「弘」者，大也。「執德不弘」，即子夏所言「小道不能致遠」者也。「篤」者，厚也，固也。當時容有安於小成，惑於異端，故子張譏之。○注「言無所輕

重」○正義曰：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

人，亦不足爲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注】孔曰：「問

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

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

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

距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

子張。」正義曰：「距」者，棄絕之意。《荀子·仲尼》注：

「拒，敵也。」《漢書·趙廣漢傳》注引晉灼曰：「距，閉也。」

「距」與「拒」同。《論語》釋文云：「距，本今作拒。」案：漢石

經作「距」，邢疏本、《集注》本皆作「拒」。翟氏灝《考異》：

「漢石經『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閒有五字，疑

漢本無『其』字。『嘉』者，《說文》云『美也』。『嘉善』，猶尊

賢，互辭。『矜』者，《詩·鴻雁》傳『憐也』。○注「友交當如

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曰：注以二子論交，各有所宜，

非互訾也。鄭注云：「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

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與爲同類，是友交矣。蔡邕《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偏，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仁，可無貶也。」蔡邕此言，以二子所聞各得一偏，其正道則汎愛衆，即汎交，親仁，即友交。義與包、鄭相發矣。世儒多徇子張之言，以子夏爲失。案：《呂氏春秋·觀世》篇：「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又上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並子夏所聞論交之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辯注：「言其鄰於德也。」子夏之行，抑由所聞而然，固無失矣。

子夏曰：「雖小道，【注】小道，謂異端。必

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注】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爲也。」正義曰：《周官·大司樂》注：「道多才藝。」此「小道」亦謂才藝。鄭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鄭舉一端，故云「如」以例之。《漢書·宣元

六王傳》：「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後漢書·蔡邕傳》：

「上封事曰：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據此，則「小道」爲諸子書，本漢人舊義，故鄭注同之。江熙曰：「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用鄭義也。○注「小道謂異端」○正義曰：焦氏《補疏》：「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注「泥難不通」○正義曰：「泥難」二字連讀。鄭注云：「泥謂滯陷不通。」與包義同。《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震遂泥。」注引

李奇曰：「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爾雅·釋獸》：「威夷，長脊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亦滯難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注】孔曰：「日知其所未聞。」

正義曰：皇疏云：「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也。」劉氏宗周《學案》：「君子之於道也，日進而無疆。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注】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注】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所思者不解。正義曰：《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執善固執之功，^①與此章義相發。擇善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注「廣學而厚識之」○正義曰：注以「志」為識，謂博學而識之也。《集注》讀「志」如字，謂篤志好學也。亦通。○注「近思己所能及之事」○正義曰：此從皇本校改，邢本脫「近」字，「所」下衍「未」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注】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

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說文》云：「肆，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為貨物所居，亦通名肆。俞氏樾《群經平議》：「《周易·說卦傳》：『巽為工。』虞翻曰：『為近利市三倍。』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即「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案：「致」如「致知」、「致曲」之「致」。致者，極也，盡也。《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止至善，則「致其道」之謂，故《大學》又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致」義同。趙氏佑《溫故錄》：「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即《國語》稱「士群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退息必有居學。』此說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注】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皇本「必」下衍

① 上「執」字，據下文及《中庸》應作「擇」。

「則」字。○注「文飾其過不言情實」○正義曰：「小人不欲改過，故於人之責之也，則爲文飾之言以自解說，若爲無過者然。」《史記·孔子世家》：「齊群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文謂文飾也。《孟子》云：「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辭即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注】鄭曰：「厲，嚴正。」正義曰：「望之」，謂遠望之，觀其容也。「即」，就也，在近就見之，觀其色也。《釋文》：「儼，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二字通用。《爾雅·釋詁》：「儼，敬也。」《詩·澤陂》傳：「儼，矜莊貌。」下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注】王曰：「厲，猶病也。」正夏曰：「子夏此言，亦『無欲速』之意。鄭注云：『厲，讀爲賴，恃賴也。』」案：《左》昭四年：「楚滅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僖十五年釋文：「厲，舊音賴。」是「厲」、「賴」字通，音亦同。

然鄭注非全文，恃賴之義，亦頗難曉也。○注「厲猶病也」○正義曰：《管子·度地》：「厲，一害也。」注：「厲，疾病也。」言上勞己，使己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注】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注「閑猶」至「人可」○正義曰：《說文》：「閑，闌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廣雅·釋詁》：「閑，灋也。」灋與「法」同。注以小德當行權，故云「不能不踰法」。《書·酒誥》云：「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據常經，可不行權，雖小德不當出入。《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人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言小節未可出入，即《酒誥》之意。若子夏所云可者，謂反經合權，有不得不出入者也。《繁露·玉英》篇：「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

①「夏」，《經解續編》本作「義」，是。

小德。小德出人可也。權，議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董解亦謂行權，與此注同。《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人可也。』此相傳夫子佚事，於義得證者也。邢疏以「大德」、「小德」指人言，方氏觀旭《偶記》亦同，非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注】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正義曰：「子游」，漢石經作「旂」。稱「小子」者，子游呼而告之也。《釋文》：「洒掃，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相承作洒。下素報反，本今作埽。」盧氏文弨《考證》：「《說文》：「灑，汛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經典中如《毛詩》、《論語》及《周禮·隸僕》、《國語·晉語》皆作「洒掃」，是借用。」凡糞除，先以水潑地，使塵不揚而後掃之，故洒先於掃。《曲禮》

云：「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弟子職》云：「凡拚之道，實水于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擗，厥中有帚，人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罄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于箕。」此洒掃之事也。「應」，《說文》作「應」，云：「以言對也。」今通作「應」。散文「應」、「對」無別，對文則「應」是唯諾，不必有言，與「對」專主答辭異也。《曲禮》云：「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①又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②又云：「進退周旋慎齊。」③凡摳衣趨隅，與夫正立拱手，中規中矩之節，皆幼儀所當習者。子游習於禮樂，以學道爲本，而以洒掃應對進退爲禮儀之末，故譏子夏爲失教法。《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又謂「趨翔周旋，俛仰從命」爲「未成於弟」，亦此意。《釋文》云：「末，本末之末，字或作末，非也。」○注「但當對賓客修

①「曲禮」，據《禮記》當作「內則」。

②「父召」至「唯而起」，據《禮記》當屬《曲禮》。

③「進退周旋慎齊」，據《禮記》當屬《內則》。

威儀禮節之事」○正義曰：「當對」，即應對。《爾雅·釋詁》：「應，當也。」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注】孔曰：「噫，心不平之聲也。」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注】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君子之道」，謂禮樂大道，即子游所謂本也。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即「誨人不倦」之「倦」。言誰當為先而傳之？誰當為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草木區別，即淺深之喻。今子游所譏，則欲以君子之道，概傳之門人，是誣之也。毛氏奇齡《稽求篇》：「倦，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如毛此說，則「倦」為「券」誤，亦得備一

義也。《漢書·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憊也？』」注：「蘇林曰：『憊，同也，兼也。』」晉灼曰：「憊音誣。師古曰：『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此引《論語》作「憊」，當由《齊》、《古》異文。《毛詩·巧言》傳：「憊，大也。」訓大，故有同、兼之義。師古所說，從蘇解也。晉灼音「憊」為「誣」，正謂「憊」即「誣」也。焦氏循《補疏》謂：「憊，乃誣字段借。《說文》：『誣，加也。』」加與同、兼義近。其說良然。漢石經「惟」作「唯」。○注「言先」至「大道」○正義曰：注以先傳必先厭倦，後傳則後厭倦，非經旨。○注「言大」至「而已」○正義曰：草木區別，喻人學有不同。故注云「大道」、「小道」，則指本末言之。本為大道，末為小道也。《華嚴經音義上》引注云：「區，別也。」疑注有脫文。凡地域謂之區，區以分別，故區即訓別。注以「誣」為欺誣，言教人以所不能，則為誣也。於義亦通。○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正義曰：《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教人之法，雖聖人亦不外此。然聖道體備，學其本而未已賅，學其末而本不廢，故能終始如一。如一者，一貫之謂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注】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優則仕。」正義曰：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則設教於其鄉，大夫為大師，士為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義曰：《說文》：「優，饒也。」「饒，餘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及其餘，不泛濫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此又一義。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注】孔曰：

「毀不減性。」正義曰：朱子《集注》云：「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案：《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與此「而止」文法同。夏氏之答《喪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先王制禮，非由天降，非自地出，人情之所不能自己者而已矣。是故哀麻免經之數，哀之發於容服者也。辟踊哭泣之節，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哀之發於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不食醯醬，小功，不飲酒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堊室，哀之發於居處

者也。凡此者無他，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凡有知者之所固然，稱情以立文焉而已矣。」○注「毀不減性」○正義曰：注說非經意。「性」與「生」同。《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減性，不以死傷生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

仁。」【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為難能，即知『難能』指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案焦說本此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為大」。又言其「不伐，不侮，可侮，不佚，可佚」。是子張誠仁，而子游譏其未仁者，以其容儀過盛，難與並為仁，但能成己而不能徧成物，即是未仁。未仁者，未為仁也。以此見仁道之至難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

矣。」【注】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弟子群居，脩德講學，皆是為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親，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為仁。

若容儀過盛，則疑於矜己，或絕物矣，故難與竝爲仁。《列子·仲尼》篇：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莊即謂堂堂，「不能同」即「難與竝」之意。○注「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曰：《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仁道薄」下有「勉難進」三字。「容儀」謂容貌之儀。子張平居，容儀過盛，故云「師也辟」。辟者，盤辟也。知堂堂爲容儀盛者，《廣雅·釋詁》：「堂，明也。」《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杜詩上疏曰：『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字通作「棠」。《魯峻碑》：「棠棠忠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注】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正義曰：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孟子》云「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注】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正義曰：皇本「難」下無「能」字。朱子《集注》云：

「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注「謂在」至「改也」○正義曰：注意以三年不改爲孝，故云「在諒陰之中」。諒陰，凶廬，上下通稱。其實三年不改，亦謂其父善道，己能守之，便是至孝。若有不善，正當改易，何爲云「不忍」哉？注說誤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注】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論語》云：「慶父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僞王應麟集本繫於「孟懿子問孝」章，丁氏杰以爲當在此下，臧氏庸從之。《公羊傳》元年傳：「慶父於是抗軫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稱死」，當即《論語》注文。臧氏以此注「稱」字爲「經」之誤，陳氏鱣以「稱」字誤衍，二說均有理。考鄭以魯人諱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此義未知所出。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理爲順。「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注】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正義曰：張栻《解》：「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情者，實也，謂民所犯罪之實也。《周官·小宰》：「以敘聽其情。」《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哀矜者，哀其致刑，矜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書·呂刑》云：「哀矜折獄。」與此文同。《論衡·雷虛》篇引《論語》作「哀憐」，或是以義代之。段氏玉裁遂疑「矜」當作「矜」，「矜」讀如憐，恐未是也。

《韓詩外傳》：「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鹽鐵論·後刑》篇引此文，說之云：「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

奸，猶弋者觀鳥獸掛罟羅而喜也。」○注「民之」至「之過」○正義曰：「離散」，謂民心畔離，違經犯道，故以「輕漂」形之。《禮·樂記》云：「流辟邪散。」《荀子·勸學篇》注：「散，謂不自檢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注】

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正義曰：紂者，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又字紂。高誘《呂氏春秋·功名》注、蔡邕《獨斷》並以「桀」、「紂」為謚。《書·戡黎》疏謂「後人見其惡，為作惡謚」是也。皇本「善」下有「也」。漢石經「之甚」作「其甚」。○注「紂為」至「於紂」○正義曰：《列子·楊朱》篇：「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漢書·敘傳》：「班伯以侍中起眠事。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虐？」伯對曰：『《書》云「適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楊敞傳》：「惲書曰：『下流之人，衆毀所歸。』」《後漢書·竇憲傳論》：「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列其功庸，兼茂

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覺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此注與之同也。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群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其說亦通。《左昭七年傳》：楚芊尹無字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杜注：「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孟子·滕文公》篇言紂臣有飛廉，《墨子·非樂》有費中、❶惡來、崇侯虎，《淮南·覽冥訓》有左彊，《道應訓》有屈商，是紂時惡人皆歸之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也。」正義曰：皇本「食焉」作「蝕也」。《釋名·釋天》：「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凌氏曙《典故》：「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隔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人皆仰之者，言人

皆仰戴之也。《孟子·公孫丑》篇有此文，當亦古語，而二賢述之。○注「更改也」○正義曰：《說文》云：「更，改也。」此常訓。

衛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正義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廿六年傳》，楚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兄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及此凡四人，故《論語》稱「衛」以別之。與「公子荆」書法同。此翟氏灝《考異》說。云「公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史記·弟子傳》此章爲陳子禽問子貢，蓋涉下章而誤。「焉學」者，焉所從受學也。夫子學皆從周。《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❶「非樂」，據《墨子》當作「明鬼下」。

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也。漢石經「墜」作「隧」，「識」作「志」。馮氏登府《考證》：「《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隧。』漢《西狹頌》：『數有顛覆實隧之患。』《前漢·王莽傳》：『不隧如髮。』並與「墜」同。《周官·保章氏》注：「志，古文識。」《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引此文，《孟子·尹士》章章指引，並作「志」，或出《古論》。「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賢者識其承天治人之大，不賢者識其名物制度之細。文、武之道，所以常存，而夫子刪定贊修，皆為有徵之文獻可知。書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問官鄉子，學琴師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為我師。此所以為集大成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注】包曰：「七尺曰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注】夫子謂武叔。正義曰：夫子歿後，諸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夏疑夫子，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然《孟子》言子貢智足知聖人，又子貢、有若皆言夫子生民未有，故此及下兩章皆深致贊美。《法言·問明》篇：「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宮牆」者，室四周有牆，凡寢廟皆居其中，牆南面有門，以通出入。此制上下當同，但高卑廣狹，必有差別，今無文以明之。金氏鸞《禮說》謂士、庶人垣牆不周。未必然也。《墨子·辭過》篇：「故聖王作為宮室。宮牆之高，足以辨男女之禮。」《說文》：「突，周垣也。」突當為宮牆之名。漢石經作「譬諸宮牆」，下「賜之牆」同。皇本作「譬諸」，句末多「也」字。「及肩」者，《說文》：「肩，膊也。肩，俗從戶。」言宮牆卑與人肩齊也。「窺」，《釋文》作「闕」，皇本、宋石經同。《說文》：「窺，小視也。」「闕，閃也。」義別而音近，故二字通用。錢氏坫《後錄》：「王宮牆高五丈，為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錢氏據「仞為八尺」之說推之，其義未審。所據《釋文》「仞，一作刃」，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並作「刃」，當時傳本用段字也。錢氏又曰：「《考工

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百官之富，即指此。「案：及肩之牆是士，庶人，故以室家爲言。數仞之牆指天子諸侯，故有宗廟百官。此其美富，惟得其門而人者見之。門謂宮牆之門，及朝廟諸門也。武叔未親聖教，本在門外，而但自宮牆窺之，故於士庶人家之好能見之，於天子諸侯宗廟百官，則不得見焉。今但舉所見者稱之，則謂子貢賢於夫子，固其宜矣。皇本作「夫夫子之牆」，又「人」下有「者」字，「夫子云」，無「之」字。○注「魯大夫叔孫州仇」○正義曰：邢疏云：「案：《世本》：州仇，公子叔牙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帥師圍郕。」《左傳》：「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注「七尺曰仞」○正義曰：鄭此注與包同，高誘《呂氏春秋·適威》注亦同。趙岐注《孟子》：王逸注《楚辭》：樊光注《爾雅》及許氏《說文》並云：「八尺曰仞。」應劭注《漢書·食貨志》云：「五尺六寸曰仞。」《考工記·匠人》疏引王肅說《莊子·庚桑楚》釋文引《小爾雅·廣度》並云：「四尺曰仞。」諸家不同。程氏瑶田《通藝錄》以七尺爲是。其說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仞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仞必七尺者何

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身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毀」，謂非毀夫子，以爲他人得賢之也。「無以爲」者，言無以爲毀，禁止之也。《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阜也。」「猶可踰」者，言於丘陵可過之也。「仲尼日月」者，日月至高，非人所得踰之也。皇本「日月」上有「如」字。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又皇本「絕」下有「也」字。○注「言人」至「量也」○正義曰：「絕」，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棄，即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祇」同，

「祇」訓適也。《左襄廿九年傳》：「多見疏也。」服本作「祇」，云「祇，適也。」此證甚多，不具引。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正義曰：「爲恭」者，言

爲恭敬以尊崇其師也。《公羊》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何休注：「爲恭遜之辭。」與此義同。《釋文》：「爲知，音智，下同。」智者知人，知人則無失言，故君子於人之一言，就其言之得失，識其人之智與不智，故言當極慎也。《喪大記》：「虞人設階。」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梯，木階也。」子貢

以夫子道高若天，亦前章以日月爲喻之意。夫子之得

邦家者，【注】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注】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

和穆。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正義曰：「立」者，以禮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謂「立人」也。「道」猶導也，所謂「達人」也。達者，通也，行也。「綏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動之」者，以禮樂興動之也。《荀子·儒效》云：「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子未得大用，故世人莫知其聖而或毀之。然至誠必能動物，存神過化，理有不忒。夫子仕魯，未幾，政化大行，亦可識其略矣。○注「綏安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文。

上元陳正榕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三

恭冕述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如淳注《漢書》以此《子張》篇名《從政》。金氏履祥《集注考證》以此篇名《子張問》。金說似爲得之也。翟氏灝《考異》引毛奇齡說，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此說似非。蓋《論語》自《微子》篇，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搜集夫子遺語，綴於冊末。而有兩篇者，以《論語》非一人所撰，兩篇皆更待哀錄而末有所得，故《堯曰》止一章，

《子張》止二章也。此真孔壁之舊，其合併爲一篇，則《齊》、《魯》家學者爲之矣。翟氏灝《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歷引《周易·序卦》及先秦、兩漢諸子史後序，皆居筴尾。又以「堯曰」章及《孟子》「由堯舜」章，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於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誤。《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誰所作？且《泰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篇內文有脫佚，自昔儒者曾言之。

集解

凡三章 正義曰：翟氏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注】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注】孔曰：「舜亦以堯命

己之辭命禹。」正義曰：《爾雅·釋詁》：「嗟，咨嗟也。」《詩·文王》：「咨女殷商。」毛傳：「咨，嗟也。」堯有所重誠於舜，故歎而後言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歷象」、「歷數」詞意並同。《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歷數」是歲、月、日、星辰運行之法。《曾子天圓》篇：「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中論·歷數》篇：「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審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不失其業者也。此「歷數」之義也。《史記·歷書》言：「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人天地神祇物類之官。」又言：「堯復遂重黎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據《史記》之文，則「咨舜」云云，乃堯禪位語。舜不陟帝位，故當堯之世，但攝政也。王者，天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責之於舜。《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①釋之云：「言察身以知天也。」此董

以「在」訓察，「躬」訓身也。「在」之爲察，見《爾雅·釋詁》。察身者，謂省察其身，當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大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異而人主懼焉。《書·洪範》云：「王省惟歲。」《詩·大明》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翼者，敬也，並皆察身之義也。鄭此注云：「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圖籙者，帝王受命有符瑞之徵，可先知也。其書起於周末，漢世儒者用以說經，故康成據之，實則於義非也。「執中」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用中即中庸，故庸訓用也。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是堯時四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

① 「祭」，據《春秋繁露》當作「語」。

其後舜命禹亦言此者，水土初平，民猶艱食鮮食故也。「天祿」者，天子玉食萬方，有祿食自天予之，故言天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閭潛丘云：『四海困窮』是傲辭，『天祿永終』是勉辭。蓋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疑此節爲《舜典》佚文，東晉《古文》人之《大禹謨》。○注「歷數謂列次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歷，數也。」歷即是數，故「歷數」連文。《禮記·郊特牲》注：「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次」亦數也。○注「允信」至「長終」○正義曰：「允，信」、「永，長」皆《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困之本義爲止而不過，引申之爲極盡。《論語》『四海困窮』，謂君德充塞宇宙，與「橫被四海」之義略同。」段說即包此注意，然非經旨。「天祿所以長終」者，言享天祿能終竟之也。《易·歸妹·象傳》：「君子以永終知敝。」《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漢、魏人用此經語。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其他封策禪詔，若漢武帝立子齊王閼策，漢靈帝立皇后詔，吳大帝即位告天文，漢禪位于魏冊，魏使鄭沖奉冊于晉，凡引此文，皆作「永長」解。惟魏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注引《獻

帝傳》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爲永絕。在魏末晉初，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却位絕天之辭，於古義絕不相應。此閭氏若璩、毛氏奇齡說。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注】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正義曰：「曰予」上當有「湯」字。稱「小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也。鄭注以此

文爲舜命禹事，則舜本不名履，殊可疑。俞氏樾《群經平議》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言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也。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①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案：《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鄭不言中央之帝，以經文不見，故略之也。《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又言：「掖門內五星，五帝坐。」是五帝屬太微，故此注言「太微五帝」也。在天爲上帝，即謂昊天上帝，亦即《大宗伯》注所云「天皇帝」也。舜命禹總祭五帝，即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牲幣各有所尚，今此是總祭，故莫適用。而以昊天爲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尚玄也。《說文》：「牡，畜父也。」《廣雅·釋獸》：「牡，雄也。」凡大祭，牲用牛，則此玄牡爲黑牛

矣。如鄭之言，「有罪」謂四凶，「帝臣」即謂禹。其注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周官·小宰》：「二曰聽師田以簡稽」鄭司農注，《遂大夫》「簡稼器」注並云：「簡，閱也。」是「簡」有閱訓。「帝臣」爲善，「有罪」爲惡，「帝心」承上二句，言所舉黜皆本天心所簡閱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昨以天下。』」韋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韋同鄭義，而與《白虎通》及包、孔注以爲「湯伐桀告天」者異，當亦經師相傳，有此訓也。「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又「萬方有罪」下不重「罪」字，皇本亦不重。《爾雅·釋詁》：「朕，我也。」郭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爲天子尊稱。」案：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爲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人《湯誥》。○注「履殷」至「若此」○正義曰：孫氏志祖《讀書脞錄》：「據《大戴禮·少間》篇『商履代興』，《白虎通·姓名》篇『湯王後更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則湯名天乙，又名履，自無可疑。」案：《潛夫論》、《五行志》亦稱子履，是履爲湯名也。《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是殷尚白。於時湯甫伐桀，仍用夏禮爲玄牡也。《說文》：「皇，大也。」《詩·楚茨》

①「王」，據陳鱣《論語古訓》引鄭注當作「主」。

「先祖是皇」，傳亦云「大也」。《爾雅·釋詁》：「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天帝稱后者，尊之，故君之也。《墨子·兼愛下》：「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子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然則此語爲因旱禱雨之辭。《墨子》謂之「說」者，《周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曰類，曰造，曰禱，曰禱，曰攻，曰說。」又詛祝亦「掌類、造、攻、說、禱、祭之祝號。」說，謂以詞自解說也。孔注本《墨子》。而云《湯誓》爲伐桀告天之辭，與《墨子》不合，作僞者之疏可知。《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云云。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與此包、孔注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是《湯誓》亦有其文。疑伐桀告天及禱雨文略相同。然禱雨在克夏後，無爲仍用夏牲，故白虎諸儒不用《墨子》爲說也。伐桀所以告

天者，《繁露·四祭》篇：「己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又《郊祀》篇：「是故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下俱引《詩·棫樸》證之，是此告天亦郊祭也。○注「言桀」至「心故」○正義曰：《墨子》云：「有善不敢蔽。」是「帝臣」謂善臣。《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湯反桀之事，遂其賢良」是也。此注以「帝臣」爲桀，與《墨子》不合。又「簡在帝心」，承上有罪帝臣言之，故鄭注謂「簡閱其善惡也」。此注單承桀言，亦誤。○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正義曰：以，與也。與，預也。世之治也，在位者皆自引過，以求盡乎治民之道。世衰則君諉罪於臣，臣諉罪於民，於是以民皆不肖，而視之如仇讐。欲民之治，不可得已。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注】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注「周周」至「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賚，賜也。」《說文》：「賜，予也。」《詩·周頌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注：

❶「祀」，據《春秋繁露》當作「祭」。

「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注言「周家受天」者，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孔氏《詩》疏云：「《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注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爲諸侯，餘亦畿內諸侯也。「亂臣」，「臣」字當衍，此後人所加，說見前疏。「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

「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墨子·兼愛中》：「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宋氏翔鳳說：「《周親》四語，蓋封諸侯之辭也。武王封大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尚」，爲封大公之辭也。」今案：《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舊親」，《韓詩

外傳》作「舊新」。彼爲誓衆之辭，與此封諸侯略同。「周」者，至也。見《逸周書·謚法解》。《毛詩·鹿鳴》傳：「親者，近也，密也。」《周親》兼舊新言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凡諸國百姓有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者，皆我一人之責。所以然者，百姓有過，亦由所封諸侯未得其人，故引以自責也。《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分職」，即謂封諸侯也。《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東晉《古文》采諸文人《泰誓》。○注「親而」至「用之」○正義曰：注不解「周」字，而以管、蔡當「周親」，是以「周」爲周家也。管、蔡作亂被誅，在成王時。注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如仁人也。《呂氏春秋·離謂》篇：「周公、召公以此疑。」高誘注：「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亦以管、蔡當「周親」，與此注意同。《史記·宋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又曰：「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注】

包曰：「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歷志》：「《虞書》『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以下，皆孔子語。故何休《公羊》昭三十二年注引此節文，冠以「孔子曰」。《說文》云：「案，悉也，知案諦也。審，篆文從番。」《考工記·弓人》注：「審，猶定也。」成氏蓉鏡《經義駢枝》曰：「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堯典》：『同律度量衡。』馬融注：『律，法也。』《量衡》即《論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即《論語》之「法度」矣。《漢書·律歷志》引《虞書》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義和劉歆等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二十有二律即法也。」^①案：成說是也。「律」者，聲之所出。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故黃鐘爲萬物根本也。「度」者，《漢志》云「分寸丈引也」。謹審之本，在於正律。故《漢志》引劉歆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又云：

「度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十斤爲鈞，^②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包氏慎言《溫故錄》：「《漢志》引此文云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意蓋以官即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下乃引《論語》，明繼周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爲急耳。《志》下又引劉歆《鐘律篇》，分敘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結云某職在某官，某官掌之。」案：包說是也。據成君義，法訓律，當據《志》補云「聲所以作樂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昔舜一歲四

① 上「二」字，據文義及《漢書·律曆志》衍。

② 上「十」字，據《漢書·律曆志》脫「三」字。

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春秋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官·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蓋奸民貿易，積久弊生，古帝王特設專官以審察之。其官歷代皆未廢，至周衰而或失耳。趙氏佑《溫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皇本「焉」作「矣」。○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說文》無「秤」字。「稱」下云「銓也」，謂銓量多少也。《周易·象傳》：「君子以稱物平施。」《左傳》：「地平天成，稱也。」稱所以平物，故俗作「秤」。《廣韻》：「秤，昌孕切。俗「稱」字。」是也。《漢志》云：「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衡」皆統名「稱」，故此注以「秤」釋「權」也。《志》又云：「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又云：「合者，合侖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此注舉「斗斛」二者以概其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正義曰：《爾雅·釋詁》：「滅，絕也。」《公羊傳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白虎通·封

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彊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興滅國」為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興之也。《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辜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同。此言平時立國，不以有辜黜其采地，亦興滅繼絕之義。凡封國當有此制也。漢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又曰：「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五經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防賢塞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①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

①「復」下，據《五經異義》脫「升」字。

勞，予不絕爾善。」①《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故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所重：民、食、喪、祭。【注】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正義曰：東晉《古文》采此文入《武成》。○注「重民」至「致敬」○正義曰：《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孟子》盡心下：「民爲貴。」又言「諸侯之實」有「人民」。《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是民爲國之本也。《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伏生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故八政先食。《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是食爲民命，當重之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

喪祭者，所以教民反本追孝也。《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矣。」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注】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正義曰：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句，皇本、足利本、高麗本亦無。翟氏灝《考異》、阮氏元《校勘記》並疑爲「子張問仁」章誤衍。又「公則說」，皇本「說」上有「民」字。《考異》又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中，唯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曰》『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與前《季氏》篇爲別一記者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

①「絕」，《尚書·盤庚》作「掩」。

例不符，而公山、佛肸連類並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又云：「恭實寬信敏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代帝王爲治之體要也。」○注「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正義曰：《呂氏春秋·貴公》篇：「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是言政教宜公平也。公平則舉措刑賞皆得其宜，民服於上，故說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注】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王曰：「利民在政，

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注】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者，崇尚之意，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進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洪适《隸釋》以「遵」「進」爲《魯論》異文。《方言》：「遵，行也。」此義亦通。「貪」者，《說文》云：「欲物也。」《呂覽·慎大》注：「求無厭，是爲貪。」阮氏元《校勘記》：「《益卦》注：《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妄增。」又皇本「擇」下有「其」字。案：「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勞民，如治溝洫及耕畝之類。又農隙講武事，興土功，並是擇而勞之。《荀子·富國篇》言：「古人使民，夏不宛暘，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

調和均辨之至也。」是言勞民而民不怨也。「欲仁得仁」，謂欲施仁政於民，即可施行，故易得仁也。皇疏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攢，冠無免也。」《中論·法象》篇：「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注「屏除也」○正義曰：《穀梁宣九年傳》：「放，猶屏也。」《廣雅·釋詁》：「摒，除也。」「摒」與「屏」同。○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正義曰：《左氏傳》云：「上思利民，忠也。」「利民在政」者，政在養民，故當順民之性，使之各遂其生。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說文》：「費，散財用也。」《廣雅·釋言》：「費，耗也。」「費，損也。」○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正義曰：寡小，人所易慢。經意所主，故注別言之。《書·無逸》：「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群臣。」《詩·泮

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皆與此稱「小大」同。皇疏引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敬，不以衆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即此注意。《說文》：「慢，惰也，一曰不畏也。」二義相近。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注】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注】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注】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正義曰：「不教而殺」，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此爲虐也。《說文》：「虐，殘也。」今從隸省作「虐」。《京房易傳》：「不教而誅，茲謂虐。」義本此。《毛詩·終風》傳：「暴，疾也。」高誘《淮南·天文訓》注：「暴，虐也。」「戒」者，《說文》：「戒，警也。」《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言上於民，當先告戒之，而後責成功也。「慢令」者，《新序·雜事》篇：「緩令急誅，暴也。」「緩令」即「慢令」。《說文》訓「慢」爲惰，凡怠惰則致緩也。王氏樵《紹聞編》：「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之營洛邑

也，賦工命役，咸勸誥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視其成焉，而不愆于素。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戒之道，則卒遽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公之令衆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某刑，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依期而集哉？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則是賊之而已。《荀子·宥坐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歛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責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又子貢謂季孫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文皆略同。「出納」者，《說文》：「納，絲濕納納也。」別一義。「內，人也。从門自外而人也。」經傳多段「納」爲「內」。此處皇本、《釋文》本皆作「內」，唯邢本作「納」。《公羊桓二年傳》：「納者，人辭也。」上句言「與人」，此言「出」又言「納」者，俞氏樾《平議》：「因出納爲人之恒言，故言出而並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

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並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案：俞說是也。胡氏紹勳《拾義》：「納亦主與人。凡財物出於己，必入於人，亦謂之納。」引《禹貢》「納總」、「納銍」、「納結」，《昏禮》「納采」、「納吉」、「納徵」，《曲禮》「納女於天子」諸文爲據，其說亦通。《夏小正》：「納卵蒜。」傳云：「納者何也？人之君也。」亦一證。○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正義曰：《公食大夫記》：「不宿戒。」注「中戒爲宿。」又《鄉飲酒》注：「再戒爲宿戒。」○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正義曰：注謂令既出，而行之有違，是虛刻期，爲無信也。此說雖通，究非經旨。○注「俱當」至「之道」○正義曰：《方言》：「荆汝江湘之郊，凡貪而不施，或謂之恪。」虞翻《易》注：「坤爲吝嗇。」皇疏云：「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案：夫子言從政之道，而人君爲政，亦不異此，故注廣言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
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注】馬曰：「聽言而別其

是非。」正義曰：《釋文》本、皇、邢本、唐宋石經並作「孔

子」。唯《集注》本無「孔」字，當是誤脫。《釋文》云：「《魯

論》無此章，今從《古》。」此亦出鄭注。《韓詩外傳》：「子

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

之小人。」又曰：《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

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

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貴於物也。故曰：

「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

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言德命，其義極精。蓋言德命

可兼祿命也，說詳前疏。○注「聽言而別其是非」○正義

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

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

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

屈。」此孔子「知言」，即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詖

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

窮」。亦謂「知言」即可知人也。

嘉興錢 啟校刊

論語正義卷二十四

恭冕述

論語序

正義曰：《經典釋文》、唐石經標題如此，必是何晏等原式。皇疏本作「論語集解敘」，邢疏本則每篇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幾」，此《序》首行題「論語註疏解經序」，次行題「序解疏」三字。案：何晏等作《序》時，止有註，未有疏也。今竟稱「註疏序」，此自作疏時妄題，其後失檢，遂仍之也。

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正義曰：「序」，皇疏本作「敘」。《爾雅·釋詁》：「敘，緒也。」孫炎注：「敘，謂端緒也。」《說文》：「敘，

次第也。」凡紀錄一篇訖，述其大義並傳授源流，令人識而知之，故謂之「序」。《周易傳》有《序卦》，此稱「序」之始。序者，東西牆之名，蓋假借也。「漢」者，水名。高祖初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後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中壘校尉」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注：「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案：壘者，軍所立營壘以為固也。「校尉」，官名。若司隸、城門、屯騎、越騎、胡騎、射聲、虎賁、輕車，皆有校尉，秩皆二千石。劉向官終中壘校尉，故此舉爵稱之。邢疏云：「劉向者，高祖少弟楚元王之後，辟彊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著《別錄》、《新序》。此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案：此言出向《別錄》，邢氏連言《新序》耳。《魯論語》二十篇者，言魯人所傳《論語》有此篇。《漢書·藝文志》：「漢興，有齊、魯之說。」明齊人、魯人所傳《論語》始於漢興時也。《釋名·釋典藝》：「《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

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案：「論」、「倫」字皆從「侖」。《說文·侖部》云：「侖，理也。」倫理之訓，實爲至當。故皇侃序疏首列其義。其下二途，則經綸今古，輪轉無窮，均爲傳會，通人所不取也。《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謂夫子及弟子之語，門人論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案：如何說，是夫子與弟子時人各有討論之語，非謂夫子、弟子之語，門人始論之也。此則視《漢志》爲得也。《藝文志》又云：「《論語》，《魯》二十篇，魯王駿《說》二十篇。」是二十篇爲《魯論》也。《漢書·武帝紀》：「著之于篇。」顏師古注：「篇，謂竹簡也。」竹簡用以寫書，故《說文》訓「篇」爲書，實則書成竹簡，編連之，方名篇也。「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者，《說文》：「皆，俱詞也。」言孔子弟子不止一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

氏。」此言「孔子」者，弟子稱其師曰「子」，尊者之名，不敢斥言也。弟子是對兄與父之稱，當時弟子事夫子，比於父兄，故自稱弟子，若公西華言「弟子不能學」是也。弟子亦稱門人者，言爲夫子門內受業之人也。《釋名·釋典藝》：「記，紀也，紀識之也。」言恐有遺忘，故識於策也。「諸」者，不一之辭。《廣雅·釋言》：「善，佳也。」《漢書·匡衡傳》：「《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趙岐《孟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楊泉《物理論》：「《論語》者，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是《論語》所言爲善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是太子太傅、前將軍、丞相，皆漢官名也。邢疏引《漢書·傳》云：「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坐議廟樂事下獄。繫得更冬，會赦，出爲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

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親耕。」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爲前將軍。元帝即位，爲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爲之卻食，涕泣，哀動左右。長子伋嗣爲關內侯。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遭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玄成爲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案：《漢·藝文志》：「《魯夏侯說》二十一篇。」此當即夏侯勝受詔所作《說》也。《志》載韋賢，不及玄成，然《韋賢傳》言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

且遭子一經，著於時諺，是玄成固傳其父之學。《張禹傳》言韋玄成說《論語》，故此《序》及陸德明《釋文敘錄》並載之。東平、蘭陵、鄒皆屬魯，故《漢·儒林·瑕丘江公傳》言韋賢、夏侯勝皆魯人也。又《漢志》：《魯論語》家《傳》十九篇，當是傳《魯論語》者所作。翟氏灝《考異》謂：古人釋經，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至《漢志》復有常山都尉龔奮、魯扶卿。又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據《王吉傳》，吉子駿從梁丘臨學《易》，①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是駿亦經生。然王吉本傳《齊論》，而駿傳《魯論》者，蓋父子異學。若孟卿爲《禮》、《春秋》，而使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劉向受《穀梁》，而劉歆獨好《左氏春秋》也。龔奮、魯扶卿、王駿，不載此《序》，皆所遺也。又《敘錄》復有太子少傅夏侯建，亦《序》所遺。《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

①「臨」，據《王吉傳》作「賀」。《梁丘賀傳》則云：「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乃賀子。二文說法不同。

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正義曰：《齊論

語》者，齊人所傳，與《魯》不同，故多二篇。「章句」者，《說文》云：「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本言樂竟，故文字每節已終，則謂之章。《說文》云：「句，曲也。」《詩·關雎》疏云：「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東觀漢紀》徐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趙岐《孟子敘言》：「《論》四百八十六章。」漢石經《釋文敘錄》每篇亦載章數，自是漢經師所傳有之。惟不言句數，或久失傳，或但有章，連言句耳。今惟《毛詩》有章句，舊題也。《漢書·張禹傳》：「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王陽是傳《齊論》，餘皆傳《魯論》。《齊》、《魯》篇第既有或異，則《齊論》章句容亦增多。馮椅《論語解》以「子張問仁於孔子」，稱「孔子」，爲《齊論》。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以「陳成子弑簡公」，不稱「齊」，亦爲《齊論》。洪興祖《論語說》引或說，以《季氏》篇爲《齊論》，或當是也。竊又疑此文所云「章句」，專指訓釋之詞，若下言「周氏、包氏章句」者也。章句聯綴於本文，故言「二十篇中章句」也。《漢志》於《魯論》載「傳」十九篇，而於《齊論》載「說」二十九篇，則多《魯論》十篇。《齊說》即此《序》所言「章句」也。二十九篇之

《說》爲《齊論章句》，則十九篇之《傳》亦爲《魯論章句》矣。

《魯傳》、《齊說》不著作者姓氏，明是諸儒相傳之義，非一人也。「琅邪」，郡名，「膠東」，國名。「昌邑」屬山陽郡，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並見《漢·地理志》。邢疏云：「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案：翟氏灝《考異》引《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邪王卿，不審名，蓋卿非王氏名。」據《七略》此文，不言王卿居何官。又《漢志》及《釋文敘錄》亦不詳庸生之名。邢疏云云，當別有所本。「中尉」者，《百官公卿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又云：「諸侯王掌治其國，有中尉掌武職。成帝綏和元年，令中尉如郡都尉。」此昌邑中尉，即昌邑國所置之中尉也。《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此三人皆傳《齊論》。其見於《王吉傳》，若「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皆《齊論》也。王卿所教授，今無可考。《王吉傳》：「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張禹傳》：「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王陽即王吉，是庸生、王吉皆以《齊論》教授於人也。《漢

志》云：「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釋文敘錄》同。此《序》不及宋畸、貢禹、五鹿充宗，亦所遺也。故

有《魯論》，有《齊論》。正義曰：《論語》亦單稱

「論」，故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名。董仲舒《春秋繁露》、趙岐《孟子章句》，凡引《論語》，多直稱「論」。史游《急就章》「宦學諷誦《孝經》、《論》」，《張禹傳》「欲爲《論》」，念張文是也。亦有單稱「語」者，《後漢書·邳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玄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是也。又有稱「經」者，《漢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是也。又有稱「傳」者，《漢書·魯共王傳》「得古文經傳」。「傳」謂《論語》。其他見於史者甚多，《揚雄傳贊》所謂「傳莫大於《論語》」是也。又有稱「記」者，《後漢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又有稱「說」者，《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是也。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正義曰：邢疏云：「《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

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謚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爲傳也。酈道元《水經·泗水》注言：「曲阜武子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又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是魯恭王之所造也。」據此文，夫子宅東南三四百步外，即近靈光，則共王所居之宮與夫子宅相毗連可知。故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也。其孔子壁中有經傳者，《孔叢子·獨治》篇：「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雖僞書，然此言當得其真。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引《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鮒即子魚也。若《家語》以爲孔騰所藏，今文《書序》以爲孔惠所藏，則異說矣。《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然則恭王始壞孔宅而復封塗，未竟壞也。武帝乃更毀壁，發取古文，則古文非共王所得，此《序》以壞宅得《論語》屬之共王者，本以共王始事故也。《漢·藝文志》言：「武帝

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案：恭王初封淮陽，後封魯，在位二十八年，薨當元朔元年，其壞孔子宅事又在其前，則爲武帝初年，《漢志》以爲武帝末，未審也。《志》又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魏書·江式傳》：「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許慎《說文自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古文爲倉頡所作。言古者，依後世今文別之也。《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段氏玉裁《說文序》注云：「古文出於壁中，故謂之壁中書，晉人謂之科斗文。王隱曰：『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又《說文自敘》稱《論語》亦爲古文，此古文，據段說兼有大篆。今其著者，惟「荷臾」字爲古文，其餘所引，則段氏謂所說字形、字音、字義皆合《倉頡》、《史籀》，非謂皆用壁中古文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按：魏正始中，

立三字石經，嘗倣效孔壁古文，備爲一書。又晉咸寧時，汲郡人發古冢，得竹冊十餘萬言，其間具有《論語》。」又云：「魏所立石，《隋志》僅錄其《尚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曾刊否也。汲冢所出群書，隨復散棄，存於後者，惟《周書》、《魏史》、《穆天子傳》、《瑣語》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恐已旋滅之矣。」據此，則《論語》古文久已無傳，而郭忠恕《汗簡》錄《古論語》字，如「郁」作「𣎵」，「糾」作「𣎵」，「甯」作「𣎵」，「昆」作「𣎵」，「備」作「𣎵」，「奪」作「𣎵」，「羿」作「𣎵」，「初」作「𣎵」，「舉」作「𣎵」，「虐」作「𣎵」，「勃」作「𣎵」，「惠」作「𣎵」，「貉」作「𣎵」，「又」作「𣎵」，「綽」作「𣎵」，「篤」作「𣎵」，「廐」作「𣎵」。朱雲《金石韻府續錄》：《古論語》，如「弟」作「𣎵」，「鼓」作「𣎵」，「媚」作「𣎵」，「桺」作「𣎵」，「褻」作「𣎵」。凡所載古文，疑皆後人依放鐘鼎及《說文》爲之，未必及見孔壁古文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正義曰：《漢·藝文志》：「《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

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朱氏彝尊《經義考》斥晁說為附會，謂：「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文，三畫正均者為「王」，中畫近上者為「玉」，初無大異，因譌「玉」為「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豈其然乎？」案：《說文》引逸《論語》玉粦之璵兮，其璵猛也。如玉之瑩」。段氏玉裁注云：「張禹《魯論》所無，則謂之逸《論語》，如十七篇之外為逸《禮》，二十九篇之外為逸《尚書》也。」其《初學記》所引「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御覽》所引：「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璵，三采玉也。玲、琤、璫、瑱、瑱，玉聲也。璫，玉佩也。璵，充耳也。璵，玉飾以水藻也。」凡所詮玉之辭，與《說文》所引逸《論語》文全不類。朱氏不當並數之。今《家語》亦有《問玉》篇，當是依用《論語》篇名。然則《問王》之為《問玉》，其說信不誣也。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問王》為《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又合《知道》為發揮

《堯曰》篇之義蘊。此曲說，不可從。漢石經《論語》碑末記諸家有無不同之說，有「蓋肆乎其肆也」句，不知何篇之文，則亦逸文之僅存也。《漢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兩《子張》。」蓋《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從政》別為一篇，而題以《子張問》，與第十九篇之《子張》篇題略同，故有兩《子張》。如氏注以為篇名《從政》，殆未然也。《論衡·正說》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或誤。」案：《齊》、《魯》、《河間》九篇，不知何篇。翟氏灝《考異》以《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篇。河間趙地，逼近於燕，《燕傳》疑即《論衡》所云《河間》者也。案：翟說亦是存疑，不足為據。《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為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為三十篇也。《史記·孔子世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

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①《漢·藝文志》亦言：「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皇侃《義疏敘》曰：「《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是《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然皇本多爲異域人所改，此等說他處未見，恐難據也。《隋書·經籍志》：「《古論語》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然《學而》篇「未若貧而樂」，《古論》「樂」下有「道」字。《鄉黨》篇「車中內顧」，《古論》作「不內顧」。《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則謂《古》、《齊》有此章也。《古》、《齊》、《魯》章句本有不同，而《隋志》謂其煩省不異，亦大略言之爾。《經典敘錄》引桓譚《新論》說《古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略見《史記》、《說文》並鄭注中。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正義曰：「安昌」，據《漢·地理志》屬

汝南郡。《漢書·傳》云：「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就第。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釋文敘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據《敘錄》，是禹受《魯論》於夏侯建，而《禹傳》不及建，蓋所遺也。宋氏翔鳳《師法表》：「《張論》合《齊》、《魯》兩家之學，特其篇章與《魯論》同，故

① 「時魯」至「孔氏」，實出自偽孔安國《尚書序》。

多以《張論》爲《魯論》。後漢熹平石經即用《張論》。案：《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考《禹傳》云：「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意此即二十一篇《說》也。《隋書·經籍志》：「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是《張論》本二十篇。而《漢志》言禹有二十一篇，說者疑「一」字誤衍，或是《經》二十篇，《說》一篇，《志》連經言之，得有二十一篇也。又《禹傳》云：「禹成就弟子尤著書，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當亦傳《論語》之學者，此《序》未之及也。

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正義曰：《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光武即位，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人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年七十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邢疏》云：「周氏，不詳何人。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爲章句之時，義在謙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釋文敘錄》云：「後漢包

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宋氏翔鳳《師法表》云：「謂立石大學，非《張論》曾立博士也。」案：宋說似誤。趙岐《孟子題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劉歆《移讓太常書》：「孝文時，《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時所稱傳，即《論語》、《孟子》類也。《唐書·薛放傳》：「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則《論語》西漢時已立。至《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不及《論語》。然《後漢·徐防傳》云：「防疏謂：『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翟氏灝《考異》云：「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轉不講授與？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爲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案：翟氏甚是。《論語》惟立博士，故得立石大學。洪

①「十」下，據《漢書》脫「二」字。

②「試策」，《後漢書》作「策試」。

適《隸釋》載殘字石經，《堯曰》篇末云「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此以諸家校《魯論》之異同。宋氏翔鳳《師法表》云：「盍氏、毛氏，不知與包、周孰爲先後，又不知爲《齊》爲《魯》。」《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正義曰：《古論》者，古字《論語》也。《史

記·孔子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武帝博士。《漢書·孔光傳》言：「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世家》但言「博士」者，當是史公就目見時言之。此《序》本《世家》，故亦祇言「博士」，未詳其後所居之官耳。《世家》又云：「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是《古文論語》爲安國所得也。然《漢志》不言安國注《論語》，而此《序》謂安國爲《古論》訓解者，王肅《家語後序》云：「魯恭王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一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記

錄，名《古文尚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尚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案：《漢·藝文志》列《論語》十二家，於《齊》、《魯論》傳說皆備載之，而於《古論》不言有孔氏《說》。劉向雅博，爲世通儒，倘及見典雅正實之安國《古文訓》，豈有廢置之不使名家乎？安國以《今文》讀《古文》，而司馬遷正從安國問故，其《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所載《論語》文，必是安國之學。今校之孔注，如「在陳絕糧」，敘孔子去衛如曹，又之宋之陳，佛肸爲趙簡子邑宰，顯與《史記》不合。其他差謬，遠失經旨者甚多。是此注必非安國所作。今所傳《尚書傳》、《孝經傳》，往時儒者皆知其僞，而《論語》因爲《集解》所采，無敢異議。近陳氏鱣著《論語古訓》，《自序》疑其不類。沈氏濤著《論語孔注辨僞》，《自序》譏其詮義膚淺，徵典舛誤，疑爲平叔所作。丁氏晏著《論語孔注證僞》，以爲王肅所作。蓋王肅好與鄭難，故論者以《尚書傳》爲肅

作，則此《論語注》必亦出肅之手，而特於《家語序》互證成之。丁氏此說，較沈氏爲得。《論衡·正說》篇謂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扶卿爲《魯論》之學，見《漢·藝文志》。不傳《古論》，且《漢志》及《張禹傳》、《經典敘錄》皆言魯扶卿，是魯爲其姓。《論衡》獨言「魯人扶卿」，與《漢志》諸文不同。^①又荊州刺史似謂扶卿所居之官。《論衡》此言，未知所本。至《論語》之名，早見《坊記》，豈至安國及扶卿時始有其名？王充於經術頗疏，此等說終是不可據也。邢疏云：「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後漢書·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初京兆曄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陽嘉二年，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據《融傳》，但言注《論語》，而此《序》以爲《古論》者，以融注他經多爲

古文，故意所注《論語》亦是《古論》。其後康成取《古論》校正《魯論》，當亦受之融者也。皇侃疏、《隋·經籍志》謂馬融亦注《魯論》，似未然。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正義曰：康

成生當靈、獻時，故曰「漢末」。大司農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司馬彪《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後漢書·傳》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

①「不傳」至「不同」，孫校：「案：魯爲地，扶卿爲人姓名。《漢書》及兩京石刻多有此稱，《論衡》文不誤。《元和姓纂·十虞》：「扶姓，漢有廷尉扶嘉。」是扶爲姓之證。」

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云云。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玄，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迺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纓經赴會千餘人。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篇》、《魯禮禘祫議》、^①《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就魯論篇章」云云者，《隋書·經籍志》：「鄭以《張侯論》為本，參校《齊》、《古》而為注。」《張論》即《魯論》。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宋氏翔鳳《師法表》云：「周之本，即周氏之出於張侯者。蓋《張論》出而三家遂微，鄭學興而《齊》、《古》差見。是康成雖就《魯侯》，實兼通《齊》、《古》，而於《古論》尤多徵信。故注中從《古》讀正《魯論》者，不一而足。其從《齊》讀已不可考，然尋兩家之

學，可以得其一二。」案：《音義》謂鄭以《齊》、《古》校正周本，凡五十事。今以鄭氏佚注校之，祇得二十四事，皆明著《魯》讀之文。其「哀公問主」解為「社主」，雖從周本作「主」，仍是從《古論》義為「社主」也。至如「有酒食，先生饌」，「饌」，鄭作「餽」。「無適也」，「適」，鄭作「敵」。「異乎三子者之撰」，「撰」，鄭作「僎」，云「僎讀曰詮」。「子貢方人」，「方」，鄭作「謗」。「朱張」，鄭作「侏張」。「廢中權」，「廢」，鄭作「發」。皆與《集解》本異，疑此即據《齊論》校正者也。又《衛靈公》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鄭云：「《古》皆無此章。」謂《古論》及《齊論》無此章。鄭仍從周本有此章也。又《堯曰》篇「知命」章，鄭云：「《魯論》無此章。」此又從《齊》、《古》校補周本者也。宋氏謂鄭從《齊》讀已不可考，是大略言之，未細檢耳。宋氏《師法表》又云：「《隋·經籍志》：『《論語注》十卷，鄭玄注。』《經典敘錄》同。《隋志》又言：『梁有《古文論語》，鄭玄注，亡。』蓋阮孝緒所著錄，鄭無別注《古文》，其所注《論》，即用《古文》，故別題《古文論語》。」案：《舊唐書·經籍志》：「《論語》十卷，鄭玄注。《論語釋義》十卷，鄭玄注。」《新唐

① 「議」，據《後漢書·鄭玄傳》當作「義」。

書·藝文志》：「《論語》鄭玄注十卷，又注《論語釋義》一卷。」分注與釋義爲二，疑釋義即鄭君《論語敘》。故《新志》作「一卷」，其《舊志》云「十卷」者，字之誤也。又二《志》有鄭君《論語篇目弟子》一卷，今略見《史記集解》中。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隋志》言：『梁、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考著錄家說《論語》者，康成以前，俱已久佚，至鄭氏，大抵佚於五季之亂，略存於何《解》、陸《音》。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正義曰：邢疏云：「年世未遠，人已歿故，是近故也。」《晉書·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司馬彪《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禮儀祭祀。」《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是司空、太尉、博士，皆官名也。《魏志·陳群傳》：「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群爲司西曹掾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王朗傳》：「王朗，東海蘭陵人。子肅，字子

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後爲光祿勳，徙爲河南尹，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薨。初肅好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經典敘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後漢·馮衍傳》：「尚書周生烈。」李賢注：「《風俗通》曰：『周生，姓也。』」《王朗傳》：「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時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裴松之注：「臣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經典敘錄》「周生烈」注引《七錄》：「字文逢。」邢疏引《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案：「逢」、「逸」二字形相近，未知孰是。《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唐志》儒家有《周生烈子》五卷。是周生後官侍中，其說《論語》，即裴氏所云「義例」也。今邢疏、《集解》但有周氏，無周生氏，至皇疏又但有周生烈，而無周氏。蓋二家之注久爲後人混併，莫可識別矣。惟「冉有退朝」，注云「君之朝」。見於《釋文》所引，

此則確爲周生義也。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正義曰：邢疏云：「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中間爲之訓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爲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曰「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案：「前世」當指前漢。《藝文志》載有《魯》、《齊》之說，即僞孔此注，亦見采錄，則非不爲訓解矣。《序》之此言，舉其大略，未爲篤論也。《後漢·儒林傳》言何休注訓《論語》，不爲《集解》所采，是當時已佚不傳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論語》：「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休注云：「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劉氏逢祿據《書鈔》所引爲何休佚注，推演其義，爲《論語述何篇》一卷。然《集解》載此注爲孔安國注，《史記·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何者，何晏，非何休也。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且小人儒不必是矜名，其義淺狹，決非助公語可知。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正義曰：《爾雅·釋言》：「集，會也。」通作「輯」，若劉歆有《輯略》

也。邢疏云：「注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頗爲改易者，注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意，改易先儒者也。」案：此語亦見《晉書·鄭沖傳》。惟「記其姓名」下有「因從其義」四字。集解姓名並舉，以皇疏本證之自見。邢氏亦本皇疏，而此疏云云，或所見別本實不稱名也。「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旨異。《經典敘錄》、《隋志》、《唐志》俱云：「何晏《集解》十卷。」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正義曰：《漢·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晉書·職官志》：「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其以爲加官者，惟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

拜假贈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又云：「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據《晉志》，則魏時貴重之臣方拜此職，而孫邕以關內侯得爲光祿大夫者，大約如諸公告老家拜此位也。司馬彪《百官志》：

「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劉昭注：「關內侯者，依古畿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邢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案：《魏志·齊王紀》注引《魏書》廢齊王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邕，即孫邕也。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云：「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又歷述其父於魏文帝時爲侍郎，又爲勃海太守十餘年，其後爲吏部尚書，又爲侍中。武氏億跋尾據《盧毓傳》，孫邕代毓爲吏部尚書，與碑言「吏部尚書」合。而關內侯特名號侯之一，至其後乃獲實封，有建德亭侯爵矣。桂氏馥跋尾據《管寧傳》，侍中孫邕薦寧，與碑言「侍中」合。魏文帝《典論》：「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則邕爲濟南人。邢疏云「樂安」者，樂安與濟南同隸青州，地最相近，故兩地並稱。案：王和平事，亦見《後漢·方術傳》。《典論》言王和

平爲光和時人，而邕少事之，則邕亦爲靈帝或獻帝時人。計終魏世，必已歿矣。《晉書·鄭沖傳》：「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及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①出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于沖，然後施行。」按：曹爽輔政在正始之際，沖由從事中郎轉至光祿勳，在曹爽輔政時。惟《傳》言爲「光祿勳」，與此《敘》「光祿大夫」不同，疑光祿勳是其實官，光祿大夫則加官也。作此《序》時，未爲光祿勳，故但言光祿大夫。及陳壽作《傳》，②詳其實官，亦不及加官矣。《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人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于中，同掌規

① 「尚書」下，據《晉書》脫「郎」字。

② 「陳壽」，疑誤，《晉書》非陳壽作。

諫，不典事。」合之于中者，晉灼《漢表》注云：「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爲散騎常侍也。」《晉志》又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據《志》此文，則「中領軍」即中領軍將軍也。不言「將軍」者，辭之省。《曹爽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與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並列，且稱其「貴寵莫盛」。其後司馬懿奏誅曹爽，亦言其「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群宮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即指曹羲等言。《齊王紀》：「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則曹羲之官中領軍必在三年秋後矣。「安鄉亭侯」者，安鄉不知所在。《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皆秦制也。」此安鄉亭即是十亭之鄉，故舉鄉名以表之。司馬彪《百官志》：「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然則安鄉亭侯，即列侯食於安鄉者也。邢疏云：「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晉志》又云：「秦置侍中，漢因之，俱無定員。魏、晉以來，置四人，掌儼贊威儀。」《漢表》注引

應劭曰：「人侍天子，故曰侍中。」《荀顗傳》：「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案：顗爲魏少帝執經，指高貴鄉公，見《三國志》注。其爲侍中在其前，則當齊王時，故廢齊王表亦有「侍中臣顗」，即荀顗也。《晉志》又曰：「列曹尚書，本漢承秦置。至成帝，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掌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又云：「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此何晏所官尚書，即是吏部。《魏志·傅嘏傳》：「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經典敘錄》亦言「吏部尚書何晏」。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典略》云：「平叔遷尚書，主選。」裴松之《曹爽傳》注：「晏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

被拔擢。「言晏主選舉，則爲吏部無疑。此《序》但言「尚書」者，當時不列曹名。《齊王紀》正始八年，有「尚書何晏奏」，亦是祇言「尚書」也。《漢表》云：「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駙馬。」司馬彪《志》本注曰：「無員，掌駙馬。」魏制無考。《曹真傳》：「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裴松之注：「晏字平叔。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案：此《序》晏爲關內侯，而裴注言爲列侯者，蓋晏初封列侯，繼封關內侯耳。宋氏翔鳳《師法表》云：「《鄭冲傳》：「初，冲與孫邕、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魏志》言何晏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不言注《論語》。而冲在高貴鄉公時，講《尚書》，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是冲本經生，《論語集解》之成，當定自冲手。今使平叔專其姓氏者，蓋上《論語集解》，奏列邕、冲等名而晏最在後，著錄家見奏末稱「臣何晏等

上」，遂以《集解》爲晏一人所撰，相沿至今也。」劉氏毓崧《通義堂筆記》曰：「唐、宋時，臣下上表，結銜皆尊者居後。此《序》未列銜亦是由下逆數，蓋平叔官最顯要，故最居後，專《集解》之名也。考《通典》二十一言：①「尚書，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幾。蓋政事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據此則尚書之權甚重。吏部專掌選舉。又晏以國戚尚主，貴莫與比，故晏居首。《漢表》言：「侍中得人禁中。」《通典》二十一云：「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自注：「晉任愷爲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是侍中職亦甚重，故荀顗居次。中領軍則掌三營兵，故曹羲又居次。其光祿大夫皆是加官，同於閑散，故鄭冲、孫邕又居次。何晏、曹羲、孫邕沒於魏世，惟荀顗、鄭冲皆仕晉，故《晉書》有傳。《冲傳》居前，故詳言與孫邕等共爲《集解》之事。《荀顗傳》居後，自不複述。今宋氏據《冲傳》所言，以爲《集解》

①「一」，據《通典》當作「二」。

定自沖手，恐非。」案：劉說是也。《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可見陸氏所見正本，未嘗以《集解》專屬何晏，其兼載「一本」，自是後人改題之誤。故《釋文》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皆爲後人改題所惑矣。然裴松之注《曹真傳》，即稱「何晏《論語集解》」。裴爲此注在宋文帝時，是其誤久矣。蔡邕《獨斷》：「凡群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此文稱「上」，則奏類也。《經典敘錄》：「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正始即齊王芳。曹羲、何晏以齊王嘉平元年爲司馬宣王所殺，上此《集解》則在正始三年後也。《晉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使太子釋奠。」則意當時諸臣亦以帝通《論語》，故撰集訓說以獻之爾。群臣上書不書姓，而此稱姓者，著述之體，所以紀實也。結銜當別爲一行，《獨斷》所云「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也。今連綴《序》末，亦後人所合併。

附錄

鄭玄《論語序》逸文 正義曰：略本宋氏翔鳳所輯。

仲弓、子游、子夏等撰。正義曰：此引見《論語音義》。至《敘錄》則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不及子游。

邢疏與《音義》同。兩處引文不言鄭《序》。陳氏鱣《古訓》、宋氏翔鳳輯鄭注並采入《敘》，雖由意測，當得之也。仲弓、子游、子夏皆孔子弟子。《論語崇爵議》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明標子夏之名。傅休奕《傳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此當本鄭《序》，故數仲弓也。但作《論語》者，雖有三子之名，實非止三子所作，故鄭言「等」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題辭》：「七十

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二文所言，皆以《論語》為聖門群弟子所作，故鄭君既著其姓名，復言「等」以總括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不知誰作。翟氏灝《四書考異》曰：「《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即源本《崇爵議》，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為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案：陸以王肅說與鄭同，不知何本。其以有子、曾子為子夏輩所尊，故稱「子」，其說良是。柳宗元《文集·論語辨》以《論語》稱「曾子」，子為師稱，因以《論語》為出自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程子、朱子則以為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說與象山異，雖亦得通，但不當取後遺前，而反沒群賢著錄之功也。又考《論語》弟子之稱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閔子騫皆書字，而《先進》篇一稱閔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書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稱冉子。則意書字者為弟子所記，書子者為三子之弟子所記也。胡寅《論語詳解》、趙順孫《四書纂疏》謂《憲問》篇不書姓，且直稱名，疑通篇皆憲所記。其說亦頗得

理。要之，《論語》之作，不出一人，故語多重見，而編輯成書，則由仲弓、子游、子夏首爲商定，故傳《論語》者能知三子之名。鄭君習聞其說，故於《序》標明之也。「撰定」者，《禮記·內則》注：「撰，治擇之名也。」《廣雅·釋詁》：

「撰，具也，定也。」凡有所作述，必具衆義，擇善從之。故此三訓，義皆通也。《漢書·揚雄傳》：「撰以爲十三卷。」顏師古注：「撰與撰同。」《說文》：「定，安也。」《荀子·王制》：「夫是之謂定論。」楊倞注：「定論，謂不易之論。」仲弓等哀輯諸弟子所記，勒爲此編，故以爲所撰定也。既經撰定，不得無名以稱之，此「論語」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題。《漢志》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謂之「者」，門人謂之也。《經典敘錄》亦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意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亦以《論語》爲弟子所題也。《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論語》之名爲安國所題，此誤說也。翟氏灝《考異》曰：「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書以八寸策。《鉤命決》云：「《春秋》二一

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正義曰：「書以八寸策」，見《北史·徐遵明傳》，彼文作「八十宗」，乃傳寫之誤。徐氏就而通之，非也。《說文》云：「書，箸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也。」「八寸」者，策之度。「策」者，「冊」之段借。《說文》：「策，馬筆也。」別一義。「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籒，古文冊從竹。」符命，即天子賜諸侯之冊書，故凡書簡編連之，亦曰策。《魯語》云：「遂書以爲三策。」「策」即俗「策」字。鄭注《中庸》云：「策，簡也。」《聘禮記》注同。《爾雅·釋器》：「簡謂之畢。」郭注：「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釋名·釋典藝》：「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凡皆異名同物。杜預《春秋左傳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申之，以單執一

①「意」，據《釋文》當作「異」。

②「典藝」，據《釋名》當作「書契」。

札爲簡，連編諸簡爲策，分策簡爲二，非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方，版也。」用策用方，以字之多少有異，不以事之大小有異，則杜預以策與簡牘分大事小事，亦非也。《鉤命決》者，《緯》篇名。《鉤命決》止言《春秋》、《孝經》之策，鄭君據之得以推測他經，故總言「知六經之策」也。《易》、《書》、《詩》、《禮》、《樂》、《春秋》者，六經之名。《說文》：「經，織也。」織有文理，故群經取以爲名。《釋名·釋典藝》：「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此說「經」爲段借，未必然也。《管子·戒》篇：「澤其四經。」尹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是孔子前已稱經，故《禮記經解》亦舉六藝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亦稱經。《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好讀《易》，韋編三絕。」《易》既得編成策，則他經可知。《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裸寫經史，可見群經皆有策矣。六經之策，二尺四寸，說見《左傳序》疏。若《儀禮·聘禮》疏引作「尺二寸」，字之誤也。《後漢書·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又《曹褒傳》言著《新禮》成，寫以二尺四寸簡。亦以《新禮》比於經也。《獨斷》云：「策

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二尺」下疑脫「四寸」二字。《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①所言策「長二尺」者，則以齊尺大於古尺也。《鹽鐵論·詔聖》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是漢時律尺與經策同。若《漢書·杜周傳》所言「不循三尺法」，則金氏謂《求古錄》以爲舉成數，是也。鄭君據《鉤命決》之文，以推知六經之策，又據所見《論語》之策八寸，以六經之策較之，是爲三分居一矣。《論衡·正說》篇：「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甚多，②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者，③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仲任所見《論語》之策，與鄭君

①「齊書王僧虔傳」至「闕文也」，此段文字見《齊書·文惠太子傳》和《南史·王僧虔傳》。

②「己」，據《論衡》當作「記」。

③「者」，據《論衡》當作「省」。

同。彼謂《論語》以周尺度之爲一尺，於漢尺則爲八寸，然則六經之策二尺四寸，《孝經》之策一尺二寸，亦是據漢尺。若在周策，六經策爲三尺，《孝經》策爲一尺五寸矣。宋氏翔鳳《師法表》以八寸之策爲壁中古文，然若《論衡》所言「八寸」爲據漢尺，則安知非《魯》、《齊論》尺度也？鄭注《尚書》云：「三十字，一簡之文。」《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三十二字。」^①是一簡容字有多寡之殊。服虔《左傳》注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此或服氏所見適然，非謂群經之策皆是一簡八字也。金氏鶚《求古錄》云：「《論語》策八寸，容八字。六經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餘字至三十字，大約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體不宜小。又一簡止容一行，則字體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書策，每行亦不拘字體，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此由字體有繁簡，繁者宜疏，簡者宜密，總欲其點畫之明析而已。」謙者，《史記·樂書》王肅注：「謙，自謙損也。」陳氏鱣《古訓》曰：「謙讀爲減。」《樂記》「禮主其減」，《樂書》「減」作「謙」。陳氏此說亦是也。《孝經》策一尺二寸，比之六經之策爲損去其半。《論語》策八寸，比之

六經之策，爲三分居一。《孝經》已爲謙半，《論語》則又謙矣。段氏玉裁《說文》「冊」字注考正此文，謂「《論語》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謙焉」。語殊不愜。魯扶先。正義曰：此引見《經典敘錄》注。宋氏翔鳳《師法表》以爲鄭《序》文也。案：《漢書·張禹傳》言魯扶卿說《論語》。《漢志》敘《魯論》家有魯扶卿，《經典敘錄》同。此稱「扶先」者，「先」是「先生」之省。《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也」是也。《論衡·正說》篇：「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案：《論衡》以扶卿爲人姓名，而魯則所居之地。又以扶卿爲安國弟子，是傳《古論》之學，與《漢志》諸文不合。至以《論語》爲安國等所題，尤不可信。

①「三」，《經解續編》本作「二」，據文意作「二」是。

後敘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箸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稿，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箸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

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尚未遑也。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群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初著《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

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既而作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畧恭冕使續成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病足瘡，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丙辰後，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稟重復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同治五年歲次丙寅春三月，恭冕謹識。

